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八・經部・四書類

孟子札記二卷　〔清〕范爾梅撰……一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清〕戴　震撰……二三
孟子四考四卷　〔清〕周廣業撰……六七
逸孟子一卷　〔清〕李調元輯……一五五
孟子篇叙七卷年表一卷　〔清〕姜兆翀撰……一六三
孟子文説七卷　〔清〕康　濬撰……二四七
孟子正義三十卷　〔清〕焦　循撰……三六九

2678/08

孟子札記卷之一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靳之昇校輯

孫宗楚

孫鍾靈

孟子見梁惠章

顯王三十三年乙酉

通篇有提挈有照應有詳畧有頓挫浩然之氣溢于楮墨閒矣

王曰何以利節

春秋書郚畀書取濟西田垂戒深矣孟子之意猶是○此節春秋時事也未有節三代盛時事也

賢者而後樂二句

妙甚

詩云經始靈臺節

此豫四之由豫所以異于冥豫也○辛復元欲畫一幅靈臺圖妙妙

湯誓曰時日節

道理爛熟只從樂字作一轉語遂成千古妙論

梁惠王曰寡人章

孟氏胸中有王道蕩蕩在聞梁主之盡心可一大笑也雖欲不覩大人得乎○前章言仁義言偕樂只能統說而王不能復問此章始詳言之孟子欲舉戰國為三代生平經濟括于三四節中矣

狗彘食人食節

今之富貴人讀之曾不動心耶

梁惠王曰晉國節

一片私心○魏文侯師子夏田子方武侯用吳起惠王不能用孟子而用龐涓是時齊威王用四臣孫臏秦孝公用商鞅

孟子對曰地方節

此句下得突兀雄偉

王如施仁政節

文氣横溢不可遏如決江河○說到撻秦楚文有光焰萬丈

之勢下二節有轉圜石于千仞之勢此所以王齊如反手也

末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招賢孟子淳于髡至梁次年惠王卒○梁襄王不若齊襄王之足以有為○以居天下之廣居之大儒而臨庸主真不足當一盼去志決矣○應對如流真命世之雄才以齊王猶反手意亦如此○屈子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不嗜殺是也

齊桓晉文章

文法似公穀而浩然之氣過之

莊暴見孟子章
元德秀之䑛訣歌于蔿與孟子之言異而意則同〇與沿上
同一機軸熟讀之足以豁人胸臆
文王之囿章
民猶以為小句下得異樣出色聳動人下二段議論都從此
句生出
交鄰國有道章
前半仁知字天字後半大勇字民字俱是大眼目大道理大
議論非孟子命世之才不能道
雪宮章

聞論賢者之樂都歸到同民上亦沿上好樂之意也孟子之
論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樂民之樂節
益九五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大得志也
夏諺曰數句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易之由豫是也
從流下而忘反節
易之冥豫是也庶其成有渝乎冥升是也庶其反而為不息
之貞乎
景公說節

一時之有孚惠心景公有之
人皆謂我章
論王政即是道性善故曰善哉言乎好貨好色推之即盡性
事
四境之內不治句
法語
所謂故國者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王政之大要領
國君進賢節
說命曰惟衣裳在笥

左右皆曰賢節
王制官民材三个然後字同此
湯放桀章
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論湯武則曰未聞弒君
也非命世之英不能有此超絕一世之識
為巨室章
無惑乎王之不知也與此章一意為之三嘆
首節
不知知臨行中之道〇齊王固不足有為且說今之學者能
知孟子所學是何物事

次節

魏牟與趙孝成王之論尺帛與此正同

取之而燕民悅節

拈出民字妙甚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師之貞也○說命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

以萬乘之國節

此須原筮元永貞

齊人伐燕取之章

齊取燕只是利字孟子不許其取只是仁義字豫之利建侯行師者順以動也○臣聞七十里云云如黃河之水天上來

此浩然之氣也○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便是浩然之氣所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快哉○齊書人貶也書取深罪齊也凡書救者善之魯取南陽齊取燕不義甚矣孟子深非之遂去齊○是時蘇秦為燕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鄒與魯鬨章

鄒與者鄒為主○此孟子中感應篇也而穆公之不足與有為亦見矣

出乎爾者數句

春秋書於越入吳亦此義

間于齊楚章

觀楚嬰齊伐莒而莒潰則知孟子之得本計衛遷帝丘義亦同此

竭力以事大國章

梅按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無貶焉莊四年○或遷或守孟子自有大作用必謂主于效死則拘儒之見也微子就封于宋矣滕不能為太王則如紀之不爭而去紀季之以酅歸齊是亦一道也○後二十年滕乃為宋王偃所滅

魯平公將出章

說苑謂國有社鼠倉之謂與○天字甚大從孔子得來○梁齊如彼鄒魯如此滕薛則甚微矣孟子雖欲援天下不可得

而民之憔悴虐政者至是絕望矣後之讀者不能無感于斯○或曰時君能用孟子則如之何曰下章答公孫丑者是也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每讀此章如登泰岱而望滄海真大觀也

子好勇乎節

反身而誠與莫大焉自反而縮勇莫大焉

我知言節

此二句聖賢大本領得此二句何難做掀天揭地之事委靡不振者可以勃然興矣

至大至剛節

至此乃見聖賢之大卿相事業直滄海一粟耳

配義與道節

人能弘道少不得一配字

是集義所生節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著則明即浩然矣浩然則沛然莫之能禦矣非然則索索嬰嬰中未得也

必有事焉節

論浩然處極廣大論善養處極精微真足拓開心胸推倒一世辛復元喜讀浩然章豈欺我哉

何謂知言節

不逆億而先覺者知言是也聞一知十者亦知言是也如鑑之空鏡之明而物無遁情知止而定靜安慮何動心之有程子堂上之論精矣程子開示後學之切不一而足而人莫之知也噫

惡是何言也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是不動心

姑舍是節

孟子何等期許丑乃以管晏相擬耶誠齊人之見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句

杜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可況願學之意

然則有同與節

千古快論○真出類拔萃之詣尋常何能得到然猶未至精微處

豈惟民哉節

迦陵仙禽之鳴自不同

以力假仁者章

此論大有功于世○此與雞鳴章參看而學術中亦有此二種

以德服人數句

易之顯比

仁則榮章

此仁字即上以德行仁也與下孟師文王章同

如惡之節

季梁勸隨修政而楚不敢伐

永言配命節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廛無夫里之節

此斷指民廛觀注桑麻字民字本文夫里字自明

信能行此節

提出天字孟子本色即湯武身分也○此即以德行仁之實

即仁則榮也妙甚

先王有不忍節

註察字推字與不忍一牛章同旨

所以謂人皆有節

以太山巖巖之氣象而發此論可想仁義中正○此千古聖賢真種子也孟子道性善本諸此朱子謂本體之明未嘗息後儒滿街聖人之說亦本諸此王霸之辨亦在此○朱傳從天地說下是眼界大處

由是觀之節

議論如下坂走丸

人之有是四端節

痛切極矣○前後五章皆示諸侯以行仁而此章尤詳明真切關發性善之微旨其示人也至矣

孟子曰矢人章

尊賢使能章仁則榮也矢人章不仁則辱也曲折反覆只是一意其開示人主者至深切矣

子路人告之節

損之六四

大舜有大節

此見沛然決江河氣象孟子言此其學已到至處也

伯夷非其君章

薰蕕不同器而處士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為法○惠之破觚為圜未易效也○伯夷何等氣象柳下何等氣象孟子不由又何等氣象古今來十分出色人亦十分出色文字○君子不由大而非夸所謂舉頭天外望也胸中固有始終條理在

域民不以封疆節

春秋書治兵浚洙之義○如河源天上倒流入海

以天下之所順節

君子有不戰如湯事葛文事昆夷大雅臨衝閑閑一章是也

○明達透快之至真足破七書之謬相其筆勢亦古文中所未有其原則易之豫順以動也

孟子將朝王章

湣王時孟子在齊

故將大有為節

在損之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孟子以之○吳楚不求劇孟亞父謂其無能為況超于劇孟者

湯之于伊尹節

戰國有孟子斯道重于泰山故曰見且不得亟況得臣乎秦漢而下此風掃地

前日于齊章
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伊尹不取
也子華使齊孟子居鄒等章皆是物也○皆是也妙豈若仲
子之廉子子為義哉
若于齊節
恭敬而無寔不可虛拘況貨取乎孟子所以辭十萬也
然則子之失伍節
法語
今既數月矣二句
巽語

蚳鼃諫于王節
蚳鼃可人也
齊人曰節
齊人所知者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輠髡耳烏足以知孟子
吾聞之也節
進退綽綽是這等說然不勝悲天憫人之感矣
前半蹇之六二後半蠱之上九孟子渾然是易○無官守無
言責却有作用距心蚳鼃二章是也不然則所謂恒其德貞
夫子凶者孟子其鉋爪也耶
孟子爲卿章
此見孟子泰山巖巖氣象孔子之于陽貨則大而化○天下
有山遯
孟子自齊章
今小戴禮大半記喪葬此章都包括得
沈同以其私問節
梅按鄭魯以防與許田相易春秋罪之而況國乎子噲之事
寔蘇代啟之代亦小人哉
齊人伐燕節
如晉侯之執曹伯歸于京師可也
此章見春秋之義此五伯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法

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若魯傳之伐邾取須句奚貴焉又
取濟西田
燕人畔章
燕之亂齊王與燕太子平約平因衆攻子之不克搆難數月
齊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立太子平
為昭王昭王卑身招賢師事郭隗恤民富國用樂毅伐齊大
敗之湣王亡莒後昭王卒惠王以騎劫代毅齊田单擊敗之
齊襄王立齊與燕相尋于干戈蓋數十年
此正一日暴十日寒無惑乎王之不知也若孟子知言之至
則固有以知其遂非文過而不能解也

周公之過二句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周公之過也
孟子致爲臣章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仁之至義之盡後幅龍斷之論最高可
見泰山巖巖氣象
異哉子叔疑節
漢天漢権酒沽風益下矣
子爲長者節
以子思自處便真不愧子思此是何等身分
夫出晝節

此與孔子赴公山佛肸之意同安天下為東周聖人體道之
大權惓惓之餘意千古如見
由周而來二節
眼在天下古今小儒何得望其涯際邵子經世書庶幾近之
○孟子真自信為戰國之第一人學者讀此亦當立志
孟子去齊居休章
有去志其識高不受祿其行高其久于齊則是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者未易一二為公孫氏言也豈直為師命哉
孟子去齊固見惓惓之餘意然觀其賤丈夫之論子思之論
安齊安天下之論王者名世之論則真登太山而小天下之
氣象也學者須識此氣象
赧王元年孟子去齊後三十年湣王滅宋燕昭命樂毅伐齊
湣走莒子襄王立○齊湣王子襄王子建
滕文公爲世子章
性善堯舜四字古今治統道統括盡矣孟子生平所學亦括
盡矣學者萬萬莫當講書看了也○快論至論超出戰國諸
子之上
夫道一而已句
陸子静心同理同之論正此意
成覸謂齊景節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尊師也○顏子克己是有為舜只
是無我
滕定公薨章
此正性善之至真處也合觀下孟齊宣短喪論語宰我問喪
二章及禮三年問等章可見矣
滕文公問爲國章
七篇大半言養
是故賢君節
從根本處說下來大學曰驕泰以失之
陽虎曰節

仁字是大本原

殷人七十而助節

助雖九一其實十一之一○除廬舍猶輕于貢

設爲庠序節

學亦兼四代所謂思兼三王

有爲神農章

義之盡寔爲仁之至義字仁字大眼目○舌鋒筆鋒皆第一

真雄辨也

后稷教民節

易曰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履然后安此大人所以勞心

也

堯以不得舜節

臨五行中堯舜以之

江漢以濯數句

楚詞少司命曰與汝沐兮咸池晞予髮兮陽之阿此即濯身

浴德高望尼山消息

墨者夷之

墨子數折公輸子誠異敏之士其兼愛非好異之過與

他日又求見節

議論妙甚此納約自牖之道

陳代曰不見章

此章真是辟立萬仞氣象與孟子首章大學末二節都說得

周匝

如以利三句

直是見金夫不有躬矣

昔者趙簡子節

梅按簡子趙武之孫也子襄子無卹無卹之孫趙籍爲諸侯

如枉道而從彼句

是蘇氏所謂褻天

陳后山詩曰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

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此孟子不見諸侯之義

居天下之廣居節

此最見泰山巖巖氣象拓開心胸推倒一世快哉○先大父

大書此段于家壁其心契先賢垂裕後昆至矣

士之失位也節

顧公問夫人繅三同于三推之数何也曰婦人禮質不嫌與

后同如蠶于北郊皆同也○禮文詳見祭義注節録之

晉國亦仕國節

當日縱横之士皆見金夫而不有躬者鑽穴隙之論極爲痛

切

古之人二句

損之九二中以為志也○只是仁之至義之盡如四時之錯行孔孟歷遊心事若合符節夷惠尹都稍偏些子也

非其道二段

橫絕一世之識

於此有人焉數句

是何等人物所謂擧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宋小國也節

隨不能用季梁而卒敗于楚息犯五不韙而致敗亦宋偃之類也○魯襄時楚伐宋宋自取之也○偃又一宋襄

湯居亳三節

葛今河南寧陵地湯事葛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也初征自葛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下視宋偃何啻霄壤哉孟子議論如泰山壓卵耳○二怨字妙甚

有攸不為臣節

古人引經如此只取大意豈若後世拘儒句櫛字比哉

不行王政節

春秋同盟于清邱亦不行王政耳焉用盟○緣木求魚二節即此章之註疏伯必有大國王不待大皆此意也○宋偃荒淫如桀紂為齊湣所滅與楚魏三分其地較之宋襄抑又下矣孟子知之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王即宋偃薛居州如白沙在泥將染而黑其奈何哉

曾子曰脅肩節

二子何等氣骨近日傳公他有此風節

外人皆稱夫子章

此章純乎易理毅于河洛先後天卦氣諸圖自見

聖王不作節

此論與書趙盾許止弒君父之法同

吾為此懼節注

讀書録闢佛甚多至于老子却節取之

我亦欲正人心節

孟子蓋天吏之言官也不辨則無以順天休命大矣哉

匡章曰陳仲子章

下孟論仲子寥寥數語有千鈞之力此章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學者勿徒看其筆力須看其識力乃是身在堂上辨堂下人曲直也

是何傷哉節

仲子之織屨不若魯叔肸之織屨魯叔肸織屨而不食宣公之祿春秋賢之仲子者學叔肸而誤者也蓋非宣公比也

仲子齊之世家二節

上節案下節斷

孟子札記卷之二

雪庵范爾梅手著　孫宗楚
後學范鋐金校集　靳璠

上無道揆節

履之六三是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節

春秋以人合天而不任天以義立命而不委命申之會是也

孟子曰自暴章

世間多有恁地吃麪糊人不仁者可與言哉○此章為愚不肖言之

孟子曰道在爾章

此章為賢智者言之

是故誠者二節

特加思字至字妙末二句更補得融洽○何以思誠曰主忠信○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觀春秋蕭魚之會可見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此與上章俱逆起文勢最妙

語意大類巨室章歆動世主者至矣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後篇一則曰大罪也一則曰輔桀也此則曰服上刑真罵得

快世固有演千金劇本者乃次上刑者也春秋貶長勺之戰
其誰知之○此正所謂並秋殺盡見者而寔則春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章
此五伯假之之餘習可厭之甚
淳于髡曰男女章
程子曰秦漢以下儒者不識權今觀之髡早不識權也則亦
炙轂輠耳○荀子論孝子于親之溺捽其髮而拯之
古者易子而教之
若賢子即不易而教亦可蔡元定范純仁父子是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此章與孝經第十章之旨同人子所當書紳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章
馬融作忠經十八章能道得此否孟子真大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章
舜之若決江河顏之若無若虛
樂正子從于子敖之齊
比之匪人
舍館定二句
係小子失丈夫
孟子謂樂正子章

後世學古之道者請聽之○ 如匡衡馬融柳柳州之儔有
慚德矣
君子以為猶告也
猶告妙真可與權者之識之議
仁之實章
于此見孟子醇乎醇然非孟子說不到樂之地
孟子曰天下大悅章
此章力量最大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
地之相去也二節
貫通古今

歲十一月二節
此王者不令人喜怒之大規模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令也為臣節
論本子思而師曠之論衛出君所見畧同○梅按楚子之于
申公巫臣猶有寬大氣象若商任沙隨之會何其苛細也又
何舊君之服之有勿為戎首善矣
孟子曰無罪章
孔子入晉臨河而嘆為此也宋子哀來奔見幾也○易道也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精言也此之謂盡精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妙論足以破愚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緇衣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
孟子曰君子深造章
曾之一貫下學而上達也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章
端木之一貫即格致傳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唯仁人放流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章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有本之謂也無本者翰音登于天何可
長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節
叙孔子如此起局何等眼界
晉之乘節
史記近是
其事則齊桓節
胡傳近是

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正是不動心一章居廣居一節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
事只不好出口
孟子曰可以取章
此正執兩用中之時擇乎中庸之時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節
孟子之學光明洞達度越荀楊諸子者以此
禹稷顏回同道
同者不以迹而以心故或出或處而同心之利可以斷金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五句

蒙引不若是恝連下二句一氣讀反說父母二句正說大全
無明文淺說與蒙引同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此節從中庸大孝章脫來
太甲悔過數句
梅按宋昭公出亡改操易行三年而復歸于宋是亦周末侯
國之太甲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節
尹周亦施澤久
既而幡然改曰節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或謂孔子於衛節
匡衡倚史高而進日燻灼于王氏五侯君子譏之
於衛主顏讎由節
進禮退義莊子所謂蠖行鵲起也柳柳州之附權臣乃借口
于大人之速功何哉
吾聞觀近臣節
紀侯朝魯桓非所主矣
百里奚虞人也節
衛有南文子而智伯不能襲衛以諫行言聽也虞公何昧昧

知虞公之不可諫節
商君之刻薄而欲擬五羖大夫亦愚矣
孔子聖之時句
時也者泙身是易易之言時者數數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
孔子學三代禮樂祖述憲章刪述六經此所以大成朱子之
學近之
舜尚見帝節
言必稱堯舜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萬章之見亦若惑于陳仲子之廉者孟子于仲子則曰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且孟子不由伯夷之隘矣舉頭天外而撰
乎天理之中正豈為孑孑之義哉故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伯
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所以隘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二句
豶豕之牙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權者聖人之大用夷齊未逮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
待寄公之禮亦不同春秋書州公寔來可見

繆公之於子思節
子思之于鼎肉穆生之于醴酒皆知微之君子也申公白公
不逮此○悅賢句包末節又不能養句包下節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
此章是仲尼祖述一節真神
齊宣王問卿節
權者聖人之大用惟湯武伊尹孟子有此
王勃然變乎色三節
泄冶諫而死不得同于比干者在此○註說到三仁霍光便
是尚友論世之大眼孔時文能說到此否

孟子曰水信無分節
分水犀
孟子曰生之謂二節
孟子文每每如此
吾弟則愛之節
秦人之弟豈全然不愛楚人之長長之亦有差等
耆秦人之炙節
言長楚人亦由中出即後斯須之敬之意我為主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節
即前長楚人四句意眼前名理人自昧之

公都子曰冬日三句
公都此論妙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章
此章是七篇骨子
孟子曰富歲章
此章婆心苦口開萬古羣蒙矣
想王陽明只是看得此章透遂成一代大儒故曰个个人心有仲尼
逵說如使易牙之口之于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校有着落

逵說未確本節說同耆說天下之口下二節皆着天下字斷主天下說而其字人字俱不必泥讀書只要看大旨古人不拘字句
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
理義二句惟熟讀七篇當自得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一節
聖人看世界人如此真可哀哉而人不知也惟臨死乃悔耳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旦晝所為是甚麼試于平旦時想想○梏字妙今日皆驅而納諸桎梏中矣不梏則浮其養浩浩蕩蕩便是堯舜氣象

故苟得其養節
更進一層
孔子曰操則存節
存養主靜○此篇如夜半晨鐘足醒從來夢夢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節
便是一部易理○吾見亦罕否之象吾如有萌句悼惜之甚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
描寫如画○仰視蜚鴈是也可恨哉○說約云心以體言志以用言純用之一事便是專致梅按此處心字乃以用言說約未確

註程子為講官一段
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東方七諫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
勃屑而日侍
生亦我所欲節
說約云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人認出
真心來○若道破便認不出真心來麽不道破只是妙于語
言如前章結語之妙
萬鍾則不辨禮義節
則字有多少不平不可解處○時文不辨禮義而求工于辭
調非為宮室之美云云與

鄉為身死節
乞墦登壠○失其本心句應喪字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放心即前放其良心者斧斤也求即前養字學問所以養之
○文章惟求工墨度非放心而何今之言學問者却在睡裡
夢裡○而今指與真頭面
今有場師節
楚辭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以上三章可作一章看○桐梓章拈出身字愛養字次章拈
出養身又有善不善有小大此章又指出耳目心見養之大
者在心〻即前同然之心仁義之心求放心〻不若人之心字
孟子曰有天爵者合欲貴章
前二章口腹之害耳目之蔽此二章欲貴之惑前萬鍾不辨
禮義欲富之失是皆伐之旦旦牿之反覆陷溺其心者然也
○先立乎其大則人爵趙孟之貴不能奪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章
一杯水是不能先立其大而宮室妻妾口腹耳目趙孟文繡
之欲遂成車薪矣夫仁豈真不勝哉在熟之而已
取食之重者節

註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句須善會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近而遠
夫道若大路然節
関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王新建良知之學寔有見
於此是王門宗旨也
小弁小人之詩也章
此章論仁孝
宋牼將之楚章
此章論仁義○孟子此章與首章同漢唐人都不解此惟賈

川對膠西王之言甚有見

吾聞秦楚搆兵節

春秋宋之會向戌所見甚好

孟子居鄒章

此章論義

為其不成享也

坎四之貳用缶

淳于髡曰先名實章

此章論仁髡雖齊之異士善辯而不知仁

君子亦仁而已矣

仁而已矣真足拓開心胸推倒一世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節

並子思亦貶可知髡之辯妄也○子柳檀弓以為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

虞不用百里奚節

隨有季梁而不能用卒為楚敗○唐憲用裴度而穆敬不能用○魯昭不用子家駒叔孫舍

昔者王豹處於淇節

齊辯士田巴之論魯連譏其似梟鳴也髡之辯何以異是

孔子為魯司寇節

不脫冕與遲遲字不相悖直是神化不可及此節補論語女樂節未盡之義○註孟子之所為孟子絶不明言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章

此與孔子論禮樂征伐章參看可以為春秋發凡○真超絶一世之識之議胡傳似本諸此

五霸者摟諸侯註言不用天子之命也

宋以四國伐鄭而書人齊伐楚而書遂以其私也專也

五霸桓公為盛節

春秋女叔聘齊桓為之也○宰孔致胙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其終亂乎晉侯乃還

長君之惡節

崔杼弑君而州綽十人之死春秋不書以逆君故也趙鞅憂不聞周舍之諤諤其亦知之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節

說約云此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愚謂利害字未確

今魯方百里者節

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魯取濟西田于曹書曰取其義一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節

此論五伯尚不解況今之諸侯大夫乎宜其不識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章
真以三王臨今之諸侯大夫之論
白圭曰節
說約言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時觀變
○按文侯惠王之祖則此時白圭亦老矣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節
言必稱堯舜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與人而無信章同意
夫苟好善節

豈之六五○十朋之益○孔子觀公子荆為政合二十五人
之智可治天下
故天將降大任節
大議論
人恒過三節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臧孫哭孟孫吾有取焉○楚有舟師陵師之敗而子西喜○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范文子不欲鄢陵之戰意深遠矣李沆日奏水旱盜賊亦然
○山濤亦不欲晉伐吳○魯昭公並不能生于憂患衛衎亦
然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孟子之學已到知天命
盡其道而死者節
與二氏異處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章
此章是仁而有天道人道之分求仁即求在我者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章是知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合下章

此二章是勇橫看側看都是道理壟斷墦間妾婦一輩人真
無恥之甚皆樂勢而忘道○漢陰丈人之所以慚子貢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廣大自得氣象微有田子方氣味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與尹耕有莘章全同
人知之亦囂囂節
其本領即反身而誠樂道忘勢也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
申上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章
　孟子戰國之豪傑喚醒千百世之豪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章
　目無韓魏即豪傑之士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先儒論周南召南之淺深可以想王道之大孟子此論其學
　已到至處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善政得民財二句

　進一層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章
　陽明之學在此不學不慮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也人自埋沒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自寫浩然之氣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良知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章
　益之用凶事
有安社稷臣節

　汲黯
有天民者二節
　天民似孟子大人似孔子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者以有此具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註中天字三見意深遠矣故學必要于復性先立乎其大者
　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節合下節
　釋氏亦能不加損但所蘊不同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節
　此論有若已發之于前
利與善之間也
　楚莊入陳殺徵舒善利分于其間
子莫執中
　艮之九三○胡廣之中庸亦然○李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
執中無權二句
　權如五音十二律之旋相為宮如易之不可為典要即權也
所惡執一者節

如琴之七徽為中聲以五調論之則不專主七徽也若能致
中而立天下之大本自然時中○佛老之賊道亦然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及泉之妙不可言傳逢原之謂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節
所謂益之用凶事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節
仁義乃太極之一動一靜括盡全易故大人之事備○大學
儒行二篇此足括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章

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論真足拓人胸臆○此章已足闢佛老
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
此章乃太上貴德事非三代以下人之所可語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居廣居即善養浩然之氣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二氏便遺了形二之則不是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節
漢文不得無罪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聖人無論為君為師皆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師道所以輔
君道而與天地參也為素餐无功而食之說者何足以知之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顔之卓爾即見得中道而立而我于從之矣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伊周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孔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人者彼寔未有道所謂繞指柔耳
於不可已而已者二句
無人氣矣
於所厚者薄
病痿痺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仁之義也禮所生也故不可以不知天
急親賢也句

臨五大君之宜
不能三年節
春秋澶淵之會謀宋災是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梁二次皆龎涓為將東敗于齊威王也〇一敗于桂陵〇再
敗于馬陵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二句
秦太子質于魏而卒亦然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節
曹劌敗齊鄭突敗戎皆罪也長勺乘丘之戰春秋譏之

孟子曰民為貴章
此孟氏救時之論若春秋則君為重師次之為萬世立法
詩云憂心悄悄節
孟子說詩所謂破句讀楞伽者與小儒迥異
肆不殄厥愠一段
密雲不雨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賢者則黃離元吉今則日昃之離耳〇荀子曰誰能以己之
僬僬受人之棫棫昏昏者何使人為
山徑之蹊間章

存省擴充
口之于味章
辛絳陽論洛書扶陽抑陰亦然
充實之謂美三節
有孚盈缶美在中也无妄而受以畜也美大而化則畜而受
以順也
孟子曰逃墨節
春秋書荊人聘亦此意
孟子曰有布縷章
顏闔論東野畢之御馬可以鑒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趙鞅藏寶符于常山其意亦深〇王孫圉齊威王其庶幾知
寶矣
盆成括仕于齊章
後世若楊修及禰正平孔北海之敗皆以此〇左傳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于括亦云
夫子之設科四句
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同此
是皆穿窬句
趙廣漢善為穿窬者與

不下帶而道存焉

左傳視不下于帶襘

堂高數仞節

即君子所性二節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章

即苟得其養一節損之懲忿窒慾是也

非之無舉也節

蘇楳陵亦一鄉愿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

亂真者直若蛇床之與蘼蕪

序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為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為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圜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寔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其

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為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嗚呼不可易矣休寧戴震

理十五條　卷上目一

天道四條　卷中目二

性九條

才三條　卷下目五

道四條

仁義禮智二條

誠二條

權五條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理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者滅沒不見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于我蓋方其靜也未感于物其血氣心知湛然無有失揚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動則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自言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天理即其所謂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適如其天然之分理也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天理者矣

問以情絜情而無爽失于行事誠得其理矣情與理之名何以異曰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

謂理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以秉持爲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理以㝎之于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賢聖所謂理也

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

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于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也哉

問宋以來儒書之言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子語錄云理無心則無著處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止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謂之性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於心者）今釋孟子乃曰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是心之明能於事情不爽失使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非如有物焉具於心矣又以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不可謂之理義在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然人莫不有家進而國事進而天下豈待聖智而後行事歟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

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于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已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禍已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

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于心輒曰理如是古賢聖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賢聖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于今人之一啟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

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于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

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曰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歟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而接於我之血氣理義也在事而接於我之心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

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所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寔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于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于智

盡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于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于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于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于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于神明則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于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

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于聲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于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于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于聲色臭味咸根諸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于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

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于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于心于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于耳目鼻口歟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于天地故恒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

盈天地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尅生則相得尅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于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于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于耳目鼻口以通之既于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于氣血明矣非根于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于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于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于理義一同乎血氣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謬也

問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可以增益已之所不足宋儒謂理得于天而藏于心殆因問學之得于古賢聖而藏于心比類以爲說歟曰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于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于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以之言學尚爲物而不化之學况以之言性乎

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于理則出于欲不出于欲則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歟曰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

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于正則出于邪不出于邪則出于正可也謂不出于理則出于欲不出于欲則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

于抱一貴于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莊釋氏之說朱子亦屢言人欲所蔽皆以爲無欲則無蔽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于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

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氣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考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復入于釋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于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

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

問樂記言滅天理而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

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横流汎濫于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已之加于人設人如是加於已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泛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源是遏欲無欲之驗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

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問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君子必慎其獨後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說今曰欲譬則水之流則流固不可塞誠使水由地中行斯無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存此意以遏其汎濫於義未爲不可通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於汎濫也其意可得聞歟曰所謂戒慎恐懼者以敬肆言也凡對人者接于目而睹則戒慎其儀容接于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蓋敬而不敢少肆也篇末云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謂慎獨者以邪正言也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如見之端起于隱顯之端起于微其志意既動人不見也篇末云君子内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也蓋方未應事則敬肆分事至而動則邪正分敬者恒自檢柙肆則反是正者不牵于私邪則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僞三者一虞于疏一嚴于僞一患于偏各有所取也

問自宋以來謂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既以爲人所同得

故于智愚之不齊歸諸氣禀而敬肆邪正槩以實其理欲之說老氏之抱一無欲釋氏之常惺惺彼所指者曰眞宰曰眞空莊子云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釋氏書云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又云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而易以理字便爲聖學既以理爲得於天故又創理氣之說譬之二物渾淪朱子語錄云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於理極其形容指之曰淨潔空闊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朱子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他合下先有是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制度無造作止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

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若理則止是個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不過就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轉之以言夫理就老莊釋氏之言轉而爲六經孔孟之言今何以剖別之使截然不相淆惑歟曰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爲之委曲條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準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

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夫如是是爲得理是爲心之所同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語天地而精言其理猶語聖人而言乎其可法耳尊是理而謂天地陰陽不足以當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哉聖人亦人也以盡乎人之理羣共推爲聖智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極于不可易之爲必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後儒從而過求徒以語其至者之意言思議視如有物謂與氣渾淪而成閒之者習焉不察莫知其異于六經孔孟之言也舉凡天地人物事爲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顯也從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理而轉其語曰理無不在視之如有物焉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經孔孟之言難知也傳注相承童而習之不復致思也

問宋儒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氣之凝結生聚而理則湊泊附著之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因以此爲完全自足程子云聖賢論天德蓋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

直而行之若少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如是則無待於學然見於古賢聖之論學與老莊釋氏之廢學截然殊致因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故學焉以復其初朱子於論語首章於大學在明明德皆以復其初爲言復其初之云見莊周書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蓋其所謂理即如釋氏所謂本來面目而其所謂存理亦即如釋氏所謂常惺惺釋氏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王文成解大學格物致知主扞禦外物之說其言曰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豈宋以來儒者其說盡援儒以入釋歟曰老莊釋氏以其所謂眞宰眞空者爲完全自足然不能謂天下之人有善

敬而略於論學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而不及學朱子於中庸致中和猶以為戒懼慎獨陸子靜王文成諸人推本老莊釋氏之所謂真宰真空者以為即全乎聖智仁義即全乎理陸子靜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王文成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現形而明鏡曾無所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此又一說也程子朱子就老莊釋氏所指者轉其說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釋誤以釋氏之言雜入於儒耳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就老莊釋氏所指者即以理實之是乃援儒以入於釋者也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乎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

而無惡有智而無愚也因界善與智而毀訾之老氏云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彼蓋以無欲而靜則超乎善惡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絕學又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此一說也荀子以禮義生于聖心常人學然後能明於禮義若順其自然則生爭奪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不得屬之性故謂性惡而其於孟子言性善也辯之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此又一說也荀子習聞當時雜乎老莊告子之說者廢學毀禮義而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以禮義為聖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爭奪而不知禮義之所由名老莊告子及後之釋氏乃言如荀子所謂去聖王息禮義耳程子朱子謂氣稟之外天與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不汚壞其受於天之理者也學而後此理漸明復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雖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於無有此又一說也今富者遺其子粟千鍾貧者無升斗之遺貧者之子取之宮中無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宮中者也說必不可通故詳於論

而改其毀背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汚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卽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旣完全自足難于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傅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

問程伯子之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見叔子所撰行狀而朱子年四十內外猶馳心空妙其後有答汪尚書書言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從事釋氏甚久然終能覺其非矣而又未合於六經孔孟則其學何學歟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釋皆以求道也使見其道爲是雖人以爲非而不顧其初非背六經孔孟而信彼也於此不得其解而見彼之捐棄物欲返觀內照近於切己體察爲之亦能使思慮漸清因而冀得之爲衡事物之本然極其致所謂明心見性還其神之本體者卽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足無欠闕矣實動輒差謬在老莊釋氏固不論差謬與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謂其非也夫人之異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虛極守靜篤言道法自然釋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離形體而長存老氏言長生久視以死爲返其眞所謂長生者形化而神長存也釋氏言不生不滅所謂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滅者卽其神長存也其所謂性所謂道專主所謂神者爲言邵子云

道與一神之強名也又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得于老莊最深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故曰道之形體邵子又云神統于心氣統于腎形統于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顯指神宅於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此顯指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立說亦同又卽導養家所云神之炯炯而不昧者爲性氣之絪縕而不

息者為命朱子於其指神為道指神為性者皆轉以言夫理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知覺有心之名其所謂虛六經孔孟無是言也張子又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又云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虛曰天不離乎所謂神者彼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亦以為妙應為沖虛為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張子又云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斯言也蓋得之矣試驗諸人物耳目百體會歸于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天地間百物生生無非推本陰陽易曰精氣

為物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因其神靈故不徒曰氣而稱之曰精氣老莊釋氏之謬乃於此岐而分之內其神而外形體徒以形體為傳舍以舉凡血氣之欲君臣之義父子昆弟夫婦之親悉起于有形體以後而神至虛靜無欲無為在老莊釋氏徒見于自然故以神為已足程子朱子見于六經孔孟之言理義歸于必然不可易非老莊釋氏所能及因尊之以當其所謂神者為生陽生陰之本而別于陰陽為人物之性而別于氣質反指孔孟所謂道者非道所謂性者非性獨張子之說可以分別錄之如言由氣化有道之名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數語者聖人復起無以易也張子見於必然之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誠如是言不以理為別如一物於六經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神其主宰也不可岐而分也故言化則賅神言神亦賅化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也就人言之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雖自聖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學以牖其昧而進于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視形體為假合以性專屬之理則苟非生知之聖人不得不咎其氣質皆二本故

也老莊釋氏尊其神為超乎陰陽氣化此尊理為超乎陰陽氣化朱子荅呂子約書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無朕者也然則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皆僅及事物而即謂之道豈聖賢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歟聖人順其血氣之欲則為相生養之道於是視人猶已則忠以已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

之失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常人之欲縱
之至於邪僻至于爭奪作亂聖人之欲無非懿德欲同
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
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
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
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
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
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
然而流于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于必然適
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氣心知而已矣老莊釋氏見

常人任其血氣之自然之不可而靜以養其心知之自
然於心知之自然謂之性血氣之自然謂之欲說雖巧
變要不過分血氣心知爲二本荀子見常人之心知而
以禮義爲聖心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
而進以禮義之必然于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性于禮
義之必然謂之教合血氣心知爲一本矣而不得禮義
之本程子朱子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
而進以理之必然於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于理
之必然爲之性亦合血氣心知爲一本矣而更增一本
分血氣心知爲二本者程子斥之曰異端本心而其增

一本也則曰吾儒本天如其說是心之爲心人也非天
也性之爲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別於人實以性爲別於
人也人之爲人性之爲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告
子言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必辨之爲
其戕賊一物而爲之也況判若彼此豈有不戕賊者哉
蓋程子朱子之學借階于老莊釋氏故僅以理之一字
易其所謂真宰真空者而餘無所易其學非出于荀子
而偶與荀子合故彼以爲惡者此亦咎之彼以爲出於
聖人者此以爲出於天出於天與出於聖人豈有異乎
天下惟一本無所外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則學以

進於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氣心知則發乎血氣心知之
自然者明之盡使無幾微之失斯無往非仁義一本然
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經孔孟而下有荀
子矣有老莊釋氏矣然六經孔孟之道猶在也自宋儒
雜荀子及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學者莫知其
非而六經孔孟之道亡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

天道

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詩載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鄭箋云行道也）舉陰陽則賅五行陰陽各具五行也舉五行即賅陰陽五行各有陰陽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於所分以成其性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有實體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齊古人言性惟本於天道如是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程朱所目為形而下者其說據易之言以為言是以學者信之然則易之解可得聞歟曰氣化之于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辯別所

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為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脩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如言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氣人物咸稟受于此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曰五行舉陰陽舉五行即賅鬼神中庸言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即物之不離陰陽五行以成形質也由人物遡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

實失道之名義也問後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釋之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云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今既辨明形乃品物非氣化然則太極兩儀後儒據以論道者亦必傅合失之矣自宋以來學者惑之已久將何以解其惑歟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太極兩儀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曰卦皆據

作易言之耳非氣化之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于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稱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羲氏覩于氣化流行而以奇偶儀之象之孔子贊易蓋言易之爲書起于卦畫非漫然也實有見于天道一陰一陽爲物之終始會歸乃畫奇偶兩者從而儀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氣化之陰陽承上文明于天之道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爲陰陽而求太極于陰陽之所由生豈孔子之言乎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見於理氣之辨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也蓋其學借階于老莊釋氏是故失之凡習于先人之言往往

受其蔽而不自覺在老莊釋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體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推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老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釋氏書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遂求諸無形無迹者爲實有而視有形有迹爲幻在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迹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迹爲粗益就彼之言而轉之朱子辨釋氏云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因視氣曰空氣陳安卿云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視心

曰性之郛郭(孫子云心者性之郛郭)是彼別形神爲二本而宅于空氣宅于郛郭者爲天地之神與人之神此別理氣爲二本(朱子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也稟此氣然後有形)而宅於空氣宅於郛郭者爲天地之理與人之理由考之六經孔孟茫然不得所謂性與天道者及從事老莊釋氏有年覺彼之所指獨遺夫理義而不言是以觸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頓然有悟遂創爲理氣之辨不復能詳審文義其以理爲氣之主宰如彼以神爲氣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老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以理壞於形氣無人欲之蔽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而生不以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神識者以指理徒援彼例此而貿非得之於此學者轉相傳述適所以誣聖亂經善夫韓退之氏曰學者必慎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此宋儒之謂也

性

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於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問論語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別之以爲截然各言一性(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爲合於孔子(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云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

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止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剏立名
目曰氣質之性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者爲生物之本
程子云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耳故不同繼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人與禽
獸得之也同程子所謂不害爲一朱子於中庸天命之謂性釋之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而致疑於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是謂性卽理
於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於易論語固宜孟子聞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致詰之程朱之說不幾助告子而
議孟子歟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講求者老莊釋氏也老
莊釋氏自貴其神而外形體顯背聖人毀訾仁義告子
未嘗有神與形之別故言食色性也而亦尚其自然故
言性無善無不善雖未嘗毀訾仁義而以桮棬喻義則
是災杞柳始爲桮棬其指歸與老莊釋氏不異也凡血
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不
出乎懷生畏死者同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
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齧進
乎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
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
心知之發乎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告
子以自然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
之强而相從故言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立說
之指歸保其生而已矣陸子靜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
心此言實老莊告子釋氏之宗指貴其自然以保其生
誠見窮人欲而流於惡者適足害生卽慕仁義爲善勞
於問學殫思竭慮亦於生耗損於此見定而心不動其
生之謂性之說如是也豈得合於孔子哉易論語孟子

之書其言性也咸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成
則人與百物偏全厚薄淸濁昏明限於所分者各殊徒
曰生而已矣適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釋孟子
有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爲氣者當之蓋徒知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人與物異也如其說孟子但舉人物詰之可矣又
分何牛之性犬之性乎犬與牛之異非有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不得謂孟子以仁義禮智詰告子明矣在告子
既以知覺運動爲性使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
告子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知覺運動之不可槩

人物而目爲蠢然同也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者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者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及所資以養者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內爲一其分於天地之氣化以生

本相得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烏之反哺雎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

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於義外之說必致其辨言理義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物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非謂盡人生而堯舜也自堯舜而下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禀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於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辭

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於其知惻隱則擴而充之仁無不盡於其知羞惡則擴而充之義無不盡於其知恭敬辭讓則擴而充之禮無不盡於其知是非則擴而充之智無不盡仁義禮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然則所謂惻隱所謂仁者非心知之外別如有物焉藏於心也已知懷生而畏死故怵惕於孺子之危惻隱於孺子之死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然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又焉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

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爲懿德耳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後儒以爲別如有物湊泊附著以爲性由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終昧於六經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後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扞格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自岐爲二哉二之者宋儒也

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歟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理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寤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

故不必直斷曰善歟曰然古賢聖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者轉失之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錮其明善也難而流爲惡也易究之性能開通非不可移視禽獸之不能開通亦異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不及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問孟子言性善門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說茫然不知

性善之是而三說之非荀子在孟子後直以爲性惡而伸其崇禮義之說荀子既知崇禮義與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及告子外義所見懸殊又聞孟子性善之辨於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必聞之矣而猶與之異何也曰荀子非不知人之可以爲聖人也其言性惡也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懸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禹無害可以爲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終斷之曰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可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學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于尊聖人出於重學崇禮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又曰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學如是且所謂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在是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而于禮義與性卒視若閡隔不可通以聖人異于常人以禮義出于聖人之心常人學然後能明禮義若順其性之自然則生爭奪以禮義爲制其性去爭奪者也因性惡而加矯揉之功使進于善故貴禮義苟順其自然而無爭奪安用禮義爲哉又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之可積而致然必由于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弗學雖可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以異于孟子也

問荀子于禮義與性視若閡隔而不可通其蔽安在今

何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爲明於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書觀之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爲亦出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之重學也無于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爲身之營衛血氣者所資以養者之氣與其身本受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在外能化爲血氣以益其內未有內無本受之氣與外相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

而問學以通乎古賢聖之德性是資於古賢聖所言德性埤益己之德性也冶金若水而不聞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可云己本無善己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罍之受水哉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不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朱子云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云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揚朱子於杞柳之喻云如荀子性惡之說於湍水之喻云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歟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即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槩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于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于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

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語類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止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云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禀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禀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

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禀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宋儒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

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坼根幹枝葉爲華爲實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即俗呼桃仁杏仁者）形色臭味無一或闕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

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覩謂氣質不得槩之曰善荀揚之見固如是也特以如此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本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聞者

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程子云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

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汙而濁喻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靜寂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賢聖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援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

問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宋儒以氣質之性非性其說本此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在程朱以理當孟子之所謂善者而譏其未備朱子云孟子說

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矣然於聲色臭味安佚之爲性不能謂其非指氣質則以爲據世之人云爾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以後五者爲命於性相近之言不能謂其非指氣質是世之人同於孔子而孟子別爲異說也朱子答門人云氣質之說起於張程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謂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是又以荀揚韓同於孔子至告子亦嘗援性相近以證其生之謂性之說將使告

子分明說是氣質之性孟子不得而辯之矣孔子亦未云氣質之性豈猶夫告子猶夫荀揚之論氣不論性不明歟程子深訾荀揚不識性（程子云荀子極偏駁止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便說甚道）以自伸其謂性卽理之異於荀揚獨性相近一言見論語程子雖曰理無不善何相近之有而不敢以與荀揚同譏荀非孔子之言將譏其人不識性矣今以孟子與孔子同程朱與荀揚同孔孟皆指氣稟氣質而人之氣稟氣質異於禽獸心能開通行之不失卽謂之理義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實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然則程朱之學殆出老釋而入荀揚其所謂性非孔孟之所謂性其所謂氣質之性乃荀揚之所謂性歟

曰然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于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猶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盡其

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于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氣心知能底于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于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終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才

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人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者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

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芽甲坼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

問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云情者性之動也又云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夫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歟曰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

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有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

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倘如宋儒言性即理言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於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者宋儒於天之降才即罪才也

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才各有所近大致近於純者慈惠忠信謹原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清者明達廣大不惑於疑似不滯於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才之美者也才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

周子言性云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
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
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協於中此亦就才見之而明舉
其惡程子云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
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
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以不善歸才而分性與才爲二
本朱子謂其密於孟子朱子云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
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
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猶之譏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皆足證
宋儒雖尊孟子而實相與齟齬然如周子所謂惡者豈

非才之罪歟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才尤不可以言
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爲是才性善則才亦美然非
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
不學則愚食以養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
於賢人聖人其故一也才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
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剝之蝕之委
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減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
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於
外而病或受損於內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
則皆發乎其體而曰天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

所稱猛隘强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雖
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於失養不可以
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猶不可況以是言性乎

道

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
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
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

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
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
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
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
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
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温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
不耐温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

日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脩者也脩道以仁及聖人脩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

純粹中正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

問宋儒於命於性於道皆以理當之故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既爲當行之理則於脩道不可通故云脩品節之也而於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兩脩字不得有異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於達道五舉孟子所稱教以人倫者實之其失中庸之本指甚明中庸又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朱子以此爲存理之說不使離於須臾之頃王文成云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又云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程子朱子皆求之於釋氏有年如王

文成之言乃其初所從事後轉其說以常存本來面目者爲常存天理故於常惺惺之云無所改反以戒慎恐懼四字爲失之重（朱子云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又云著戒慎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止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然則中庸言道不可離者其解可得聞歟曰出於身者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如體物而不可遺之可凡有所接於目而睹人亦知戒慎其儀容也有所接於耳而聞人亦知恐懼夫愆失也無接於目接於耳之時或惰慢矣惰慢之身卽不得謂之非失道道者居處飲食言動自身而周於身之所親無不該焉也故曰脩身以道道之責

語身往往易致差謬故又曰脩道以仁此由脩身而推言脩道之方故舉仁義禮以爲之準則下言達道而歸責行之之人故舉智仁勇以見其能行脩道以仁因及義因又及禮而不言智非遺智也明乎禮義即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而不言義禮非遺義遺禮也智所以知義所以知禮也仁義禮者道於是乎盡也智仁勇者所以能盡道也故仁義禮無等差而智仁勇存乎其人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古賢聖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於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禮之名因之而生非仁義禮有加於道也於人倫日用行

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謂禮而已矣宋儒合仁義禮而統謂之理視之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此爲形而上爲沖漠無朕以人倫日用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羅蓋由老莊釋氏之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貴道遂轉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則以陰陽不得謂之道在人物則以氣禀不得謂之性以人倫日用之事不得謂之道六經孔孟之言無與之合者也

問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於智者云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於賢者云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既謂之道矣以爲不足行不足知必無其人彼智者之所知賢者之所行又何指乎中庸以道之不行屬智愚不屬賢不肖以道之不明屬賢不肖不屬智愚其意安在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惑闇宜乎動輒愆失賢者自信其出於正不出於邪往往執而鮮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視夫事之宜而長惡遂非與不知等然智愚賢不肖豈能越人倫日用之外者哉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喻人倫日用知味喻行之無失使舍人倫日用以爲道是求知味於飲食之外矣就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

者求其不易之則斯仁至義盡而合於天人倫日用其物也曰仁曰義曰禮其則也專以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故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分物與則言之也中節之爲達道中庸之爲道合物與則言也

問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歟曰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

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奕於奕秋者莫能

測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已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

仁義禮智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爲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

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則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質之美也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於聖人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

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天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

問論語言主忠信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聞繪事後素而曰禮後乎朱子云禮以忠信爲質引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證之老氏直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指歸幾於相似然論語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克己復禮

爲仁中庸於禮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重學重禮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曰禮者天地之條理也言乎條理之極非知天不足以盡之卽儀文度數亦聖人見於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爲天下萬世法禮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於人情之漓猶飾於貌非因飾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漸漓而徒以飾貌爲禮也非惡其飾貌惡其情漓耳禮以治其儉陋使化於文喪以治其哀戚使遠於直情而徑行情漓者馳騖於奢與易不若儉戚之於禮雖不足猶近乎制禮所起也故以荅林放問禮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言質美者進之於禮無飾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質美猶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併禮去之意在還淳反樸究之不能必天下盡歸淳樸其生而淳樸者直情徑行流於惡薄者肆行無忌是同人於禽獸率天下而亂者也君子行禮其爲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禮則事事爽其條理不足以爲君子林放問禮之本子夏言禮後皆重禮而非輕禮也詩言素以爲絢素以喻其人之嫺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繪事後素者鄭康成

云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文何平叔景福殿賦所謂班閒布白疏密有章蓋古人畫繪之法其注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是素功後施始五采成章爛然貌既美而又嫺於儀容乃爲誠美素以爲絢之喻昭然矣子夏觸於此言不特於詩無疑而更知凡美質皆宜進之以禮斯君子所貴若謂子夏後禮而先忠信則見於禮亦如老氏之僅僅指飾貌情漓者所爲與林放以飾貌情漓爲俗失者意指懸殊孔子安得許之忠信出於質美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

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謬不能知之徒自期於心無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學往往出於此此可以見學與禮之重矣

誠

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智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

智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於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問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謂達道也今據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屬但舉其事即稱之曰達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然則所謂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盡道而言中庸既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朱子以誠當其所謂一下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謂不誠則皆爲虛文在中庸前後皆言誠矣此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誠也曰智也

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彊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強不可語於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即誠也使智仁勇不得爲誠則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既若此亦即誠也使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爲虛文則是未嘗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爲虛文則是未嘗去讒未嘗遠色未嘗賤貨貴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質不齊而行達道之必以智仁勇脩身之必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勸賢之

必以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無不同也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而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學知利行者知仁勇之少遜焉者也困知勉強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極道責於身舍是三者無以行之矣

權

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足以知之論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

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體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饑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

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

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於欲則自信無蔽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讐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問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入於釋氏轉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故視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理散在事物於是冥心求理謂一本萬殊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實從釋氏所云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者比類得之既冥心求理以爲得其體之一矣故自信無欲則謂之理雖意見之偏亦曰出於理不出於欲徒以理爲如有物焉則不以爲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隨事不同故又言心具衆理應萬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見固無可以當此者耳況衆

理畢具於心則一事之來心出一理應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應之至百千萬億莫知紀極心既畢具宜可指數其爲一爲不勝指數必又有說故云理一分殊然則論語兩言以一貫之朱子於語曾子者釋之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義可得聞歟曰一以貫之非言以一貫之也道有下學上達之殊致學有識其迹與精於道之異趨吾道一以貫之言上達之道卽下學之道也予一以貫之不曰予學蒙上省文言精於道則心之所通

不假於紛然識其迹也中庸曰中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辭亦無更端之辭下學而上達然後能言此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是不廢多學而識矣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心精於道全乎聖智自無弗貫通非多學而識所能盡苟徒識其迹將日逐於多適見不足易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同歸如歸於仁至義盡是也殊塗如事情之

各區以別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盡乎聖智是也百慮如因物而通其則是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謂得其至當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書語行之約務在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問論語言克己復禮爲仁朱子釋之云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蓋與其所謂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中

者互相發明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謂之私欲則聖賢固無之然如子路之賢不可謂其不能勝私欲矣豈顏子猶壞於私欲邪況下文之言爲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與下同此章之外亦絕不聞私欲而稱之曰己者朱子又云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與在語之而不惰者豈容加此贅文以策勵之其失解審矣然則此章之解可得聞歟曰克己復禮之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

不隔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
取決於天下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
取決於人故曰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聖人未易
語於意見不偏德性純粹至意見不偏德性純粹動皆
中禮矣就一身舉之有視有聽有言有動四者勿使爽
失於禮與動容周旋中禮分安勉而已聖人之言無非
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求其至當卽先務於知也凡
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孟子曰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權所以別輕重謂心之明至於辨察事
情而準故曰權學至是一以貫之矣意見之偏除矣

問孟子闢楊墨韓退之闢老釋今子於宋以來儒書之
言多辭而闢之何也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禍於人也
大而莫之能覺也苟莫之能覺也吾不知民受其禍之
所終極彼楊墨者當孟子之時以爲聖人賢人者也老
釋者世以爲聖人所不及者也論其人彼各行所知卓
乎同於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韓子不
能已於與辨爲其言入人心深禍於人大也豈尋常一
名一物之訛舛比哉孟子答公孫丑問知言曰詖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答公都子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曰邪說者
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兩言聖人復起誠見夫詖辭邪
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被其禍而莫之
能覺也使不然則楊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
同於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惡之哉楊朱
哭衢途彼且悲求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歎染絲彼
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釋之學則皆貴於抱一貴
於無欲宋以來儒者蓋以理之說其辨乎理欲猶之執
中無權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

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
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曰主一無適此
卽老氏之抱一無欲故周子以一爲學聖之要且明之
曰一者無欲也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
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
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
主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
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
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
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

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謂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寤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

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哉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說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書之言

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嗚呼使非害於事害於政以禍人方將敬其爲人而又何惡也惡之者爲人心懼也

答彭進士書 附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閎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

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同已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辭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

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辯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

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謂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蔽此理甚明何疑之

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

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按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盖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䆿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辯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

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

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已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僅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源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尚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

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道即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一語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通貫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

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不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豈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曉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

差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斁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

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罍盈瓶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瓶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

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惟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

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

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遊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氂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

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已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

責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
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
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
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
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
於至善加之講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
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
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
段功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

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
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
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
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
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
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
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
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
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并善
字假爲已有實并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
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
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
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
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
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
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

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
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
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
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者
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
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
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
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

質在況足下閲朱子荅何叔京二書必黙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巳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巳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襍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巳

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彷彿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即取此以眩之於彼嗚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即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

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耳日間因公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月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生著書千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況荀況王充李覯馮休晁説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訾詬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

信而豈然哉異孟評孟尊孟刺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畧於徵事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四十三年至齊後反魯居鄒慎靚王元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既畔孟子去之宋之滕而歸老閻若璩謂孟子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又如

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illegible]孟爾雅同立學官蓋在[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外書四篇本久散佚今經文存者亦往往[illegible]述家如隋志之鄭康成劉熙注七錄之綦毋邃注唐志之陸善經注張鎰音義宋志之丁公著音皆多湮失惟趙邠卿注僅存宋人有僞託孫奭作正義者頗舛陋章指並竄入正義中是此書之當考正者非一端也海寧周君耕厓博學嗜古兼綜諸家於孟氏之學致力尤邃著孟子四考一書首曰逸文考博采諸

書之不在七篇内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異本考刺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諸本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訛又裒集劉熙綦毋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劭衛嵩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注章指篇敘蓋至是始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十九日大興朱珪題

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懋竑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苦又不合於是以齊威王之卒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之立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十年第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襄王元年遂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既

從史記故於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爲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玆出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出處時地其出處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父母之國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遊歷之次故必審齊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釋朱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子以近賢之說有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一卽誠揭諸首

乾隆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撰

孟子四考敘

廣業七歲讀孟子麤曉字訓時塾本爲集注見有用趙氏說者心竊識之長治制義泛覽語類大全諸書始知章句犖自邠卿及讀其題辭又知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既而按討經史涉獵子流中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並考而錄之注家盛於宋後獨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鄭劉綦毋之注亦考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義言之則如爵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異甚多見於注疏可考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迄今五經通

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寧雜採緯書而終不一及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尙書序之闕而竹書世本史記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編俱削其季悅孔子者七十子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語之疎而㕔室圖古史以及嘉靖祀典闕里志未聞與列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陸嘉材翼孟力辨蒼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韙其說路史發揮舜冢辨亦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作更有與閻百詩論舜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錐指得其詳葵邱板築之箋言匡楊舉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次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俞廷椿之解環攻無論也然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無甚害可概闕如惟紀季上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目一誤則無所不誤雖欲蓄疑焉不得於是覃思竭慮復作出處時地考合前爲四遂名孟子四考嗟乎幼童而守一藝艾齒而後能言行自傷已滿愚僻處無所取裁其是否正未敢知也每考之首各爲序意茲特記其緣起云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六月朔日海寧周廣業書於藝照書屋

孟子四考目錄

卷一
逸文考
卷二
異本考
卷三
古注考
卷四
出處時地考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邠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祗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劉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尚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裒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别尤難不揣謭陋詳加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竊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闕奕游晁儒者尚能稱誦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孟子逸文考

海寧周廣業述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 荀子性惡篇下同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脫喪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此句兩見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亦引之見姚鉉唐文粹

孟子三見宣王 張存中孟子集注通證陳士元孟子雜記俱作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衍泰三遷志佚文作孟子弟子問曰何為不言誤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大畧篇

雜記荀子前載子思子二條孔叢子一條皆思孟答問語且家孟子師事子思先儒雖有是說稽其年代恐不相及且內篇述魯繆公費惠公尊禮子思事孟子於二君俱稱謚而繆公之上并係以昔者則非並世可知使果師事子思

七篇中不應絕無問答之辭又不當亟稱其字曰子思也外書贋誠不可知至淵源授受尤不容誣朱彝尊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方之玭孟子集語受業解載孔叢四條又以說苑建本篇子思語妄加謂孟子三字大抵集語皆以意增飾難盡據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 經義考去此三句而改怠為簒 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雜記去夫道二以下八句

○韓詩外傳下同案詩緑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引孟子謚之韓所稱高子蓋即此人

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 經義考無上有求字 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 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 雜記脫此三字 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茍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經義考去淳于髡荅詞而分電雷吞舟夫藝為三節又以吞舟夫藝列其於心前電雷列高子後程大中四書逸箋割電雷節置高子之後並誤今從原文雜記曰此蓋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驂馬此四句下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恐是韓氏語非孟文也繹史又曰此即名實章而紀載不同○六馬秦制見史記始皇紀然晏子春秋已屢言六馬更有重駕者晏子以為八圉非制重之甚也家語六馬之乖離呂氏春秋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列子有二十四蹄之[illegible]傳亦曰天子駕六蓋周末強國僭踰者所為至秦遂定制耳太平御覽載琴書師涓鼓琴感巴馬噓天仰秣御作四大周正樂六國時瓠巴工琴魚躍潛藻而聽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其下云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勿見也又云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為故謂性未善此蓋摘外書性善之文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修身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其在外書歟集語此上妄加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子墊侍側孟子喟然而嘆云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劉向說苑下同○雜記連下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八句考說苑此節甚長不盡似孟子語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王應麟玉海藝文漢藝文志考證及雜記並知上有皆字莫上有而字糞田莫雜記作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王志堅表異錄作欲止淫也經義考併上條為一節去何謂糞心四句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有何謂糞心二句太平御覽引孟子全錄此文則不當删○吳萊孟子弟子列傳序曰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解中語

雜記又載說苑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案說苑無此文鍾惺孟子翼考載之姑附於此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又漢書伍被傳荀悅漢紀若並作如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漢書俱連下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三句釋史及李鍇尚史因之玩文氣非皆孟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也袁宏後漢紀郅惲語也後漢書郅惲傳上句君下有之字而無二也字案惲光武初人其稱孟軻云云當係原文李賢注牽合對齊宣王章不為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等語鑿矣困學紀聞據之云與今孟子語有異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下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桓寬鹽鐵論下同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困學紀聞引無窮飢二句今依雜記錄之雜記此條上有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蓋本之學齋佔畢案董斯張吹景集云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並作孔子曰繩祖所據殊誤今考此二句與下堯舜之道三句俱見執務篇河廣二句作孔子王應麟詩考河廣篇引鹽鐵論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史繩祖學齋佔畢引之曰今不見此文雜記曰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王充論衡本性篇○案性善之篇即趙岐所謂外書劉昌詩謂新謝氏尚存此一篇然同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等書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亦未必然也玉海藝文引止此漢藝文志考證連下謂人之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亦作孟子恐非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鄭氏禮記坊記注雜記誤作孔子閒居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大行人注案此左傳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鄭司農注周禮小行人引春秋傳曰諸侯有王是也後鄭引孟子必自有據賈公彥正義云引之謂朝王之事也不言今無此文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盧學士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案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意與此同誘有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玉海藝文引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注云高誘正孟子章句是誘所正即程本也程於明帝建初三年舉孝廉所有章句必足本也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案雜記止載此二句其下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疑出應氏不錄然圖景失形顏氏家訓稱是孟子則亦孟文也下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則鄒陽書有之為孟與否不可知矣堯舜二句劉知幾史通疑古等篇引

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見公羊傳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其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案公羊疏不著撰人其稱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穀梁疏云此說徐邈何休並同毛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說別者詩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為說然則孟子此文士勛初未之見矣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案後漢書戴良傳注引帝王紀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牟子理惑論禹生西羌而聖哲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皆不言出孟然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蜀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太平御覽引任豫益州記作石紐林水經注作石紐鄉○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陳耀文經典稽疑曰此當在舜生諸馮下而今無之知書之遺逸者多矣可勝嘆哉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朴子外篇

孟軻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河清頌序見宋書臨川王傳經義考是作猶

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經義考作乎患

禍所遷正當仁義為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見梁釋僧祐宏明集下同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唐釋道宣廣宏明集釋道安二教論引作未若人之所不知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

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孟軻敦素史魚秉直義當如素履之素七篇無其說李瀚蒙求則以孟軻養素對揚雄草玄徐子產注引養浩然之氣證之與素字無干此必出於外書也

孟子曰千載釋史作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拾遺記後附此語故集語謂出蕭綺拾遺記錄經義考同案隋志拾遺錄二卷為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疑有誤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

孟子曰圖影失形顏氏家訓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之影並作景案下文云此字當為光景之景世改從葛洪字苑加彡非也則知北齊時本已作影沈揆顏氏家訓考證云未詳或恐是外書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晝新論隨時篇案晝字孔昭北齊書北史俱有傳此文與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正合蓋別有據也夫惠王以土地之故不惜糜爛其民復殉以子弟真所謂以養人害人者孟子曉以太王之事其中病乃甚於滕文也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李賢後漢書注下同案章懷注兩引此語而微不同朱祐等傳論光武存矯枉之志注云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正字一本作直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云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經義考乃載正枉者必過其直句而自注出黨錮傳又衍一者字誤也此與下條毛奇齡四書賸言引之

孟子曰矯枉過直案此語亦兩引張晧等傳贊二子過正注孟子云矯枉過正又王符仲長統等傳論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言正曲過於其直雜記經義考四書賸言俱單載矯枉過直句而注云出仲長統昌言考昌言全書已亡惟本傳載其理亂篇曰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初無引孟助文則謂出昌言者亦誤也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歙肩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此出趙氏章指吹景集釋史經義考俱載入逸文又以阿意為阿諛三遷志作曲意並誤

孟子曰嚬顣而言李善文選注下同此語三引靈光殿賦汀賦弔魏武文并引注云嚬顣謂人嚬眉蹙顣憂貌也今匡章章有頻顣字異趙氏亦無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此語三引別賦及曹子建謝靈運詩

孟子曰使自求之文賦注〇孫侍御頤谷曰此疑是使自得之之異文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張景陽七命注又琴賦注引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二條今見趙注疑選注誤引然明成化年希古張伯顏重刊元人本及汲古閣本並同惟萬卷堂重刊六臣本琴賦注作善日離子離朱也下接淮南子離朱之明云云無孟子而七命注亦無同異則非誤也餘所引諸本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聖未出其中釋史作間有命世者答蘇武書注案裴駰史記集解自序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索隱引孟子云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有名世者

孟子四考 卷一 逸文 八

下句同今文上句同選注而多一生字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釋史引文選注案是注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汲古萬卷二本俱作荀子檢荀子惟修身篇云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與此文異後見嘉靖吳郡袁氏重刻丁覲六臣注本作孟子知馬氏據此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見嘉靖刊本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太平御覽作惠公集語改爲孟子自叙來弔於滕謬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欲少留而據御覽作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歐陽詢藝文類聚案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爲梁〇鮑彪戰國策牛目注云駕車用牛其雪深至牛目案葛洪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不調則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國策下文云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行則鮑說是也韓鄂歲華紀麗雪部以浸牛目對渡龍沙注引孟云云冊府元龜改作半月非是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史記索隱下同案此似節錄高士傳之文然皇甫士安之書有目共覩小司馬豈或誤引其下又引烈士傳云字子終然則士安作傳實本孟子也互詳異本

孟子四考 卷一 逸文 九

孟軻謂之寄君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雜記曰今七篇無寄君語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集解引鄭元曰楚人張守節正義引家語曰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曰堅白之談也案七篇無趙人之說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考平原君傳龍與鄒衍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一人困學紀聞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楊墨儒秉四秉謂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即孔子弟子乃字子秉而與鄒衍同時爲堅白之談者也注家混而爲一朱竹坨跋聖賢羣輔錄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是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孔穎達詩豳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敘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

正趙絹績婦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正義以爲時王之制此時王謂周王也或謂何休時時王者誤二書雖不明引孟子然沈約同言班氏采孟子書序食貨何氏文又與漢志小異合之穎達冬至之後云云安知不皆出於孟子而稱引各隨所取耶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㽔長短經是非篇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宋白等文苑英華論入牛希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此據道藏足本經義考依嘉靖刊本故止載上一句其所採意林六條考其文異者幸出趙氏章句不足言逸惟此條近之姑錄於此繹史採意林八條○藏本意林鈔自知不足齋有拙校附注本友人王踈雨朝梧嘗用以校〻珍云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注下同○案上句漢書律歷志注引孟康曰無一字

孟子四考　卷一　逸文　十

齊有曼邱不擇邱字注複姓四十四經義考云今無其文鄭樵通志氏族畧擇作懌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摭言此與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同意據漢書則揚雄之言也晉書袁宏三國名臣頌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蘇渙小敘云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言今七篇亦無有道無時明言不廢語知皆外書也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廷兼明書釋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下同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改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御覽蓋從舊類家錄

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從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從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案文選注引列女傳孟軻母者鄒孟子之母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游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今據御覽出孟子則知列女所云本此矣列女載孟母事數條今不錄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繫傳通論○案此疑是性善篇之文楚金在南唐猶及見故引之文子作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孟子曰國無小昌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僭僞部政治小序曹允册府元龜獨制同案左傳僖二十二年臧文仲襄三年鄭子皮哀二年趙孟皆有此言而此獨稱孟子必自有據或因趙孟字致誤歟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册府元龜環衞部志節小序獨制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曰忠者臣子之高行

孟子四考　卷一　逸文　十一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集注載外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何孟春餘冬序錄載高麗本曰孟子仁也者人也云云與集注正同雜記引之仁義下俱少一也字集注纂箋曰禮記祭義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廣業案玉海朝貢門載淳化四年始賜高麗板本九經祥符九年又賜九經及諸子嘉祐八年英宗卽位以九經及正義孟子賜夏國則外國不應有別本雜記載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云見儁苑珠璣集語引孟子翼考亦載之考此與宏明集所載弈于理或論止數字異非孟文也又正義釋弈秋案傳記云弈秋過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考此係劉書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字而以爲孟子可乎凡此影響依附皆宜亟削在正義尤不當妄引詳拙校意林附注中○四書逸箋謂江海條及前或問

爲學之道條俱出韓詩外傳又引列女傳君子稱身而正
位不爲苟得而受賞謂此三則經義考失引他若鐵麻以
時諸侯有王之類語皆直淺不似內篇緊不闌入據其言
則直以江海稱身等爲七篇之文而所謂韓詩者竟不知
所據何本
可異也
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
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
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又
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
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且漢志
孟子十一篇在儒家而陰陽家復有孟子一篇疑七曜在
陰陽篇中也墜緒茫茫無由尋討矣至列女傳擁楹之嘆

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諸條（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蓋由此傳訛）
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碎不足述近有姚士粦等所傳
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則顯屬僞託也
史記列傳孟子七篇漢志依劉歆七畧作十一篇無內外
之說（正義云時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九種今無可考）趙岐始名七篇爲內篇
以四篇爲外書案漢志內外名篇者惟雜家淮南爲然內
論道外雜說也今莊子之分內外蘇子瞻謂出於世俗非
其本意以之儗孟均屬不倫及觀風俗通稱中外十一篇
乃得其解漢書儒林傳成帝求尚書古文得張霸百兩篇
以中書校之非是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藝文

志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閒有費高二家之
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
外耳（御覽載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又魏志注引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然則天子所藏書皆謂之中學
官及民間所有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
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七畧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也劉向校晏子稱有
中書太史書臣向書（向所有者）參書（長社尉杜參與向同校中祕書）凡中外三
十篇定爲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時七篇

早入大內故曰中亦言內猶今稱中祕書爲內府書也其
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
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祕所
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
劉作注俱以中書爲定也又案劉向傳成帝好古文詔向
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注亦云言中者以別於外因知後
漢書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
中文尚書此中文亦謂中書也隋經籍志兩京亂後魏氏
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
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此中經亦謂中書也（晉書荀勗

(傳武帝時勗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卽中經簿也又云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祕書)經籍志又云漢哀帝時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使劉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案劉向楊雄校書亦俱在天祿故唐六典謂向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而漢官名有帶中書者蓋亦昉此明乎中書之義則知孟子之內篇矣外書篇目陳仁錫孟子考異序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蓋依元刻玉海藝文句讀也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見經義考)孫奕示兒編云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時人以性善辯文爲一句說孝經爲政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辯辨正政通用廣業案孟子時言性如告子等已數家不容無辨文則說之足矣何待辨乎劉孫說是

五經論孟童而習之推詳古本必曰易與孟子以二書皆不經秦焰也然易自鄭王之後經傳混淆紫陽加意釐定復爲明初大全所汩彖象文言遂與本義齟齬孟子七篇雖得邠卿章句而久溷子流非有名家師授傳述訛舛安見其古本哉廣業既輯孟子逸文見各書徵引字句往往不同說者謂所見本異而集注亦有古本今本及外國本則異本又不可不究詳也考是書最古者漢河間獻王本史稱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之屬是也東漢有祕閣本黃香詣東觀章帝賜以孟子淮南各一通其民間行本則子長所謂世多有其書者然如惠王攻趙已與今文不同於時韓詩毛傳載軻盈篇說苑法言引非一簡荀卿董子遑彈駁於前子思孔叢滋緣飾於後不旣隱駿而紛綸乎他若孟堅採志食貨仲任摘著論衡以及牟融馬融高誘應劭鄭康成許叔重之流趙氏所謂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也魏晉而降更難僂指聖證述子居爲字之義士緯識門人所記之書王劭稱業受子思傳元謂體擬論語袁瓌揭誨誘無倦之旨法琳發劇談垂美之論鈔自仲容錄由孝緒證經史者孔賈李顏原性道者韓李皮林此其尤著也計其爲本奚啻千百卽不至乖異要非盡雷同也夫漢晉世遠文滅披餙亙難以

字體辨之亟爲册期爲朞悅旁從心智下加日其出唐人鈔錄可知宋祥符五年孫奭等撰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見玉海藝文自是始有板本但宋槧今不易得因以汲古閣注疏本爲主參考宋本石經條錄漢晉以來訖於唐宋凡有睽異悉著於篇而注疏本之與今集注本不同者亦列焉其有改竄太過援引外謬則附見各章之後庶爲循誦之一助云作孟子異本考第二

孟子異本考

海寧周廣業述

趙氏題辭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正義云梁惠王篇二十三章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二十三章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十五章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六十一章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十八章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三十六章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八十四章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雜記則云今七篇二百六十章其字數梁惠王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五千一百四

十四滕文公五千四十五離婁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四千六百八十三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廣業案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縮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疎於布算據正義各篇分計之字核之實止三萬四千八十五字視雜記且少一千三百二十五字視趙亦少六百字而當時歐陽永叔鄭耕老所說並與趙同即正義亦自謂總計適符則必有一誤者矣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今兹賸字得無有後人所羼者乎至章之少一則以趙分孟子

自范之齊節爲一章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爲一章而今合爲一章故也后經孟子致爲臣而歸章不跳行連上燕人畔章彭更問曰接寫與鑽穴隙之類也下均是筆誤

梁惠王章句上

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賈公彥周禮正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鹽鐵論。晉書王導上書元帝引此同。惟君下有者字

附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案此與孟子列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皆是約舉孟文楊升菴嘗譏其拙今觀征爭二字爲利義迥別趙岐曰征取也鄭氏周禮注云政字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矣是漢本作征也又舊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此又襲史記之文理卽治也避高宗諱凡此皆不足爲異本姑附見之後倣此

於仞魚躍丁公著手音與張鎰音義並見孫奭音義後同。案吳搢玉別雅仞卽牣字引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子虛賦充仞其中爲證　而民勸樂之孫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庶民子來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是杜預所見本作勸也

斧斤以時入鹽鐵論無山林二字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注正義同。案梁書張充與王儉書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知古本有有麻字者。沈約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句稱孟子爲外典文亦小異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孔穎達詩正義　百畝之田無失其時楊倞荀子注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漢書食貨志贊應劭注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音義亦同黃公紹韻會殍或作莩通作莩及𠬪案說文𠬪音嘫凡从孚者皆當作𠬪今變爲孚轉寫誤耳非孚信之孚今經史承訛難遽改故兩存之。案宋書律志序曰班氏采孟軻之意用序食貨考班志所言正經界及畫井受田之法賦稅樹畜之制皆采孟子而文不同王贊中乃明徵其辭而斂野莩字皆與今異蓋漢本如此陸宣公奏議曰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冊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亦作犬彘　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鹽鐵論。今作使民飢而死飢未及死飢而不救則餓且死矣告子篇飢餓不能出門戶四書逸箋曰韓子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寧一日飢毋一旬餓是餓甚於飢也故言餓殍不言飢殍

孟子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殕揚雄太僕箴見古文苑鮑彪注殕方九反餓也

孟子作莩　塗有餓殍後漢書注引趙岐曰餓死者曰莩莩與殍同皮表切

附意林虐政殺人何異刃耶。案意林所有孟子皆與今文異然實取內篇刪潤之非別有本釋史經義考以此及敬老愛幼等條八佚句茲附見其九異者

願比死者壹洒之宋本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同　深耕易耨孫音義耨奴豆切亦作鎒

望之而不似人君呂氏春秋注　天油然與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而長也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霈然下雨徐堅初學記御覽同

挾太山以趨北海孫音義超或作趨。案閻若璩四書釋地曰禹貢海岱惟青州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北有勃海孟子蓋取齊境內之地設譬也　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晉書段灼傳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云云善推其所有而已說苑　莅中國宋本考字書無之亦作莅　放辟邪移手音說詳後　是司民也手音。案司古伺字　則蓋反其本矣

毛晃增修禮部韻畧盍韻蓋字引孟爲證韻會合韻盍或作盍亦引孟宋史孔子世家夫子盍少貶焉檀弓子盍愼諸並以盍爲蓋金履祥集注考證上作蓋下作盍注云蓋者發辭盍者責辭足利本却俱作盍

植之以桑宋高宗御書石經○案樹爲英宗嫌諱故避之後植藝五穀同○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東西廊壁中紹興年所舉勸也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禮記中庸等篇皆楷書孟子兼用行書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郎此也孟子刻石在東廊南祇存第三四六七八九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一共十一片蓋原有二十二片而今亡其半矣文多漫闕向就石摩得錄之繼從梁君饑緪借搨本與宋板本詳校大率相同但多避諱字耳○趙希弁讀書附志云石刻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字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宣和五年帥席貢暨運判彭慥入石計四冊晁公武石經考異云皇朝席貢宜卿中郎故節刊石置於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耶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顚爲類不可勝數蓋其時孟子尙入子部故晁氏議席爲謬然亦可見紹興之前蜀中先有石本矣開成石經舊無孟子近賈中丞漢復始補刻之至

方氏釋疑載徐敬集記石經十九刻云蜀孟昶南唐昇元俱有孟子則殊可異矣高宗石經玉海云紹興十六年書孟子刻石立於太廟薛應旂浙江通志云石經孟子十四卷

附意林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案後漢書陳忠疏引是二十句與今本同知此爲馬氏刪潤非異本也

御覽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後漢書注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强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云云天下可運於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案此改竄之失其本眞者晁氏客語引老吾老二句上加中庸仁者人也四句尤誤又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緣木求魚此誤以齊宣爲梁惠

梁惠王章句下

猶古之樂也石經古本 吾王好鼓樂金本○凡言古本及宋足利金注疏等本俱詳古注 羽毛之美文選注陳祥道禮書金本同○案禹貢荆州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蓋二字古通 父子不相顧文選注 今王頗鼓樂於此後漢書注○按劉攽刊誤云多一頻字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後漢書注 附詩盧令篇正義孟子對梁惠王曰今王田獵云云同樂也此誤引

書傳有之詩靈臺篇正義 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袁宏後漢紀樂松語不言出孟○是考所列各書本皆連孟子曰今並省去以免煩複其引孟文而不明言所出者必注以別之○王楙野客叢書云後書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注引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

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耶章懷不深考耳廣業案後書誤脫十字觀袁紀自明不待世說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曰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與楊子文同穀梁疏云毛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今考詩靈臺傳作諸侯四十里與孟子正同士勛以爲三十里或據別本歟民猶以爲小係孟子之言周禮正義引作宣王之言亦誤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選注 蒭蕘者往焉云云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又長短經蒭作蒭楊雄羽獵賦麋鹿蒭蕘與百姓共之廣韻蒭側隅切說文刈草也俗作蒭唐元度九經字樣蒭象包裹束草形作蒭誤莊履豐古音駢字續編云淳化帖作蒭蕘畢沅經典文字辨證云蒭正蒭通蒭俗 殺其麋者長短經 則是四十里劉逵三都賦注 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世說政事篇注 則是以四十里爲陷阱白六帖案白帖節潤孟文與意林畧同姑錄數條備考

附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雜記云七篇無傷槐被誅事廣業案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罪焉楊賜之言蓋出此也其取獸有罪亦非與梁惠王言

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因仁者能以大事小 曹植集求自試表不言出孟○案手音謂昆夷犬戎別名本此

文王事混夷 石經宋本同趙注引詩○混夷兌矣亦作混手音音昆○案韻會混通作昆引孟爲證史記匈奴傳隴西有緄戎正義曰師古以爲郎混夷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引孟作昆毛奇齡毛詩寫官記昆始爲貫其後爲串昆夷之爲混夷爲緄夷此以昆而誤之者昆夷之爲串夷爲患夷此以貫而誤之者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 劉昭續漢志補注不言出孟

守者守也 左傳正義

吾君不游 易正義下句亦作君

一遊一譽 左傳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正義引服虔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雖不言出孟子愼當必不誤今本作豫趙注引左遂亦作范宣子豫焉非也禮射義則燕則譽與此義同

諝諝胥讒 孫音義

惟君所也 石經○案石經文與今同此行字當屬脫漏

蓋徵韶角韶是也 陳仁錫四書考異云陸筠作韶○案張參五經文字角作角蜀志魏延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則作角亦可然此字以角爲正婁機班馬字類有韶招字

注引作祉招乃避徵字嫌諱

附後漢書陳蕃諫獵疏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案困學紀聞曰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

管子內言戒篇桓公將東遊問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寳法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問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不反謂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亾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亾之行公曰善

洪邁容齋三筆云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傳記所載容有相犯者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廢業案晏後於管猶魯季文子述臧文仲之言豈嫉相犯但不應前後事文適相符耳晏子春秋與孟子小異朝僻作朝舞丁小疋杰曰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轉鮒下引左思齊都賦轉鮒朝舞奇觀所說附作鮒僻亦作舞說文無僻字僻乃舞之重文歷引國語莊子諸書證之古朝汐之朝皆作朝趙注轉附朝僻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集注考證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正用趙氏後說今當從之其說甚辨考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縣注應劭曰在朝水之陽續漢志作東朝陽左傳襄二十七年釋文云朝如字一音直遙反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

南注引應說而云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是朝水北魏時尚存殆即趙氏所謂朝水名者今也不然注以今爲晏子時友人俞潛山思謙謂此十句皆用韻文亦古奧與上六句皆夏諺之辭其所謂今當是羿代夏政淫遊佚敗之日其民追述前王譏切時事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兩相形皆謂王者虞箴稱在帝夷羿可證以流連荒亾四字難解從而釋之其非同時人語益明此說極確蓋景公方事遠遊而欲比於先王觀即與好慢遊者不同晏子既善其問因言先王之制天子諸侯非巡守述職無越境遠涉之事春秋則循行郊野以補助爲事引夏諺前六句明遊豫之惠民後十句明非事之病民又詳言流連荒亾名義而云此皆先王觀所無然則遠遊即非先王先王從無遠遊惟君所行箴勸已在言外景公之舍郊興發其有感於晏子之言者深矣晏子書輯自後人攙掇舊文殊難盡信至管子猶輔轉斛尹注曲爲之解丁小疋以爲傳寫之訛理或然也要當以孟子爲正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北史同

哀此煢獨 宋本孫音義作焭音瓊石經作焭○案孔鮒小爾雅寡夫曰焭

乃裹糇糧云云行者有

裹囊也宋本。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則知作裹糧者誤　古公亶甫古本
注同
附劉向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
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
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云云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
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惟恐
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
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云王赫
斯怒云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
云云。案此誤以齊宣爲梁惠又合二章爲一章
韻會比其反也。寘韻比比各出比當也又及也引禮記
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及孟子爲證又比近也又卦名比輔
也案說文二人爲从反从爲
比無比字恐是韻會之譌
所謂故國者臣非但見有高大樹木也爲有累世修德之臣
也論衡。案此文今見趙注以蔡中郎得論衡亟教人勿廣推之趙未必見王氏書意出別本孟子趙遂取以入

注也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
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舊唐書崔元亮傳
野客叢書曰古人引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
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
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
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闕纘
曰孟軻云孤臣孼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
亮曰孟子云衆人皆曰殺之云云此等語雖不無損益不
甚害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袁盎曰舜禹
相戒無若丹朱傲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
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
於當日之意未安也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詩正義
聞誅獨夫紂宏明集梁范縝答曹舍人未
聞弒其君也選注足利本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後書劉元傳注后經諸本並同今埜本集注作見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戰國燕策。案史記燕世家據之索隱曰與孟子不同王應麟史記正誤遂謂出自史公引朱子云此傳聞勸齊伐燕之誤冤矣
湯一征自葛載初學記
鄒與魯閧
廣韻案張鎰音義閧胡弄切鬭聲字从門許慎說
文卷三門部訓云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
凡門之屬皆从門都豆切其閧字注云鬭也从門共聲孟
子曰鄒與魯閧从卷十二別有門部其訓云鬭也从二戶象
形凡門之屬皆从門則門二字音部本是判然自顧野
王玉篇門部始云今作門同至廣韻直云凡从門者今與
門戶相類故於絳韻閧字注云說文鬭也孟子鄒與魯閧
俗作鬬送韻閧字注云兵鬬也又下降切俗作閧韻會因
之送韻閧鬭聲引孟尙從門從共絳韻閧字引說文鬭也
本作閧从門共聲孟子鄒與魯閧今又通作閧又巷字注
或作閧引楊子一閧之市證之斯盡失其眞矣蓋丁度等
禮部韻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送絳二韻並從門至禮部

增韻始據說文正之謂孟子楊子鄒與魯閧當从門廣韻通作
門者非是而又云據孟子楊子皆有兩音是以傳寫誤从
門今場屋中用孟子及經文假借字姑从閧餘空　依
令文則又鶻突今當依宋本作閧爲是后經亦訛作閧
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云云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
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
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毛詩緜傳正義曰此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但彼云大王居幽
此言古公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並云大王亶甫居幽
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
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
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孔叢子
及書傳畧說太平御覽並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
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
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
人又何欲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

君不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又吳越春秋云古公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王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捐釜甑而歸古公居二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禮記哀公問注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又家語作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說苑作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文皆與孟子小異趙注交隣國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所說似狄與獯鬻為二種

附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大王去邠。索隱云孟子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攻趙與孟子不同

廣業案魏世家伐趙在惠王三十年又年表魏襄王三年伐趙據竹書紀年是惠王後元四年時孟子未至梁也但史公自言讀孟子至梁惠王則不應誤覬新論所記或據別本與互詳逸文

曰不 孫音義否方久切亦作不音同 君將為來見也云云非人之所能也

吾不遇於魯侯天也 風俗通 阻君 孫音義 行或尼之 郭璞爾雅 注。邢昺正義曰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止或屔之 手音云居字。案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屔尼注云上俗下正疑屔為尼之訛

余之不遇魯侯 後書注下予亦作余 予之不遇魯侯云云安能使予不遇乎 李翱集答皇甫湜書唐文粹乎作哉。案劉峻辨命論孟子輿因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孟軻干魯不懟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為臧倉所困哉

公孫丑章句上

管晏之功 沈約注阮籍詠懷詩 或復善乎 選注 曾西蹵然 說文蹵章六切愁然

也韻會通作蹵 曾西艴然不悅 玉篇艴蒲沒切說文曰色艴如也孟子云云又俗作艴案今本說文及繫傳皆色旁弗

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 選注 相與輔押之 手音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

雖有鎡錤 賈思勰齊民要術其下注云上茲下基案此當是音讀俗刻金旁誤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 長短經案漢書樊噲等傳贊引語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禮記月令注作鎡錤周禮注作茲其說文欘字注斫也齊謂之鎡錤舊唐書隱太子傳贊正用此二字

雞鳴犬吠相聞 選注

速於置郵 洪适隸釋漢安平相孫根碑靈帝光和四年立其字體與他碑不類斷為漢人八分廣業案漢本孟子不可得見戴侗臆造徒足惑人今以隸釋所載東漢一百八十九碑考之中用孟文者止此及枉尺直尋叔粟如火三句彼皆文異此獨以八分書錄之以存古製隸釋又有靈帝中平元年所立司隸從事郭究碑中用書垂置郵句字體正同今本然則今之孟子亦不盡俗書矣說詳卷末

民悅而歸之 選注 猶解於倒懸也 後書注

附鄭氏曲禮注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誤以曾西為曾子

李翱雜說曰曾西不忍為管仲也孟子又不肯為曾西此亦誤會

呂氏春秋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困學紀聞引其文云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境孟門大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云云此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廣業案趙注置郵句云速於置郵傳書命也南軒孟子說取之集注則云置驛也郵馹也驛馹似無甚分別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為證通志堂經解有元人四書辨疑其論置郵謂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置設立因歷引漢書中諸訓釋及毛說皆以為未安置止是置設郵乃傳舍驛郵也言德之流行速於置設郵遞以傳朝廷之命說與呂氏所引正合又後書郭泰傳郵置之役注說文郵境上傳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思拔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 選注 思以一豪挫於人 宋本。案

班馬字類豪韻注史項羽紀秋豪不敢有所犯漢高帝紀秋豪無所敢取取豪與毫同　吾不遄焉手音
遄音惴恐懼也　氣之師也孫音義　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
後書注○案董子繁露引我善養句曰謂行必盡禮而心日善常以陽得生其意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
然之氣注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烏是何言也葉夢得避暑錄話云烏蓋齊魯發語
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吳元滿六書正義烏否也俗誤用惡○案孫音義惡音烏則孫本是作惡
以岳本烏可巳也推之則此亦可作烏韓詩外傳及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惡信齊音
夫子既聖矣乎古本金本　得聖人之一體論衡　曰不同道
宋本無此四字石經有　可以已則已論衡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
仁者不爲也晉書刑法志王肅慎刑疏釋史引三國志注取作得無上者字　河海之於
潢潦魏了翁鶴山集○案夏小正潢潦生苹潢下處也左傳注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若仲尼者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十四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後書注曹植學官頌作出乎類拔乎萃　生人巳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稱韓引孟文如此核原碑作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孔子者
天作孽宋本下句同○案說文蠥从虫辥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孽庶子也从
子辥聲皆魚列切廣韻蠥同說文又有孽字注云俗孽訓賤子亦引說文惟玉篇蠥或作孽韻會蘖本作蠥今作蘖
通作孽引中庸必有妖孽書天作孽爲證孽本作孽今作孽引孟孫臣孽子爲證據此則宋本上既从屮下當从虫
分作孽是妖孽孽子二字漫無分別矣反不若依玉篇作孽爲得五經文字云孽隸省作孽此庶孽之孽經典亦通
用爲妖孽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孫音義　古者關譏而不閑藝文類聚何禎集引
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云云皆

悅而願爲其民矣周禮注孫音義氓或作萌或作甿皆音盲　仰之如父母矣
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云云如是則無敵
於天下周禮正義○自有句古宋本同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意林○御覽作見孺子入井皆
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下內交音義亦作納交　知皆擴而
充之矣孫音義擴音霍○案魏校六書精蘊擴引弓滿也从弓从庹會意因之爲擴充孟子擴充三耑案說
文从弓黃聲俗作擴　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魏志引先
賢行狀李膺告鍾毓　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抱朴子仁明篇又白帖同其上句云惻隱之心
仁也　無辭遜之心石經案此避濮王諱盡心下能遜千乘之國同　惻隱者仁之
端選注　謂其身不能者是賊其身皇甫湜夷伊清和論見文苑英華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十五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廣韻下句同押韻釋疑覃韻函鉶並收鉶下引孟却作函　反諸
身而已矣後書注
伯夷與鄉人處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上行之望望焉若
將浼焉白帖　是亦不屑就已宋本○案五經文字屑屑注上說文下經典相承
遺迭而不怨孫音義迭或作失皆音逸　厄窮而不憫孫音義　彼爲彼
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劉向列女傳不言出孟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　汝焉能浼我說文○案長箋云去哉字古今引書
之常仍而不補以見古文異同亦以見語詞可有可無又以存作者筆削若必如今文而後可則古文面目終不可
得而見卽非述作之法　援而正之而止音義　伯夷隘音義○案後書黃瓊傳君
子謂伯夷隘

附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此訛孟為孔又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九所未聞

公孫丑章句下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

利晉書段灼陳時宜表全用孟文。兪廷椿周禮復古編云簭人九曰簭環如孟子環而攻之之環為九簭之一又環人掌致師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廣業案韓非子飾邪篇初時者魏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據此亦言占筮天時之不足恃然觀段灼圖圜之字終嫌兪解為鑿

寡助之至音義

今以弔宋本案注疏本同埶本集注以作日　今日以弔古足利本考文補遺訛作注　有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十六

負薪之憂選注見阮籍奏記蔣公負薪疲病下　君臣主欽石經下欽子欽王同。案此避

翼祖諱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儀禮疏上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不

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景子譏之云云　吾何慊也後書注　天下之達

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周禮注又儀禮注上句與今本同　天下之達

尊曰德爵年李翱答王載言書　威公之於管仲石經。案此避欽宗諱後同惟

遺宋桓司馬於季桓子桓字但闕筆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

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韓愈上張僕射書方崧卿舉正從杭蜀苑本如

此朱子考異云諸本皆作教閣本作命方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孟子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

而字本皆作教不知方氏何據也見東雅堂韓集　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集注

考證引韓文公集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

五十鎰而受取云云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云云行者必

以賮辭曰歸賮云云故為兵戒歸之備乎論衡

附初學記兼金好金也誤注為正文

鼃鼀此方氏通雅石經孟子鼃鼀即蚳鼃見楊桓六書統。案此亦見古音駢字其所稱石經當是蜀中所刻晁氏考

異有二十七條惜未之見但說文蚳字重文有三其籒文从氏从蚰疑鼃為鼀之譌

於人心獨無恔乎廣韻效韻恔快也出孟子。案今本止有恔字趙注快也必恔字之訛玉篇恔胡交

切快也恔古了切憭也又胡巧切黠也音義迥別禮部增韻笑韻恔下注引孟子而云廣韻作恔則傳訛久矣

吾聞之石經宋本案注疏本同埶本集注之下有也字

附戰國齊策注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十七

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石經。案此避廟諱通鑑亦然　陳賈問於

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

有諸曰然論衡

古之為市也石經宋本禮書引同白帖引作者　登壟斷而网市利說文買字說云

从网貝莫蟹切。趙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陸善經注謂岡隴斷而高者丁公著則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今

考說文龍本作壟蓋傳寫脫下半耳楊伯嵒九經補韻據孟子云龍音壟合於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韻會云壟有

作龍者亦引孟為證今言與隆聲近鑿矣列子注作隴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是也說文此句見買字注入貝部不

入网部亦作网通作冈凡售人之物曰買從网從貝通志作買非

則是干祿也風俗通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水經注　三宿

而後出境荀悅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是子所欲也考文補遺載注疏本。案此字誤

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風俗通上句論衡同　婞婞然見於其面音義手音。案說文婞很也从女幸聲韻會或作悻又恚貌引孟爲證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案趙注引論語云悻悻然小人哉則悻與悻硜字同說文長箋曰趙岐引作悻悻㤼引作悻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論衡選注　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三國志註引傳子亦見選注。案史記云孟子命世之才趙氏題辭云命世亞聖之大才李陵書亦言命世之才文選注命名也凡五見其間必有命世下據廣雅餘俱引趙岐然趙注却止云名世次聖之才索隱引亦作名御覽引姚信士緯云孟子鳳峙高世之英也　舍我而誰也論衡選注

滕文公章句上

成覸廣韻覸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覸。案此本之說文苦閑切平聲今作古莧切非　今滕國絶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周禮正義　若藥不眠

眴音義云音同瞑眩　厥疾無瘳周禮注魏了翁周禮折衷引之

齋疏之服宋本。案說文齋從衣齊聲漢書朱雲傳攝齋升堂韻會引此并趙注云卽齊字爲疏去此注直作齊廣韻脂字韻齋纃經典通用齊又云齋與䘮同干祿作字書齋齋注上齋裳音咨下齋戒側皆切則文與音義迥異不可混也　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金本　吾佗曰未嘗學問宋本下佗求同。案逢蒙章尹公之他左傳作尹公之佗是二字古通用九經字樣他說文作佗音拖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駝作他音拖　草尚之風必偃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注改上爲尚則知廖氏本作上矣石經諸本竝作上唯六書故作尚詳攷不足與閗也注

晝爾於苗音義云或作苗誤。案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艸茅之臣鄭注古文茅作苗則非誤　有常產者有常心石經下同。此避諱梁惠王上篇恒產恒心闕末筆　放僻邪移音義云諸本作移誤。案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知古字通借　是司民也張鎰云誤

商人七十而鋤說文鋤字注又云鋤借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鋤利甿。案周禮遂人注鋤讀助謂起人民相佐助也說文以殷爲商乃宋本避諱非許氏元文石經作商人下商曰庠同　殷人七十而莇考工記注下莇者莫善於莇同　使民盻盻然手音許乙切集注从目从兮五禮切或音匹莧切者非李文仲字鑑曰盻胡計切說文恨視也从目兮聲又引佩觿曰盻恨之盻爲盼兮其類非有如此者盼匹莧切顧視也从目从分集注考證氣出貌月有恨氣也　井地不鈞古宋足利本。雜記云鈞與均同今本作均詩經正義引作均　是故暴君汙吏考工記注　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卽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禮記王制公田藉而不稅正義引之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九原作大據禮記考文古本正嘉本竝作九今從之考工記注　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周禮注　方里爲井書正義

綑屨織席以爲食張鎰音義　饔飧而治金本　許子必織布然後

衣乎石經宋本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古本。案注疏本同足利及集注有其字　有小民之事石經宋本。案唐避太宗諱改民爲人今作小人沿唐本也　獸蹄鳥迹石經注疏本同集注作跡　踰濟漯選注　瀹濟漯手音云作濕者誤。案五經文字漯濕注云他匝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以漯爲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同而字義不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漯陰則不可謂誤漢表及續漢志竝作濕陰　長幼有敘石經宋本　放勳日手音云曰或作日誤。案易大畜九三虞翻作日閑與衛王弼作日閑與衛禮部增韻質韻日又作曰引易及孟爲證然曰字上畫不滿與日異　正之直之石經。此避諱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牟子理惑論　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後書方術傳論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意林　未聞或之先也宋本　師死而遂偝之手音此與前婞婞字並據經義考錄之坊記民猶偝死作偝

強曾子[宋本○宏明集僧順釋三破論云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子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案此取孟子及史記弟子列傳之文敷衍之講堂說法禪語也]

或相倍蓰[手音音師云從竹下徙]　或相什百[古本]

或相什佰[禮部增韻云言數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又佰下注今俗謂百錢爲一佰或作伯非]

徐子以告孟子曰夫夷子[宋本]　狐狸食之[石經]　蠅蚋姑嘬之[手音云蚋未詳所出或以蚋與蝣同謂浮蝣也音由一說蚋姑卽螻蛄也]　其顙有泚[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寸注鄭司農曰疵讀爲其顙有疵之疵案正義云俗人謂顙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此誤解也]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音義]

滕文公章句下

枉尺直尋[隸釋議郎元賓碑]　吾爲之范氏馳驅[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風俗通○案荀悅漢紀徐偃曰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　終日不獲一焉[選注]

安居而天下息[意林]

則遑遑如也[選注]　粢盛不絜[宋本○案五經文字絜音結从丯从刀麻一端也與潔異義韻會潔通絜詩孝子之絜白]

不亦泰乎[論衡]　以其道[選注]

與葛伯爲鄰[史記集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同]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云云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水經注]　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云云湯使亳民爲之耕云云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餽授者則殺之云云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云云爲疋夫疋婦報讎也[藝文類聚○御覽皇王部引孟與此同惟天下聞之作四海之內又兵部引新序作湯居亳七十里與葛伯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云云]　湯使亳衆爲之耕云云要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之[書正義]　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選注○案趙注載始也一說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一國選注讀湯始征自葛爲句正用趙說路史註謂始南唐劉鴞誤]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　有攸不惟臣云云匪厥玄黃[宋本又增韻下匪字同○案注疏本亦作惟塾本作爲趙注攸所也言君子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韻會篚說文車笭也本作匪引逸周書實玄黃於匪孟子匪厥玄黃爲證又云今文尚書作篚]

我伐用張[書正義引馬融書序]　我伐惟揚云云則取於凶殘[左傳正義引馬融書序云云今大誓無此文○趙氏謂此古尚書之大誓不與今同應潛齋文集乃譏孟子讀書經多訛謬不知今人全見五經正文是直以大航頭本爲正經誇於亞聖也又選注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君子此誤以周爲殷]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後書陳元傳論]　泄柳閉門而不納[後書注]　脅肩諂笑[鄭氏詩箋○文選張衡賦司後漢書張衡傳作歙漢書楊雄傳作翕]

以待來年然後已如何[宋本]

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續漢志注引仲長統答問]　洚水警予[廣韻]　驅龍蛇而放之菹[宋本]　誅紂討奄[考文補遺云古本]　仲尼云德我

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北史魏崔亮傳不言出孟 諸侯恣行 漢書注應劭引亦見後書注 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 韓愈與孟簡書○案宋本楊旁从才今从木

野有餓莩 音義或作殍丁音孚 此率禽獸而食人也 古足利本 能以

言距楊墨者遠矣 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見文苑英華○案法言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卽距揚墨之言而推衍之也論衡云揚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揚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槩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于於陵云云終居於陵 後書列女傳於陵子終注引 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而食之 選注 陳仲子䌹履而食 說文繫傳○案繫傳引經傳多異恐有誤如以禮記爲論語之類正不足信 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

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 水經注 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

出居於陵 徐幹中論貴言篇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 張鎰音義○案韻會鵝字注云集韻亦作䳘引孟與此同歐陽詢三十六法曰鵝之爲鵞爲䳘以其字難結體故互換爲之亦借換也

已頻顣曰 白帖○案王弼注易復九三頻復云頻頻蹙之貌魏了翁易要義云頻如字本又作嚬頻眉也鄭作犨馬云頻憂也又王注巽九三頻巽亦云頻蹙虞翻注云頻顙也據此則頻爲蹙顙嚬爲蹙眉微有異莊子作臏蹙

出而吐之 論衡○案初學記引論衡作仲子恥負前言哇而出之與今本異風俗通曰孟子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咽井上苦李正作吐

附世說注引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貧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鵞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鶂鶂爲哉後母殺鵞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案今本高士傳與此小異仲子下無子終三字以易衣食下今本並無

附白帖引此章誤以匡章爲公孫丑

離婁章句上

哰哰猶沓沓也 玉篇口部哰字注餘世切亦作嗖○案嗖字是唐上元間孫強所增以避太宗諱而改梁世不應有此體也押韻釋疑曰哰亦作詍沓達合切合也說文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七經考文詩大雅板之篇無然泄泄古本註疏引釋文泄說文作哰六書正義引孟作詍詍者多言也

欲爲君則盡君道欲爲臣則盡臣道 選注 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 曹子建集求通親親表

是由惡醉而強酒 宋本○容齋四筆云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王由作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饑之也由已溺之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並與猶通用案注疏本此尚作由集注塾本作猶見且由句則注疏亦作猶矣

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

則反其知 穀梁傳上有故曰不言出孟○案押韻釋疑眞韻知與智同經傳多借知作智新制補入智字

下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宋本諸本同注疏本作則

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壙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

爲敺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晉書段灼傳不言出孟川人字

避唐諱

仁宅也義路也 抱朴子

道在爾而求諸遠古本事在易而求之難宋本注疏本同集注之作諸

夷齊避紂史正義○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大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為善養老也二

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云云其子焉往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案野客叢書曰淵明引孟子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

眊然白帖○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心濁則眸子眊瞭者目文瞭也亦與今孟文小異

莫良於牟子四書考異云陸筠作牟眸子不能掩其惡宋本

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高誘淮南子注天下溺則援之以道選注

繼之以怨云云父子相夷惡也皇侃論語疏

既食問有餘乎曰有云云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

口體也白帖

政不足與閒也宋本○岳珂塾本無與字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草上之風必偃據趙注改上爲尚此多與字烏可已俗少也字今一刪一增而已案岳所據是廖本集注謂閒字上當有與字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閒字上未嘗有與字蓋南宋傳寫之差耳注疏本有與字

烏可已也岳珂本沿革例云俗本無也字今增案烏宋本注疏本並作惡惡可已也則不

知足之蹈之宋本手之舞之也金本

而瞽瞍厎豫宋本下句同○案董衡唐書釋音厎柱之厎職雉切字鑑軫視切平也致也从厂氐聲與底字不同底音邸下也則今讀若抵者非

離婁章句下

桀卒於鳴條後書注○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注引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以舜爲然不可強解文王生於畢程史集解○相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注郅豈字誤周書曰惟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宜爲程乎案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呂覽具備篇武王窮於畢程矣程程字異則畢程國名也王季所宅程邑王應麟詩地理攷謂即鮮原而周書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又有文王在程作程典程寤之文其云即畢程與否不可知也路史國名記文王卒於畢程注云長安志引孟子今作畢郢生卒既殊程郢復異存之以資多識文

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世說注○案鹽鐵論文王生北夷若合符契後漢書注韓詩外傳

然得志行乎中國云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曰子產脫輈濟人是惠而不知為政白帖○案家語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說苑作景差事

孟子曰子產為政以其乘車濟

人於溱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太平御覽地部歲十月徒杠成爾雅注○正義云引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今本俱作十一月案咸淳臨安志載陳堯佐涵碧橋記中稱孟子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今注疏本趙注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度築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則知傳本有作十月者郭引不誤然宋本趙注却上作周十一月下作周十二月韻會引亦作十一月當是宋人改正

十二月車梁成詩甫田正義○古音駢字車梁注云輿梁詩甫田注引孟子考甫田如芺如梁毛傳但云梁車梁也穎達始引孟文證之莊氏誤爲注也又禮記仲尼燕居鄭注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此則明以輿梁為車梁但亦未全引孟文故附存之

君視臣如手足云云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鑒戒篇

源泉混混諸本作原注疏本作源

禹惡旨酒而樂善言金樓子

附尚書大傳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引云據此則四事為四時孟子之言出於古書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亾選注左傳正義　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後書班彪傳　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左傳集解序史通同宋永嘉陳武史官論引作其義一也見十先生奧論　晉謂春秋為乘史通雜說○案左傳正義引孟文證杜曰詩亾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據此則杜所加止其實二字然今本郝并無三謂字也正義又云昭二年晉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據周法每國有史當同名

春秋又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正義云魯之春秋等本孟子文名以春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為陽之首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為出軍之法旬八百家出長轂一乘故名春秋為乘也云楚謂之檮杌者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檮杌故謂春秋為檮杌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欲見春秋是記事為四方之志故也丁公著孟子手音又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又韻會檮字注云說文本作檮隸作檮檮杌楚史名徐引孟子晉謂之乘乘者無所不載也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張銑文選注檮杌乘皆春秋別名合諸說觀之是魯晉楚之史論周法本皆名春秋晉楚自異其名惟魯仍舊故孟子特詳述之三謂字當非後人意為添設也手音全書已亾以史通所引合之則丁氏所引亦孟子本文公羊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何休注以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是也至北史載許善心梁史序傳云檮杌乘車擅一家之名以乘車為書名似未安論衡引此二句與今本同

逢蒙學射於羿音義案注疏本作逢○禮部增韻逢入四江引顏氏刊謬正俗謂逢姓之逢與逢遇之逢安為別字然今孟子傳寫作逢因而不改今亦收入以示傳疑押韻釋疑東韻逢薄紅切鍾韻逢符容切江韻逢皮江切龐从夆隸釋董子逢盛碑陰跋云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号藝文志亦作逢門卽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東漢有逢萌編古命氏逢孫為趙王傳莊子羿逢蒙不能眄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史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略有蠭門射法則劉褚又借蠭為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楊子羿逢蒙分其巧后之言姓者始皆作逢后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作逢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子謂漢儒尚以蠭為逢則恐諸逢當讀為鼉鼓逢逢之逢爾廣業案孫氏音義逢丁張並薄江切從夆夆下江切而莊子逢蒙字作逢則逢蒙之讀為鼉鼓逢逢之逢久矣特从夆从夆在孟子巳傳本不同耳　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曰古本見考文補遺

西施之蒙不潔許慎淮南子注見道藏　西子蒙不絜宋本韻會作潔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律志

由己溺之宋本　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古本見考文補遺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曾參從七十二人致禍負芻見河東集從字新唐書陽城傳作徒與孟稍異

王使人瞯夫子禮部韻畧‧注疏本作瞯考文曰古作瞯案瞯同瞯義或近瞯集注及字書所引並作瞷下章放此又滕文公下瞯孔子之亡音義云或作瞰同音勘

必厭酒肉而後反選注　將見良人之所之儀禮注○案賈公彥正義引孟子云吾將瞯良人之所之注云瞯視也彼瞯為視亦得為見故鄭此注為見也考今儀禮注及釋文並作瞯詩正義引鄭注又作瞯　吾將瞯良人之所之宋本○案宋本無也字與漢唐本正同

萬章章句上

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則吾不知矣書正義　孝子之心不若是恝說文忦从心从介聲呼介切忽也徐鍇云字書無恝字孟子本作忦恝姚寛西溪叢語云說文用古字纂集成書引用忦字恐爲正也五音篇海恝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忦字訓異六書正義忦音蠏憂也變作价俗作恝轉音激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呂氏春秋注　附白帖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予於大舜見之矣此說合凱風章

思君正鬱陶書正義　鬱陶以思君禮記正義　鬱陶思君爾雅注

竄三苗於三危陸筠翼孟見經義考所載周必大序　封諸有鼻後漢書注案此見袁紹傳象敖終受有鼻之封下又云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所謂之鼻亭考此字諸書不同漢書昌邑王傳舜封象爲有鼻袁宏後漢紀東平王蒼疏君象有鼻魏志諸王傳象爲虐至甚大舜猶侯之有鼻又注引劉表遺袁譚書象受有鼻之封應劭漢書宣帝紀注舜封象於有鼻之國帝王世紀舜弟象封爲有鼻水經注引王隱曰應陽縣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此皆作鼻有作畀者漢書鄒陽傳昔者象之平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爲天子封之於有畀服虔曰畀音界予之畀師古曰地名音鼻有作庳者荀悅漢紀宣帝神雀三年詔曰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史記集解引孟子作庳音鼻雜記曰庳畀界古文通用顏師古曰有庳在零陵鼻亭是也國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鼻蓋別本孟子也

仁人之於其弟也後書注　而封納貢稅焉莊子釋文　故謜謜而來說文謜音魚怨切从言原聲徐語也○容齋隨筆曰許叔重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孟子謜謜而來滰淅而行禮部韻略因之入去聲願韻說文繫傳云謜謜愿也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韓非子忠孝篇不言出孟

天下大哉岌岌乎選注　放勳古本○音義及注疏作勛　不以辭害意也文心雕龍夸飾篇　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也左傳集解正義云出孟子文也○案宏明集載梁劉勰滅惑論云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曰意曰志與今作辭者異　夔夔齊慄宋本

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書正義　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同上選注三引一與此同其二避作讓選注亦無故字又一引舜曰天也句　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同上　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選注又一作夫而後　太誓曰宋本

不不然也韻會○上不字今作否宋本亦然案禮部韻畧否字一在上聲旨韻補靡切臧否也一在上聲有韻俯九切不可也沈括補筆談云人語言中不字未嘗離口而字書謂讀作否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得謂之否可不然豈得謂之否然古人云否不然也豈可云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韻會沃韻不字注云否辭也懸引諸說稱有補沒甫勿甫九甫鳩四音而人皆以逋骨切呼之雖韻書不載而舉世同辭因言孟子曰不不然也今人皆以兩音讀之然不見於注諸儒雖皆言合有逋骨一切及援溫公切韻之爲據而諸韻未收近惟蒙古韻畧於逋字入聲收一不字於襆字之下音與卜同今詳蒙古字巴吾逋幫母轂韻幫賓逋轂與骨同正是逋骨切今如其音增之據此則宋本皆未嘗作否矣論語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亦作不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陽史記夏本紀作陰集解云孟子作陽○案吳越春秋唐文粹陳鴻大統紀序亦作陽續漢志補注引作陰　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書正義　禹之相

舜歷年茲多選注　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廣宏明集據楊玠史目陶隱居年紀不言出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意林○案容齋續筆引意林作一介雜記作一衣今依藏本作芥趙注一介草不以與人是介本言草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鷄史記魯世家作芥服虔曰謂擣芥子播其鷄羽也則二字本通用皮日休鹿門隱書謝惟新合璧事類引並作一介元史耶

一律饑傳饑素廉潔一芥不取於人郝作芥一　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選注　歸絜

其身而已矣石經宋本後凡絜字同

孔子於衛主雍雎案國策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韓非子作雍鉏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　於齊

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孔子進之以禮退

之以義云云是無命也云云將適宋遭桓司馬云云微服

過宋是孔子當阨云云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云

云何以為孔子乎說苑選注亦作吾聞之　主司城貞子石經○案此避英宗

諱　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

容苟合不論行擇交則何以為孔子也鹽鐵論

萬章章句下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云云若朝衣朝冠云云貪夫廉云云

必由其道云云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云云彼安能浼

我哉云云薄夫厚云云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則去

可以止則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云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

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上連言叔齊此單言夷又無伊尹與孟異　孔子聖人之

中者也韓詩外傳○書正義引伯夷四句同惟中作時　伯夷叔齊目不視云云

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世說注　貪夫廉後書王暢

傳又袁宏漢紀載華嶠語北史鄭述祖傳藝文類聚後書注同　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長短經　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宋本盩本如作若　夫子去齊滰淅

而行說文滰其兩切浚乾漬米也陳翰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　伊尹聖人

之和者也左傳文十二年八愷注愷和也正義云言和於物也引孟云云　孔子德如金

聲也後書注　治條理也音義

公侯皆地方百里古本見考文補遺

樂正求牧中顏敢王慎長息漢書人表與孟獻子費惠公同列中上數人不見他書必孟子

也六書正義求篆加衣別裘借姓孟獻子友求牧仲之後宋求萬頃割求連下可怪　晉平公於亥

唐也宋金本○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無之字有則似為備宜取集注為正　非王公尊賢

也石經宋金本同　帝館甥於貳室增韻緩韻館字注引此并趙注又至韻二字注古作式又

式貳兩字貳引周禮官府立其貳洪邁容齋五筆云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

二貳通用廣業案鄭氏禮記注貳之言二也又有副與不一兩訓是貳可讀從二其大小通用則始唐武后非古也

郝之郝之為不恭音義　曰其交以道宋本○石經有也字　商受夏周

受商石經後凡殷皆作商

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往也石經上句古本同　何取非招不往

也宋本　夫招大夫以旂文選劉琨詩旂弓騂騂李善注引之五臣作旌○案韻略旌亦旂旗

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古人用字有相沿通用如鵠鶴旌旂之類皆原其始是也其說招虞人之旌謂周官全羽為

旌析羽為旌又道路用旌節郎也因以顧凱之畫蘇武所執之節上員如幢下數晉紅羽鬐鬐以證析羽但趙注所

云注旄干首者本之爾雅及詩傳而鄭注周官司常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旌旂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掌節

注云旌節令使者所捲旌是也則旌與節是兩物不可混也　周道如底班馬字類紙旨韻底與砥

同引孟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注藝文類聚　性猶湍

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意林 孟子以爲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 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疑出性善篇

人性無不善 呂氏春秋注 搏而躍之 手音搏音團 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世說注 是豈水之性哉

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 李翺復性書

附蘇潁濱孟子解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誤合論孟爲一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 選注。案注疏本白玉之白歟猶人之性歟俱从欠旁

嗜秦人之炙 音義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十二

行吾欽 石經下誰欽欽兄欽叔父欽弟後恭欽之心欽老慈幼等句同

今夫麰麥 釋文詩思文貽我來牟牟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案韓外傳作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宋本。石經有至字

雨露之所養 齊民要術 可爲美乎 金本

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 梁書傳贊 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者也 唐書忠義傳序。段成式酉陽雜俎魏崔鄰曰生魚熊掌孟子所論也生字當是添湊

所好有甚於生者 中論夭壽篇引傳又曰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鑿也俱不言出孟

雖爾而與之 音義 萬鍾則不變禮義而受之 手音云於義當爲辯之別也

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選注

比天之所與我者 北宋舊本。集注考證云余正甫以舊本爲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比字注亦作比方朱子謂其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注改之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廣業案舊官本蓋五代時馮道所定宋刊監本用之此字與上下文亦無甚關照當是皆字傳寫脫下半耳互詳古注

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 魏書蕭寶夤傳 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後書注。案宏明集吳沈績答法雲書曰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

弗思耳矣 金本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爲仁者云云火不息則謂水不勝火 長短經 猶水之勝火 金本

五穀種之美者云云不如稊稗 長短經又押韻釋疑稊字注似稗布地生引孟及莊子稊米別出荑字注草也一曰卉木初出貌引詩自牧歸荑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十三

必至於穀 考文云注疏本作至古足利並作志下同

告子章句下

屋盧子 廣韻模韻盧字注漢複姓八氏孟子有屋盧子著書

曹文公弟曹交問曰 御覽。案趙注曹交曹君之弟困學紀聞以爲曹亾久矣安得孟子之時尚有曹君而此乃公言曹文公史記管蔡世家曹叔振鐸傳至伯陽十五年宋滅曹殺伯陽及公孫彊絕其祀在周敬王三十三年其文公壽立年當頃王二年去孟子更遠寧有弟四書釋地謂是時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之例覲其願因鄒君假館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則知之矣然則別有一曹文公衒覽當有據也

方寸之基 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力不能勝一疋雛 手音疋音節疋雛小雛也音義云諸書疋無小訓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廣業案趙注亦云小雛集注則謂匹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蹤引禮記爲證而變疋爲匹終似未安黃宗炎周易尋

門餘論說正正字云大篆正从一从止說文作正借爲射侯鳥名者誤射侯所畫鳥乃正郎雅字俗作鴊有似乎正
借寫一譌遂莫知其義矣正之爲物最知機而難射故以爲侯射禮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鄭氏以爲鵠類其義自明
古本大雅小雅爾雅俱作正則知禮傳失諸雅鵠孟子力不能務一雅雅雖千古學究誤讀誤解因嘆小學不可不
講廣業案古文唯以正字爲大雅小雅字說見王觀國學林其訓爲正若正鵠之正鄭注儀禮大射儀云或曰鵠鳥
名射之難中中之爲後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
曰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今考題肩張揖廣雅作鶬鶬鴰也鳱鵲鵲也故鄭又以爲鵠類若雅俗作鴉者乃詩之鶯
一名鴨鶡說文謂之楚烏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雅烏鶩也疑與鴰别
依莊子齊物論鴟鴞者鼠鴟實鴞類則鴞亦可與鴞類惟音正爲征則齊風猗嗟不出正與名清成甥爲韻不得謂
誤讀耳釋元應一切經音義鶩鴨也經文作雅非禮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
然則鶩雅正匹混淆多矣　則舉烏獲之任宋本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十四

高子曰小弁云云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
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云云兄弟關弓
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云然則小弁之怨云云固
矣夫高叟之爲詩詩小弁傳又長短經上句作關弓而射吾。案周頌絲衣傳引高子說詩正義
據孟子以爲即是人也　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
北齊書神武紀魏孝武令溫子昇草敕答神武曰古語云越人云云北史同　越人彎弓而射
我文選吳都賦注。案抑韻釋疑删韻關姑還切又新制與彎同彎烏還切牽也說文持弓關矢韻會關或作彎
引左傳符注則又關矣及孟爲證　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詩□弓正義　無佗疏之也宋本下同
請無問其詳願聞其畧戴侗六書故地理部畧字注。案戴氏所引文異者此與是何曾比予於

是謂其鑿也凡三處或出別本其字異詳後
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云云子思子庚爲
臣案鹽鐵論作子思子原爲之卿　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云云緜駒
處於高唐云云華舟杞梁之妻云云有諸内必形於外爲
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云云有則髡必識之矣云云孔子
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云云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
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云云故君子之所爲
衆人固不得識也說苑　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文選吳趍
行齊娥且莫謳注引以后證娥非字誤也　河西善歌杜公瞻編珠。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
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注引孟證之云此文人用事之誤編珠以謳爲歌殆亦誤歟凡舒緩爲謳雄放爲歌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十五

宋書樂志衞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緜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則有責后經。案此避諱　二不朝則削其地初學記　五霸威公爲
盛后經　無易立子后經。此避嫌諱故前作植此作立也　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公羊正義　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鹽鐵論
今之事君者皆曰宋本。后經古足利集注無皆字注疏本有　君不鄉道不由
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鹽鐵論
萬室之邑宋本。后經作國　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貊小貊什一而稅頌聲作穀梁正義。案楊子法言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
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貉字與今同尚書大傳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

什稅一謂之大貊小貊其字作貊後漢書仲長統曰二十取一名之曰貊注引孟子貉道證之別雅云唐扶碑蠻貉震疊卽今蠻貊字也今以貉爲蠻貊字案說文有貉無貊貉北方豸穜孫氏云卽今蠻貊貊字正字通力辨說文爲誤據魯論蠻貊不作蠻貉爲證以孟子大貉小貉爲訛借非通論也得漢人石刻可作許氏一證廣業案玉篇豸部貉莫格切蠻貉也亦與貊同又貊亯百切蠻貊也則貉貊初無異義特音小不同耳吳據漢碑爲說固甚古核然公羊作貉穀梁正義引孟已作貊知二字通借久矣故五經文字貉貊注云莫格反與貊同上說文下經典借爲蠻貊之字惟干祿字書入聲於貊狛注云蠻貊字上通下正其狄名從貘又狢貉注云上通下正初不云貊貉二字相通若變而爲狢又爲軨則加厲者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小貉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 詩正義

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 尚書正義○案三條皆約舉孟文若禮王制正義引孟子云輕於什一大軨小軨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又兼取公羊文也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六

惡執 音義云本亦無乎字

窮餓其體膚云云增益其所不能也云云智生於憂患 荀子注

人常過 石經下國常亡同

證於色 石經○案此避英宗嫌諱

不屑之教 說文

余不屑其教誨也者 唐文粹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河東集其作之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 韓愈論語筆解李翱引盡心章

知其性則知天也 宋本

莫非天命也云云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 論衡

見且由不得亟 宋本

人知之亦囂囂 音義五高切又許驕切今作嚻同

達則兼濟天下 風俗通○選注作兼善天下也

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蜀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驩娛如也 選注○案楚辭九懷舒憂娛哀史屈原傳作含憂虞哀蓋古二字通虞者樂也易言憂虞之象以憂對虞知爲娛樂也詳顧起元說畧

無不知愛其親者 文選寡婦賦注宋金注疏本同集注作也

濡然莫之能禦也 藝文類聚○案岳珂程史載成都試院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一老儒以禮部韻惟十四泰有沛字一爲顚沛一爲沛邑無沛決之義他有霈字乃從雨頭爲可疑因率衆扣簾據此則宋本無雨頭也

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晉書閻纘傳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七

附後漢書陳蕃疏曰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爲此蓋本孟子而語小異

仁義禮智信根於心 選注兩引

其色睟然 玉篇睟思季切潤澤貌从日旁卒今从目旁卒音粹○案睟然當連上讀趙岐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宋楊伯嵒以自怨自艾於桐爲句皆學者所當知也

足以無飢矣 宋本古足利同

附南史羅研對臨汝侯曰當使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當用孟子而以二爲一

叔粟如火 隸釋漢三公山碑注云菽作叔別雅謂用孟子菽粟如水火說文亦以叔爲菽漢書昭帝紀得以叔粟當賦

登蒙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宗炳明佛論見宏明集○案論又云昔仲尼佈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巔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太平御覽亦云東蒙山在蒙山之

東故曰東蒙引論語爲證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引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卽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又索隱云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卽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卽今云東山雖注疏無明文其爲蒙山固可無疑集注云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初未深考或疑是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尤誤若杜詩故人昔隱東蒙峯乃終南山峯名非魯東蒙陸游老學菴筆記嘗辨之

鷄初鳴而起藝文類聚　孜孜爲善者意林。案後書樊準傳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注引孟作孜孜梁書太子傳贊引作孳文選景福殿賦孜孜孶式注引作孳孳又云孳與孜同抱朴子守俗篇情孳孳於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張鎰云孳孜古字通孔叢子鷄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又作孳

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氏春秋注。案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與孟子正同　摩頂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八

致於匯選注詳古注。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意林

三王身之也范祖禹宋文鑑范仲淹近名論其引上下文與今同

放太甲於桐宫云云則可放與呂氏春秋注後書注則作故　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後書周章傳

舜去天下如脫敝屣廣韻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鹽鐵論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何晏論語注邢昺正義云豕畜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皇侃疏作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選注引作豕交之弗亦作不無二也字

君子之化齊時雨劉良文選注　有達才者陸善經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

才就潤其性理也案別雅云漢史晨後碑還所欽民錢材漢書體錯傳陛下資財不下五帝義皆作財孟子亦然二字古蓋通用

附閱見後錄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此引用之誤

盡心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后經宋本無問字

信書不如無書云云仁者無敵於天下云云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書正義

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一二簡史通疑古篇俗本作盡信書及二三簡盧學士曰史通兩引一作孟子一作荀子黃本於作孟子者添一盡字改宋本無盡

專信書不如無書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宏明集范泰論沙門踞食表

信書不如無爲書古本西溪叢語云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云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九

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

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論衡語增篇。兼明書杵乃杆之訛漢書血流漂櫓杆卽櫓也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后經夷作狄

舜爲天子二女婐說文婐音烏果切妮也案趙注果侍也陸筠翼孟云本作婐朱子語類云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洪興祖注楚辭二女御引孟作婐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也云云將以爲暴也藝文類聚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書王貢等傳序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論衡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

寶也合而言之道也 高麗國本詳逸文

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閒 音義

亦不殞厥問 宋本詩攷引孟同

虎負嵎 後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案韻會隅作嵎引孟爲證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宋本案曾鞏南豐類稿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引孟無之字韻會神字注同

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音義云或作廋同音搜 夫子之設科也云云來者不距 宋本注疏本同案趙注以此數句爲孟子之言故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宋本尚然集注作夫子因言夫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更不言子舊作予蔡謨孟子集疏始詳引或問明之胡炳文孟子通引輔氏亦作夫子但論音讀宜遵朱子而不知子之本爲予疏矣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孟軻館齊從者竊屨此誤以滕爲齊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 宋本末句同。案五經文字穿窬弋朱反又音豆與踰不相過 是以言餂之也 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餂字方言注音忝者字從金今從食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餂奴兼切西溪叢語曰玉篇食部餂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餂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廣韻銛字他點切取也與孟正合孫奭所云本又作銛此別本孟子也其誤尤多廣業案此說本於學林訓取者當金旁也又通志六書略餂徒兼切美也从食从甛省釋行均龍龕手鑑食部平聲銛音甜甘也舌部平聲則云䑙䑙黏餂胡並俗䑙或作甜甘也美也說與通志略同集注因趙訓爲取遂以舌取物證之但龍龕舌部上聲載以舌取物者八字題踶䑜爲俗舐爲俗通踢䑛䑜爲古䑛爲正並神紙反其舌出猊又作甜押韻釋疑添韻甜字注徒廉切亦作餂釋亦云甘美是亦無訓舌取物者惟六書精蘊中篇㐁字注汀減切以舌取物也从舌在口外露舌象舐物人有持短長衞以言鉤人者孟子謂之穿窬省文作㐁俗書作餂六書正義甘部㐁字注餂音忝以舌鉤取食靈光殿賦元熊舑談以齗齗

正義从甘吮物篆譌丙與舌楷作餂鉤也引孟爲證說既支離靈光賦作元熊舑談不作餂舕

勿視其巍巍然 音義音魏丁云當作巍 盤遊飲酒馳騁田獵 選注

吾黨之小子狂簡 金本案注疏本同監本作士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 宋本案趙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考孟氏門人稱子者有樂正屋廬公都陳子徐子等獨萬子於篇末一見故趙特釋其例但以稱子爲貶恐未然林之奇謂是萬章門人所錄故稱子說頗近理不知何時徑改爲章也 同於流俗合於汙世 論衡

附楊子法言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此誤以孔子爲孟子

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陸善經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絕筆獲麟也。此據通志堂經解所載近刻孫音義脫下五字

右所列異本皆取文異其字異如一爲壹鄹爲郰敊爲叔之類亦偶及之以當時傳寫之本如此不容徑畧也若宋以來諸字書所徵引別體頗多率由臆造撮錄數條用備省覽不足言異本也戴侗六書故所引如制梃㠯撻秦楚旻大木壂無夫里之希辭讓禮之端三端於我豈不綽綽肰道性善凶季糞其田放勛曰或相倍蓰辻餔歠也朁桀楚檮杌魯旾秋橫帀廾條理撰使者敉相侶垚舜諸矦易其爪鄉原之類考梃字木旁廷王音珽故廷從廴王聲今乃作𡈼撻字手旁幸幸音撻故達從辵幸聲今乃作達其引泉之始達又不同秦字隸書夫首經典文字辨證云有

五例秦從矢本午下收也今上爲士何歟凡寸旁皆改又如巡安者門人治任叔歸毆皷䊷叙羿教人敌詉而不伐討字注云說文从寸無義寸乃又之訛虍負嵎莫之敢攖見嵎字注至攖字注仍引作攖似此非一仲達自謂精通六書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所引經傳字體不取俗書而崔銑作後記譏其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文見洹詞今觀其書標首用篆訓義兼用楷隸又不能師古而輒變點畫貿偏旁此正洪文惠所稱取新尚怪當時學者膏肓之疾也夫古篆所不敢知就漢隸言之見於經者則蔡邕所書石經殘碑尚有存者洪适隸釋載之雖無孟子字體要可類

推而是書皆所不取將以石經爲俗書耶則所據究何古本也許氏說文最精籀篆而其證引經傳之文亦皆用隸書觀洪氏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所載如制以秦楚延守之類制作制制制以作以从以从叺以以以吕吕吕吕吕秦作秦秦秦楚作楚楚楚楚楚楚楚楙楙延作巡延巡守作守守守每字數體多至十數體其古茂視楷遠矣而是書又復違戾何也明儒書學嘉靖間魏校六書精蘊捨篆從古似爲得之乃其注錯互楷篆今古亦同於戴其所引如惟恐傷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仁義禮知㞢爲耕稼匋漁以至爲帝无非取諸人者齊雖亡君謂㞢共陳䛡閉𢙢謂㞢敬洣𤇾悳致益兮三海集大成𢒈條理

羿㞢徒之類體製斑駁非盡有本方氏釋疑謂子才任意造字非虛語也然此猶求異於筆畫間也至萬歷年吳元滿六書正義直改其字有俗借俗轉諸例引孟字異者頗然譏呂渚刑罰傷辱則苗茁然吾不忍其㩌㥘㩌俗作㱿誤用觳悚俗別作觫恐懼貌○此原注下同赴訴或作謭愬嘋𩧼音軋鼻莖也或作頞俗涸頞則難矣通報具體而救惻怛小揄邀於路篆同要余有惐心音戚憝刺也或作誠備郾章褻屨劃摟秋陽曝之壁鑿爲高必捆邱陵撲撲爾膇然惕豢楢樓篆作增楷作岑呼介俗作訐捝晃詑詑今作訑方言兗州謂欺曰詑歎然从欠从甚或作歁熊爛變作糜俗作縻從者之廋飦羊棗閃然媚於世者音陝窺視也从人窺門亦有并本文改者如便佞不足使令

於前歟仕者食祿望望然而去之病如夏畦若子之粟抑亦伯夷之所封歟諄諄然誨之乎魯之嫡也滋甚萃於面仁者以身殉道是也趙宧光說文長箋引孟用體又變如斂蘼謫嬖象𥃩入舜宮仁民而惡物之類不可勝舉其最牽合者說文黽部鼉䵶引詩得此䵶鼉言其行鼉鼉也其箋云孟子鼉鼉𨑳外來今本用施非日部𣄻𣄻箋復云孟子𣄻𣄻𨑳外來用施借也同一施而忽指爲詹諸忽以爲日究何所據又云規榘匚圜㞢𦤱毆譌作規考隸釋字源規之體有五䂓規規規規諸本孟子則皆作規不知凡夫所見何本而有譌釋疑辨毆匚之億云長箋也必作毆主

必作、好作𢀩方作匚姑論其一二也本匩䢽音移因用
也爲助詞故加匩別之匚本作筐古方作口太簡故借方
今不借數千年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毆與匚乎廣業
案也象瀉水形音移轉音治語助象因轉義專加匚爲匩
此六書故之說口象地四維之形音芳後借用方或誤用
匚匚音匡藏受之意此精蘊之說正義並取之而音匚爲
喜籀作㔯長箋多採正義何獨於毆取秦斤而闕上撇於
匚又從俗乎又言棖樓或作㝹樓當用𥶃亦與敬甫作櫓
樓者異大抵講六書者精研其義可矣必更張經典以爲
證佐則不可故其書非無可取而自我作古終不謂然也

孟子注見隋經籍志者四家趙岐鄭康成劉熙綦毋邃也外
此漢有程曾高誘唐有陸善經張鎰丁公著宋世有四注孟
子題楊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中興藝文志謂其旨意淺
近蓋依託者今獨趙注存而諸家盡佚可惜也然李唐爲世
較近而陸與張丁之說並見採於孫宣公音義學者猶可藉
以考見未若漢晉諸儒之甚古可愛而竟絕少稱述也嘗見
丹鉛錄論永樂中所刊大全謬改左傳馹字爲驛因引孟子
置郵傳命古注云置驛也郵馹也此文今在集注雖前於永
樂不可謂古而升菴更不言有他據蓋古注之不明久矣秀
升章句本不著錄其無考固宜乃至藏諸祕書著在子部者

亦止劉與綦毋軼見一二焉輯而存之孰謂斷圭碎璧不足
爲篋櫝珍乎若趙氏之書先爲善經所刪正義間有摘採亦
頗漏畧元初張慶孫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稱有孟子古注
卽今所傳宋槧趙注也以今本注疏及新刊本校之同異甚
多輒舉若干條與嗜古之士共參之作孟子古注考第三

孟子古注考

海寧周廣業述

漢趙岐孟子注

隋志十四卷舊唐志同案後漢書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永興二年辟司空掾延熹初避唐玹之禍逃匿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至變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藏之複壁中數年因赦乃出集注考證孫嵩藏之複壁中注孟子何異孫十一經問答曰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又據本傳云嵩藏之複壁中岐隱居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廣業考本傳無此文恐不足據擢并州刺史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

平元年徵拜議郎獻帝興平元年以太僕使荊州督租糧以老病遂留荊州時曹操爲司空舉以自代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案袁宏紀初平三年岐嘔血而死酈道元水經注郢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所自營也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吳仁傑補遺云古文要作㝁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㝁耳水經注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廣業案說文孟作𥁰其古文作𡥈初不與黽通趙宧光所謂𡥈𡥈形同古孟也古文要唐元度九經字樣作㝁

司馬光類篇作㝁㝁注云古作㝁㝁六書故作㝁漢書地里志北地郡大㝁縣師古曰㝁古要字音一遙反亦皆與㝁微異然則孟之爲要直謂之字誤可耳玉海藝文引趙岐傳已作孟子章句

題辭○文云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張鎰音義云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中稱孝文帝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案置博士不見於漢書而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

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是其證也王圻續文獻通考乃謂孟子得立博士實自岐始誤矣博文之說玉海藝文經解類據呂東萊曰謂課試者也因擬序云諸經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雜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眞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辭㸡述大槩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說曰粵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與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

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媺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記以壹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俶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

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篹通義十八篇觀其名可求其畧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后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緜遐湮沒居多膂卽詩禮訓詁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幾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人矢人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詩小弁引舜五十而慕緜篇引太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禮記王制引貢助徹圭田坊記引舜年五十不失孺子之心周禮太宰八統引爵德齒載師士田引圭田之說及五晦之宅植桑廛人引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司關引關幾而不征函人矢人助有公田野九夫稅一國中什一之言又引考工記匠人於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纘以華藻汨以緯候葼茲詭辨稽古蔓辭燕說郢書吾道蕪矣焉得而通諸。考文云十三經本不載題辭惟崇正本卽汲古閣本載之并解今校以古本足利本開延道德足利本延作莚而意以獨至古足利以並作已補遺云孔子稱天生德於予古足利予並作于

章句指事。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業棻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題辭所云息肩濟岱之閒有雅德君子矜我劬瘁慰以大道困吝之中聊繫志於翰墨是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

離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鈔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今章句之名朱子集注仍之而指事之義罕有知之者矣或云史記稱荘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愼說文序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蓋兼取顯著之義

篇序。篇序者建篇之次弟也其全文今見宣公音義中三山林氏之奇作孟子講義自序云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故其論序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正義作聖孔本同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尙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

篇莫不有說凡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廣業案少頴之論良是然篇序之名亦不可不知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孫奭孟子音義二卷其書後附孟子篇序音義曰此趙氏述孟子七篇各有敘次之意也篇序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勿易視之廣業案篇序自林氏之辨注家不復採用覩錢氏之說知不可徑廢也

章指○章指者檃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爲例唐人多引用之自陸善經注孟始悉去之（崇文總目云善經删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卷）宋人作正義復任意割裂僅於每卷每章之首約舉其文或割入注中如自齊葬魯章論語曰生事之以禮充虞路問章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人有恆言章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之類或撮附疏末如雪宮章文王不敢盤於遊畋恥之於人大矣章隰朋不及黃帝之類由是章指之名晦矣何義門焯云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截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今參校諸本與篇序俱另錄爲卷庶廬山眞面先覩爲快焉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咸通中皮日休進書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越乎經經降而史史降而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言雖不見施用論者韙之至宋元祐紹興間既詔進講復御書刻石（詳玉海）而朱光庭請取士第二塲試論語孟子大義各二道（見宋文鑑）自是孟子與經並列矣其制科試題則用孟子兼注王明清揮麈錄載一事云

張賢良咸漢州人應茂才過夔州郡將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綴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思索著論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爲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葉紹翁辨之曰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逼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生平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案王偁東都事畧李覯傳亦載此事）案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

歴癸未秋錄所著文云云（案集名退居類稾）則是張咸與泰伯同
試於慶歴壬午矣是年登科記閣下六題初無四科優劣
一題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出孟子亦非注文不知曾慥
何以鑿空立爲此題也廣業案岳珂桯史云張賢良咸以
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
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紹聖
後於慶歴幾四十年許安得與泰伯同試耶岳珂又有媿
郯錄所記制舉科目甚詳其出題之制元祐七年詔祕閣
試制科論於九經兼經正史孟楊荀國語及注內出題其
正義毋出又載閣試舊制論六首出題一篇暗數一篇明

數如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歡心論出史記樂書舜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風之詩生養之
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
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
明數元祐紹聖並哲宗年號然則四科優劣之差論正是
明數安見孟子注不可爲首題也若泰伯所遇孟子題周
公謹固言經正則庶民興不知所出曾慥以爲四科優劣
誠悮然亦非鑿空立是題也考是題今見有事君人者章
章指其文曰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
凡此四科優劣之差此北宋制科以孟子章指命題之證

故詳述之又金史選舉志云養士之地曰太學府學州學
試補學士於經史子內出題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可見
金制亦遵趙注自元延祐設科首場經問經疑孟子題專
用朱子集注而趙注日益微矣

趙注今與正義並行者明監本毛氏汲古閣本皆不盡原
文何氏所稱斧季影鈔宋本既不可得訪求積年幸先後
得數善本一爲改注汲古閣本所改悉照宋槧中稱有宋
本小字宋本廖本極其精審後有西堂圖書意爲方氏家
藏也一爲日本山井鼎所輯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等補
遺亦即汲古注疏而用古本足利本逐一核對條列異同

他若崇正年金蟠本（蟠與葛鼒分校十三經世但稱爲葛板）近刻闕里孔氏
本安邱韓氏本皆專刋趙注者也考文所錄古本閒與宋
本殊似前於宋足利本往往與小字本同惜印用活板時
有差訛孔韓本依宋槧精校且單行便於省讀爲功趙氏
尤大乃參閱諸本互有得失未忍偏廢因取近是者爲主
以兩通及岐出者注其下凡百餘處而正義之改竄乖謬
脫落太甚者閒亦附焉至語助之閒異者非一備載考文
要無關意義故概從畧云

孟子卷第一○考文詳說古本足利本篇題（古本者足利學所寫本古博士所
傳唐以前所傳本也足利則本學所印活字板皆有題辭
章指而無疏其正德嘉靖萬歷崇正永懷堂諸本通曰今）

本而考文一以崇正爲主郎汲古閣注疏也　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以後並同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惟章句上之下有凡七章三字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此行以後並無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刊本不同錄之以存古式音義有凡七章三字宋本無後十三卷放此

王何必曰利○王何必以利爲名乎古本○今本無必字足利本何作可宋本孔本韓本並同古本金本同今本○後凡同者不盡注金本卽永懷堂本古本今本蘘考文之名也

不日成之○不與之期日古本○宋本無之字今本作而不與之相期日限金孔本同

麀鹿濯濯○麀鹿牸鹿也古本○牸宋作牝案孔叢子陶朱公告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大畜牛羊十年貲擬王公則牸爲正　古之人○言古之賢君古本諸本並同惟宋本作古賢之君

則無望至鄰國也○而獨望民之多宋本○獨古作猶　無失其時○言孕字不失時也宋本○字古作子　頒白者○頭半白曰頒斑斑然者也孔本○足利曰作日無然字宋韓無曰頒二字今無然字　故斑白者不負戴也宋本○今斑作頒足利戴下有於道路三字孔韓同足利

獸相食且人惡之○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尙惡視之足利本○考文云行長可疑

梁襄王○魏之嗣王也宋本○古足利魏作梁案襄王竹書謂爲今王史記名赫趙不據之而但言嗣王蓋已致疑於襄哀之誤分矣　王知夫苗乎○以苗生喻人歸也今金孔韓本○古歸作象考文云恐非宋同

齊宣王二節○欲以仁義首篇宋本○今孔本首上有爲字　然後道齊事也足利本○古宋無事字今金作齊之事孔同足利韓同今　仲尼之徒○頌述宓羲宋本金本○羲古作戲王海引及足利孔韓同案五經文字宓下注云緜一反論語注亦用作宓犧音伏字本作虙

無傷也○無傷於仁宋本○仁古作牛　爲肥甘五句○故發異端以問之宋本○問古作明之韓作也　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亦反王道之本宋本○古少上之字蓋作盍韓作盇亦金作當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先聖王之樂也宋本○足利無聖字今金孔韓同

管籥之音○籥若笛短而有三孔宋本○古作短笛足利籥作簫

文王之囿○文王在岐豐之時宋本○今金作岐山孔韓無之字

寡人好勇○疾在好勇足利孔本○宋作疾於今作在於

爲民上至同樂者○人君適情縱欲古本○縱宋金作從　方命○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古本○宋王作生誤今金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案尙書方命圮族釋文方如字馬云放也徐云鄭王音放蔡傳始訓爲逆且引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袁仁砭蔡編以爲穿鑿因言古字方放通用蜀志晉書引古文尙書並作方命圮族鄭康成謂放棄君命是矣今此改放爲逆由僞疏用王氏新義故也　好君也○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宋本金本○今夸作誇苦作若古孔並作若

五旬而舉之○書曰歲三百有六旬宋本○今金孔韓歲並作朞案史記五帝本紀正作歲

反其旄倪○旄老旄也宋本○今金下旄作耄案禮記釋文八十九十日旄注本亦作耄則通用也

臧氏之子○臧倉小子古本○今金作臧氏之子足利孔韓作臧倉小人

配義與道○道謂陰陽大道宋本○今金無此句

知足以知聖人汙○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經典稽疑云困學紀聞引趙注如此與今本異蓋所見者古本後復删去耶惜哉廣業案趙注此二句見豈惟民哉節下今諸本皆有陳氏蓋看前不看後耳周平園跋孔仲良告身后刻引趙注云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則與今小異鶴山集汙字連上知聖人讀正用趙注

大舜有大焉○大舜虞帝也今本○考文謂古本脫帝字金孔韓本同今

望望然去之○望望代之慙愧之貌也宋本○今金代之作然孔韓作去之考文

云古本作伐後改爲代俱不可解足利本作去近是廣業案代之謂代冠不正者抱慙故去之也於義爲長

王餽兼金一百○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爲二十兩宋本張栻南軒孟子說同○今作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案巨室章萬鎰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據國語非之禮部增韻曰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岐孟康俱云二十兩鄭康成云三十兩孟康見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注下孔韓本作鎰二十兩也考文云古本作鎰二十兩足利本鎰二十四兩二本並無故曰以下九字金本故曰作故謂之集注彙纂曰字書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

故從而征之○周禮有關市之稅也古本○足利本稅作賦

是何濡滯○濡滯褻稽也古本○宋作淹久今同考文云古本作褻稽後人旁注云一作淹畱足利同今本孔作猶稽韓作褻稽案禮記濡肉之濡音需濕也濡豚之濡音而烹也義皆近褻則以褻訓濡以稽訓滯也

空怪其褻久古本○宋褻作猶今金作淹孔同宋韓作孰

於崇○崇齊地宋本○今金作地名孔韓同

滕文公章句上○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古本宋本○今文公下有於當時三字古道下作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無若弟子之問師六字金孔韓同案文選注引趙注云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與古本正合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有考公麇宋本○古考作孝諸本及孫音義並作考

齊疏至之食○齊疏齋縗也飦饘粥也齋從宋本餘作齊縗從古本餘作衰禮部韻亦作縗饘今作糜孫氏及廖本亦作饘音義與糜同

則寡取之○而反以常數取之今本孔本○古數作類金韓取上有少字使老者至溝壑○老少轉尸溝壑宋本○今少作小孔同韓尸下有乎字

惟助爲有公田○猶殷人助者古本○今猶作獨韓作惟餘皆作猶

圭田○士田故謂之圭田今本孔韓本○諸本士作上考文云恐非金作土案禮記圭田無征鄭注引孟子而云此卽周禮之士田地官載師士田注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則士爲圭劉氏七經小傳謂載師士田當改土田鑿也

死徙無出鄉○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宋本○今爰作受平作也金本平作于並誤案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注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鄭司農注周禮司徒亦然言於土之肥磽更易其居使均平也又漢書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轅田之法注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不復易居也食貨志自爰其處是也轅爰同案集注謂從居固非四書逸箋誤認俗本爲古注因云着受田二字好蓋井田之法不受田則不易居無輕徙者比皆未理會漢書者也說文作𧻚田易居也𧻚亦與爰同何休公羊傳注井田之法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上中下三品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謂均民力

所以別野人也○所以別於士位者也古本韓本○諸本位並作伍
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宋本○今金闕許子奚爲
不自織○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古宋本○今無何爲不三字害於
耕○織妨害於耕宋本○今妨作紡諸本同放勳○放勳堯名也遭
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古本○今名作號災恐作逆行孔韓亦作號案堯名放勳本史記之說路史注引王安石曰放勳堯號也見孟子然則正義改名爲號正用王氏解何義門之言不誣也
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古本○今金無上月字孔同韓無下之字
鴃舌○鴃搏勞也宋本○搏古作博諸本同金有鳥字案禮記鵙始鳴鄭注搏勞也釋文搏音博又音伯則當手旁
舍矢如破○一發貫臧古本○足利臧作機誤

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古本○諸本匡並作正案匡爲宋太祖諱故改爲正然則考文所稱古本果宋以前本歟宋本遇恒字皆缺末筆避仁宗諱
仕如此其急也○而不知其急若此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小字宋本○宋及今金無下若此字諸本俱有
毀瓦畫墁○其意反欲求食古本○意宋金作志諸本同古
載十一征○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古本○今金者湯作征而言孔同古無出字
爲匹夫至讎也○爲一夫報仇也宋本○今孔報訛執大
誓曰○古尚書百二十篇時大誓也漢書藝文志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儒林傳張霸作百兩篇卽百二篇也與此云百二十篇者異孔穎達尚書正義云鄭康成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古書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定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與趙說合王應麟漢法考引

之
衆楚人咻之○楚衆人咻之古本○今作衆楚金孔韓同
由是觀之至己矣○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今本○曾宋作君
下者爲巢○埤下者於樹上爲巢古本金韓本○金孔埤作卑案卑與埤同書
曰洚水警余○尚書逸篇文嘉靖本見考文諸本文作也
離婁章句上○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宋本○今金帝下有之字孔無上者及蓋以爲三字韓并無下者字文選注引此節有蓋字
三代之至以仁○三代夏殷周古本○宋及諸本殷作商案殷爲宋宣祖偏諱故改爲商益知考文所稱古本前乎宋也
愛人不親節○己仁猶未至邪己智猶未足邪己敬猶未恭

邪足利本○宋本智猶猶字作獨今三猶字皆作獨孔韓同足利金本惟智猶作猶餘作獨
天下國家○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宋本○古無之字孔韓無之家二字
不責善○不欲自相責以善也宋本金本○小字宋本足利本無相字韓同孔并無也字
失其身○失仁義宋本○今金作失不義足利失作夫
有不虞之譽○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宋足利本○將古作時今金同金度上有虞字
徒杠成○可以成步渡之功宋本○古作步度今金作涉度孔韓作步渡
然後收其田里○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宋本○今萊及作業也足利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金本乃收其田里田業也案周官遂人頒田里每夫受廛及田萊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縣師掌郊里辨田萊之數注云萊謂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孫氏音義作田萊丁云萊謂萊地萊之言

采也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無罪而殺士○鳶鵲蒙害仁鳥曾逝宋本○今金曾作增古作曾遊○案二語出漢
書梅福傳鳶作鵔又王逸九思元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注一作增逝
禹惡至善言○禹拜讜言宋本○今金讜作昌足利同禹聞善言則拜注古宋並作讜今作善
望道而未之見○殷錄未盡宋本○今錄作祿金孔韓同
予未至徒也○恨不得學於大聖也古本○今金作盡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足
利同但無人字
逢蒙學射於羿○羿有窮后羿古本○宋作窮今金韓同餘作窮案窮字見說文邑部从
邑窮省聲夏后時諸侯后羿國也作窮者非
天下之言性節○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

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古宋諸本並同今金作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云云考文所謂此注大異者也
此亦妄人也已矣○妄作之人無知者宋本○足利無知上有為字韓作謂
若夫君至亾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今孔本○宋患作意似誤常
行仁行義古本○宋少下行字金義作禮韓作當行仁義
是則章子已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宋本古本○今
金並闕
修我牆屋○治牆屋之壞者今本○宋壞作壞似誤
帝將胥至之焉○堯須天下悉洽古本○宋金洽作治　五十而慕者
○三十在位宋本○三今作五古作二足利金孔韓作三

詩云取妻如之何○詩齊風南山之篇宋本○古風作國足利作齊國風孔韓同
古金同宋
張朕○天子曰彤弓故賜之彤弓也宋本○古彤作彤案荀子大畧篇天子彤弓諸
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楊倞注彤謂彤畫為文飾彤弓朱弓何休公羊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則當作彤孫奭以彤為誤是也
身為天子○身既為天子足利本○宋無既字今金既下有已字
夔夔齊慄○戰慄以見瞽瞍宋本○孔慄作栗
否不然也人有言章○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宋本○足利今金並闕
退以義○退應義宋本○今應作以金孔韓同
目不視惡色○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古本宋本○今

嗟作差孔韓同案二字並通金作言　至於數四宋本○四古作回　金聲至之也○
故如金聲之有殺古本○金聲作音金孔同含五德而不撓也宋本○今含作
合五作三金孔韓同
卿祿四大夫○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小字宋本○宋無此十二
字疑脫諸本有
其交也以道○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古本小字本○宋作交來求己今金作來
交求已　於今為烈○於今為烈然明法古本○宋作烈烈諸本同韓同古
辭尊居卑○辭尊富者諸本同宋富作貧誤　抱關擊柝○柝行夜所
擊木也集注訛作夜行案周禮司寤氏夜士鄭注云主行夜徼候者如今之巡夜
猶欲其入至門也○閉門由閉禮也宋本○今孔由作循金作如

則易位○更立親戚之賢者今本○賢古本宋本孔本作貴金韓同今本曰君有過則諫○諫君不從三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古本宋本○不從六字今金作反覆諫君而君孔韓本三作去案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傳云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畱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菑咎將至無爲畱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絶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儀禮士喪禮注並云三諫不從待放而去王逸楚辭序七諫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正義矣爲删改謬甚孔韓作去而待放亦未安考文又云古本遂讀爲逐義可疑也夫放出於君且不可乃加以逐乎不若讀如字爲得

將戕賊杞柳○將以斤斧殘賊之宋本○今無以字金孔韓同

民之秉夷○民之秉夷常也宋本○今注二夷作彝考文云古本本文作夷足利文同今本注同古本參差不一如此據其言則足利本本文作彝矣今本本文注並作彝

今夫麰麥○貽我來麰宋本○來古作麥猶芻豢之悅我口○芻性曰芻穀食曰豢古宋本○今金並脫此八字考文云性恐牲誤案正義述此二句亦作牲禮記按芻豢注曰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釋文云因所食得名則不得食草者獨稱牲也孔韓本性作食蓋依集注食草之說韓穀食作穀養

一心至將至○其一人念欲射鴻鵠宋本○今金念作志古本志下有念字足利同

末

飲食之人○亦爲懷道者也宋本○今金作亦以懷其道德也古本德下有者字足利本德也作者也孔韓同宋亦有德字

此天至我者○此乃天之所以與人情性宋本○諸本無異惟孔韓本此作比注此乃作比方金韓無之字

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弩向包的者用思要時也宋本○今工作善又云彀張弩付的者金同孔韓作向案考文不言古本足利本有包字疑向之誤而重出也

孟子曰於○於音烏歎辭也古今本並同○漢儒注經惟云某讀若某未嘗有音至王輔嗣注易始言某音某者二趙氏不應獨出此音案孫氏音義云丁張並音烏歎辭也疑此六字後人以丁張之文竄入趙注也互詳劉注

金重於羽者○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今本○宋無謂多少至車羽十八字疑脫廖本孔本俱有古本車作輿金韓本帶上有一字

誦堯之言○堯言仁義之言今本○宋仁作行孔同

儲子得之平陸○但遣交禮今本○宋遣作遊金禮作越

王豹處於淇○故曰處於淇宋本○今作處淇水金孔韓同

敬老慈幼○敬老愛少宋本○今少作小金孔韓同

發於聲○若甯戚商歌宋本○古商作高誤

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郤也宋本○今郤作郄孔韓同蓋依孫音義金同宋

以其小者○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今本○宋小作不恐誤

唯聖人至踐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古本○不言六字今作不言居而言踐足利金同案注以形屬君子色屬婦人故以踐形爲尊陽所改非是

愛之而弗仁○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今本金本○古宋作而不知人仁足利作而不得與人同孔知作如考文以古爲非

虎賁三千人○虎賁綴衣宋本○今綴作贅金孔韓同寧爾也○我來
安正爾也宋本○今正作止金孔韓同若崩厥角○額角犀至地也
今本○宋無額角字韓犀作犀至作厥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額注引作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無犀字案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注顏角有伏犀也
然則非自殺之也○與自害其親何異哉宋本○今害作殺金孔韓同
能讓千乘之國○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宋本○子臧今作伯夷儔作類案伯夷清聖豈好名之人正義泛引史記解之殊無謂子臧季札事詳左傳孫盛泰伯三讓論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然後書丁鴻傳鴻父綝卒當襲封陽狂逃去鮑駿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則夷札要自有本
伯夷至是也○柳下惠之和宋本○和古作厚聞者至起也○諭

聞尚然古本○諭宋作踰今金作喻孔同古
孔子之去魯章○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宋本金本○古無言矣下七字足利作遲遲接淅註義見萬章曰首章孔韓同
耳之於聲也○耳之樂五音宋本金本○古五音作音聲孔韓同四肢至佚
也○四體謂之四枝宋本○今枝作肢金孔韓同
來者不拒○來者亦不距逆宋本○今距作拒金孔韓同
經德不回○行其節操自不回邪今金本○宋脫操自不回四字孔同今
如琴張○師也僻宋本金本○今僻作辟孔韓同蓋依論語考文所據古本論語亦作僻
案正義自言崇文總目獨存趙陸二家今校定仍據趙注
爲本然諦觀其書實不盡依原注就諸本校之外誤者百

餘處此非盡傳寫之誤明矣其題孫奭撰朱子已辨之謂
是邵武士人所作何義門云僞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補
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
兔園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後人也廣
業案正義首稱崇文總目宗古卒於仁宗初年踰七十其
與邢昺等奉詔校諸經正義在眞宗即位之初其著孟子
音義在祥符五年而引張觀王堯臣等所輯之書宋史藝文志仁宗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錄爲崇文總目又王堯臣歐陽修等作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文獻通考云皇祐時命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皇祐仁宗末年號也僞已顯然且音義備採張鎰丁公著
之說其序云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多漏畧丁有譌謬

而正義獨言趙陸又其僞之僞者不知當時晁子止王伯
厚諸公何由俱被瞞過也
經義考曰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證之如曰殀若顏淵壽
若邵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
卒至遂至沉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
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
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
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餓虎之
類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亾若晉國

欒黶之類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
元本本卽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爲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
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
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
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考史記並無其文
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
若音義之眞也廣業案論衡氣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
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
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尾生見戰國燕策莊子盜跖
篇史記蘇秦傳陳不占見新序義勇篇作陳不占在齊崔

杼弑莊公時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同劉向九歎陳不占戰而赴圍卽
其事也漢書人表亦作陳不占單豹見莊子達生篇欒黶
見左傳事皆易曉惟陳質藉交費解耳案史記貨殖傳閭
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郭解
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
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氏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
同則藉交卽借交也陳質疑是負贄之義音義滕文公下載質張音贄云
義與贄同萬章下傳贄亦讀贄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
太公問治國之要曰任仁義而已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
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是以仁義亂齊也乃誅營

蕩此又拜妻之證也拜妻已非禮王安石孟子解改爲娶妻而朝暮拜之因言此中人所不爲
譏趙失孟子之意可謂故入人罪孫音義云質本亦作贄恐非輸金錢事
雜記謂出趙注從而辨之然今注並無此文而正義乃竟
詭言史記其妄明矣
詩小弁正義引趙注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
是愈疏也又云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逹詩之
意也宋本無以越人及孔子句太平御覽引所謂故國章
注世臣先世舊臣也王者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云云宋本
無先世至王者七字又引廛無夫里之布注周禮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衰代由是之重故孟子欲反則寬大去里布也宋本無
衰代句及反則寬大四字蓋御覽所錄皆唐以來舊本也
考工記正義引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民供奉之有
易有不易故謂貢爲莫不善也下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
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是賈所見寫本如此宋
本足利本作故謂之莫不善也古本作故謂之莫不善於
貢也文又與正義小異文選魏都賦有睟其容劉逵注引
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李善注今本趙云睟潤澤貌見明初翻刻元
人本近汲古本無李注二本無異據明刻六臣注劉良曰睟容溫澤
之貌也疑逵本作溫澤故善覆引之歟此可見晉本唐本

之別宋本又作睟然潤澤之貌韻會磯磧也一曰激也孟
子是不可磯也舊注石激水曰磯案說文廣韻同此解故激曰磯感
激亦言磯感監韻磯字舊注磯激也誤今本趙云磯激也
與監韻同則亦誤也皃迴法藏碎金錄引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注然而寡少也今本作然亦少矣集注丹之治水也
引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
國今無築堤壅注他國語又此天之所與我者集注云此
舊本多作比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注亦作
此是又北宋本與南宋本之別此類甚多姑舉一隅焉
宣公音義所載丁氏音最多張次之間取諸陸無及趙者

陳士元古今韻分注於古韻轉音載趙岐讀者九字寒韻
浼轉音瞞引爾焉能浼我哉趙岐讀毛氏韻增案孫音義張莫罪切丁亡但切
刪韻瞷轉音閑覸也孟子瞷夫子又作覸趙岐讀九
韻醜同靦孟子地醜德齊注醜類也趙岐讀如讎案孫無音又
衆楚人咻之音休紙韻底音紙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孫之履切
語韻臧倉沮君沮音且麌韻卑踰尊疎踰戚踰音羽薺韻
止或尼之尼音禰號韻反其旄倪旄音帽以上皆云趙岐
讀心叔當輯孟子雜記趙氏音讀當自有據然陸筠翼孟
音解未之及惟韻會引齊卽齊字俱見前似之實不能得其
詳也

漢鄭元孟子注

隋志七卷舊唐志同案後漢書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關事
扶風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會遭黨
錮隱修經業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元廼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義據通深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幅巾入見一宿逃去時
年六十弟子數千國相孔融深敬元告高密縣為立鄭公
鄉廣開門衢號通德門大將軍袁紹舉茂才表為左中郎
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凡元
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唐史承節撰墓碑銘此下有周官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
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
餘萬言水經注元注五經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
案鄭注遍考未得就所注六經言之中頗多稱引孟子而
自為詮釋者要祇依經立義不可卽謂之注孟而唐人正
義每遇注有孟文輒全取趙岐注繫之初不及鄭則知其
書已佚久矣昔孔穎達之疏詩也謂鄭注三禮周易中候
尚書皆大名在下一題識之微猶詳述之如此安有孟注
現存反忍割棄者乎抑更有疑者是注不見本傳章懷謂
謝承書載元所注書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惟此書獨有

也則謝承亦無孟注可知夫二史既絕不道唐儒復不得見隋志果何據而錄之耶且如孝經載在范書東晉嘗置博士而齊陸澄與王儉書已云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且元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唐劉知幾舉十二條證非康成注宋邢昺孝經正義辨非鄭注有十二驗其所述鄭志鄭記晉中經簿春秋孔演圖等書甚詳既無孝經亦無孟子然則世有孟注非出鄭手從可知矣但隋志並不言殘闕豈其書尚有存者而竟不獲片語之傳實稽古憾事也通志藝文畧作鄭氏注避聖祖諱也北監本汲古本作鄭亢此由宋時避其字改爲元寫刻者遂訛爲亢三遷志以范書鄭傳不言注孟乃疑隋志字訛而據監本作亢注洵如所云亢何許人其注又安在耶四書逸箋亦誤作鄭亢

漢劉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舊唐志同案熙亦作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熹與熙同字成國北海人仕安南太守嘗居交州汝南程秉與之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沛郡薛綜亦從學焉晉伏滔論青士有才德者東漢終於劉成國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梁有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考續漢志無安南郡疑是汝南以字形相似而訛或云南安誤倒也程秉汝南人頓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並見吳志時士燮爲交州刺史中原人士往依避難者百數意熙罷守後即往交州因授徒講學於此也秉初爲士燮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傅建安十五年燮歸附孫氏綜亦被色歷官交阯太守而熙所著釋名孫皓時韋昭始得見之是熙終老於交州其沒當在吳赤烏黃龍間伏元度敘後漢青州人物成國居殿在稱正平之後可證也有大戴禮記注早佚經義考不載孟子注亦不存經義考謂文選注三引之今搜得三十餘條

王曰叟。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史記集解亦見孟子正義

沛然下雨。霈然注雨貌華嚴經音義。案漢書王莽傳雨如注

爲長者折枝。折枝若今之案摩也後漢書注。案此見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於長者呂不爲爲難乎下經典稽疑所引同毛奇齡四書改錯引云劉熙注案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未知所據何本。案趙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案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詆痔本此鄭注禮記內則抑搔曰即案摩也屈抑肢體調和血脈乃治少事長賤事貴之常禮即導引之法也韓詩外傳載扁鵲治號世子尸蹷之病使子明炙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是也漢志有黃帝岐伯案摩十卷莊子熊經鳥伸華佗六禽之戲曹植五槌之鍛皆用此術正義既絕無發明而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夫折草樹之枝誠易也與長者何涉乎且草安得有枝陸筠翼孟以磬折腰肢解之差近。號世子說苑作趙太子炙陽作吹耳案摩作矯摩史記扁鵲傳矯引案杭卽此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雪宮離宮之名也選注。案劉注有與趙同者劉雖後於趙未必相襲當是不謀而合也學者見無甚異遂舍之而孤行趙矣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春遊曰遊秋遊曰豫馮惟訥詩紀張之象古詩類苑。案白帖引文選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稼餘詳異本

鄒與魯鬨。鬨構也構兵以鬬也孫音義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選注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齊西南近邑晝音獲史記集解○案此注見晝邑人王蠋下字本作晝亦作澅水經淄水篇注時水逕杜山北有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歜不受自縊而死即蠋字異也後漢書耿弇進軍晝中注云晝中邑名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澅清侯索隱曰澅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又正義引括地志云澅邑因澅水得名然則晝與澅晝字體雖異爲邑爲水音皆爲獲未有讀陟救切者羅泌路史國名記引風俗通云晝齊大夫封邑有晝氏孟子所宿者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耿弇進軍晝中者胡麥反或云臨淄晝邑水誤臨宿乃晝疑其說似孟子作晝爲誤而史別有一晝邑矣考水經注澅水又見瓠子水篇云時水即彤水也京相播曰今臨淄雖有澅水西北入沛即地理志之如水彤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彤水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云云史記樂毅初入齊聞王蠋賢令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合之道元所云歜墓在澅水南是澅水即在晝邑明矣路史強爲分別毛奇齡作經問遂云晝邑在臨淄西南孟子所宿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王歜所封不知史所謂三十里乃就歜所居四面計之豈受封之邑境乎周密齊東野語曰高郵老儒黃彥知嘗謂孟子三宿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田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觀說苑則以爲蓋邑人王蠋齊有蓋大夫王驩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則齊自有蓋邑又與晝邑不同今通鑑晝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地復不音獲何耶觀草寔之論知讀陟救胡卦二切者並非但胡卦之音本史索隱故宋禮部增韻於麥卦二韻互注胡麥胡卦兩切而卦韻又注云俗作晝侮觿集所謂浮爲有如此者也集注西南近地亦用劉說而晝讀如字或曰晝當作晝音獲考史文並未嘗作書也至說苑蓋邑係傳寫之訛觀奉使篇云昔燕攻齊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則在晝邑甚明○舊說音切起於孫炎炎係康成門人康成注經未嘗有此例也今觀獲音及後摟力頸切皆出於劉以上文晝齊西南近邑摟牽也趙劉並同裘駟李賢不引趙而引劉者正兼取其音切也劉孫雖同時人而劉較前於孫則謂音切始劉可也

周人百畝而徹○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邢昺孝經正義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虆盛土籠也陸德明詩緜篇釋文

爲之詭遇○橫而射之曰詭遇選注

景春○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選注○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

脅肩諂笑○脅肩竦體也選詩注

病於夏畦○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也選詩注史索隱○案說文曰五十畝爲畦

沛澤多而禽獸至○沛水草相半後漢書注○半韻會作生

知我者至春秋乎○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

位見貶絕者集解

陳仲子至螬食實者過半矣○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選注

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

也辟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選注案趙注練麻曰纑說文纑布縷也从糸盧聲皆與此異釋文云西州人謂績爲緝○案此二條見張景陽雜詩注孟子章句曰陳仲子云云劉熙曰云云據之則劉注亦名章句也

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文選塘上行注一本無劉熙注三字然以滄浪爲水色趙注無之三輔黃圖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則滄政言色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取此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非也盧學士曰易震爲蒼筤竹古詩東門行上用倉浪天皆以其色爲言

與滄浪同義宋書鼙歌何嘗行上甗滄浪之天卽用滄浪二字更可證

其艮人出。婦人稱夫曰艮人選注此文四見

使浚井出。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集解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南河正義引有之南二字九河之最在南者集解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集解。案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較劉爲長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若然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集解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陽城今潁川陽城是也集解。地理通釋劉熙云潁川陽城今屬河南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崇高之北集解。案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補注引孟子注云嵩高之北字作嵩史記正義亦引作嵩韋昭國語注云嵩古通用崇字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引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然則熙注孟時尚名崇高也

生之謂性也至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

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選注。雪性消消當作淯朱彝尊亞聖廟碑詞曰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萬鍾棄之白雪之白清兮揚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可證玉性堅與趙注同意林作白玉白性貞案謝惠連雪賦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正作貞詳拙著意林補注

牛山之木嘗美矣。南小山曰牛山續漢志注。案此見齊國臨菑城下引孟子注知是劉者以前嵩高之北與裴正同也趙注則云齊之東南山閻百詩以爲岐在複壁中注方向少錯是也水經注一名南郊山

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摟牽也力頭切選注下同。案通志六書畧婁卽侯切說文空也从毋中空之意一曰務也臣案此與孟子摟則妻之摟同婁是本文挑婦人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案樂正子已見離婁上據注引在褚淵碑文孟軻致欣於樂正下因之

其所以異於至幾希。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摩頂致於踵。致至也案此見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剖心摩踵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考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頤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萇詩傳顏叔子納鄰之嫠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瑯邪注中有放至也三字而無方往切蓋此音切出於李氏也至注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宗炳明佛論撫頂至足盧照鄰悲今日曰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又以踵爲足晉書王坦之傳磨頂之甘南齊書隱逸傳贊磨頂泐踵則又可作磨。此注據成化汲古二本六臣本作放無於字

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操也

猶棄敝屣也。屣草履可履案屣古今本並作蹝蹝本當作躧選注引劉作屣其義同也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

敬也

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

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隱度也括猶量也以上三條不知所繫案孟子無獻槽隱括字獻疑在饋孔子蒸豚下鄭氏周禮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及獻未可知也槽疑蠐字之訛說文作蠹蠤蠹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羅願爾雅翼云蠐螬說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也隱括見郭有道碑注引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云云隱字注又見座右銘今荀子作隱栝趙岐孟子篇敘有隱括字然不應有劉氏注也

晉綦毋邃孟子注

隋志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經義考引七錄作孟子注隋志因連上劉

孟子四考　卷三　古注　三十二

熙言省注字舊唐志七卷案綦毋復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綦毋與史記儒林傳胡毋生之毋同音無隋志注作母誤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漢有廷尉綦毋參謝承又稱東莞綦毋君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綦毋闓是也邃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注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邃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誡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駰注史記嘗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疎矣趙鄭劉注皆七卷此獨有九分析之法不可得詳豈兼取外書與經義考言李善注文選引二條今細檢復得二焉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

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又曰言有命祿生過其時人莫知己貴盛嬴滿也御覽兵部列女傳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此弓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綦毋邃注曰繁人官名札鎧也燕角善楚筋觳河膠粘也據此則邃亦注列女傳耳今其書早佚只此可據附存之

夫子當路於齊○當路當仕路也文選郭景純遊仙阮嗣宗詠懷詩注引之

伯夷隘節○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選注

秋陽以暴之○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選注

驅蛇龍而放之沮○澤生草言葅選注下云沮與葅同在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下據此則綦毋本作葅也祝穆事文類聚黃公紹韻會引孟並作葅

孟子四考　卷三　古注　三十三

附闕名注

漢書臣瓚注引孟子注曰害義謂之殘臣瓚者薛瓚也見水經注

周禮考工記匠人正義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引趙注後又云或有解者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并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

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周言百畝而徹則亦有上地及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者明皆有可知以其云貢貢無助法殷人云助稅并無貢法周人云徹貢助兼有也禮書引直作買公彥說非也

路史注云相州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今清河有丹朱陵案御覽引尚書逸篇曰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曰丹朱漢書律歷志亦云封堯子朱於丹淵爲諸侯竹書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水史記注云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所封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百三十里與此言白水者異

禮部增韻五霸案孟子注蓋取牧伯長諸侯之義後人恐與侯伯字相混故借爲霸字別之集注引丁氏手音已作霸

右四則前二則皆在唐前信古注也後二則當出唐儒以其有裨經訓並錄之其諸書所載不明言出孟注者槩不與焉

讀書論世孟子之彝訓也顧世有可知有不可知可知者以書合之不可知者以書定之斷無移書就世執世疑書者書可疑亦可不讀世可移又何待論耶竊觀孟子一書讀者遍古今天下而計生年則或定或烈訪里居則忽鄒忽魯宦遊所至則應劭謂自齊魯鄒薛而梁衛嵩謂自宋鄒任薛而梁齊最後有先梁後齊始宜終滑之說伐異黨同終無折衷嗟乎經典宿疑孰有大於此者乎夫孟子鍾靈鄒嶧生值姬衰抱道周流遠言詒後生平既槪見本書其所紀時事又皆得之閱歷確鑿可據非若公穀之聞見異辭莊列之寓言無實也卽云列國事故不得不取旁書證之然而國策不詳年代

篇次混淆史表編述燼餘傳聞舛誤與本書已多不合全賴博稽深考者權其然否而去取之蓋第欲借鏡以照形非令其契舟求劍且許其入室操矛也乃自漢以來論列孟子之世往往宗主史表雜採他書迨求其合而不得則苟且遷就者有之調停兩可者有之夫史之序六國表也自言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多藏人家所以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可采者乃因秦記表六國時事觀此亦可知作者之用意矣通鑑考異謂年表差謬難可盡據李彭山亦云史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當以

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洵知言也而仍襲既久耳食之儒寧變亂大賢之出處不敢背違史氏之年表嗚呼此孟子所以慨然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廣業蓄疑有年欲有以救正之自惟謭陋深懼獲戾前修既思孟子亞聖大才生不逢世其書復橫被非刺疑詆既得列于經以上繼魯論而猶使其行藏大節湮晦勿彰罪乃滋甚於是校舉其事先取本書檃括成文以原無可疑者發其疑所謂可知者以書合之也次取辨駁諸條分繫其下以似有可疑者晰其疑所謂不可知者以書定之也口雖失煩辭非泛設䇿用是讀吾書而已論世云乎哉作孟子出處時地考第四

孟子出處時地考

海寧周廣業述

本傳

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司馬氏傳孟子雖簡畧然於里居師授及遊歷先後著述大指己悉該舉不得因年表有誤并增損本傳也特錄原文於此

年世序畧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孟子之生去孔子未五世所居鄒國又與魯密邇教澤所被不啻見而知之故其生平傳述於曾子子思爲多而所願學者孔子所力闢者楊墨以居仁由義爲志以知言養氣爲學明王道黜霸功陳釋曾文說孟子書主意在性善實理在仁義工夫在求放心養浩然政事在務農興學以行王道行年四十己不動心設科教育及門數百人曹交聞人皆可爲堯舜

之言亦欲假館鄒君留而受業時鄒君蓋穆公也孟子委贄為臣嘗因顧問勉以行仁政而季任以幣交孟子往見之齒既高仕齊為大夫遭母喪合葬於魯起為卿卒以道不行而歸其時上溯周初七百有餘歲矣既之宋之滕歸輒居故國滕之臣然友問禮者再皆在鄒也晚乃遊梁惠王尊稱曰叟未幾惠王卒襄王立度不足與有為遂歸老焉會樂正子仕魯魯故宗國墳墓所處孟子時復命駕聞將使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謂大道之行不於其身將於其門弟子也既而臧倉見沮平公怠於禮賢而孟子亦絕意人世矣先是授徒歷聘以來門人多所私記孟子志在行道未暇也迨不用於齊

而歸俯仰天人撫時增感嗟興王之難遇懼絕學之失傳因述堯舜禹湯文之道至於孔子皆由見知以啟聞知不禁喟然嘆興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由是次第編述訖于有成門人以是數言為七篇所托始繫之終篇猶孔子作春秋托始獲麟也

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頲孟母墓碑記（成宗元貞二年立）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張記辨曰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為一百十年慎靚王三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凡在齊六年皇極經世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為齊卿四年丙申去齊則葬母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廣業案此辨是也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終於敬王四十三年徐廣云歲在甲子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徐廣以為乙丑推至定王二十五年當為丁酉又三年庚子定王崩今云丙申戊戌實差一年此據皇極經世書也魏齊事亦仍舊說另詳後）

陳氏疑定為安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也近孟衍泰三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梅瞿九思說定為烈王己酉生赧王二十

六年壬申卒（集語同）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氏世譜亦然知又非陳氏所見之譜矣案史記六國表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加考王九年以足三十七之數是為己酉去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纔四十八年則太近若自壬戌推至烈王己酉為百有八年則又太遠朱子集注云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見孟子未得為孔子徒句下）詹道傳集注纂箋從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推之又十年悼公立（史六國表魯附楚據之當十二年漢書律歷志當十一年詹景鳳作十六年誤）凡四十年（史表三十八漢志三十七）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史表三十二）共公二十二年（史表二十三）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百六十四年（史表共百六十五漢志共百六十二）而

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上纂箋今以六國表考之魯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譜本不足憑就舊譜詩八十四言之敘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而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訛爲三乃魯魚亥豕之失也但其所據止留青日札遂謂生卒朔望不可易恐未盡然。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蓋孟子之年最明白可數者爲齊卿時已自言我四十不動心知其時年必耆艾矣若生於烈王己酉則後三年烈王崩顯王繼立而孟子仕齊卽在顯王三十七八至四十一二等年詳後計孟子年纔過四十何遽云齒德皆尊而自居長者趙注孟子年老自稱長者王曰吾惛禮記注耄惛忘也其年亦非盛壯而孟子言僅有其一則長於王可知也禮六十始杖鄉週鄉飲尙在立侍聽役之列使以強仕之年而言鄉黨莫如齒景丑齊客其可欺乎今雖無由考知竊爲約紀其年曰周安王十七年丙申孟子生杜預春秋左傳後序云推校紀年魏哀王二十年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孟子生安王十七年去孔子卒九十五年舊以爲定王丙申實差六十年又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圖己卯周安王立十七年乙未以下紀事俱差一年蓋敬王在位實四十四年史因此誤茲不復辨至烈王元年丙午年十一歲顯王元年癸丑孟子十八歲梁惠王三年齊桓公午八年史表作齊威王十一年。史表詳後

二十三年乙亥孟子四十歲梁惠王二十五年齊宣王十一年史表作齊威王三十三年三十三年乙酉孟子五十歲梁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二十一年史表作宣王七年四十三年乙未孟子六十歲梁惠王後元十年表作襄王九年齊宣王三十一年表作十七年宋偃王三年愼靚王元年辛丑孟子六十六歲梁惠王後元十六年表作襄十五年齊湣王元年上年爲宣王三十六年史表作湣王四年三年癸卯孟子六十八歲梁襄王元年表以襄爲哀赧王元年丁未孟子七十二歲魯平公三年史表作元年十二年戊午孟子八十三歲十三年己未孟子八十四歲但依此考之庶七篇所載仕止稍有頭緒耳

右生卒年月

孟子年歲觀與諸人問答亦可見如稱宋牼曰先生自稱名對北宮錡亦自名稱高子曰高叟楊子方言叜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閒凡尊老者謂之叟集注考證謂相尊之詞不必年長非此皆齒尊者也其儕輩惟字王驩曰子敖若沈同淳于髡宋句踐戴不勝景春白圭之流皆子之自稱曰我諸人可考者宋牼卽莊子宋鈃與尹文皆悅墨子之風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齊宣王時人亦見荀子有宋子十八篇言黃老見漢志小說家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齊之贅婿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白圭據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梁觀時變鄒陽書曰白圭爲魏拔中山文侯賜以夜光之璧計其年且長以倍不當自名曰丹孟子呼爲吾子

故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與孟子言者名丹字圭不得與史強合今考韓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正鄭國爲壑之證呂氏春秋審應覽有白圭與惠施折辨語則其爲另一人似無可疑然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據竹書紀年秦封衛鞅於商在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秦紀在考公三十二年較後一年是圭後於鞅甚明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呂氏春秋及新序載孟嘗君白圭問荅於魏文侯皆稱謚恐史與鄒陽之說誤以武侯爲文侯也尚史云案策圭事魏昭王史與鄒陽作文侯誤圭言治生產猶孫吳用兵若事文侯則正與吳起先後安得引以自銜此說亦佳但不若文侯商鞅爲更切耳

又史言騶衍後孟子而髡乃與俱至梁則使趙之年亦必誤也

右附論宋牼等年紀

本傳孟軻鄒人也漢志同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于欽齊乘春秋謂之邾婁婁有二音合閭音爲邾合樓音爲鄒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後史游急就篇孟伯徐師古注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廣韻仲孫爲三桓之孟孟子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爲此二說一詳其邑里一原其世系可謂周悉而明白矣吳程乃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譚氏編年略更移其說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史云鄒人不云鄒國人猶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也本書言自齊葬於魯因是時有二鄒慮後人國與邑混故於葬母大事特書之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誤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邑卽是居魯其對鄒穆公不稱臣而言甚倨卽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爲別國矣於魯則云我之不遇魯侯天也以不遇本國之君老更無可遇故曰天也詳經義考友人吳兔牀籌

有程復心孟子年譜鈔本一卷論不可不編年者有四此其一也文與譚貞默編年正同豈譚襲用之歟子見爲元名儒不應有此乖誤疑爲譚所借撰故竹垞於程祗錄四書章圖二十二卷不及年譜而於譚獨詳載孟子編年也年譜雖未盡合其可採者錄後廣業案此言殊謬史與孟子同傳者淳于髡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卽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卽爲魯下邑也且鄒國與鄹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鄹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徐鍇繫傳鄒下引趙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則畱反鄹下引左傳鄹人紇則侯反二字形義判然許叔重書具在可覆按也玉篇訓同說文惟鄒下增注云俗作邹鄹注云論語作郰廣韻鄒縣名在兗州鄹下亦引說文又杜預春秋地名釋魯地云襄十年鄹注魯國魯縣東南莝城也釋邾地云隱元年

郲注魯國騶縣文十五年繹注魯國騶縣北有繹山鄒字見孟子書者十他書或作騶如史記鄒人一本作騶人始皇紀鄒嶧山封禪書作騶嶧山漢書地里志魯國騶注故邾國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是也俗通作郰顏元孫干祿字書郰鄒注云上通下正是也郰字見左傳郰人紇通作鄹論語鄹人之子孔叢子還轅息鄹亦作陬孔子世家生昌平鄉陬邑是也若鄒郰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郰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卽左傳之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遂詔封孔子爲鄒國公見後周書隋復封孔長孫

爲鄒國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輿地志陬並作鄒實坐此誤也鄭樵通志氏族畧序以字爲氏云宋有孔氏孔子以六世祖孔父之字爲氏又序以邑爲氏云魯鄒氏子姓宋湣公後正考父食邑於鄒生叔梁紇遂爲鄒氏今兖州鄒縣是也齊有鄒衍鄒忌望出范陽如其言則孔子不但鄒人又氏孔又氏鄒而忌衍皆與同祖一字傳訛乖謬乃至於此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爲郰而云孟子鄹邑人司馬貞史孟子傳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聖賢梓里任臆顛倒此皆五代及唐俗體傳訛急待後儒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於郰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極爲了當集注考證聖人之居在今襲慶府仙源縣而鄒卽鄒縣在仙源之南亦極分明而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軻鄒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封鄒國亞聖公俱載正史今乃混國爲邑謬假說文欺世可乎反葬誠屬首邱之義然是時壤接牙錯不必如後世之土斷左傳載魯伐邾非一安知疆田保繹而後魯地非卽向之鄒地且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不得藉是爲魯人之證左傳哀七年魯擊柝聞於邾漢志魯騶蕃三縣俱屬兖州魯卽魯國蕃卽邾國騶卽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不古之據而以今境計之合孔孟皆爲鄒人誤矣三遷志秦漢鄒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杜預劉昭杜佑說並同孟子所居在此後人以今治爲古地誤鄒志宋熙寧五年省入仙源元豐七年復置至鄒人與楚人戰正惟身是鄒人故援以喻齊左傳正義引譜云春秋後八年楚滅邾此卽趙氏所稱或說也漢志云傳二十七

世爲楚所滅水經注楚宣王滅邾國名紀曰邾爲魯併而鄒爲楚併意其時楚方蠶食鄒不行仁政而妄與力抗孟子知其必有後災適因齊事觸動遂不覺痛切言之也乃以是卽知非本國乎且鄒在春秋賦六百乘傳至戰國亦在十二諸侯之首故楚射者以秦燕魏比騏鷹齊魯韓衛比青鳥鄒費郯邳比羅鶩謂其餘皆不足射則知是時妄思敵楚者惟鄒故借爲以一服八之證也魯既父母之國何與愼子言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如曰居鄒邑卽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鄒君卽穆公孟子與言必稱曰君故曹交雖不在公所亦必稱君也至平公則吾與魯侯對舉卽知非本國臣

民矣且鄒魯鬨後穆公肯復引讐國之人與圖善後乎閻詠曰祗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言已明切廣業恐人之好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鄒費之費即所稱費惠公者水經注引魯連子曰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餘詳四書釋地）

右里居辨鄒騶之訛

譚氏所稱二鄒皆顓帝後所封國與騶邑風馬不及其一早著于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

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鄒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周武王封安裔孫邾俠爲附庸居於邾今兗州仙源縣古邾城是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會鄒山記云騶山古之繹陽魯穆公改爲鄒史索隱說文繫傳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訛鄒穆公爲魯穆公耳（張居正四書直解作鄒穆公是）

右附論二鄒

葬母於魯似于魯人爲近然孟子所葬廣業亦嘗考之矣續漢志騶本邾國劉昭補注引劉會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據非鄒人而何以葬鄒也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

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于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傳寫訛墓今正之山堂肆考以四基對八部）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見孫明復小集）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郰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明復云東北三十里容思云馬鞍之南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

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里近聖人之居而墓亦壤接焉乃其葬在鄒不在魯固自顯然孫于二公皆山左人言必不誤說者更將何以牽合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兖州鄒縣本繹邑有孟軻冢不詳四基之[illegible]頊墓碑作基山之陽陳鎬闕里志張泰鄒志陳氏[illegible]記俱作四基山齊乘又云鄒國公廟在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即孟子故宅他若天中記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蔽閭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舊山東通志鄒志闕里志岱志董斯張廣博物志並載列女傳載孟母三徙斷機韓詩外傳買東家豬皆孟子居鄒事使紊其居止則諸事皆無所

繫是不可無辨也

右冢墓

孟子父名字失考孟氏譜名激字公宜孟母氏亦未詳張頊孟母墓記云舊唯片石題曰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集語載金孫弼謁廟記有李氏之說疑碑爲金所立或云仉氏音掌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在孟子爲士之後明矣時年蓋已四十餘題辭所謂夙喪者特以父先母死耳非幼孤也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里志三遷志遂云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列女俱無此說且列女載孟母斷機事云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此必非嫠恤之言夫士及三鼎固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藏倉得以行其毀鬲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又安得不辨之蓋公宜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廣業案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母制祗稱其父夙喪張頊墓碑亦然則三歲喪父之說妄也張士觀追封制云朕惟孫孔子王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

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寶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見蘇天爵元文類孟子字史傳漢志不載趙岐亦曰未聞太平御覽引聖證論云學者不知孟軻字案子思書及孔叢子所稱孟子居即軻也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廣韻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顏師古漢志注引聖證論作字子車而云未詳其所得則謂出子思孔叢者正未可信矣集注考證云軻車軸故字子車傅子又稱鄒之君子孟子輿見選注王伯厚疑皆傅會是也妻由氏見續文獻通考亦無古據何異孫十一經問答云父名母氏未聞娶誰氏有幾子皆無所考此闕疑也復云史記本傳載孟子幼孤而教以三遷之訓則大謬又以

古者易子而教證孟子未必有子九誤

右孟子父母

孔孟之師皆不傳淮南子有項託七歲之說呂氏春秋稱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要皆三人之師而已孟子本傳稱受業子思之門人本無定名猶孔子之爲不學也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因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荅之辭唐韓退之李習之皆以爲學於子思其實非也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爲喪主知其時年已長矣孟子書

論及張儀公孫衍當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後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魚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共處函丈何壽考至是或謂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而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計其生近安王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復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固知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書亟稱繆公尊禮子思時

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其居衛有齊寇必少壯從仕時事言苟變於衛亦必在悼敬昭公時又云家語伯魚年五十卒孔子歿子思年六十二案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哀公薨又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歿已七十年使子思壽僅六十二安得繆公時尚存集語受業解亦知年歲不合因謂伯魚卒子思方生以名伋字子思附會之尚不相接又謂元王貞定王考王六十年係後人妄添而削去之而曰周顯王六年孟子年十歲子思年六十一請見受業卽在是年明年子思卒穿鑿殊甚經義考載李本事蹟圖譜說與詹氏畧同夫思孟生卒之年既不相值而孟子稱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魯繆公已詳遶文其爲追溯無疑惟是子思之學得諸曾子而七篇述二子之言最多則師承固非無自耳

右師承

孟門從遊者趙岐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六人公孫丑第三等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第四等徐子第五等宋徽宗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爲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淵頴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考失傳序見存心堂集則與趙注同可知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宋祀典作告子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

書記數畧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告子一本作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人互異竊謂季子在集注疑是仲子之弟其兄既著書論詩弟自無慚私淑仲子詳後注又都穆聽雨紀談引譜仲子名睪孟子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得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公孫丑者今三遷志孟睪爲仲子子又與都說異寧於宋仁宗景祐四年爲鄒縣主簿奉祀孟子今孟氏皆其後譜卽其所輯今復數修殊少古據難信也周霄殊無取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氏春秋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荅殆從遊於梁者歟而趙注卻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

孟子四考　卷四　出處時地　十八

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有公明儀高叟集語濫及淳于髡鄒衍等其誤固不待辨然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于七篇尙何去取之紛紜乎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而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見大淸會典斯實千古定論可息羣議者矣

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以子叔疑爲名終亦莫能知爲何許人也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稱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混意卽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款廣業向持此說詳讀經隨筆中後見集語所論正同然趙岐熟於左氏不應忘之至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文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适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适或謂後車傳食方遊齊梁時則然居鄒尙無是也但彭更專舉隨行者言安知及門受業不更有人耶許行爲神農之言徒尙數十陳相兄弟一見大悅豈大賢反不及之時無聞人諒未必三盈三虛也其後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則其人且千計何

孟子四考　卷四　出處時地　十九

止數百乎馮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矣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古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嘆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陸璣毛詩疏陸德明釋文序錄並云孟仲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仲子仲子授根牟子遞傳荀卿及大小毛公則知鄭氏言子思弟子者非也鄭氏詩譜孟仲子子思弟子詩惟天之命篇正義引云盡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文選注引墨子有告子勝見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子勝斐然之志下王伯厚謂勝爲告子名是告子與浩生不害信兩人矣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伯厚謂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稱高子此高子孟子以

叟稱之與去齊時以尹士語告者當另一人齊乘謂公孫
丑萬章皆齊人滕州北公村有丑墓其南萬村有章墓士六
書正義萬姓芮伯萬之後孟子門人萬章餘無考其廣
韻所載屋廬子者書又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
咸邱蒙隱居顧充古雋考畧咸邱魯地豈咸邱之人以蒙爲名歟四書釋地曰以所居地爲氏是也
公字注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
食邑於都後氏焉又孟子有公行子者書左傳晉成公以
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古今姓氏辨證曰孟子
有屋廬子元和姓纂云晉賢人著書言老聃之法滕更滕
叔繡之後以國爲氏充虞出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通

志氏族畧咸邱蒙齊隱士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孟
子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夫咸邱隱居公行著書已屬
異聞屋廬喻老克卽子春尤可怪也至廣韻之離婁通志
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訛自漢附錄於
此知古亦有不可泥者

右門弟子

本傳孟子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題辭因
云孟子自著姚信士緯則曰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
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或捐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見太平御覽其後韓退之林虞中並同其說世儒或然或否廣業

案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荅斷非輯
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
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
師訓謹授受秉法論語也觀公孫丑美大之稱幾及孳孳
之言屋廬子喜於得問數節當日師弟情事畢見矣迨還
自靑齊既難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後世取向所進
說時王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刪定之以爲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託諸空言不若載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老遊梁魯
其例亦同豈竟孟子自著哉至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
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諸子皆

孟門高第七篇中無斥其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浩生
不害皆稱爲子卽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當是
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未必不由此
也聖賢羣輔錄載八儒有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
事之儒殆其人歟林之奇謂有萬子曰當是萬章門人所
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孟子稱謚者止一梁惠王若
梁襄滕文魯平皆後孟子死則書謚出門人甚明晁公武讀書志已有此說玉海藝文考證主之謂惠王元年至魯平公卒七十七年軻始見王目之曰叟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或者乃云當日門人不能有此精粹文字寫得孟子意
思出夫親炙大賢之門既不能師其德行復不能傳其言

語則其時設科受業果所教何術所學何道耶其傳食諸侯將竟一無事事徒資賴其師爲糊口計耶後世追封侯伯從祀孟廟亦不問其功德之稱否耶秦漢以下文士接踵亦頗有粹然者其師不必孟子也朱子語類數億萬言盡其徒所記孟子顧不及朱子耶朱明人此等議論實令人氣塞也篇中稱孟子迪曰夫子獨樂正子稱先生自稱曰弟子或名獨萬章咸丘蒙稱吾知必非出一手性理小辨曰百有餘歲似適梁齊時所言七百餘歲是去齊時所言謂其書作於一時可乎此說亦有見或問師弟質難言皆在耳傳述非難至與時君答問門人何由得其詳而長篇短牘一無遺誤也曰不觀梁襄王章乎望之不似人君以下皆出而語人者也人卽門人也孟

子固罕見諸侯見則必有建白退輒爲弟子道之或直舉以相詔或因請而備陳故記錄特詳而此于首篇發其凡也倘謂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故表欒之餘則秘不語人旣非隱惡揚善之道亦豈開誠布公之意耶此書皆出當時寫錄故雖小小往復不少漏畧阮逸謂章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此瞽說也如滕世子初見時門人偶未及記至復見之日已不能盡述前言而撮舉大指今云退自齊梁始作勢必取數十年往事一一追憶成之某問云何某荅云何無論文重思煩辭不齊一且亦惟詞章之士以之研京鍊都則可耳豈所語於傳世立敎之書哉

右論七篇非盡自著

宦遊序畧

史稱孟軻困於齊梁而楊雄解嘲有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敎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乃其間在齊日多在梁日少仕齊在前遊梁在後若任若宋若滕若魯皆其歷聘所至而鄒則父母之國也本書所載遊歷甚明而他書雜出齊梁之事往往錯亂不合故今先取齊梁年世論定之而後以次及焉繹史引文選注辭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其事則未聞也案此注見解嘲下嘉靖袁氏本作唐劉濟曰孟子遊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雖往來云云明季萬卷堂本作唐呂向注闕周字考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安得爲師豈齊威王之訛歟

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注梁惠王章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稱之曰父不遠千里之地而來至此注齊宣王章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注依宋本其言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展卷卽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而梁惠王之改元一誤之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再誤之于是遷就附會愈求其合而愈不得矣案竹書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卽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愼靚王二年惠成王薨春秋後序史記集

解及通鑑考異困學紀聞並據以爲說凡前元三十五年後元十七年史遷時未有汲冢書而亦弗復深考遂不知有改元而曰惠三十六年卒割後十六年屬之襄王其下乃接哀王梁之世次既差則孟子之適梁舍三十五年更無可繫矣故六國表祇於梁一書孟子來而七篇中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去齊大書特書不一書者俱絕不之及然其本傳固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序文初未嘗誤王文憲反謂史記輕改孟子可異也通鑑既依紀年以襄王爲惠王又從世本改哀王爲襄王集解引和嶠荀勗說云史誤分惠成之世爲二王年數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此通鑑所本也乃

仍依史表繫至魏子惠三十五年至後十六年載惠王卒孟子見襄王語中隔十數載不別記孟子一事綱目因之前書孟軻至魏後書魏君幣卒孟軻去魏適齊提要無此六字案綱目以惠後元年繫顯王三十六年下又與紀年不符蓋既改稱一年則三十六年卽其後元不當在明年自此至後十七年紀事每差一年遂使亞聖遺書雖家誦戶習終莫得其解矣夫史成於灰燼之餘自謂無舊史年月可稽故於十二諸侯稱年表而於六國但稱表其中編年紀事原不能無所差舛且如魏世家既誤惠爲襄秦本紀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又誤襄爲惠表哀王九年其敘稱王既誤以惠王爲追尊及述孟子之言又苦不合於是約舉其文而陰以君字換王字其意本欲自救通鑑未審其故輒取孟子改之以實先梁後齊之說程氏年譜云孟子非編年之書也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惠王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加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其不以遊梁始甚明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宋事亦在滕文公下

右論史紀梁事之失

顧亭林嘗言孟子適梁在惠王之末以史及孟子序說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爲非語雖不詳極有卓識然適梁早晚當時亦豈竟未

商畧及之特因仕齊之年求之齊世系都所不合勢不得不屈孟子就之夫因齊世系不合而變亂孟子之遊歷以就之則雖至愚知其不可善乎金仁山之言曰史表於魏年既誤則其於齊事安得盡無所誤今據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詳檢索隱注文卽知不然毛氏汲古閣有重刻北宋祕省史記索隱三十卷今用其本六年救衞桓公卒注云按紀年梁惠王十三年毛本作十二年明正德閒愼獨齋刻元中統二年段子成本及凌稚隆史記評林並作十三年今校正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注云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據之則桓公又稱幽公又宣王二年騶忌子注云按

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南梁之難有
張丐對曰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
年又齊威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
宣王又橫稱鄒忌皆謬矣魏世家惠王三十年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注云按紀年二十八
年與齊田盼戰於馬陵又孫子傳與齊戰於桂陵後十五年注云王劭按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於桂
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於馬陵計相去十三年廣業案二注一作二十八年一作二十七年相去俱無
十三年合觀後注則二十八爲是又八年魏惠王卒注云按紀年此時梁
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以其後卽爲魏襄王之
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又孟嘗君傳宣
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注云紀年當

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諸本皆誤六爲一今正之改爲後元又
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東阿注云紀年當惠王
之後元十一年依前宣二年注是惠二十三年彼文作平阿案田世家亦作平阿又
云十三年當是後元一年會齊威王於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
惠王會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鄄字愼獨齋本汲古
凌本並作甄又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
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案此六引紀年皆今本竹書所無惟田
盼一條與今合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隋志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與竹書同異一卷今
惟竹書存然就其言考之威宣不惟互見兼多連稱戰國策蘇

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厚國富而
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用之破韓威魏云云又曰今富非有齊威宣之
餘也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名衍之徒論著終始云
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云云漢書郊祀志同鄒陽上梁王書齊
用越人蒙漢書子臧而彊威宣儒林傳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
列貨殖傳齊富彊至於威宣自序田完世家亦云嘉威宣
能撥濁世而獨宗周夫策史皆分威宣爲二王者也而此
言威宣又言宣王明係一人史動輒合稱在本書則爲變
例參考時事亦止一人何也騶衍後孟子其倡怪迂之說
當在宣王末燕昭求仙踵宣之成轍也荀卿遊齊又後於

衍故傳言田駢之屬已死宣王時若兼言威卽大相牴牾
然則前後書法岐異如此者無他威宣實一人而兩謚今
則析兩謚爲二王故耳蓋是時多複謚或並稱或約取韓宣
惠趙武靈皆並稱梁惠成秦惠文單稱惠而錯舉一字則自周貞定王已然漢書
人表竹書貞定王周本紀定王世本貞王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彼宣
尤易雜出國策因分繫之而世家遂斷爲父子視割裂梁
惠爲甚矣然於蘇子之言封禪諸篇卒不能易蓋五德采
用始皇神山上書徐市信有足徵推之富國宗周亦必本
先秦舊文錄者初不及顧本書而當時後世適亦無置疑
者噫是豈小失也耶世系既差年數自舛據紀年桓公之

立應在史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記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康公之卒年爲桓公卒年故愈不可曉（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紀元年和二年卒桓六年卒六國表康公二十六年卒明年威王元）今誠以周烈王元年爲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表齊威王四年）至惠王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又明年周顯王十三年爲宣王之元（表威王二十三）當惠王十五年盡前元三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表魏襄十四齊湣三）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云云案烈王之崩史表在齊威王十年世家威王卽位九年諸侯竝伐並無相率朝周事）而湣王

前三年實爲宣王（湣王實止三十七年）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複謚故亦稱威王淳于髡傳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王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言宣王又世家楚圍我徐州在宣王十年（表及孟嘗君傳同）而越世家乃云齊威王使人說越王無彊伐楚楚大敗越北破齊於徐州（考古質疑謂史自戾詳後注）忽威忽宣參錯不同皆由於此（呂氏春秋載威王欲殺陳騈子騈子奔孟嘗君孟嘗君以車迎之新序亦然尚史謂威王孟嘗不同時案孟嘗君傳文代嬰爲薛公在湣王十年左右則此威亦必是宣也）更有說焉莊子鬼谷子俱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而有齊國（莊見胠篋篇鬼谷見引索隱今無此文）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彊共十三世威宣實一人故云十二世參考紀年年世正合非意爲增損也）莊子與宣王同時（見史傳）鬼谷書蘇秦所述（見唐志）既親見其人爲追溯其世豈若後人之橫斷哉威王名因齊尤可異（史表世家魯仲連傳同）名不以國既名之何得不諱或據司馬穰苴傳單名因（傳云田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和字下疑有脫誤鄭樵通志云名因）孟子對齊宣王有曰因無恆心是直斥其先君之名國策作嬰齊則與庶子田嬰同名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名牟（莊子則陽篇魏瑩與田侯釋文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則當日又有大夫牟辛（六國表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世家同案桓公名午字形似牟別本莊子因訛爲牟也）皆必無之事

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宣王辟彊書名）況齊事莫詳於孟子太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採錄一字雖足用爲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紊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語氣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至伐燕之役支離尤甚無論桓公五年田臣思取燕桑邱一節割裂國策而減燕燕畔爲宣王一大舉動反削去之及敘燕世家云噲立齊人殺蘇秦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蘇秦傳皆宣王卒秦說湣王厚葬燕噲立齊人殺秦秦弟代勸燕質子於齊皆與此不合）既依燕策以噲立

在宣王時矣據此則噲元年爲齊宣二十三年何六國表又繫於齊湣四年中忽復襲齊
策以齊伐燕爲湣王此不惟齊宣年有矛盾并噲之立亦
必有差誤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閔即湣年代以曲從
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以致斯鵠突也
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爲何年蘇子由古史亦不紀年但就孟子與燕
世家前文齊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皇極經世觀物篇別題王四十二年甲午四十三年齊用孟軻爲上卿四十四年孟軻去齊此說近之惟未知齊宣王之年有誤又以爲魏卿在乙酉列齊之前耳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
兵與孟子幣交與遊相合而吾惛之言可以知其在位日
久宣王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互見生卒辨去孔子卒百

五十五年去文武受命七百五十八年與去聖未遠數過
時可亦合而遊梁之歲吾乃得而定之矣且夫遊梁至易
知也惠王之言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此非即
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
敗我襄陵之事乎在紀年皆惠王事則是時爲惠後十六
七年無疑自史誤爲三十五年趙注遂闕而不釋集注本
依紀年而前章已引史記此不得更援他據於是依正義
之說一引十七年少梁事而不計七百里之符否一引世
家昭陽事而特不存其年於時事實不相合初不若趙氏
闕如之爲得也

右論史紀齊事之失

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趮矣但題辭謂退自齊梁
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
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
之後其著作亦非始此說已詳前風俗通窮通篇首敘孟子仕
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
之爲上卿庶爲得實也其體依倣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
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
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

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
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
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
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
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不第此也齊人伐燕等章
本在公孫丑篇滕小國也三章本在滕文公篇記魯事止
三章本皆在告子篇今亦割取其一而於梁齊之下繼以
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
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始以

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畧決於歸（伐燕二章本當在沈同章下特移置此以明孟子不終仕齊之故林之奇通義乃謂此書記事散出無先後之次若以此二章置沈同後則不待說而自明殊非解人之言滕文公三章倣此）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畧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

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為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為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辨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記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畧言者趙氏以為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

年譜總論曰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而弗放其良心故以見梁惠王言仁義始以君臣之治統為前序以堯舜禹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為後序每篇首尾以義利性善性命始以距楊墨惡鄉原終因外王而歸內聖此作書之全旨也編年畧曰孟子行事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教授弟子時事非游齊梁時語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二者固並行不悖也

右論篇第大指

史敘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實宣王五年六國表當周顯王十六年秦孝公九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時魏始衰故齊最強）魏秦或晦或顯二國史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孝公即位令曰往者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有能出奇計強秦者與之分土商鞅因入秦變法致霸）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於惠王（武侯子）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

王追尊周無是理相王者私相尊奉非天子命也安得僭爵其文果有之彼秦孝公韓昭侯趙肅侯燕文公何皆不援此例史特因不知改元則二十六年王號出於無因故爲此自救耳以紀年推之是年實惠王後元二年而秦紀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表亦書魏王乃前元之十六年其稱王較前於齊且七年韓世家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又前於此十二年懿侯表作莊侯楚世家宣王八年周天子賀秦獻公顯王五年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此魏惠王前元之七年也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吳師道改蘇秦爲蘇子以閔王時秦已死也然閔字亦誤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竹書伐邯鄲取列人取肥俱在惠王八年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策言魏惠王爲九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竹書惠王十四

年魯宋衛鄭君來朝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說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按即馬陵之役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秦紀惠王八年魏納河西地呂氏春秋審應覽惠子治魏當惠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子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路天下之兵四至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非魏最先乎周本紀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

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年表不書秦稱王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秦惠王稱王正在是年其後諸侯皆爲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乃史家筆伐之法初非聞見異辭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言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附記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讖稱王即在受天子賀之年也顯王賀秦有二其一在五年周紀云賀秦獻公

獻公稱伯秦紀謂與晉戰勝石門天子賀以黼黻在三十五年者兩紀不言所賀何事年表云天子賀行錢然則獻公以賀而稱伯惠文必因賀而稱王矣是時魏已寖弱方改元與民更始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東敗西喪之餘越號改元以張強大之形蓋衰弱之實也聞秦稱王欲厚結以爲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徐州齊地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如後安釐王令新垣衍使趙帝秦之例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時田嬰相齊楚威王聞相王之會怒嬰明年伐齊則是年知此舉殊不滿諸侯意矣而魏固已名震河山以東魏復稱王故有追尊之誤秦亦後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爲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觀下文書魏君爲王則知此正言自爲王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

為之謀主蘇秦所謂有意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秦說魏在周致胙於秦秦禽魏龍賈取雕陰時秦已稱王故蘇秦說以吞天下稱帝而治未定稱王故惠王自言毛羽未成文理未明也特以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為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為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自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國策齊敗魏馬陵殺太子申欲報之惠施請王變服折節因田嬰以朝齊又甘茂曰梁君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呂氏春秋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合觀數書其去王號明矣故其為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為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

王殆亦張儀所為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為王史獨書月日者欲自詡其功耳儀言秦待魏甚厚魏不可無禮正指此通志乃為改云四月戊午始為王韓魏亦為王失其意矣否則魏王久矣何尚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然此要皆惠王事非襄王也自改元一誤強以惠為追尊改元自梁惠始先於秦者十年史未之知故秦紀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表直云初更元年意謂其創見也然如鄭厲公衛獻公衎並有後元年亦改元之權輿事蹟圖譜乃謂古無改元殊誤繹史年表於秦惠更書元年於梁惠止書三十七八至五十二年亦未安讀孟者又強改王為君故并列國稱王之年詳著之庶乎論世有憑也

右附論梁齊諸國稱王之年

論孟子世者必詳核周之年蓋周之年數平王以後易知幽王以上難知故諸家記述長短錯出要與孟子去齊時所言由周而來七百餘歲合者為得之史周本紀武至夷無年數厲三十七合共和十四為五十一宣四十六幽十一據表東周歷平五十一桓二十三莊十五釐五惠二十五襄三十三頃六匡六定二十一簡十四靈二十七景二十五敬四十二皇甫謐曰四十四表四十三元八貞定二十八考十五威烈二十四安二十六烈十顯四十八慎靚六至赧五十九滅於秦凡五百十七年據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武王滅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共七百七十四年計孟子時纔滿七百以成王定鼎郟鄏卜年七百推之猶

未及卜數也年表起共和元訖敬四十三凡三百六十五年六國表起元王元訖赧五十九凡二百二十一年兩共五百八十六漢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云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桓公立下云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據魯歷伯禽至惠三百八十六加武王七周公攝政七適得四百則當云隱而非桓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視本紀多九十三年魯歷煬六十年獻五十年史世家煬止六年獻三十二年江永羣經補義據此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實七百三十九年與孟子合以孟子仕齊及卒年計之當直云八百歲不僅七百餘歆得無橫斷年數損夏益周如續漢志所譏耶然所由錯午者良以夷昭之際在漢已失年

數故耳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以武王克商爲十三年己卯夷依世紀帝王世紀夷十六年見史正義厲依史記又增昭爲五十一廣宏明集齊釋統荅高麗使云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依竹書甲寅是昭十五年至十九年崩此云五十一盖據陶宏景刀劍錄也孝爲十五故自己卯至幽王巳三百五十一年歷平至赧五百七年合八百五十八年視劉氏僅少九年亦與孟子不合竹書總舉西周之年曰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據本書是年伐殷明年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克殷至幽王庚午共二百八十一年據本書武十七成三十七康二十六昭十九穆五十五共十二懿二十五孝九夷八厲二十六宣四十六幽十一則多十年其自平王元至隱卽赧十六年與本紀同惟敬多二年四四十元少一年七烈少三年十耳加隱後四十三年二

孟子四考　卷四　出處時地　三八

周共七百九十六年集解引皇甫謐言武王定位元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前於竹書僅五年而敬王元己卯已後於竹書壬午三年何亦云八百六十七歲與漢志同耶朱書禮志推武王以庚辰崩周公壬午出居東是又以竹書定位之年爲崩年廣宏明集釋統引陶隱居年紀楊玠史目稱懿王治三年元王治八年貞王治八年悼哀思共一年貞卽慎靚也彼此增損視竹書少十八年是書魏史所記與孟子同時宜無所誤但原本爛脫或出後人校綴燕噲先繫於今王七年與史表同當是衛恒等所爲且諸書言周皆始武王滅殷孟子言五百年興王之事當從文王受命之年始尚書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康成注云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之知必本文王者以人事則專征質訟以天瑞則赤雀丹書舊邦新命實始作周觀兵繼父志耳敢自有其年哉逸周書小開稱三十五祀

至文傳言文王受命九年則改年信矣柔武酆謀諸篇所稱元祀一祀二祀三祀則武王卽位之初未改元先正名號也大匡文政之十三祀則觀兵時速文王數之孔晁注元祀云文王卒之明年注三祀云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克殷解陳於牧野注云十三年正月其後武儆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又言立後嗣屬小子誦此武王有天下之後接前三祀數之至此爲十二祀而崩也以此推之益知前十三祀非專屬武王否則十二祀崩十三祀尚克殷乎竹書謂元年庚辰嗣位十二年庚寅伐紂誤矣儒者說文王之崩七年九年不同觀孟子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又言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卽可據此斷之書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崇六年伐耆七年而崩律歷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崩後四年武王克殷凡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左傳昭三十二年正義論歲星超辰云歲星逆行十二歲一周天常數也實則一歲之

孟子四考　卷四　出處時地　三九

行有餘一次故昭十五年歲在鶉火服虔以爲龍度天門謂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也至推受籙及太歲則詩文王篇正義最詳其辭曰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授期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鄭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是類謀注是年赤雀銜丹書命之易乾鑿度曰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火使其子爲巳塞水明倉精絕殷之象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受命巳是季秋明年乃改元故書序惟十有一年注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鄭以受

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此言四十也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鄭詩譜今無此文歐陽修作補亡亦失載友人吳騫新刻歐譜採之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乾鑿度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爲此似受命在前五年癸丑與此言八百二十合而鄭注云是年受洛書之命其注雒師謀又數至魯惠公末三百六十五歲或者因疑又王再受命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穎達辨之謂雖與易緯相符然使赤烏之外別有所命則論圖書者莫過中候何我應及雒師謀只言赤雀丹書不言他命故知鄭之洛書即丹書而受命後五年謂受命之六年始稱王也知者三統歷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日爲初蔀名甲子蔀滿七百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爲癸卯蔀從此壬午辛酉庚子已卯戊午至乙酉終二十蔀而復始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法除之除千五百二十歲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四百八十歲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

己卯六蔀除之餘二十四年即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至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而鄭注雒師謀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者誤加五字也據此則文王戊午受命己未稱元武王辛未伐紂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鄭合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凡三百六十年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表二百二十四年起敬四十訖赧五十九實八百二十六年河圖所以整言八百二十也孟子此言發於顯王四十年之後已七百六十年內外故亦整言七百餘歲也而竹書所謂庚寅乃戊午蔀之首年經世之己卯世紀之乙酉則皆尚在己卯蔀也蓋緯書輔經而行推算運歷最爲精密康成經師宿儒深所信用既爲之注又取以譜詩注書而穎達復詳加證引以明之殆確不可易且自文王戊午至靈王庚戌孔子生得五百三十二年是由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也又七十三年孔子卒又九十五年而孟子生其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必在私淑願學之日故自任見知也孟子之世即是可考見矣

右附論周年數

仕鄒

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穆公舉之爲士孟子乃傳贄爲臣得見於公會與魯鬨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既遭父喪葬以士禮祭用三鼎棺斂稱財貧故也時天下地醜德齊士尙游說孟子名聞諸侯多以禮幣交際者孟子以不爲臣槪不往見惟一之任見季子以其處守不得之鄒也後以鄒不能用遊於齊時年蓋五十餘矣

竝仕於鄒有二據焉孟子言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七篇中君臣問答惟齊梁鄒滕而已梁滕以聘齊以

仕使非委贄穆公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此一據也樂正子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趙注孟子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使孟子不仕於鄒安得葬以士而祭用三鼎也觀平公臧倉俱云前喪則喪父不在仕齊之日明矣禮云四十曰強而仕又云四十始仕孟子親老家貧年踰四十不見錄於父母之邦輒以草莽臣遊事齊梁有是理乎編年乃謂事湣王後方見鄒穆公滕文公歸魯閻氏生卒年月考晚始遊梁齊久之歸鄒見穆公又如宋魯滕殊不然也

右辨先仕鄒

古之上士中士下士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談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閒亦稱士如管子置士鄉十五以居士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遊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無田不祭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右論士

穆公之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后粟得一

后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新序又稱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集注考證曰蓋因孟子之言而自反者歟夫親賢定國宐莫如

孟子而嘗日不聞大用意穆公耄年悔過不久卽薨也然
史記敘十二諸侯必曰鄒魯則知穆公以後鄒已班在魯
前君子居人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豈虛語哉韓非又
有田駟欺鄒君事不知是穆公否史貨殖傳云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畏罪遠邪
由今言之殆又孔孟之教澤也

右論鄒穆公

左傳文十二年任國注今任城縣漢地理志東平國任城
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與魯國鄒縣俱隸兗州今濟南府東
任城廢縣西北距古鄒城百二十里許屋廬子往來其閒

一宿卽至也稽孟子有任季子欲授孟子祿孟子辭去云云
云乃想當然之辭

右附論之任

仕齊

山東之國齊號強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於是後然有撫
莅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說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
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梁鄒
千里而遠齊鄒千里而近約之皆千里也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過平
陸舊魯中都地後屬齊去臨淄六百里與鄒爲近今汶上縣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
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
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事蹟圖譜一人皆答以景公事以其爲齊往事易曉
也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
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
聞易牛之事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
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
夫嘗見王于雪宮有謂館孟子于雪宮者四書釋地辨之甚精然齊嘗爲淳于髡愼到田駢等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則孟子當自有第也前後進說甚多凡聲色貨利遊觀園
囿之屬皆教之同民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
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矣自齊
葬於魯使充虞敦匠事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所謂得

之爲有財也後竟因是爲魯臧倉所毀事畢反於齊止於嬴
既免喪自范之齊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或以范平陸相近當是初至齊時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歎異之亦通見王於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
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淳于髡言在三卿中蓋亞卿也以不治事故時謂之客卿蓋不
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
子陳臻咸丘蒙孟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
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
艮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
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
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不

智甚矣一日孟子將朝適王使人召之遂不果景丑疑其不
敬孟子言達尊有三爵齒德而已烏得以爵之一慢齒德之
二哉會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
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故鼎反乎磿室高誘謂齊殺噲得鼎今反
歸燕故鼎則知重器竟入於齊矣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
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
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訛傳孟子勸齊伐燕者
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以有師命
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蚳鼃
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

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若小丈夫之悻悻哉惟
是異姓之卿與貴戚不同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必去而不
久留也王嘗問舊君反服之禮孟子告以有禮則爲之服寇
讐無服所以陳善閉邪者甚至而無如好臣所教一暴十寒
雖有萌亦無如何甚且議欲短喪而孝弟之心滅矣視向之
不忍一牛抑何輕重倒置之甚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
致爲臣而歸集注考證曰致爲臣諸章在燕人畔後似爲此去齊王卒不改纔一就見
而已乃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
亦卒無善於留行如穆公之安子思者孟子以王猶足用爲
善未忍遽去三宿於晝望王改而反之及出晝而終不之追

然後浩然有歸志焉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
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誚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
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
百餘歲以興王名世之說推之能平治天下者舍孟子而誰
使宣王能用孟子席辟聚之勢行湯武之政以齊王反手易
耳而竟使不遇以去非有道無時天實爲之哉蓋孟子於齊
之去留實世道治亂之一大關也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
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驟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
爲幸其使魯也挾樂正子以俱來及出弔於滕朝暮進見欲
一與言行事不可得時猶攝卿也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右

師孟子獨否右師滋不悅孟子則曰吾欲行禮非簡子敖也
卒不加惡焉同僚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常往來未
嘗莫逆也至若責善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不可爲
廉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其餘求富貴利達之徒孟子視
之直東郭乞兒而已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
加卿相閻百詩謂仕齊不下六七年今其年月可考者如蚳
鼃爲士師數月伐燕舉以五旬而取燕之後踰年始畔又先
因饑請王發棠賑之其後再饑國人因有復發之說嘗一使
於滕一之平陸中復居三年喪而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
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分見梁惠滕文離婁盡心諸篇而與

公孫丑答問極多此亦可見其久於齊也

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之十年以屬宣王大事記因之似矣朱子謂無他據不自爲說而錄其文不計其年大事記綱目並云赧王元年去齊以燕畔在是年也若依史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明年去梁適齊則孟子在齊二十二年矣斷無是理萬斯同作孟子仕齊辨論之甚詳但以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言爲初游齊之事其再至齊在宣王勝燕之時王方得意故再召孟子與商取燕之策未幾喪母於齊終三年喪踰二年燕畔而去故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以又字爲再至齊之證計其時正在赧王元年未免支離總之孟子仕齊中惟自齊葬魯一去位耳並無再仕齊之事蘇轍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綱目既依通鑑序說又用史記因謂湣王後來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改爲宣王見語類黃氏日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尙在故不稱謚止稱齊王事蹟圖譜云先齊宣後梁惠襄滕文復至齊事宣王至伐燕而後去年譜先齊宣繼梁惠宋薛居鄒滕文公立之年之平陸事齊湣自六年至十年去齊事鄒穆滕文歸魯編年始見齊宣繼遊梁宋薛因孟嘗君見齊湣王說雖不同皆泥史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夫史之誤前已言之矣竊覩子長於此事亦頗棘手何也史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及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其年則當湣王

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疏謬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宣侯以下不說其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譙周謂襄公下無桓公十六年紀年簡公下無獻公十二年是共差二十八年矣而伐燕事則掎摭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代爲齊使燕說噲以國讓子之三年國大亂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裴駰案及家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今本竹書繫於魏襄王五年此又誤也讓國子之事最詳於韓非子夫復用蘇代者爲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耶且秦紀惠王十一年燕君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據表在十二年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一作池送之燕世家不載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非以事涉乖張故言不及檢耶試以國策考之其謬益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

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宣字一改爲湣以曲護六國表之失一改爲齊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史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困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燕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此齊王亦決非湣王何也湣卽位未久其對齊貎辨自言寡人少殊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貎辨事依史當作湣王國策作宣王誤鮑彪改定是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亦誤作宣王）其所謂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

言齊攻宋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策注如此蓋鮑彪極詆高誘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伐燕爲齊宣王因發憤更注宜其所見乖謬也）則燕昭王立已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之說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在位久故稱長主也（新序列女傳並載無鹽女鍾離春見宣王言有四殆其一云春秋四十壯男不立王乃拜爲后亦宣王晚立太子之證）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國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繫之閔王（卽湣）王固誤史則删卻子噲句輙取其辭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案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言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十八年策繫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當作惠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注楚魏燕）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

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踳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宣三十年表爲十七年）灼然無疑矣然則文雖闕漏尚非漫無可考後之讀孟子者亦何惜數日之力一爲參定而必欲委曲遷就也乎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況趙送公子職及策所載伐齊存燕非又諸侯將謀救燕而燕畔齊之證乎（竊凡以諸侯謀救燕卽史記昭王二十八年入齊事而謂孟子之徒誤記尤謬）若以稱謚

與否爲斷則莊舉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耶吾
又知其說之立窮也
林希元四書存疑宣王曾以取燕問
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於孟
子也若湣王何慙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詞不
同耳○葉大慶考古質疑曰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孟子
得於親見遷史出於傳聞而近作古史者斷然以爲湣王云
而不信孟子何也當時對史者不暇詳究近見陳氏新話云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無其事燕世家燕王噲立三
年云云孟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云云此與孟子沈同問
答事同則伐燕乃湣王也燕噲之立當湣王四年噲亡而
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
淄取其重器湣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
伐寡人者皆湣王時事孟子何以誤爲宣王遑之曰孟子
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意以此故誤也大慶嘗
考史記齊世家無宣王伐燕事燕世家所云齊宣王取十
城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讓國子之國大亂諸
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又考六國表齊
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十九年而薨子湣王立四
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

三年而齊破燕卽周赧王元年時湣王立十一年矣然則
伐燕乃湣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雖然大慶又考之戰
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
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
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爲君
而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
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
大勝燕子之亡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又
未可謂孟子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者因遷史世家年
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周顯王三十六年云
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
據此則齊宣王正與燕噲同時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
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然
則齊宣王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
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王立於顯王三十六年爲異故
自是矣第有差爾滋公進通鑑表以爲編閱舊史使摘幽
隱校計[illegible]權豈有此大節目不加考究而或誤乎況孟子
答問愿[illegible]取國策又有可備乎然卽史記參觀互考紀傳
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又未
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何者以其未免
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
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北
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
楚楚因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
圍乃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與
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宣王非立於顯王二十
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是伐燕爲宣王明矣大
抵卽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辨而破也大慶
於此蓄疑不決者幾年矣今也考證獨勞觀者毋但曰食
肉者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廣業案大慶此辨據策證
孟極有所見徐州之圍由史誤分威
宣爲二人致有岐誤非止自戾已也

右辨伐燕非湣王

孟子一生臣事者惟二君鄒穆齊宣是也仕鄒位卑望輕
紀述從畧齊則位高望重矣故特書爲卿於齊其去也又

書致爲臣而歸而與宣王言每稱必曰臣穆公祇一見雖
無稱臣明文而三稱曰君與對滕文公自稱吾對畢戰戴
不勝稱子之君子之王者迥別魯勝有言曰孟子非墨子
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今觀七篇於名分稱謂洵極精審
如與齊梁鄒滕諸君語必書孟子對曰名分之際所謂以
德則子事我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樂正子告魯平公稱
孟軻君前臣名亦分所在而曰君曰侯師弟已異稱矣至
與梁惠問答王既自稱寡人 齊宣亦稱寡人或稱吾 鄒穆滕文皆自稱吾 稱孟
子爲叟矣將孟子雖未爲臣亦斷無稱吾及子之理度非
稱臣卽稱名而篇中絕不一見此必有意削去以明不臣

之義非苟焉已也今以驕暴不仁身弑國亡之湣王鮑注國策齊貌辨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指湣王呂氏春秋知士篇作宣王又頤豕作顚涿注顚涿不仁之人也史記諸侯害湣王驕暴素不謀面望見王子趙注王庶子食邑於范者則非湣王強謂孟子臣事之稱美而依戀之至梁惠王則反改爲君將謂記者誤耶抑疑孟子阿世苟容不顧名實也恐亞聖亦未可以厚誣矣○梁之稱王孟子明知其僭斷無稱君之理覩左傳吳楚諸王論語葉公自明李蔆於端注筆云孟子於梁稱王於齊王稱臣於鄒稱君於滕稱子同一諸侯何大遜於齊大遜於梁倣於鄒深倣於滕皆蔑褻也

右辨不事湣王

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荅爲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該括數年行止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致異說紛起有謂葬畢卽求仕者張嶷千百年眼載許竹君曰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其身乃不終喪於家此虎固謬顧寧人謂爲改葬閻百詩謂終喪於家而後入齊爲鄉並非夫止嬴非卽至齊也止猶處也鄭氏大學注止猶自處也緜詩曰止傳訓止居處此以終喪也讀者口滑便以止嬴爲至齊誠使旣至於齊則言反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問敦匠事於此故繫之亦閻氏說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爲乎蓋嬴去臨淄尚遠趙注齊南邑左傳桓三年會齊侯於嬴注齊地今泰山嬴縣鄭康成檀弓嬴博注同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

縣東北百里四書釋地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臨淄三百餘里三遷志今萊蕪縣有孟止亭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卽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土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卒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忠養以終母餘年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艮以色養無主故耳見晉書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賓師之位不與在朝諸臣一律且巳奉喪越境而葬其去始死幾三月餘方哀親之在外而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凷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嬴爲

齊地而介鄒魯之間可以展墳塋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至充虞之問並非卽在止嬴之日三年之喪創鉅痛甚唯而不對虞卽意有所疑何敢遽出一言重傷長者心必待慨然廓然始竊以木美爲請觀其追溯前日以迄於今尤可見矣閻百詩曰若以前日爲疑則前日於齊前日願見皆直指六七年前或謂充虞不應蓄疑如此之久獨不思屋廬子之於任平陸陳臻之於齊宋至數年而後問者多矣此論最快說者未識仁人孝子之用心徒費曲解耳漢志范屬東郡與嬴俱兗州境四書釋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七八十里故知自嬴之齊當經范也

右辨止嬴未卽入齊都

適宋過薛

孟子去齊居休四書釋地故休城在今滕縣北十五里離孟子家約百里旋歸於鄒趙注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休愼思續孟子孟子去齊反鄒止於晝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世家稱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考齊楚世家年表俱無之史蓋因孟子之文緣飾之耳故不取王雖問餽不廢而就見無聞孟子亦卒不往此與公孫丑言古者不爲臣不見也其臣戴不勝荀子戴驩注以爲卽不勝韓非子云戴驩宋太宰戴盈之一則進善士薛居州於王而不知一傅衆咻一則知征賦之非義而下同月攘一雞其苟且圖治可見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

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集註考證去齊歸鄒卽如宋與句踐不勝問答則滕世子過宋而見正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疑其言過反自楚復來見孟子因告以無他道也有句踐者好遊而不知所以遊孟子語以尊德樂義居久之梁惠王卑禮招賢孟子欲往應之宋王聞將有遠行餽金五十鎰辭曰餽贐孟子受之遂行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乃取道於薛以歸鄒薛君餽金五十鎰辭曰聞戒趙注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也孟子受之始得歸於鄒已復之滕而梁之行暫寢矣大事記赧王二年自齊之宋自宋適滕誤

年表宋君偃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一年實梁惠王後元八

年也世家謂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今觀孟子在宋時偃在位三四年當齊宣王之三十二三年而已稱爲宋王趙岐云周末列國皆僭號自稱爲王故曰宋王則自立不必在十一年史蓋與秦魏之王同一舛出也觀孟子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曰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則已久矣宋滅在王偃之四十七年孟子固不及見卽不勝居州等亦應老且死矣李于鱗滄溟集有擬秦昭王遺齊湣王謀伐宋書極言偃之暴至云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諫偃曰王欲行王政云云偃怒罵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向之二子趨走此因世家有羣臣諫者輒射之語遂牽合孟文讀之令人失笑齊楚之[illegible]云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嚮皆剔成矣師道已議其傅會矣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右論宋偃王

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正義引譜云奚仲封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武王封其冑為薛侯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容齋續筆云周末為宋偃王所滅顧會為楚所滅齊乘懸侯洪為齊所滅封靖郭君於此據孟子當為齊滅公至哀四年

注云滕薛俠轂此春秋之薛也史孟嘗君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註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作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又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其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而閔王及齊貌辨皆呼為靖郭君史以為謚索隱云或封邑號也案此與平原春申同例至田文直稱薛公而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史表梁襄十四年正惠後元十三年齊湣三年正宣之三十六年戰國湣王策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則封自宣王甚明史作湣王封誤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竹書亦云梁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答其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作釜邱蓋不特大都稱國其名數已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故城在今滕縣詳前齊湣王將之薛假塗於鄒見史記魯仲連傳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

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為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稱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云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又云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豈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而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

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其困之亦東道主之義也譚氏編年多謬獨論薛爲當但以餽金爲孟嘗則又非至事蹟圖譜謂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迂甚

右論薛公

適滕

孟子居鄒欲遠遊梁而遲遲吾行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俄滕定公薨世子以送死事大未敢輒行使其傅然友一再之鄒問於孟子（史記正義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由是克盡喪禮聘孟子至

滕館之上宮時從者雜沓或有竊館人屨者蓋孟子自爲齊卿以來後車數十乘從者常數百人云文公首問爲國甚加敬禮使其弟滕更及門受業後選畢戰主井地之事孟子爲條其大畧使潤澤之仁政初行遠方歸嚮許行自楚至陳相陳辛自宋至行倡並耕之說與孟子牴牾因與陳相言痛斥之然滕國褊小以五十里之國竭力以事強大猶不得免孟子爲設遷國效死二策國幾危殆而孟子亦不能久留矣孟子初至滕文公卽位未踰年稱之曰子其後稱曰君知在滕二年餘也

史記陳杞世家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列弗論故滕事無可證明趙岐引古紀世本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然亦不言在何王之世今由齊人築薛觀之其世畧可考見蓋城薛有二一索隱所引紀年齊城薛當在宣王三十六年（見前）此一事也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諫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原作夫齊此從韓非子改）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此當在湣王初年又一事也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此也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滕滅於赧王二

十九年此可考者其時未知卽文公抑其子孫考滕之滅諸書所載不同（國策作宋偃王通鑑從之漢地理志杜氏釋例水經注並作齊春秋正義作楚通志作秦路史國名紀引紀年越王朱句二年滅滕索隱引紀年作朱句三十四年案句踐世家無朱句紀年終襄王二十年則其滅在赧王十六年之前矣今本竹書晉烈公五年於粵滅滕此當是黃帝後之滕也諸說究以齊爲近是）大約孟子所至之國滕最先亡矣文公始言事齊楚繼言事大國數圻之多非侵小何以致之孟子所以惓惓於齊之乘勢也

適梁

梁故晉國也惠王承文武二侯之業號稱強盛在位既久好戰而屢遭敗衄子死地削因發憤爲雪恥計卑禮厚幣招致

天下賢士時孟子年六十有六七矣齊宣王已薨滕又小國難與成功不得已遠涉千里至梁既入其國堂高數仞食前方丈妾侍輿從遊畋之盛殆過於齊孟子視之藐如也（觀國策廣公宮制丹衣柱之語知孟子說大人章專爲梁惠王發）王多蓄狗馬大營臺沼值兩河薦饑餓莩盈野王不知發粟但移民就食而已迨進見首問何以利國孟子對以爲國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前後陳說王政惠王雖云承教而志圖報復頗疑爲迂遠孟子告以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時蓋後元十七年也（表襄十六年）有白圭者自詡善治水又欲以貉道治中國皆見排斥又有周霄者以君子之仕爲問意在諷使貶道而陳臻亦以傳食爲泰孟子皆

開譬之時淳于髡亦去齊遊梁見孟子守禮抱道老而彌固設援手之說譏孟子不援天下之溺夫孟子非不知達權者其如王之不果所言何未幾惠王薨襄王立孟子一見知其無能爲遂去至石邱（僞疏以爲宋地四書釋地已辨之）遇宋牼將之楚秦說其罷兵大指言其不利孟子謂當說以仁義愼勿言利蓋猶是告惠王之心也（孟子至梁以王顧鴻鴈推之當是秋冬時羣經補義謂在周愼靚王元年是也）

惠王改元前已詳書史之失矣今考其失尚有二焉一則世家以從治大梁繫之惠王三十一年也梁本名魏因都梁而改漢書地理志云晉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自立爲侯是爲三晉魏後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當時既改號梁即不復稱魏猶春秋荆既改楚即不書荆竹書韓既改鄭即書爲鄭也孟子親至其國而著書稱梁惠王尤明證矣史記襲用舊名或梁魏錯出此蓋因項籍避季父項梁諱復改梁爲魏而然（詳拙著經史避名彙考）無足異者若徙治之年竹書在顯王四年當惠王之六年漢書高祖紀注臣瓚曰汲冢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又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爾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又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於北

郛以行圃田之水此最可據史直以爲大溝之年爲徙都之年耳（國名記徙都亦在六年裴駰及索隱引紀年俱作九年誤也張守節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戰國策稱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其秦攻梁趙救之一篇即九年戰少梁事則徙都在前可見且史記亦未嘗不早稱梁也孫子傳臏謂田忌曰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彼必釋趙自救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攻韓齊使田忌將兵直走大梁魏龐涓去韓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涓逐之敗死馬陵虜太子申世家言申被虜在三十年而齊先已兩攻大梁且稱曰梁尚得云三十

一年始徙乎又商君傳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秦紀同後十數年鞅說孝公曰魏都安邑與秦界河可因此破之鞅因襲虜魏太子卬魏惠王恐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前既降安邑矣可復言魏都此乎獻河西據世家又襄王事其背馳如此一則表以太子罃生繫於文侯二十五年也案世家是年子擊生子罃罃爲文侯之孫非太子也其後又言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幾於亡國故曰君亡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子罃既非適長其生可不必書卽其年亦可疑矣或在文侯三十五年嗣立時二十歲據史三十歲今姑據其生計之壽八十有二以朱倉所言

魏王年長推之見國策當亦不遠其不稱孟子爲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齒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爲尊也若在三十五年則惠王年六十五孟子年止五十何叟之有乎

右論梁惠王國都年歲

國策哀王時當作襄有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案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至秦楚搆兵必楚懷王十二年張儀詐許還商於之地六百里大怒興師伐秦事在梁襄王二年表作哀王適孟子自梁歸鄒之時也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時秦已爲齊所殺矣通鑑答問據葉石林謂蘇秦揣摩之術和交不久故不取意以春不稱秦大丈夫由此恐未然

右附論周霄朱硜景春等問答

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寡人甚醜之此卽孟子東敗於齊一節之變文也蓋長子死在惠王三十年其說易合秦楚則皆在襄王之世不可質言姑以三折於外混之今案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竹書在惠後五年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張守節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秦也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竹書惠後六年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云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以北濱洛至慶

州洛源縣自于山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本紀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也蓋其始以武卒奮勢且較勝於秦故商君以爲非魏并秦秦卽并魏後秦用商鞅張儀計佯尊以驕之乘敝而脅之遂乃納土獻郡疲於奔命其曰喪地者猶諱詞也國策甘茂稱梁君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秦策蘇秦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齊策張儀謂魏必入西河之外秦策而史商君傳亦言梁惠王割河西之地以和是其事也夫

三晉鼎分地必相埒而其後蘇秦言趙地二千餘里魏地千里韓地九百餘里非數被侵削何韓魏俱減於趙之半也季復滆水集謂魏所喪不止七百里殆有然也觀蘇厲遺趙王書云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此斷則彼贏不及其明證哉若所謂南辱於楚者世家襄十二年楚敗我襄陵（竹書惠後十二年）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襄陵得八邑是也集注以非惠王事故不繫年又誤以八邑爲七邑然此皆遊梁以前事非在梁後事也故鹽鐵論載大夫曰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文學辨之曰

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今觀通鑑兩述孟子之言一在惠王三十五年一在襄王元年中隔十七年不知孟子寄跡何所若久於梁不幾如大夫所譏哉溫公謂孟子出於東漢宜其不以爲怪也

右辨喪敗皆在未至梁前

孟子至梁應聘也晉陰澹所謂孟軻大德無聘不至也然當時賢如燕昭王其卑身招賢當切於梁樂毅騶衍劇辛皆歸之獨孟子裹足不入焉山公言孟子嘗爲齊卿燕齊之讐宜雖堯舜尚在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見少作樂毅論）因思惠王之恥固在喪地而長子之死尤所痛心其願比死者一洒意固專在齊也孟子以其因爭地而殉以子弟故但與言百里可王又祇言制梃以撻秦楚而不及齊然則舊君反服與否未可知而不爲戎首其明效矣胡炳文孟子通熊氏曰孟子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於秦楚則深鄙外之廣業案七篇於齊宣惟一稱其不智而歸罪於寒者短喪則責公孫丑不敎以孝弟此外絕無後言卽王子亦嘆其氣體不同至梁則惠之不仁定評於身後襄之不君不諱於始見固二君之優劣亦孟子之心也七篇獨詳齊之去來而史偏言來梁綱目又書去魏皆與相反何耶若秦之尙功利棄禮義孟子義不入之通鑑

荅問論之已詳其不入楚亦猶是也

右論不入燕不言伐齊

適魯

孟子既歸自梁年且七十無意人世惟魯爲少年遊學之國又墳墓所在往來展視應無虛歲會樂正子仕於魯往觀政焉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甚不寐以其好善也而公孫丑疑之因與言好善優於天下浩生不害以何如人爲問（據趙注）又謂其在善信二人之中蓋孟門高第弟子莫有過樂正子者矣既而樂正子以孟子告平公公將來見其時君臣合德師弟同心實行道之一機也俄爲嬖人臧倉所沮孟子聞之

知道之終不行也喟然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時魯將伐齊取南陽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以爲殃民越制而不可然因是益知周公其衰矣越數年而孟子卒

諸國紀年魯最可據以其上繼春秋也故漢書律歷志用之然亦微有誤者史表魯平公元年當赧王元年皇甫謐曰平公元乙巳徐廣曰赧王元丁未實差二年徐又言魯世家自悼公以下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通鑑考異論之備矣春秋長歷皇極經世赧王元在丁未則平公實立於愼靚王之五年矣平公世家名叔二十二年卒律歷志名旅二十年卒又復不同趙岐云樂正子爲

魯臣今觀欲使爲政必其時已爲大夫年亦在四五十閒而孟子之爲垂暮更可知矣萬斯同生卒辨云孟子若生安王之世年已七十餘安得尚懷用世之志其生於烈王四年無疑此論亦甚迂若愼子者趙岐以爲善用兵者又云滑釐愼子名四書人物備考乃訛爲愼到四書改錯辨之甚詳然云愼子即禽滑釐墨子弟子亦非且謂其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以尊尚滑釐故言滑釐所不識也吳與愼懋賞補輯愼子外內篇直以孟文入之並誤至國策楚襄王傅愼子又另一人平公後於宣王數年風俗通以魯平事接去齊後非也黃焜四書珍珠船引廣文選曰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亦誤廣文選明劉節所輯嘗於書賈見之未及檢是條所出大約出六朝人手也繹史引之

右論魯平公

附

王世貞讀書後論孟子最狂易其言曰孟子幸而不見用於齊也使宣王用之其始受挐於文忌驩髡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交臨淄之境故將毋上刑而不出必以誘孟子毀以章丑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惟不用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又言孟子尊夫子功也闢楊墨

非功也楊墨之術不近人情不待闢而自廢如使者雖至今存可也噫是何見之鄙而辭之悖耶夫齊特患不能用孟子耳其時騶忌已死田忌老矣孟嘗未用事宣王果學而後臣舉國以委孟子言聽計從將在朝諸臣如時子儲子景子輩莫不拱手受命王驩一左右戲弄者耳何足與論髡雖滑稽亦非能媢賢嫉能如臧文仲之制人進退也昔管仲爲相刀牙開方俱無所逞其技孟子又安所受挐哉既究矣發政施仁四海嚮風以褊小之滕尙有自楚宋來爲氓者況乘時勢之易加流行之速秦楚燕趙之民非稚子偕來即延頸望拯耳即云鄰有聖人敵國之憂或其

君忌甚而謀所以開之如黎沮內史廖故事則不可知若稱兵犯順誰用命者司馬法云古者以仁爲勝孫子云上下同欲者勝吴子云兵以治爲勝治者居禮動威名曰父子之兵三子以善戰稱其言並如此世主雖愚何至合謀以出無名之師自取敗衄哉如行仁政者必動天下之兵則是聖王不足法而暴秦之吞併梁惠之糜爛反爲良術也有是理乎且孟子非不知兵者教民而用制梃以撻而在薛戒備亦嘗用兵故將卽不出帶甲數十萬栗如邱山臨淄之卒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進攻退守無所不可安見其必敗匡章能將五都以舉燕章丑獨不可治兵莫之信也至云勝之必移周鼎尤可笑七篇中從無謀及攻取者故伐燕亦不之勸何爲首犯天下之不韙而取二周況孟子雖稱湯武而與宣王言政歷舉文王太王公劉皆諸侯之事也文王固無意翦商孟子之行仁政豈專在滅周乎孔子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欲應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信如弁州之說則孔子當身老東都其以九經告哀公已屬多事乃復於魯不可去而之齊之宋之楚耶孟子幸而不用虛被王佐之目不幸而用其將目爲亂臣賊子耶至謂尊夫子爲功闢楊墨非功夫宮牆美富日月莫踰孔子在春秋尊已至矣非因楊墨塞路

寧復待孟子之尊者墨翟之徒三百人孟子雖闢之後世猶以孔墨儒墨墨孟並稱墨孟見後書郭太傳論不闢安得自廢二氏之教棄倫滅性其不近情過於楊墨時無孟子至今溺之者甚衆豈眞便而長存者乎推其意直可聽其淪於禽獸而闢不爲功歸者亦不爲罪此則荀卿王充之所不敢舉爲非刺者而公言無忌若此其有害於世教人心者非小矣嘉靖七子元美稱雄獨歸震川大聲排之目爲庸妄由今觀之妄哉妄哉惟庸故妄

姪　勲元

勲伊

男　勲慤

勲常同校字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簏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槀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

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按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即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謂滅燕者湣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湣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湣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矦

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矦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矦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逕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愼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愼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矦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邪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按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

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嵫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經魯地者不過百二十里耳按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也成四年城鄆）境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

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莵裘在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闡邑）又東北九十里鉅平城（魯成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按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幷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

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矣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珪又識

是考薈蕞之初蓋在己丑庚寅閒時甯志餘閒已成動植小志甫脫藁聞鮑君淥飲有藏本意林亟借鈔之校訂注補頗費時日先是與崔表弟應榴纂刻關帝徵信編久迺訖工又嘗考定季漢官爵乙未後始專意焉藁凡六七易辛丑春有定本可繕寫自惟淺尠不敢示人仁和翟晴江先生方輯孟子條考從友人丁君小疋處鈔得謬見採錄甲辰春攜之都門就正丹陽吉渭厓先生大興翁覃溪先生南滙吳白華師幸皆進教之吳師幷賜以序蓋意在獎成也丁未南旋復正諸餘姚盧抱經先生多所指示第四卷本名疑義考吳師以是卷皆考正里居世系出處易爲仕止覃溪先生謂加時地二字更該括至是抱經先生兼取之題曰出處時地師亦謂然時大興朱石君先生視學吾浙暇日進謁懇求削正復蒙寄示序及書後各一篇祗誦之下茅塞頓開竊念末學巵言雖不至見棄有道然終未敢自信會遊桐汭藏之行篋者五年當開雕郡志時剞氏知有是書亟請授梓未之許也今春復以爲言兒子勲慫進曰大人於是書積數十年勞瘁或不自惜竊覵參訂諸公各罄心力似未可虛糜也喟然諾之復賴華亭王鶴村涇縣吳霽川兩先生相與是正六月而竣每覆閱一過明知疎謬不少苦不能自舉對之顏汗而已至先後參校者歙縣程君易疇瑤田績谿方君茶山體餘姚盧君

匏廬文弨仁和沈君嵩門景熊蔣君東橋師鑰梁君處素履繩海寧吳君槎客騫錢君淥窻馥寫校原藁者門人沈堯明俊王拱樞星羅旅相星聯查儀高鈞校刻則院諸生王箕遇文琴李見如賓周錦如夢霞嗟予一寸之書窮年矻矻檢閱叢藁承惠諸條或書眉或粘簽閒亦貽書質辨卓識高論均資裁益以廣業之顓愚瞀識論著初何足傳而諸君子嘉惠之功信不可忘因於刻成之日詳識簡末尚冀宏達之儒匡所不逮焉

乾隆六十年乙卯十有一月長至日海寧周廣業耕厓甫書於復初書院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厄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語孟並列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孟說之之詆馮休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輕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慎思至宋余允之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聞嘗考孟子之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尚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不揣愚昧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闢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語也則片言何可逸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者共商之也綿

州李調元童山撰

逸孟子卷一

綿州李調元童山輯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鹽鐵論

孟子曰人之糞其田莫如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仝上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文選註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爲餓莫知以學愈愚說苑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註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意俗之情也仝上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

孟軻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行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文選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 文選注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湯武諤諤以昌 太平御覽

孟子曰軻少貧在墓間識葬理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 太平御覽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 司馬貞史記索隱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國與民同其利也 三輔黃圖

孟子曰强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 袁宏後漢紀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運步 拾遺記錄

孟子曰若久塗炭則易政 意林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行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

矣乃爲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安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 藝文類聚所引案戰國策作魏惠王卒云云不謂孟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狐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民

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蕤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世者與 韓詩外傳按與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 廣文選

以上皆今文所無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食人人且入惡之況虐政乎敬勞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以下俱見唐馬總意林所錄與今文異者唐時尚未尊孟子故以諸子並列

雖有智慧不如乘時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諺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上仝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上仝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上仝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上仝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上仝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上仝今本芥作介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何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上仝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 以下見文選註命今文作名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 上仝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 以下見三國志註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上仝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賢之清也 見世說註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見禮記坊記註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見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見白孔六帖今文童子作眸子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鷄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亡之（見韓詩外傳）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見鹽鐵論）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以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

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新論與今文異今本作對滕文公文按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其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則去邠應屬梁惠不知今文何以作滕文公也鹽鐵論云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亦不言滕也）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見新序今本作對齊宣王語按作過辭史云文選註云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猶亦爲周

威王師則未閒也）

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狥因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也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見韓非子戰國策作齊宣王是史年誤也史記言燕子之亡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紀年云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按此與今孟子小異）

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鹽鐵論）

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高誘呂覽注）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仁宅也義路也（俱見抱朴子）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祠祭（酈道元水經注）

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文選注誤以周事屬湯）

孔子德如金聲也（後漢書註）

使自求之（文選註）

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題後魏書釋梵志）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置于法（舊唐書崔元亮傳）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往誼之伊尹囂然勿顧（太平御覽）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註）

性猶湍水（意林節脫去孟子曰三字）

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桮棬（藝文類聚刪去告子先于意林）

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李翺復性書）

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言受之而不用也（宋施彥執北窓炙輠錄誤以萬章之言爲孟子以上今文所有小異）

孟母傳

孟子之母姓仉氏（見風俗通字典仉音掌）父名激公宜（說見皇甫謐）孟母有賢德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所居而寤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其母教之（見闕里志文太學典紀彙考于諸考無所據疑附會）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時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曰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宫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見列女傳）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

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明不欺也（見韓詩外傳）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以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

學不息館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見列女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與列女傳小異子車向㓜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子上請曰白聞士子車上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見孔叢子孟子既娶將

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室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亦不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見列女傳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與此文小異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謂此也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也異日閒居孟子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境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

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矣列女傳

舊史氏曰甚矣孟母之善教也其事見於韓詩外傳列女傳諸書彰彰矣無是母不生是子無是子不顯是母信哉而太史公孟子本傳無片言及之何歟予㓜從師讀孟習聞師舉示孟母之軼行而未得其詳也今因有逸孟子之輯而並輯孟母傳附于後以見天下之名儒未有不始于家教者也而亦見必賢如孟子乃足顯其母之賢韓子曰孟子其師事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于曾子淵源固有自與

序

士大夫談漢儒之經學者莫盛於今日孟子在漢藝文志僅列儒家儕於諸子爲東京諸大儒考究所不及趙邠卿始作孟子章指又爲作正義者割截不完幸全書別出單行嘗取而讀之因及其末篇敘竊意七篇之分不過以卷帙煩重釐而析之揭篇首字爲標目如詩雅頌中某什某什云爾趙氏當建安時去周秦不遠今觀章指所列其於周室爵祿之班與戴記周官歧出最關典章故實之大又於齊梁游轍宣滑伐燕亞聖出處行藏之鉅及戰國兵交禍亂之跡皆宜有淵源誦述願隨文無所發明獨于七篇標題之次巧爲穿鑿則無論其書爲孟子自作

與出門弟子追述吾固有以斷其必不然已孟子既爲一家言如後世著書者然其前後次序宜必有條貫比附不僅如論語隨時紀錄無所統繫宋世尊爲四子書義疏迭興由宋元迄今日事從事其學者已不下數十百家然率取便詮解或攷証故事供兔園冊子之用未有舉全書而統彙之者也同年姜子儒山積十數年研窮之力著孟子篇敘一書其取資也博其用心也微述舊聞發新得寘搜黙討劈理分肌襲趙氏之名而洗其陋一似留此篇敘兩言宜俟數千百年後始一昌明之者君之功于趙氏不淺而所闡發于此書者亦不少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是書者於以想見當日濟時行道之本懷與平生往來游處之大凡并及于守先待後大義微言之所寄區區一二象數名物之稽攷特其淺焉者妄不足爲作者重君且以予言爲何如也嘉慶七年六月年姻弟

李保泰拜序

序

四子書自漢迄明疏解者不下數十百家而漢趙氏岐專以孟子章句行世顧耑註孟子者亦非一種宋張南軒則有孟子解七卷侍講尹焞則有孟子解十四卷俞允文則有尊孟辨五卷尚書王應麟則有孟子考異一卷明郝敬又有孟子說解十四卷隨文詳說十二卷皆逐章逐句參考異同條分縷析而朱子集註或問又標章旨節旨提綱挈領巨細畢該此書已無餘蘊矣余嘗止大梁瞻仰孟子游梁祠未嘗不慨想當時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其七篇中必有按部就班融會而貫通者茲讀同年姜子孺山篇敘一書而恍然更開一生面矣姜子嗜古力學無書不讀著作盈筒而篇敘一冊尤其所心得者沉潛玩味蓋亦有年發前人未發之奇闡先儒未闡之秘雖創論實確論也何則就四子書而言之學庸經宋儒論定首尾貫串層次自明魯論係門人隨時記載故倫次未甚分曉至孟子乃出自手定編輯成書史記不云乎孟子歷游齊梁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明徵也今姜子既詳著其篇第次類既非如趙氏之僅以篇目聯綴而又按切時勢旁引曲證參觀而折衷之以此嘉惠藝林開示後學俾得於尋常詮釋中另闢一徑厥功豈淺鮮哉余故樂得而旨之旨

嘉慶六年歲次重光作噩仲秋月既望沈步垣拜撰

序

太史公稱孟子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漢藝文志依七略稱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稱孟子中外十一篇中猶漢儒林傳言中文中古文蓋秘閣藏本即今趙氏章句本其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則當時學官本民間行本而趙氏不為之章句者也章句每篇分上下凡十四卷序全書之首曰題辭系每章之末曰章指系全書之末曰篇敘篇敘者敘每篇第一章相次之義頗近穿鑿不若題辭之醇乎醇而每卷首又各有篇敘其題辭明嘉靖監本徑佚去賴常熟毛氏刊汲古閣本取以傳又錢氏曾讀書記謂篇敘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錢氏多善本而猶佚去篇敘若章指與每卷首之篇敘為宋孫氏割入正義淆混不真賴曲阜孔氏繼涵於乾隆間得真定梁氏影寫宋槧本舉盡心後章指之祗存梓匠輪輿章者悉補其闕刊而行之即每卷首之篇敘不可復辨而章句全書亦以復還故璧矣離合顯晦之故聖賢心迹存焉非偶然也雖然複杜述闇豈無違闕談理猶易徵事實難予嘗序海寧周氏廣業孟子四考其時地出處考較之逸文異本古注三考尤極典要為孟子功臣頃姜子孺山出所撰孟子篇敘相示敘序本通然與易序卦之旨異蓋敘其章之所以連與篇雖分而章可合者敘七篇中所見之人還之國敘國之人與事與地以還孟子之生

卒年歲出處先後名因其舊知獲其新凡史記古史通鑑之啓悟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視周氏所考時地出處事詳語簡犁然粲然各系之每章之下尤便循覽其他考文辨義舉正名物制度之繁猶其易為者也梓工既蔵以發凡語意未盡爰述趙氏之書不名註名章句而姜子之篇叙與趙氏不同庶讀者有以考業云嘉慶五年嘉平月十七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

孟子篇敘凡例

一孟子七篇自趙氏章句後專行朱子集註惟漢唐人解經只逐字逐句解朱子乃逐節逐章解而未嘗合通部章數連屬而貫串之故二千年來未有於孟子言其篇章之次第者然此書是孟子手編則先後位置必非漫然固當尋其按部就班自然秩序之處茲故不揣謭陋見用測亞聖編纂成書之條理焉

一篇敘二字固本趙氏第趙氏將七篇聯貫一如皇氏論語義疏但以二十篇篇目為說未免牽強若茲之亦名篇敘者則以七篇分敘而每一篇中又各有敘而亦非如郝氏論語詳解將四百八十一章一一貫之為妄揣孔子門人隨得隨論之書也

一敘孟子從上孟敘起盡梁惠王篇記歷說梁齊鄒滕魯事是將諸君編次並不紊錯公孫丑篇重敘在齊事滕文公篇重敘在滕及梁宋事則又分國限斷絕不陵雜其以力假仁五章不言齊而可決其為齊者則以全篇皆言齊為斷且與牽牛章相發其陳代四章不言梁而可決其為梁者則以周霄言晉國與惠王合且正是惠襄時人自當是孟子遊梁時問答而因可見景春章及陳代彭更章之斷屬類記也

一下孟每篇各自著論俱聯絡貫串離婁篇章次似極散碎然以行仁政兼責君臣而歸本修身直推到君子深造君子存之可見亞聖垂訓固兼事功學術一以貫之非可各章艮裂也其中具有綱領支節而或整齊或錯綜且有附見穿插處然其大旨要自一線貫通萬章篇全是論古雖似每章分載而亦以類相次告子篇言性善逐章銜接其下篇皆以闡發性善之旨至敘入居鄒則以見著論之因在居鄒時兩至盡心篇則零文碎語隨手摭記是又冊尾雜敘體裁此爲七篇之大概科段云

一梁惠王之年從竹書而孟子之見在惠改元十五六年

齊宣王之年從大事記而孟子之見在宣二十四年此俱在愼靚王時至後之之宋薛滕魯在赧王時而居鄒時之之任之齊亦在赧王時則湣王時又嘗之齊與宣王時之齊爲兩事而要非如古史兩適齊之說此俱得於本書聯敘處參之

一書中人物趙氏註孟子弟子十四人學于孟子四人而不詳事實蓋無可考也彼以孟仲子爲受業子思高子爲師事子夏揆之年次俱不合至孟季子則南宋以前無孟字故孫疏謂卽季任自後誤加則書中一大舛錯也若其他趙註之僅訓爲齊臣宋臣及人名云云者當亦以無可考鈌之至於幸存約畧可以參考者如公孫衍張儀之相梁惠王孟賁烏獲之歸秦武王周霄欲罪犀首宋牼曾居稷下淳于髡與孟子同游梁齊則決非滑稽傳中人白圭非值魏文侯匡章豈事齊威王誠詳考書中所載諸人之始末而孟子之閱歷可見

一戰國獻赧年間事蹟載在國策史記者如二周分治六國稱王五國擊秦梁入河西薛封靖郭齊之伐燕宋之滅滕秦楚搆兵等事亦皆卽其年次以推論孟子之世而三代以前之事蹟凡經前人推勘者亦爲摭入

一每章章指有難拘舊說者如陳代章謀以枉道屬見字

講遂泥定孟子不見諸侯而因以篇首見梁王爲不可解不知此章實是見梁王後不肯枉道耳並非斤斤不見也知此解而千古癥結一旦釋然又如雪宮章以賢者屬孟子爲卿章以齊卿屬王驩等類亦或一字未徹遂覺全體難融此俱當按文索義以求其說之是者至全書內分章隸篇凡章之先後疊見者要當各有義類非同繁複今亦各尋其旨趣之所在

一集註多本舊說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及壓于嫡母孔子操南面之權云云頗多沿誤我

國家表章經學嘉惠藝林煌煌
御案有刊正朱註之失者竊敬謹纂入以定經宗
一從來解經流弊每欲自申已說遂至移易篇第變亂章次此則經之薄蝕所不敢傚惟是編纂固有指歸而揣測豈能脗合蓋溝猶瞀生非敢謂千慮之一得也則姑引其說而非執其辭用待天下後世之有以敎正焉

孟子年表

華亭姜兆翀孺山

四書考異謂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而嘉靖壬子鄒山所刻三遷志則未之載豈別見耶志謂吃緊者在宗系相傳之一脉而於孟子事蹟則頗簡畧殊少辨証竊以孟子一生出處証之本經可見梗概至於年齒即據其家相傳志譜而由其卒歲上溯生年亦可得約畧焉因次爲年表所列梁齊鄒宋薛滕任魯以篇中先後爲定若燕秦楚韓趙雖非游轍所至而事有相涉者因並次焉

梁　齊　鄒　宋薛　滕任　魯　燕　秦　楚　韓　趙

周	烈王四年己酉　孟子生	五　庚戌	六　辛亥	七　壬子　王崩立弟扁是
梁	武侯擊十五年	十六	魏惠侯罃元年	二　趙敗我涿澤
齊	威公因齊七年	八　淳于髡之趙請救	九	十
鄒				
宋	辟兵三年	四	五	宋剔成元年
滕				
魯	共公五年	六	七	八
燕	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秦	獻公十三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	肅王九年	十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韓	哀侯五年自烈王元年滅鄭都之	六	韓懿侯元年	二
趙	成侯三年	四	五	六

孟子年表

爲顯王											
顯王元年癸丑	三 齊伐我觀	十一		二		九	五	十七	二	三	七
二 甲寅	四	十二		三		十	六	十八	三	四	八
三 乙卯	五 爲秦敗洛陽	十三		四		十一	七	十九	四	五	九
四 丙辰	六 徙都大梁	十四		五		十二	八	二十	五	六	十
五 丁巳	七	十五		六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六 戊午	八	十六		七		十四	十	二十二	七	八	十二
七 己未 孟子十歲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七		八		十五	十一	二十三	八	九	十三
八 庚申	十	十八		九		十六	燕文公元年	秦孝公渠梁元年	九	十	十四
九 辛酉	十一	十九		十		十七	二	二 天子致胙	十	十一	十五
十 壬戌	十二	二十		十一		十八	三	三 用商鞅變法令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一 癸亥	十三	二十一 鄒忌		十二		十九	四	四	十二	韓昭侯元	十七

二

孟子年表

		以鼓琴見								年	
十二 甲子	十四	二十二 封鄒忌爲侯		十三		二十	五	五	十三	二	十八
十三 乙丑	十五 魯衛宋鄭來朝觴於范臺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十四		二十一 朝魏有擧觴事	六	六	十四	三 朝魏都鄭故亦稱鄭	十九
十四 丙寅	十六 與齊會田於郊問齊有寶	二十四 齊以檀子盼子爲寶對梁		十五		二十二	七	七	十五	四	二十
十五 丁卯	十七 楚取我睢濊秦取我少梁	二十五		十六		康公元年	八	八 與魏	十六	五	二十一
十六 戊辰	十八 齊敗我桂陵	二十六 孫臏田忌破魏		十七		二	九	九 戰元里斬首七千	十七	六	二十二 魏圍我邯鄲求救於齊
十七 己巳 孟子二十歲	十九 秦商鞅圍我安邑降之	二十七		十八		三	十	十	十八	七	二十三 拔邯鄲
十八 庚午	二十 商鞅圍我固陽	二十八		十九		四	十一	十一	十九	八	二十四

三

孟子年表

十九	辛未	二十一	二十九		二十		五	十二	十二 徙都咸陽	二十	九	二十五
二十	壬申	二十二	三十		二十一		六	十三	十三 開阡陌	二十一	十	肅侯元年
二十一	癸酉	二十三	三十一		二十二		七	十四	十四	二十二	十一	二
二十二	甲戌	二十四	三十二		二十三		八	十五	十五	二十三	十二	三
二十三	乙亥	二十五	三十三		二十四		九	十六	十六	二十四	十三	四
二十四	丙子	二十六	三十四		二十五		景公元年	十七	十七	二十五	十四	五
二十五	丁丑	二十七	三十五		二十六		二	十八	十八	二十六	十五	六
二十六	戊寅	二十八	三十六		二十七		三	十九 天子致胙	十九	二十七	十六	七
孟子三十歲												
二十七	己卯	二十九	齊宣辟疆元年		二十八		四	二十	二十	二十八	十七	八
二十八	庚辰	三十 伐韓為齊敗馬陵虜太子申	二 召復田忌與孫臏擊魏破之		二十九		五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九	十八 魏伐我求救於齊	九
二十九	辛巳	三十一 秦商鞅詐襲我軍虜公子卬乃獻河	三 與趙會伐魏		三十		六	二十二	二十二 封商鞅大良造	三十	十九	十 伐魏

孟子年表

三十	壬午	三十二	四		三十一		七	二十三	二十三	威王元年	二十	十一
三十一	癸未	三十三	五		三十二		八	二十四	二十四	二	二十一	十二
三十二	甲申	三十四	六		三十三		九	二十五	惠文元年 車裂商君	三	二十二	十三
三十三	乙酉	三十五 史記是年書孟子來誤	七		三十四		十	二十六	二 蘇秦來說橫不用	四	二十三	十四
三十四	丙戌	三十六 惠與齊宣會徐州稱王改元	八		三十五		十一	二十七	三	五	二十四	十五
三十五	丁亥	惠王後元元年	九 宣王雖不改元當亦自此稱王		三十六		十二	二十八 蘇秦來說從	四 天子致文武胙	六	二十五 蘇秦來說從	十六 蘇秦說趙稱魏之河西上郡則地未入秦
三十六	戊子	二 蘇秦來說從秦敗我雕陰	蘇秦來說從		三十七		十三	二十九	五 以犀首為大良造	七 蘇秦來說從	二十六	十七 蘇秦定約合縱投書於秦
孟子四十歲												
三十七	己丑	三 因秦公孫	十一 伐趙又伐		三十八		十四	燕易王元年	六 使犀首欺	八	宣惠元年	十八 蘇秦去趙

孟子年表 六

	衍與燕取齊伐十城趙						蘇秦至齊說十城歸燕	齊魏共伐趙			入燕約解
三十八 庚寅	四	十二		三十九		十五	二	七	九	二	十九
三十九 辛卯	五 入河西於秦	十三		四十		十六	三	八 圍魏焦曲沃	十 王召莊周在此十年內	三	二十
四十 壬辰	六 秦取我汾陰皮氏	十四		四十一 偃弒兄剔成自立		十七	四	九	十一	四	二十一
四十一 癸巳	七 相儀說盡入上郡於秦	十五		君偃元年		十八	五	十 滅蜀使張儀伐魏蒲陽儀相秦	懷王元年	五	二十二
四十二 甲午	八	十六		二		十九	六	十一	二	六	二十三
四十三 乙未	九	十七		三		二十	七	十二	三	七	二十四
四十四 丙申	十	十八		四		二十一	八	十三 儀以惠文稱王改元	四	八	武靈元年
四十五 丁酉	十一	十九 史記以爲齊宣卒誤		五		二十二	九	元年	五	九	二

孟子年表 七

四十六 戊戌 孟子五十歲	十二 張儀來相楚昭陽敗我襄陵	二十 齊以蘇秦爲客卿		六 齊封田嬰於薛竹書在二十一年年表在二十二年		二十三	十 稱王蘇秦亡奔齊	二 以魏不事秦取魏曲沃平周	六 滅越	十 稱王	三 稱沼不王然後亦稱王
四十七 己亥	十三 公孫衍以計去張儀因相魏	二十一		七		二十四	十一	三	七	十一	四
四十八 庚子 王崩子定立是爲慎靚王	十四 孟子之梁或十五年	二十二 蘇秦死於齊		八 薛田嬰築城		二十五	十二	四	八	十二	五
慎靚王元年 辛丑	十五	二十三		九		二十六	燕噲元年	五	九	十三	六
二 壬寅	十六 惠王卒襄王立孟子見王	二十四 孟子內梁之齊時宋于鄒行肯至		十		二十七	二	六	十	十四	七
三 癸卯	襄王元年公孫	二十五 五國不數		十一 偃稱王		二十八	三 擊秦不勝	七 義渠求襲	十一 擊秦不勝	十五 擊秦不勝	八 擊秦不勝

孟子年表　八

	四 甲辰	五 乙巳	六 丙午 王崩子延之立是爲赧王	赧王元年丁未	二 戊申 孟子六十歲	三
衍佩五國印擊秦不勝	二 張儀陰令秦取梁因說事秦	三 周齊欲罷犀首	四	五 背秦復縱	六 復事秦	七
齊然特後不敗耳	二十六 與宋敗趙魏於觀澤	二十七	二十八 伐燕勝之醢子之	二十九 燕畔孟子去齊	閔王元年	二
				孟子歸鄒見穆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孟子之宋遇宋經滕世子來見之薛	十七
	二十九	三十 孟子楚魯當在此時先後	三十一	平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讓國於相子之	六	七 是年立公子職	公子職元年	二
	八 張儀歸相秦	九 伐蜀滅之	十	十一 侵義渠	十二 秦楚構兵指此	十三
此楚爲將長而魏始之	十二	十三	十四 怒疏屈原	十五 謀伐齊	十六 張儀相楚以商於誑	十七
	十六 秦敗我申差斬首八萬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欲存燕與楚魏謀伐齊	十三	十四

孟子年表　九

己酉	四 庚戌	五 辛亥	六 壬子	七 癸丑	八 甲寅	九 乙卯	十 丙辰	十一 丁巳
	八	九 張儀來相一歲卒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張儀說横孟子平陸之齊在此先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孟子之任	孟子之滕當在此時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立昭王	昭王元年張儀說横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破楚於丹陽又敗於藍田	十四 惠文卒立武王	武王元年公孫衍來相孟賁歸武王	二 置丞相	三	四 武王薨烏獲絶臏逐公孫衍	昭襄王元年	二	三
張儀入楚	十八 鄭袖出張儀未去因說横屈原復召	十九	二十 合齊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復合秦	二十五
	襄王元年張儀說横稱孟賁烏獲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孟子年表 廿

十二 戊午 孟子七十歲	十三 己未	十四 庚申	十五 辛酉	十六 壬戌	十七 癸亥	十八 甲子	十九 乙丑	二十 丙寅	二十一 丁卯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襄王卒	昭王元年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孟嘗君入秦雞鳴出關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平公卒	湣公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懷王入秦爲秦所留	頃襄王元年	二 屈原懷沙投江	三 懷王死於秦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惠王元年	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惠文王元年封平原君武靈自號主父	二 楚懷王之趙勿納	三	四 主父餓死	五

孟子年表 廿一

二十二 戊辰 孟子八十歲	二十三 己巳	二十四 庚午	二十五 辛未	二十六 壬申 孟子卒
三 公孫衍割地講秦	四	五	六 入河東於秦	七至十九年卒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爲東帝三十年王走出莒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至四十三年爲齊滅王死於溫
三	四	五	六	七至二十三年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至二十八年伐齊入臨淄三十三年卒
十四 敗魏伊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至十九年爲西帝五十六年卒
六	七	八	九	十至三十六年卒
三	四	五	六	七至二十三年卒
六	七	八	九	十至三十三年卒

孟子篇敘卷一

梁惠王全篇

孟子七篇趙岐有孟子篇敘言七篇所以相序次之意其言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行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也政莫美於反古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有奉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性情故次以告子論性情也性情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云云林之奇孟子講義曰趙臺卿論序篇其說迂闊是固其不可泥者已然竟謂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恐亦非是竊意孟子一書如史記列傳及趙氏題辭皆謂孟子自作朱子亦謂觀七篇筆勢非補綴可就則一手撰述豈無首尾貫串之處特不當如趙氏所說耳蓋嘗謂七篇原各有宗旨而此篇是孟子遊歷諸國而與當時世主論議之辭也所以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如惠王襄王宣王穆公文公諸君皆嘗廷說之而有所問答平公雖未面見豈以有欲見之意故亦附之歟其他若宋若薛則雖嘗至其國而賓未見其君所以不載於篇歟而孟子一生遊歷其先梁後齊而後歸鄒之宋之薛之滕之魯大概蹤跡亦証之本篇而可見焉七篇中惟離婁篇有與宣王論舊君萬章篇有與宣王論卿此二章則偶爲散見者耳以下六篇說見於後

孟子生卒 按山堂肆考載有孟譜史鴞三遷志實本之譜載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壽八十四歲孟譜固非正籍可據然所言卒年壽數合之七篇情事差協至其生年則謂以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但戰國時是貞定王而非定王如謂是定王時則尚在春秋年閒固太遠即謂是貞定王其年歲亦不符此當如王復禮四書補註謂孟子生烈王四年則至烈王七年爲四歲顯王四十八年爲五十二歲愼靚王六年爲五十八歲終赧王二十六年爲八十四歲似此可得孟子一生大概焉若郝敬孟子題辭斷孟子生安王初年卒赧王元年又四書典故謂生安王十七年卒赧王二十六年壽九十七者俱非

孟子名唐人詩皆平聲讀其字從晉傅元所撰傅子謂鄒之君子孟子輿著七篇者可據若孔叢子云字子車註一作子居謂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翟灝四書考異謂甚穿鑿良是

梁惠王五章

此篇五章皆是與梁惠王言者據本書知孟子先至梁而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蓋集註之說本史記魏世家及年表後通鑑綱目並同 按惠王三十五年後如史記則惠以三十六年卒立襄王立十六年卒立哀王如竹書則惠以三十六年改元稱王從一年至十六年卒乃立今王即襄王也通鑑綱目俱從竹書朱子亦以爲惠成之年見於竹書明甚也今若以見爲在三十五年次年即卒即見襄王則按之當日時事及本書所載情節

俱不協若以爲見在三十五年閱十六年卒後乃見襄王則孟子不應久留在梁故顧寧人日知錄謂見在改元末年及襄王立卽行江愼修孟子考亦以惠王招賢爲在改元十六年也時孟子當五十二三歲故王以叟稱之至王則如史記所載文侯二十五年子罃生則終文侯三十八年爲十四歲閱武侯十六年爲三十歲加以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十六年爲八十二歲也惠王三十五年爲周顯王三十三年惠改元十五六年爲愼靚王元二年 孟子稱梁惠爲王則見在改元稱王後可知若以爲三十五年則其時梁尙未王孟子必不稱之爲王也許白雲謂孟子至梁時魏爲侯其稱爲王者乃著書之時追改耳其說非是附戰國七國稱王次第 楚春

秋時已稱王顯王三十五年梁惠齊宣稱王梁惠與齊宣徐州相王者是稱王故改元史記誤作襄王耳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改元稱王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稱王時趙稱君不王而愼靚二年爲武靈十一年趙世家書王召公子職則亦稱王又愼靚三年宋亦稱王也

沼上章

此前後五章皆聯敘惠王事而此章重記見王者以儀禮準之則首章爲始見於君此章是燕見於君與 麋鹿註麋鹿之大者與說文麋鹿之屬耳解異方愨曰鹿陽類故夏至感陽氣而角解麋陰類故冬至感陰氣而角解張宓曰鹿山獸麋陰獸恭釋禮記內則鹿脯節

御案以爲孟子誤混而一之也 靈臺在豐史記文王都岐四十九年遷豐始作靈臺是也註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攷三輔黃圖云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二百四十步或以黃圖所說臺囿沼異處似與註未協馮復京詩名物疏云文囿方七十里黃圖所說臺囿沼在長安相去里數不過十里卽謂於囿中爲臺沼何不可乎 靈字解詩鄘風靈雨書多士靈承皆訓爲善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孔穎達疏民樂其有神靈之德趙氏孟子註亦謂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是皆以文德言非以不日成之爲主至朱子詩傳改爲不終日又曰倏然而成如神靈之

所爲乃以靈字屬不日解矣而鄭箋解不日成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趙註亦云不與期日如此方與勿亟意洽明張燧以古註爲不可易則不日句要非靈字義

寡人章

統前後章看孟子於梁王頗有指斥語氣此章與第五章兩言王字然要屬泛言非竟以責望梁王也蓋其時梁王已老孟子亦不仕故視與齊宣王言者有別 梁本有河西地北至上郡而王不言者則以改元末年已喪於秦也故王此時但言河內河東史記正義曰古帝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

冀州故言河內蓋太河以北總謂之河內也至惠王所言河東河內則趙氏謂魏舊在河東至河內河東平陽府境魏舊都安邑今析解州河內自蒲州以東至懷衛也懷今懷慶府衛今衛輝府自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是已去河東矣而地尚隸梁至襄王子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四百里而後失河東又安釐王二年割溫和秦溫今懷慶府溫縣四年割南陽和秦南陽今懷慶府修武縣九年秦拔我懷景湣王二年秦伐我朝歌今衛輝府三年秦拔我汲今衛輝淇縣則河內亦至是乃失也又梁有河外蘇秦於惠後二年說梁稱梁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是已卷衍二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原武縣酸棗在今開封府西北延津縣則延津正與衛淇南北相對者惟蘇秦何以不言河東河內然云西有長城之界則魏本築長城以界秦自鄭濱洛北至固陽鄭今華州固陽今榆林府知初改元時地未入秦故從河西說來自包得河東河內也　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　按穀梁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蔥韭皆取焉鄭康成曰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班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趙岐曰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城邑之居亦二畝半此集註所本季氏本曰公田爲廬舍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宅不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只存八十畝則制祿又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豈先生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

亦有不便蓋就田斯可以治農桑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往近國中猶以遷徙爲煩況遠郊之地豈能遠棄田疇徙居國中哉且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是各就田中小苦茅舍以爲休息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也蓋農民之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宅迥別云云禮記王制量地制邑節

御案以邑卽今之村落孟子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因斥穀梁康成及班趙各二畝半之非而有取季氏說此可以定折衷矣

謹庠序之教此只是鄉學蓋家有塾者小學而庠序則鄉學中之大學也李清植淅嘐存愚云古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立校通一國則立之學孟子告滕文公者此備制也此跟上田宅來只言始事謂田間子弟未有不遊之庠者在庠之後再進之序以後再講入校升學耳據此則牽扯上庠下庠東序西序者非是至教之法則周官之六德六行六藝固是其目而要以孝弟爲本故曰申之以孝弟之義

晉國章

此章日知錄謂觀王自言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改元後之年而孟子見王在改元後末年故王述西喪南辱等事

按朱註數獻地及昭陽戰敗事固皆以改元後事屬之矣蓋東

敗於齊是惠王三十年事緣魏伐趙志吞邯鄲趙告急於齊齊擊魏救趙因有馬陵之敗此在未改元前至西喪地則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後元五年入所獻河西地於秦正義曰自華州至同州地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此同州以北正義謂自丹鄜綏延北至固陽也故註云數獻也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以見王爲在三十五年謂喪地七百指三十一年事而非後元五年事因駁朱註數獻非是然胡三省通鑑註於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時未註地名於後五年入河西地下註魏前已獻地以和今乃入其地也則所獻所入本一地必旣入乃言喪地而三十五年時猶未喪也且必及上郡故有七百然則數獻非誤註固從改元後言之耳南辱句註

并昭陽事則亦以改元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言之矣惟史記作八邑而此作七邑則朱子別據古本也四書類典引楚使景舍取魏睢濊之閒以當南辱於楚然此惠王十七年事不容轉次在秦後蓋亦以見爲在三十五年故不取昭陽事耳　稅斂解 按 稅斂原是統稱周禮天官司書之凡稅斂秋官掌交之九稅則概指九賦九功言而不專農民也至地官旅師用稼春頒而秋斂之則又以旣放而收爲斂也此處對下耕耨講專指農民則當以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及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爲準蓋稅者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至斂法則天時有旱澇地利有高卑收獲有豐歉而必隨時制宜也此稅斂的解　耕耨句杜佑通典載秦地廣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宋存標國策本論謂魏技擊之卒能負三屬之甲而趨數十里之地然只知疾戰而不知勸農故民恒流而入於秦秦之所用以耕者皆魏之民也若復割地則秦將用魏民耕魏地以與魏戰云云知此則孟子耕耨之說固深爲魏謀也　撻秦楚 按 游梁在惠後元十五六年則秦是惠文後元之七八年楚是懷王九十年也

襄王章

註載見惠王之年而未載見襄王之年攷通鑑於愼靚二年編

入孟子見襄王節此以見爲在襄王初立時也可補集註所未備至襄王元年是愼靚王三年非顯王三十五年攷史記所謂哀王者時當五國擊秦故孟子有不嗜殺人之對云　襄王立二十三年以赧王十九年乙丑卒何異孫十一經問難云孟子作書不但在惠王沒後敢在襄王沒後故稱惠稱襄 按 此可解晁氏所見之君不應皆前死之說又孟子以赧王二十六年而卒亦卽此可徵也　又晉太康中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冢中得竹簡數十車如大易繫辭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又今傳有汲冢周書則襄王殆亦愛素好古之主哉

齊宣王章

孟子見齊宣王綱目於愼靚王二年載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書法以爲譏在嗣君是襄王初立卽行而至齊當宣王二十四年也此可見孟子先梁後齊若史記孟子列傳以爲先齊後梁則卽據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時爲齊宣七年孟子曷嘗先至齊哉而亦不得如閻氏考謂以齊宣八年遊齊也又孟子至齊當亦因齊王卑禮厚幣以招之耳徐幹中論謂宣王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此可爲宣王招之之証至齊宣始末如史記年表則立在顯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通鑑甲子會紀則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其在位十九年

孟子篇敘　卷一　九

則同通鑑之移下十年者固以就孟子論伐燕事也然特移其立之年云爾而徐州相王史記明屬宣王九年則是立在己卯非立在己丑而要不以丁酉卒此當如呂成公大事記立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而增爲二十九年至閔王四十年則減爲三十年耳　方千里者九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孔氏以九州方三千里釋之然王制所謂千里而近蓋將規之以爲王畿之地王畿千里而實不止千里故以爲方三千里非謂天下僅三千里也至千里而遙則以王畿外遠服言之伏讀
御案謂四海之內斷長補短何止三千里方千里者九便是九千里孟子固言之矣遵此可見千里者九之實而王制非可泥至

蘇秦於顯王三十四年說齊稱齊地方二千里楚稱地方五千里魏稱地方千里韓稱地方千里燕稱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亦當二三千里又范雎謂中山地方五百里墨子稱宋地方五百里外尚有二周魯衛鄒滕宋數攸海內之地較九千里而倍之此豈出夸說抑所謂方者非眞方而孟子所言方是眞方耶　按夏商周地大要相方惟是時秦滅蜀（此秦惠王事當宣王十五年）楚滅越（此楚懷王事當宣王二十年）則戰國時海內固較周初斬斥大哉　此章言保民而王在於不忍因啟之以推恩而結到發政施仁句然但言其效而未舉其事王所爲有明以教我之說也下言恒產則是仁政之一非可該及仕者商賈行旅等項故恒產節承上

孟子篇敘　卷一　十

嘗云仁政固非一端而制產尤爲要務方見精劃

莊暴十章

此章合下九章皆是與宣王問答者而統數章觀之其中又有次第固是一片脉絡也此與下章皆言同民是申說保民之旨蓋保民則自同民始　管籥註管笙籥簫註笙十三管簫二十三管是笙簫固皆有管而樂器別列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鄭氏衆曰下管者吹管者在堂下又虞書下管鼗鼓周官饗禮下管象武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此爲天子諸侯之盛樂（攷卿大夫以下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也）是管爲重而此則尋常樂器而已至籥有二詩左手執籥是舞器鄭氏曰舞時與

羽並執故名羽籥而此則吹器發見官籥師掌教吹籥祭
祀掌鼓羽籥是有兩用也

文囿章

此章問有來歷史記蘇秦以燕易王十年亡奔齊說以高宮室
大苑囿以鳴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此以屬湣王實宣王二十
年今觀此章及雪宮章可見宣王侈大而為蘇秦所中也至文
囿七十里之說自當是蘇秦一輩人所誇說至傳想亦依托而
孟子有所不必辨也蓋文王有囿則詩靈囿可據如黃圖所說
臺沼囿相距約十里則囿固當大特必不如漢上林苑之跨長
安鄠盩厔藍田咸寧五縣地耳囿在長安縣西而鄠縣東文王

邑豐今鄠縣地酆宮在縣東五里靈臺靈囿則又東三十五里是囿
囿當在豐許白雲謂為在岐不在豐者非

交鄰章

此章分兩截看上截只說交鄰所言保國是保守其國保天下
是保全天下諸侯此未說到恐鄰下截言安天下之民是更將
以輯鄰者安民也而於以推保民之分量焉　宣王二年救韓
趙擊魏敗之馬陵八年與韓趙魏楚燕命從擯秦十一年與魏
伐趙又伐燕取十城二十五年與梁襄及楚燕趙擊秦二十六
年與宋攻魏觀澤則齊與大小俱敗交也固宜以交鄰問　文
王事昆夷朱註謂見詩大雅而孫疏已謂趙註引昆夷駾矣是
太王非文王為失此當以帝王世紀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
月朔丙子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
不與戰方是事昆夷之實至文王後伐昆夷則詩小雅采薇章
序說以文王之時北玁狁西昆夷文王奉王命伐之而作可證
至太王事獯鬻即在幽避狄事是北狄即玁狁及遷岐又逼昆
夷故詩云不殄昆夷之慍怒也此即西戎至文王乃初事之而
後伐之且并及北狄　徂莒詩本作徂旅而此作莒孫疏引春
秋隱二年莒子盟於密謂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
密之地也而馮氏詩經名物疏謂莒子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
去密須甚遠密須今陝西平涼府靈臺縣　孫氏疏非也則不得如日知錄所

載謂明應天鄉試王請大之合下節題有周天一　文竟以莒為
莒人之莒也

雪宮章

此章樂民之樂即從同民說來憂民之憂即從安民說來其說
到王即是保民而王之旨至見孟子解四書釋地謂王在雪宮
而延見孟子與將解館孟子於雪宮而王就見之之說異賢者
句趙註謂王自多有此樂則仍屬人君亦猶惠王也至孫疏乃
以賢者屬之孟子耳　按孟子此章前半是啓王以與民同樂後
半引晏子言先王無流連之樂則直謂王之不當有此樂也無
字與有字對則賢者句還就人君說為得　雪宮元和郡縣志

引晏子春秋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則今晏子無此語恐志因孟子引晏子而訛耳未必雪宮之創自景公而沿至宣王也　按齊都今臨淄縣雪宮在城東北六里想王自國至雪宮必且供帳驛騷離宮荒燕故舉晏子師行糧食流連忘反等語以諷之

轉附朝儛有謂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朝儛乃桓公之墓即穆陵者非是當如閻氏釋地謂二山在海之東盡頭處如成山召石山之類公欲登之以望海然後回轍西行南至琅邪之說爲是則轉附朝儛在今登萊府界琅邪則今諸城縣也　遊豫解孫疏謂遊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解已分晰而張平子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以濟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

年之多稌薛註云秋行曰豫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也倪思寬讀書記謂此古人成說可補註疏之缺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幡然大戒興發舉觀轉附朝儛遵海放琅邪之欲誧然中止矣此詩所以歌畜君也孟子伸之亦有畜止齊王言樂之意不在以行補助爲引証樂民之樂也　徵招角招張甄陶四書翼註謂以徵聲角聲起調蓋樂章之詩凡五聲之字皆可起調起調即爲宮而餘字叶應之此曲律以起調一聲爲首尾其七聲則考其篇中上下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之說是徵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而此更是大角大徵也然起調非即以樂章首一字爲定如關關雎鳩關字爲商音而關雎三章皆以無射清黃起音畢曲而總謂之越調呦呦鹿鳴呦字爲角音而鹿鳴三章皆以黃鐘清宮起音畢曲而總謂之正宮可証

明堂章

此章求大欲之王原有大開明堂之意故問重在勿毀而孟子乃以王政引之即爲前各章言王處作結束且是發政施仁之要故仕耕關市皆與前相協　此明堂是在太山下者文獻志王炎謂覲禮之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者即此章之明堂要之覲禮爲宮在國外蓋近郊之地非此方岳之下者又方明只一壇非有堂室牖戶則非明堂可見若

雒國之明堂則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已然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則五室九室十二室之說也考工記言五室大戴禮言九室十二堂鄭康成主五室蔡邕主九室後人各左右袒朱子明堂說謂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月令爲說也而黃之雋唐堂集明堂攷謂五室言其大九室言其全蓋以正東爲木室即靑陽太廟正南爲火室即明堂太廟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即總章太廟元堂太廟而中央爲土室即太室是爲五室然正方四室之外又有四隅之四室并中央一室即爲九室而四隅之四室又以四隅各一室爲兩位翺學齋所謂四角方處有一斜線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月令謂之个

也以右四个左四个合四正室則謂之十二室而室各直其堂則謂之十二堂也據此說則合五室九室十二室而一貫之矣至所謂廟與堂與室者則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也若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則楊氏復有云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乃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繆也然此要以在國之明堂言若方岳之明堂其制同否不可考　耕者九一句此但言九一並不言助須知周是徹法也滕文章之九一而助是孟子酌量古法不得泒入文王　公劉集註后稷曾孫孟

子考證謂公劉去后稷世遠不可謂曾孫　按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奔戎狄之閒不窋子鞠鞠子公劉是朱註固本史記也韋昭以夏后政衰指太康失國言鄭康成謂與太康並世如此則以爲稷曾孫世次亦相近而漢書婁敬謂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至公劉辟桀遷邠此與通鑑前編繫遷豳于桀在位二十二年者合如此則是以凡遠孫爲曾孫如小雅信南山諸章稱曾孫例註亦不誤　太王據通鑑載商小乙二十六祀豳古公亶父遷岐號周祖甲二十八祀古公卒　按自小乙二十六祀後又歷三祀及武丁五十九祀祖庚七祀至祖甲二十八祀其閒共九十七祀而古公尚有未遷以前年歲其壽毋乃過長若竹書載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二十十年周公亶父薨則與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避于岐下之說合

王臣章

此章言四境不治是王不行仁政而不能保民也此章以前是引導語氣此下四章是指斥語氣

故國章

此章是用人之道在以民之好惡爲用舍齊王不能進賢何以爲民父母耶此亦不能保民之驗至世臣之說焦竑筆乘謂唐虞用人只在世族武王雖惡紂世官而亦未能改所以後來如

魯衛宋鄭皆其子孫蟠據孟子之說殆猶世官之見也　按此豈以戰國遊士不可恃故爲此論歟

桀紂章

此章盡借桀紂以諷王也不行仁政便殘賊民而何能免於一夫之誅哉

巨室章

此章則直謂王之舍已爾至此而君臣落寞宜孟子之有歸志也又此言壯行可見孟子在齊雖云齒一猶未極老耄焉

伐燕二章

此章終繫伐燕自是孟子將去齊而齊事遂終於此至此爲宜

王事是孟子所親見不必以荀卿史記訛作湣王之說反疑孟子也況國策載蘇代備子等語皆屬宣王可與孟子相証惟與史記年表宣王卒年不相合通鑑故移下十年以就之朱子或問雖以通鑑考異未註其說爲疑序說中亦備著其同異而謂未知孰是然綱目要以宣王之卒在赧王元年集註亦以伐燕繫之宣王此亦無庸致疑者矣閻氏欲移燕噲之事於宣王十九年前謂與其伸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四書考異謂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　附宣王先有伐燕取十城事蓋顯王三十四年蘇秦揣摩過燕以合從說六國至三十六年定約投書于秦所云秦不窺函谷關十五年者是游

士夸談實則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而從散約解矣齊即乘燕易王初立伐燕取十城蘇秦乃至齊稱燕爲秦少婿是與秦爲仇休齊而誑取十城歸燕也黄氏日抄以梁惠王篇所載爲宣王取十城事故直稱宣王公孫丑篇所載爲湣王殺燕噲子之事以湣王尙在未有謚故但稱王也究之僅取十城何云倍地且易王自在何必謀置君耶則此實爲殺燕噲事若以下篇爲不稱謚則莊暴章無宣字豈得謂亦屬湣王耶蓋兩篇所載本一事惟此篇是爲齊王言下篇是爲齊臣言兩篇各以類叙固當分見並非兩事也　謙侯多謀考按國策齊破燕趙欲存之則趙武靈用樂毅計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得河北

齊得河東盡名以強齊實欲天下憎齊而破齊而楚魏乃使淖滑惠施請伐齊也又趙系家載武靈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索隱謂是遙立而送之事竟不就按此說疑武斷安知公子職不即立爲燕王也梁玉繩史記志疑謂職立二年卒後乃立昭王甯確不然燕豈得二年無君哉年表失註後昭王立至二十七年樂毅始約趙啗秦結韓與魏以報齊仇也時楚不與故齊破後乃使淖齒救齊　霓註虹也虹見則止與崇朝其雨之說不合　按爾雅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禮記月令虹始見節

御案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

旱之望雲霓遵此則霓非即是虹而於望霓之解方晰

鄒與章

此章孟子與穆公問答在去齊歸鄒時則赧王元年而魯亦平公元年也　鄒考鄒本邾國左傳邾請救於吳史記吳爲騶伐魯此均在哀公時邾未改鄒也則史記誤索隱曰魯穆公改邾爲鄒劉杳鄒山記亦有鄒即繹山魯穆改鄒之說顧鄒何以由魯改豈自邾朝魯魯入邾邾衆保於繹而後邾久不振至魯穆公時不躬滅邾而覆翼邾因改爲鄒耶其後相延鄒尙能國而以分隸言之則云鄒以統屬言之則亦可言魯且保有鳧繹繹本魯地故孟子鄒人而云葬於魯也然雖魯而實是鄒今孟母

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至孟子責穆公殘慢而劉向新序載其食鳧雁以秕易粟謂粟在民與在倉何異及賈誼新書載其親民如子及卒百姓如喪慈父事此豈聞孟子仁政之言而改轍歟又鄒滅考史記楚射者有見鳥六雙之說其言以秦魏燕趙爲騏雁齊魯韓衛爲青首鄒費郯邳爲羅鸗此事在頃襄王十八年而赧王三十四年也可見是時尚有鄒至宋則已滅故言大宋方與二郡則鄒之滅在滕薛宋後而孟子固得終老於鄒也趙氏謂鄒爲魯併又云楚併要之自此至春申滅魯時已不過二十餘年

滕文公三章

此三章聯敘皆孟子親與文公語者第三篇問爲國章註文公以禮聘故孟子至滕二語可移于此至其至滕以敘次游歷斷之自當如金仁山謂爲在去齊歸鄒二年如宋之後若四書考異謂自顯王三十六七年至慎靚之初此十餘年須爲適宋適滕之日又謂滕之滅在慎靚三年去齊時已無所謂滕者恐未必然　按宋王偃以慎靚三年稱王如孟子以顯王年閒適宋則不得預稱宋王矣故適宋自當在赧王時至之宋在之齊後則陳臻章前日今日云云可證其之滕在之宋後則首者與吾言於宋句可證又孟子之齊既如張氏謂在慎靚二年而孟子在齊且有出弔於滕事則滕豈得謂以慎靚三年滅哉杜氏佑志齊滅滕之說非可據若竹書以爲越滅則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以前事更不必論又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二年在宋而世子來見又聞滕定公薨喪而後孟子至滕則當在赧王三四年或五六年薛應旂人物考云滕文公見孟子欲行井田之法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據史記赧王二十五年滕爲宋王偃所滅如其說則以爲見孟子在赧王四年而孟子時當六十三歲也

滕文公考趙註據世本滕有考公麋元公宏而謂似避諱改考公爲定公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　按左傳滕先有文公知此乃不疑上同祖諡　近齊楚蓋滕逼近楚之正北齊之西南是時楚爲懷王齊爲湣王故孟子得以君如彼何哉斥之

築薛章

此章語意似無所以策滕者然其言爲善必王且言創業垂統孟子不猶以井田學校望文公哉不然舍國計民生有何統業且從何處爲善耶　薛夏車正奚仲國至商仲虺爲湯左相春秋列國興廢說孔穎達謂小國無紀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容齋隨筆謂薛自奚仲受封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爲宋王偃所滅此似誤國策但言偃伐薛不言滅且是田氏之薛而薛更以赧王三十六年齊魏滅之也至奚仲之薛當久爲齊滅宣王固以之封田嬰矣史記年表國策竹書並載之年表作湣王三年今移作宣王二十二年國策註宣王二十年竹書以屬威王然在梁惠改元十三年則宣王二十一年今薛城中

有靖郭君墓後田文亦代立於薛通鑑載薛公田嬰卒子封孟嘗君（此載之顯王四十八年則與封嬰同時矣疑似預言之而嗣立尚當在其後）至史記載孟嘗君入秦用鷄鳴狗盜出關此在赧王十六年其前則在薛招致食客時也孟子以赧王四五年至滕在之宋薛後薛已為孟嘗君之薛城薛之役國策靖郭君欲城薛以客有海大魚之諫而輟城薛矣至此時築城則自為孟嘗君也薛故城在滕東南四十里又孟子與孟嘗君相際若平原君以赧王十七年封信陵君以赧王三十八年封春申君以赧王五十二年封前後不相及在孟子時預稱四君誤　孟子初至滕言子力行之註謂未踰年稱子至此兩稱君豈在滕有踰年之久哉

平公章

此章孟子至魯在適滕之後薛氏人物考載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過魯季氏本謂在赧王四年此俱推測然要約畧近之史記年表平公元年是赧王元年卒以赧王十九年惟表載平公四年秦惠文王薨平公十九年楚懷王死與魯世家平公十二年秦惠文王薨文侯七年楚懷王死不符而秦惠文王薨實在赧王四年楚懷王死實在赧王十九年則平公自當以元丁未終乙丑為定若徐廣引皇甫謐謂元乙巳終甲子之說不必泥（按）此則平公之立在齊宣辛年其廣文選載平公與宣王會鳧繹山下者是附會之說齊宣豈遠與魯平會且戰國時嶧山更屬鄒地也又平公亦以赧王十九年卒而孟子已書其謚可見孟子之卒在平公卒後　前喪似孟子身親之事且前以士則當在孟子中年人物考作孟子三歲喪父謂本列女傳然考宋王回所校劉向列女傳所載孟母事蹟並無此文則直是謬也王復禮四書補註謂若三歲喪父則豐嗇非所自主倉何得言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子安得不辨之則俗傳洵非可據至孟子四考以士及三鼎謂為仕鄒則亦臆測（按）儀禮士冠士昏士相見等禮而

御案於士相見篇以天子之士侯國之士及王制秀士俊士選士造士通謂之士其贄不異則其禮從同云云是士固兼未仕之士言又三鼎固士喪殯葬用之而婚禮共牢亦三鼎婚有攝盛之義則必未仕之士得用三鼎而因以濫觴於喪祭焉安見孟子不以未仕之士而三鼎也此說存參　孟子父母譜載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而薛應旂通鑑於元延祐三年載封孟子父激公宜為邾國公母仉氏為邾國宣獻夫人則史已遵譜又宋祁集韻於仉字註載孟母仉氏可見此說自唐宋以來沿之不為無據

男　阜敘阜校字

孟子篇敘卷二

華亭姜兆翀需山

公孫丑全篇

此篇申言在齊事前篇齊宣王十一章皆是與王言者此則在齊私議並與及門暨齊臣問答者另著爲篇以綜前後情事焉

當路兩章

首章言當路於齊下章言加齊卿相須著眼兩齊字此初至齊擬議情事也兩章內言王正以發明與齊宣言王之旨丑言管晏猶是王言桓文餘緒謂宣王曰可得鄙丑曰可復許皆虞望而不敢必之辭 按 此正是將兩篇互證者蓋此章言王卽從

無以則王來言德卽從德何如來言仁政卽是保民惟言時勢則爲對王所未及者耳 路史以孔子稱桓公管仲之九合一匡而疑孟子之斥桓文薄管仲不知春秋時可以用霸蓋當日周雖衰微名義尚在齊桓用管仲率諸侯以尊周於周室實再造焉若至戰國周大勢已去 自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爲二二周公分治之王寄焉而已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慎靚以上在東赧又遷西 故湯武丁節言商實是言周蓋對照看來明是商則然而周不然局面此時而言霸則誠齊威之績已故孟子之不爲管仲非徒謂功烈之卑也實審於時勢也且卽起管仲於此日亦不爲也而何不可行仁而王哉朱子謂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異宜爾然則孟子善學孔子實在於此而亦何妨以孔子之獎霸者而爲孟子之黜霸也然其意究未闡明而後人如施德操孟子發題乃以黜霸尊王爲四大功之一人亦思其黜霸尊王之故也哉 曾西註曾子之孫 按 經典序録云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又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問於曾子鄭康成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

御案申字子西孟註曾子之孫誤

賢聖六七作朱註於君奭篇所言賢君五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之外加以盤庚亦祇爲六至無逸篇言殷賢君三則太戊武丁外又有祖甲 按 孔疏以祖甲爲太甲非也蔡傳本鄭氏解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閒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至祖甲之舊爲

小人則與高宗之爰暨小人相類皆習勞民閒之意云爾不得如孔疏引太甲之茲乃不義而以小人爲憸小之人解據此則祖甲實武丁後又一賢君也如此方足六七之數至下文不曰紂去祖甲而曰紂去武丁則又以武丁統祖甲也 微子微仲家語以微仲爲微子之弟日知錄亦謂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仲亦稱微者猶微子受國不受爵之心也至仲之子而始稱宋公云而陳澔檀弓註於舍其孫腯而立衍句以腯爲微子孫以衍爲微子庶子鄭康成亦以爲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今就檀弓之說推之既已云孫則立者自當爲子鄭氏所云立其弟其字從嫡子說來不從微子說來可知明包爾庚文

有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在王孫云云此說四書釋地亟賞之　膠鬲四書翼註據孟子膠鬲是文王舉而薦之紂周興後蹤跡無所攷蓋不臣周也按詩書不載郎可云無所攷矣若呂氏春秋有武王使周公盟膠鬲又紂使膠鬲觀兵武王對以甲子至殷乃大雨疾行勿使失期等語皆附會之辭不足多據　置郵按正字通馹字解以車曰傳以騎曰馹又引楊愼曰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馹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此可見驛馹字義別元許氏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是說不可從

不動心章

此孟子自言致王本領上章言齊之易爲王此章言已之能致王兩章相承看所言不動心亦不動心於王而已而其要在知言養氣則自願學孔子得來此與前篇言仲尼之徒相照見得王是仲尼之徒所道者　上章言行仁政而此章未之及要之言由此霸王則亦猶言行仁政而王矣集註天下之事無所疑天下之事無所懼事字郎以行仁政言　卿相古有公卿而無相通典黃帝六相堯十六相此但爲之輔相不以名官日知錄引宋書百官志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註相謂三公相王之事是三代時言相者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之類耳惟左傳莊九鮑叔薦管仲曰使相可也襄二十五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似漸以相名官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蔡澤范雎皆爲秦相　按秦武王二年置丞相是年梁襄王十年齊湣王六年漢書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漢高十年更名爲相國　今丑言卿相是戰國時口吻

孟賁帝王世紀云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按秦武王以赧王四年立赧王八年薨賁之歸秦固在此時又國策載赧王四年張儀說韓稱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

弱國必無幸矣云云可見秦是時實有此二人也烏獲見後至丑於此章稱之殆孟賁猶在齊時乎而由愼靚二年至赧王四年凡九年人之以勇力見者要在壯盛一二十年閒今以此綜孟賁先後知不得上及顯王三十四五年時因可見孟子遊齊固當在愼靚王時爾　告子註名不害固緣趙氏訛以爲郎浩生不害而誤四書考異引墨子告子勝仁句而以勝爲告子名恐亦非是蓋墨子當先於孟子而告子則與孟子同時不應墨子預稱其名也　自反而縮句要涵行道致王意在內王觀濤云由此決大疑斷大事者是也　不得於言解或問謂要與下文相貫則是他人之言而集註未分在人在已然觀孟子之知詖淫

邪遁乃政是得於言　志氣解應鏞於孔子閒居篇謂孔子論禮樂之原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閒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者也中論五起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據此則孟子發題以明浩然之氣爲發孔子之所未談不知實本孔子也　詖淫邪遁不是尋常談論其辭蓋欲以施之天下國家如言縱橫言刑法言開墾言戰陳無不與政治相關而能行仁致王者有以知其蔽陷離窮焉　得聖人一體屬之三子而不及由求子賜諸賢豈泛舉之與竊按論語子張一篇首載三子之言而次及曾子子

貢又檀弓一篇亦多載三子之言而更多右子游處外惟及子路曾子有若耳豈不以三子後孔子卒於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大行其敎足以繼孔子而提唱鼓動之哉所由齊魯之閒更相引重而以爲得聖人之一體耶冉牛閔子顏淵與論語德行節敘次異此豈故逆數之耶抑以冉牛少孔子七歲（闕里廣志）閔子少孔子十五歲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俱見史記）而以齒爲序耶

以力假仁章

此以下五章實孟子皆會與宣王言者既退而又發明其義也雖不言齊而可見其爲齊焉此章霸王字德字俱跟前兩章來而皆與牽牛章相發又上章並言王霸而此章將王霸劈開卽以破公孫丑之說前章言齊地不改闢此章言王不待大言外有見得齊兄地大之意　文王以百里日知錄謂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以見文王不止百里然孟子殆本文王治岐言耳

仁則榮章

此章仁字卽是以德行仁所謂榮卽是王也貴德尊士當從國君進賢說來　國家閒暇自是齊國光景當日齊與秦遠國不被兵固爲閒暇而般樂怠敖尤是齊宣受病處觀前篇莊暴章好樂陳善以爲好喜樂之樂則王之般樂可見至雪宮章孟子

固欲畜止王之樂矣此兩篇可互証處

尊賢章

此章蓋由發政施仁之實暢前篇天下仕者云云但言五者之效而未詳仁政所在其下文又但言制產非可以該此五者也故於此詳著之觀天下皆悅而願云云俱與前文相合可見至願爲之氓句亦未嘗不該得赴愬在內也並可與明堂章所言王政參看　尊賢使能節　按孟子與齊王言謹庠序之敎尙是敎農民而未及造士之法（在縣言學校當有造士在內而亦未嘗說明也）攷周禮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敎士者在養其德厲其行勗其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

者猷賢能之書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也至辨論官材王制屬之司馬周禮大司馬無其文而小司馬之職闕　御案以諸官例之則小司馬專掌必辨論官材也又賓之以司士乃有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之法以德二句是賢以能二句是能不可截取三句說此爲賢能大來
歷戰國時學校久廢所以賢能之士不必從鄉校中出而孟子
言賢能當有溯源學校之意在　市廛節廛而不征是古制如
周禮地官廛人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皆是若法而不廛是
孟子意蓋又寬矣此節明是居貨之賈而曰天下之商要之商
離賈不得周禮司士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解商通貨而賈爲之
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爲之運則布行可見商賈原相爲用孟

孟子篇敘　卷二　七

子前章言商賈而此但言商蓋以就文法對偶耳　關譏節按
周禮司門之征其貨賄是關之征亦征商耳乃孟子不曰天下
之商而曰天下之旅須知言旅卽有商在內又關而征不惟害
及商而且擾及旅故言旅　耕者節當從前章制產說來蓋必
先制產而後可言助而不稅也當如文王治岐之九一而更行
助　廛無節趙註於第二節廛字訓爲市宅而此節不復註則
亦以爲市宅而朱子仍之蔡虛齋乃畫然謂上節廛字是市廛
此節廛字是民廛市廛者廛人所職以貯貨賄之廛民廛者在
國中左右三區或在城邑井邑而不必在市按此當以載師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言則在城之廛以遂人職之夫一廛言則

在野之廛也　夫里之布日知錄周禮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
夫布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
以布專屬於里按朱註蓋沿趙註之舊而近日講家已多從顧
說者　氓字解疏引周禮制地之法以鄉爲郊近主有知爲民
以遂爲野遠主無知爲氓然此解不可據卽如本文民願爲氓
豈可云有知而願爲無知乎當如楊用修解謂氓與民義別蓋
氓之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田里安氓以土
宜教氓若是本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
何必以土宜教之乎則氓是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
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

孟子篇敘　卷二　八

是本民何得稱氓乎周禮地官旅師新氓之治
御案謂新氓有二一記所稱自諸侯來徙家者一凶荒就粟樂其
地而願留者遵此則氓爲流亡之民固不可易

不忍章

此章因王不忍一牛而重揭不忍之心也自謂不能謂君不能
卽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來擴充卽推恩意苟能充之四
句卽故推恩四句意

矢人章

仁術字前篇言行仁之術此章言擇術在仁義似有別然彼章
從是心說來亦未始不重仁字也此章仁字爲仁字須以仁心

仁政言朱子謂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葢謂以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而如此章則正其偏言者耳天爵安宅二句李雯則以此作進術於君講謂仁之爲道可榮而不可辱爲天之尊爵可安而不可危爲人之安宅葢恩結千人者卽爲千人之雄澤被萬人者卽爲萬人之雄其推愈廣而其位愈高故曰尊爵又惠澤多者愛之之人多相與居之之人亦多幾刻少者怨之之人少相與奪之之人亦少其德愈長則其業愈大故曰安宅云云此不徒以維皇降衷安土敦仁言者人役句當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言役字以天下諸侯言方警切若尋常學者

何嘗爲人役耶四書滙參謂不必因人役字粘定治術講此是不謂此章爲申說齊事耳　仁者節　按禮記射義疑是漢人附會則不怨勝已反求諸已云云當卽取孟子此節文

子路章

此章似以王不愛善言（如顧左右而言他可見）而以舜禹期之耳如此則與全篇相貫

伯夷章

此是孟子自明來齊去齊之故非論夷惠也葢從夷惠行事上生出不屑就不屑去兩意講家謂一是故字一故字是懸空摹擬甚當乃從不屑就不屑去上斷爲隘與不恭而君子不由則固有可就可去者矣孟子又何妨先就齊而後去齊哉上半篇是記就齊事下半篇是記去齊事而此章乃其關捩處是借夷惠以立說豈又忍貶夷惠與下孟章之言清和自矛盾哉姚舜牧四書疑問有此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之說而要當有孟子自爲寫照之旨在　袒裼禮記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是敬若勞而袒裼乃是不敬　按此則袒裼與裸裎有別

天時章

黃氏日抄謂此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與　按此或以齊有師命言之也所言人和與梁惠王伐燕章言民悅可相証

天時之說文獻通考兵家書四種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無旺相孤虛之說旺相孤虛屬五行家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擇時日談祿命者所用非將略兵機也然後世要不廢遁甲六壬等說　三里之城或謂子男之城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而賈公彥典命疏云據此文上公九命以下以九七五爲節則天子城宜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云云　按此則三里固無專屬耳

朝王五章

此下五章見得孟子在齊名不至餽不受弔不言固非若距心蚳鼃有官守言職者之所可例而其義或爲門弟子發之或爲

齊臣言之均可以見孟子之自處焉　朝將視朝句朱註以爲朝將之朝如字趙註云儻可以來朝見則我將力疾視朝是朝將朝字亦從潮音讀也至孫疏作視其來朝又不如趙註爲直截

孟仲子趙註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朱彝尊曝書亭集孟子弟子攷以爲即詩傳所引之孟仲子　按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德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詩譜云子思論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邢昺疏謂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某同事子思後學於孟子然此說不足據夫孟子且不及事子思又何論孟仲子哉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

註此與孟子之孟仲子豈名字之同與據此則不得併爲一人至三遷志據譜載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之說則更與趙註異

齒一　按孟子來齊當爲五十三歲去齊則爲五十八歲蓋時已艾耆矣與前篇壯行參看自可得孟子年歲

陳臻章

觀前日今日云云明是孟子先在齊而後在宋薛也講家謂當在宋也是追憶之辭其實若於齊是追憶耳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金仁山集註考証謂自去齊歸鄒二年如宋蓋此說本大事記而時當宋王偃十六年也其之薛當亦即在是時　按自田嬰封薛而文代立其嗣位未知何時然赧王初年當已是孟嘗君觀聞戒而餽應是孟嘗主家政待賓客時也又薛以齊宣二十年封是年當顯王四十七年則謂孟子以顯王三十五年遊歷者不知時尚未封薛也又風俗通載孟子絕糧於鄒薛豈薛多暴桀子弟已在孟嘗招致姦人之日與

平陸章

平陸攷四書釋地謂平陸齊邊邑引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孔子時爲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地則平陸是齊南魯北又四書集證引國策魯仲連遺燕將書云魏攻平陸索隱註在西界則平陸東與梁界也　持戟之士註謂戰士而四書釋地謂是大夫守衛之士引商君傳持矛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持兵戟而侍御者甚衆可見時尚武備藉以防姦也至失伍則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皆與註異　爲都禮記大夫不得祖諸侯句孔傳引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於采地

御案斥孔說之非以爲邑有先君之廟者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邑云云　按平陸非齊宗邑豈應有先君之廟且爲都者五更不應五處有先君廟也固當以毛氏傳下邑曰都釋之方得

蚔鼃章

靈丘考郡國志載滕縣東北二十里有明水湖齊乘云明水之南有靈丘城周圍八里內有子城史記齊世家威王元年韓趙魏乘我喪伐我靈丘是矣　按此則靈丘在齊之西南三晉伐靈丘事在安王二十四年魏韓趙世家雖分載實本一事魏屬武侯九年韓屬文侯九年俱合趙作敬侯二年則誤當如年表亦作九年觀魏使吳起當是魏合韓趙而來也此豈魏齊接壤或由魏而至靈丘歟

為卿章

此章齊卿之位跟為卿於齊來是指孟子隋書經籍志云孟子十四篇齊卿孟軻撰此亦稱孟子為齊卿之証丑言不小見得

孟子為可以言孟子不與言仍是無官守無言責進退綽綽之義無惡小人意在內若以齊卿為王驩丑不應震羨至此且本章固明言蓋大夫也註云攝卿以行而曰蓋者是亦疑而未定之辭　蓋註云下邑而四書釋地以為與陳氏食采為一邑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半為卿族之食邑陳氏世有之也

自齊葬魯章

此章可見孟子仕齊又以喪去職而不久在齊之意　葬魯事孫疏謂孟子仕齊喪其母乃歸葬於魯閻氏引列女傳孟子在齊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之文以証母同在於齊而沒於齊最核若日知録謂是改葬然匠人棺木云云明是初喪用木也後人以此文似葬畢即反遂疑孟子不行三年喪四書釋地謂反於齊是既終三年喪復至齊為客卿耳充虞問答在三年後至前日字謂為遙指初喪時言此則繫終喪於葬魯後者孟子四考謂反非即指齊特止嬴以終喪蒲嬴為齊邊境而介鄒魯之閒因以為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又繫終喪於止嬴後者兩說似閻氏為優蓋終喪何必在嬴而葬魯下自可該終喪在內不必以文不具為疑也至毛氏以反為反哭郝氏以反為反而拜賜周氏以反為反而致事此總須於本文添字以就之而孟子之如何終喪尙須補出則曷若竟作葬魯終喪而反且本文豈謂不終喪而即反魯乎若典故辨正於嚴不敢請句謂三年不嚴

久矣則恐不然嚴字文法劃在前日上講非謂終三年之嚴也特請則在於今耳且三年亦不可謂不嚴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則喪事未終而除喪棄杖以前無日非嚴時也孟子之嚴証以孔子而可見也又據葬魯一節可見孟子辭卿而歸復反於齊所以尹士章之然且至句郝京山謂是再至也　嬴註齊南邑在今萊蕪縣志云縣治有孟遊亭孟子止嬴即此

沈同二章

此兩章亦論伐燕要為沈同陳賈言之與前篇對宣王言者有别故次在此註林氏謂此書散出無先後之次欲以前篇十章

十一章置之此兩章中閒似未得孟子編輯成篇之大旨也又據此章或以孟子旣不勸齊何以不諫爲疑然觀王甚慚於孟子句可見是諫而王不聽也此可推測於言外者　燕人畔章內未及如何畔光景通鑑赧王元年燕畔註謂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率畔齊云云 按初畔時是立公子職也至立昭王在赧三年又索隱引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今本闕太子字)則太子巳死於國人反攻時矣故國策本論謂昭王非卽太子或太子名平而昭王不名平也又燕畔內可想見齊勝燕必有留燕駐防將卒畔時或爲燕所屠或齊自遁歸各情事蓋不藉天下諸侯之救而燕已反正矣自後燕乃立昭王齊亦宣王

薨湣王立兩國始各安堵如故　管叔以殷畔當專以周公誅管叔言本文但言殷不言武庚誅於管叔武庚若併爲一事要之管叔之畔固當借武庚然畔有先後誅亦有次第朱子鴟鴞詩傳說從孔氏固以爲作於辟管蔡之後矣觀詩言旣取我子毋毀我室明是旣誅管叔再告武庚豈得以管叔武庚並說儲在陸文集以居東而得管蔡爲一事征東而誅武庚又一事有云自流言播而周公出周公出而管蔡誅管蔡誅而君心疑君心疑而風雷作風雷作而成王悟此金縢之文之明白可攷者也自成王悟而周公歸周公歸而武庚畔武庚畔而東山征東山征而殷命黜此大誥之文之明白可攷者也此可見管蔡先發故先辟武庚後動故後亡故金縢罪管蔡而不及武庚大誥罪武庚而不及管蔡也然則管叔但藉殷以畔而不與武庚同時並起又可証燕之不在以立昭王爲畔也　居東解王千仞詩經比義述以爲居幽蓋蔡氏謂居國之東國固以鎬京言鎬今鳳翔府豳今邠州屬西安府鎬西豳東輿地鑿鑿惟公居豳故鴟鴞是公居豳時作伐柯九罭諸章是豳人聞王將迎公而作詩註東人卽豳人也而夫子刪詩乃以諸詩繫之豳焉此解確鑿若鄭氏王氏以爲東都洛邑則時尙未營東都也

致爲臣章

此章就見數言亦宣王語而載之此篇者則是以王言引起而

下乃爲時子陳子言之也至孟子之歸綱目載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孟子去齊則是時爲宣王二十九年發明謂綱目詳書之者著其與時君不合之實也是固以去齊屬伐燕講金仁山亦謂孟子之歸編次在燕人畔之後似以此事去齊至郝氏九經解直推到宣王伐燕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以見孟子之去爲先見是更推勘後來之說也　四書翼註論孟子所以惓惓於齊之故謂以當日形勢言之秦暴楚昏不可與語燕敗亡之後韓趙魏迫於秦勢不久存惟齊依太山表東海形勝得十二上接冀雍下連荆揚旁聯徐豫可以中天下而立也云云據此論自不當輕言去齊矣　繼見句 按孟子是年去而王

亦是年卒則固不繼見也令人發身世蒼茫之慨　季孫子叔疑趙註以爲二人孟子弟子也解云季孫以孟子不欲而曰異哉子叔亦疑之云云自宋神宗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至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春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爲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子丑壽光伯萬子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子臻蓬萊伯充子虞昌樂伯屋廬子連奉符伯徐子辟仙源伯陳子代沂水伯彭子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陽伯咸丘子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子應膠水伯盆城子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平陽伯爲十八人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其書不傳而序以爲十九人則於十八人外殆

益以滕更也曝書亭集以滕更明云在門則爲門人無疑云云　按此係宋元以前之說朱傳出則季孫子叔不從趙氏說矣而大清會典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樂正子克公孫子丑萬子章公都子四人先儒陳臻以下十四人者則猶宋十八人之數仍以季孫子叔爲先儒也乾隆丙午科順天鄉試季孫曰異哉子叔疑題第　名　墨則從舊說中式　攷孟廟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者乃宋兖州守孔道輔訪得孟墓因立神道碑并建祠於墓西南其在鄒縣南之廟則剏於宋宣和四年後代歷加修葺康熙甲子始發帑重修規模宏整乃會見廟制則正殿奉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兩廡分祀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高子共止十二人則尚係舊時舛錯竟未更正也廟後爲寢殿祀亞聖夫人廟左爲孟子父邾國公殿此本元延祐年開封爵也

孟子去齊章

自此章以下迭記孟子去齊要各有義此章以宿於晝言雖乍至而宿然已有再宿三宿義在尹士章之去齊是初出晝情事充虞章之去齊是出晝後在路情事末章之去齊係以居休是去齊而已有所居矣當非道路暫憩之謂四書釋地謂孟子去齊歸鄒中閒經過地名休者稍憩焉並有休在今兖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之說此恐於居字未審　晝註當作畫

齊西南近邑也　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晝中遂攻臨淄即此而括地志以晝即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則與孟子歸鄒在齊之西南者判然相反典故辨正謂戟里在臨淄之西括地誤言北耳　子思仕穆公攷　按孔子哀公十三年夢奠之時伯魚已卒四歲子思即幼亦應五六歲自是閱十四年而哀公卒又閱悼公元公共六十五年則當穆公初年子思或七十餘歲猶可以仕綱鑑纂尊禮子思於穆公元年庶幾近之而史記子思壽六十二歲之說已不可從若孔叢子載子思居衛聞繆公之喪

而不服則又終穆公三十三年又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通鑑載在安王二十五年是又在共公元年此時去孔子沒已百年子思未必尚存也薛安州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則此事皆不可信至孟子在平公年閒壽屆六旬由平公前逆數之爲景公康公共公凡六十年而孟子生年趙氏悳謂當在穆公之末共公之初　按孟子生烈王四年則爲共公六年是孟子之生與子思之卒或相去不遠斷不能親受業於其門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是緣飾爲授受淵源耳依託之言不足多據　千里見王閻氏謂自大梁至臨淄故云千里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此說似不可泥如孟子自鄒至梁亦云不遠千里

要皆六七里耳日知録謂古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三里當古百里　按此尤可得古今里數大概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孟子殆本周之成王定鼎卜年七百來想周七百之期當時自必人人言之口沿以熟故孟子卽其言計之而以爲數過也所謂周過其歷也其數字從周之數來不得如趙氏過五百之期解又周字固當從武王元年巳卯算起亦可從成王定鼎算起且以卜年七百爲準則不得云八百有餘歲而但當云七百有餘歲此無論在顯王四十五年前爲七百九十八歲與在赧王元年時爲八百有九歲皆可云七百有餘歲然則孟子生卒攷欲執此句以證孟子去齊在顯王年閒四書典故辨正執此句以証齊人伐燕在顯王年閒者均不足爲據又孟子所言年歲大約舉其大數而不必編年細算如論聞知之統概言五百餘歲　按堯以甲辰在位歷一百年又閱虞五十年夏四百四十一年至桀甲午而有湯是堯至湯共五百九十一年湯以乙未在位至帝乙十年巳卯而有文王共五百八十八年文王以巳卯卽諸侯位至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共六百三十二年而孟子統言之亦可知七百餘歲之亦舉大數耳　有師命　按齊與梁趙楚燕擊秦又齊與宋攻魏敗之觀澤二事當愼靚王三四年史記以屬湣王實宣王二十五六年而孟子適在齊時事

姪　欽亮舜俞　周羽晳　校字

孟子篇敘卷三

華亭姜兆翀穤山

滕文公全篇

此篇是更敘孟子在滕及梁宋事蓋大要是與其諸臣論說而與及門問答者並附焉此與公孫丑篇皆以補首篇所未備

滕文公三章

此以滕文公建篇而不與梁惠王篇滕文公三章並次者緣此首兩章尙是文公未爲君時事固當分見且次章是爲然友言之三章要爲畢戰言之故另著爲此篇首章自滕之楚典故辨正謂是時楚都鄀（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滕在兗（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地）自滕之楚而取道商丘路較回遠四書釋地言楚地直至泗上（今泗州）滕南與楚鄰一涉足便至其境此言卽接楚之東鄙耳　性善困學紀聞謂孟子言性善發前聖未發之說然竊按是善學孔子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似未言性善而繫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陳北溪謂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卽本於夫子之所謂善而言又朱子謂中庸爲七篇所自出則性善亦卽率性爲道之旨

滕定公章

世子能行喪禮可見是由性善而發　三年之喪毛西河力言

滕先君莫之行是叔繡以來不行三年喪魯先君莫之行是伯禽以來不行三年喪其意以爲夏商是三十六月之三年喪至周而改爲二十五月故云莫之行此似看先君字太泥矣　按唐儒王元感謂喪是三十六月張柬之駁之以商書伊訓孔安國註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以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而王年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二十五月而畢云云此則與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相合儀禮是周制則商周同也豈以周公改者哉若魏儒王肅以中月爲卽在大祥之月之中則當二十五月漢儒鄭康成以中月爲中間一月則問過二十六月而以二十七月爲禫是爲二十七月至

唐虞夏本不可考據竹書帝堯陟當乙卯而舜元爲己未舜陟當戊申而禹元壬子禹陟當己未而啟元癸亥中隔三甲子則或爲三十六月也　齊疏之服註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孟子言齊不言斬或遂謂古者有齊衰無斬衰父母之喪皆齊也此說非是集註考証引檀弓曾子對穆公語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數語謂孟子既曰嘗聞則當是古語傳頌之訛而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問爲國章

此章前半固與文公言然是引起當行助語尙未了下半與畢戰言乃實指助法經界也章次故屬在畢戰一邊而分載於此

五十七十百畝或謂夏不井授者非也蓋自洪水蕩汨禹始則壤其時已有井田濬畎澮距川卽周禮遂人之川涂溝洫也左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非井田安得恰一成之田起一旅之衆乎禹既創制後代因之而孟子乃有五十七十百畝之說朱子謂自五十增爲七十自七十增爲百畝井里疆界都須更改恐無是理蓋疑之也而後人不得其說各以意推王肅則謂夏民多故五十畝殷漸少周尤稀故增益之陳祥道則謂夏田未盡墾殷漸拓周益闢徐氏則謂夏民儉約故五十而用足周彌文而用廣不得不增金氏謂夏時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袁氏謂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賈

公彥謂夏五十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稅其百畝殷七十畝據六遂之地百畝萊五十畝稅其七十五畝周人百畝據不易之地全稅之熊安生謂夏政寬故稅其半商稅急故稅其七周政極煩故全稅之以上諸說皆與事理隔閡不可通此惟蔡邕尺度不一之說得之日知錄亦謂三代之制在於貢助徹而不在於五十七十百畝此特丈尺不同而非有異也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節

御案謂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而蔡邕所謂尺度不一固非周以八寸爲尺之說周尺當亦十寸爲尺第周之一尺實當商之八寸耳又周尺周字非指周代之周蓋周者盡也盡十尺之數也古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今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遵此可見尺寸丈田不同之大概焉　徹字解或以兼行貢助爲徹非是集註以合作均收爲正訓此本張子透徹而耕一語推之耳而語錄中則謂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則朱子亦疑而未定也要之徹之爲義惟任啟運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之說爲確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此方與貢助字皆從君民起義一例　其實

什一句註貢法固是什一而助法乃是九一何言什一則述朱謂筭法各有所因耳合同井九百筭則爲九一就八家皆私百畝筭則爲什一也（按夏是五十畝稅五畝爲什中之一殷是七十七畝稅七畝是爲什外之一也）至周如任釣臺說九夫爲井而中無公田是九家各百畝而以十畝起稅則實是什一也（按二十畝爲廬舍及十四畝爲廬舍之說不可泥）徹者二句讀書記謂此不言貢法者有龍子曰一節在其意中也商助周徹乃偏倒轉說來此非文法錯綜之比蓋孟子意分賓主見得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語雖平敘意實趨下云云（按徹者句內須直透徹無公田講方得）雨我公田節萬充宗謂八家是殷制九家是周制周九夫爲井悉以授民其稅法

則隨年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而有無可通故名徹禮記王制

古者公田節

御案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卽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明其制之異雖周亦助明其意之同蓋自商至周必生齒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并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為井又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周一井九夫之明驗也若至戰國兵爭死亡民生反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也

庠者三句　按庠序校以黨鄉州言乃孟子先從庠說起意此句是隱涵周字在內下校序則仍順次夏殷耳

夏曰校三句俗說謂鄉學一而遞變其名此說非是李安溪說謂此孟子所述周制也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則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取而兼用之有鄉校州序而黨又有庠焉蓋鄉學于是大備也黨與民親故主乎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校則與國為近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為義州序介鄉黨之間賓興之典賓行於序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一以射觀之蓋黨統於州序統於鄉亦由庠升序由序升校此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　庠序校是鄉學而已是大學至學則在郊之國學也蓋記曰家有塾則人當八歲入焉者乃是小學至十有五則所入者卽大學孟子所謂校序庠皆是也自此而升入國學則所謂諸侯之大

學在郊者也其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若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謂之大學至天子之郊學猶謂之小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也郊學以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蓋天子更自有大學也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也

請野節此跟上文問井地來重在上句下句以通井授之窮耳下文鄉田二節固專言井地也國中句不與野作對馬端臨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最明　按上句九字當照下井九百畝以九區言不以九分言有謂九一是合公田私田每家各得一百十二畝半而以十二畝起稅恰是九一者非是又上句既劃溝制田九一當補取民什一則落下句尤晰至什一而賦當跟其實什一來言十分取一耳又鄭氏以匠人為助遂人為貢而時講乃以九一為匠人之制以什一為遂人之制此則又以什一之十為十夫矣要之行貢以地不可井耳若仍如遂人之整整十夫有溝起數則何不竟劃為井蓋貢法卽零星一二百畝皆可什一而賦馬氏所謂不必拘以十數而後貢法可行也且遂人匠人本是一法黃氏度曰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為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也江

慎修周禮舉要曰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通爲一法九夫爲井
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釋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節
御案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工役
未有不受法於遂人者知此則不得以匠人爲助遂人爲貢
註中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蓋鄭氏因孟子此節文遂於周
禮地官註之而朱子因之任釣臺謂鄭氏之說豈謂王圻五百
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恐可井乎且既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又言王圻用貢都鄙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
六遂之地在郊以外是遂之地且未審其所在又烏知其爲貢
爲助乎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鄉在內爲天子所

食之地六遂在外爲公卿大夫食邑之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
而以郊內爲鄉可也烏有統鄉遂而概屬之國中者哉且周禮
於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文明言鄉里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
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
可井夫耶云云　按任說最爲明確今繹周禮井牧其田野節
御案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
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卽鄉遂多平曠都邑包陵
麓之說亦不可通哉又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註證蓋遂當爲
野而鄉不可爲國中也遵此則註說不可泥　圭田解大全辨
云卿祿厚何必圭田必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

也周禮載師職士田下註云卽圭田卿大夫之子孫不能世其
業必以圭田與之使無廢祭厚之至也此與集註說稍異

許行章

此章許行是亂滕者故於滕連及之許行之說明攻孟子無野
人莫養君子之說　一廛舊謂許行所請是國中左右三區之
廛然旣願爲氓則卽照遂人職之田里安氓一如上地夫一廛
中地夫一廛下地夫一廛田萊並授亦何不可庶使言神農教
者卽從事於耕也　八年於外通鑑以堯七十二載使禹平水
土八十載禹治水成功爲八年至路史註謂特記過門不入之
年而已非謂其成功也若史記謂居外十三年是因書作十有

三載乃同句而誤衍之耳三過其門解　按堯八十一載封禹於
有夏夏今平陽府夏縣既封則家在有夏卽未封以前當亦在
平陽也　司徒教人倫此與學校之教不同蓋成均所教秀民
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司徒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
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
遜之誼故曰教人倫　按周禮司徒掌邦教凡州長至比長各職
事無事非教則周制然而唐虞想亦有然也　舜舉禹皋解說
者以上文不言皋陶而此言皋是皋以刑弼教可以補所不及
此特以該治之始終云爾然吳越春秋云禹父鯀治水無功被
殛禹降在匹庶則舉禹實在舜又論語樊遲問仁章子夏固言

舜之選於衆舉臯陶矣則舉臯亦在舜若稷契據世本及帝王世紀謂皆嚳子則天子昆弟久應在廷退侯舜舉耶至益爲臯子則益可統於臯也故但言舉禹臯陶　門人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爲門人故滕書亭集以一貫章之門人爲曾子弟子由瑟章之門人爲子路弟子顏淵死章之門人爲顏子弟子而此章之門人爲子貢弟子似矣第據此說恐互鄉章之門人無所屬　子貢之歸按子貢是衛人固當歸子夏亦衛人後世地志屬之衛輝然安知非開州之衛孔疏於檀弓載設教西河節註爲魏人要是其設教處故今地志載入汾州流寓子張陳人史記故云子張居陳子張子申詳鄭康成以爲

周秦之聲呼顓孫與申相近則陳與周相近耳子游吳人則今常熟兩府也要之此五人皆當歸者若曾子有若則皆魯人也

欲事有若按史記載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有若年已六十而三子與曾子年方壯本可以少事長故三子以彊曾子也三子以齒敘當如公孫丑篇作子夏子游子張今又參錯豈以欲事有若爲敘次耶　戎狄是膺二句四書釋地謂齊桓伐楚及戎難戍周魯於齊無役不從皆當有僖公在內茲去此以註明爲僖公事而仍如註斷章取義之說也引詩下當補清僖公周公之孫句方得至四書考異謂此詩四章是頌周公五章六章是頌魯公伯禽故荆舒二語實是確指周公孟子必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人箋疏之誂反疑孟子也按此說殆本之季彭山而更覺疏通詩經體格當不盡如緜如公劉俱是連章挨敘則謂補頌周公魯公似亦詩旨第如此則節首當補出周公字至公爲天子將當言王師王旅而言公車公徒此豈周禮巾車政令統言公車故詩亦云爾耶惟以魯侯之功魯侯是若爲指伯禽則似與魯侯燕喜句又指僖公爲稍無別耳

墨者章

墨者夷之書法與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句相似自屬類記豈皆以闢異端與胡炳文曰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

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此說亦見兩章連類之旨特不知夷之與滕有交涉否耳

陳代四章

此篇前四章是梁後四章是宋其首篇先梁後齊滕而前篇先齊此又先滕而後梁者以首篇是記先後見諸侯王次第而齊是孟子所臣者滕則又孟子所欲有爲者至梁則不仕宋則不見故篇次又如此　首篇梁惠王五章是與王言者此四章又雜記在梁事此章乃是孟子見而不仕之故章內言枉道在見之後在見之外非即以見爲枉道也陳代意以不見諸侯原是小節今既一見之矣此句即指見王言既見則當可霸王而仍

落落不偶者或者不知所變通乎故以且字另提而以枉尺直
尋諷也孟子則以不見原非小節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言外卽
以明已於梁王亦是因其招賢所以可見也至所云枉尺直尋
則大不可故亦以且夫提起而決言之王良一節明是可以見
而不可枉影子如但言必不可見則當引泄淵洗耳閉門踰垣
等作例何必述王良之與乘若近若遠者乎下節結出不枉道
從彼此孟子所以雖一見而仍不輕仕也從字較見字爲細一
見不可卽謂爲從若竟以見爲枉道從彼則孟子固云不待其
招而往非云招亦不可往也卽如梁惠王固招而往矣何嘗以
一見卽爲枉道哉 按姚牧庵論許魯齋云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則固分

起與枉尺直尋作兩事看竊以孟子言不見諸侯者三章此章合下兩章觀
之是爲魏公孫丑問章是爲宋萬章問章殆以有諸侯來召而
不往者而發各有意指必不相蒙 此處車乘蓋與尋常不同
江愼修周禮疑義考工記車制謂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
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
因逐獸欲輕捷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云云 按此處所以有射
御而無右然周禮戎右亦兼田右豈天子田車亦有右耶

景春章

此章亦是孟子在梁適儀衍爲相故景春侈言以諷也儀衍須
就惠王襄王時說陳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橫者實

不盡然 按張儀固言橫而公孫衍似亦爲秦然嘗爲約長佩五
國印當分晰言之考公孫在秦爲犀首史記表顯王三十六年
秦惠文以犀首爲大梁造通鑑顯王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
魏與共伐趙似犀首固爲秦矣然其後實在魏國策載魏相張
儀犀首弗利因謂韓公叔以張儀已合秦魏而使委爲衍功公
叔委之因相魏國策屬襄王實惠王後元十三年事又載陳軫見犀首請移天下
之事於公子是燕噲趙武靈齊宣楚懷皆以事屬之犀首遂主天
下之事復相魏姚氏國策註復者言得四國復相魏也國策屬哀王實襄
王元年事觀此知所言佩五國印當卽指此史記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印爲約長按
史是分言之非相秦而又佩五國印也約長原以約從之長言李錯尙史亦謂佩五國印卽陳軫所謀史并而合之誤襄

王元年五國擊秦正犀首主天下事時則卽衍主兵可知也按史
記楚世家有蘇秦約從之說然史記多取國策而楚策言五國約而攻秦楚懷王爲約長並不言蘇秦計五國擊秦時在愼靚
三年則蘇秦久已爲人刺死于齊矣烏得倘約從哉則史記實誤要當屬之公孫衍耳則衍此時固主從
至張儀以蘇秦激之入相秦魏惠後元五年儀相魏實以爲秦
故說魏入少梁於秦魏惠後元十二年儀相秦又相魏說魏事
秦不聽秦怒伐之國策註魏惠後元十三年張儀免相以公孫
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魏則不然儀慚無以歸報
留魏魏惠卒襄二年始去魏然則孟子之魏在惠襄時衍正相
魏儀亦免相留魏故景春重稱之耶其先衍於儀者又豈不以
衍更現爲相耶其一怒事則儀之與公子華圍魏取蒲陽顯王四十

一衍之與田盼伐趙（顯王三十七年）皆在慎靚王三年前若商於欺楚則赧王元年事義渠襲秦則即慎靚三年事不容入景春此時口氣中也至通鑑次孟子論張儀非丈夫於赧王五年儀死後者似未審當日情事也又何怪文選註枚叔七發之景春佐酒而謂爲學縱横之術是孟子時人者耶　張儀以梁襄王九年卒赧王五年也公孫衍則赧王二十二年秦敗魏伊闕時國策載公孫衍割地講秦此去顯王三十六年爲大良造時共四十二年使衍壽六七十固可及之而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韓非子載魏王誅犀首豈衍去秦後卒爲魏所殺耶不可考矣

周霄章

此章亦以孟子在魏不仕而問也國策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勸魏王相文子以倍田需周霄（按策犀首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註田文爲相在襄王時非奔魏相昭王事）然則霄結文傾衍時與孟子相際故宜以仕問　論儀衍是游梁時事如惠三十五年則儀未入秦衍未相魏且併亦無周霄等人矣故之梁當在改元末年

夫人蠶繅註三宮世婦句未晰祭義公桑兼天子諸侯言蓋天子之妻后下爲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周官天官序官九嬪註鄭氏謂經不列三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論婦禮無官職要之后下有三夫人明矣而后亦可謂之夫人則如周宣王之稱姜后曰夫人是也故以天子言則謂夫人副褘受之夫人繅三盆手者此夫人即后也布於三宮夫人者即三夫人也若諸侯亦稱夫人則無三宮但有世婦其謂三宮半王后者非也服以祀先王先公者先王以天子言先公以諸侯言其謂諸侯助祭天子故言先王者亦非也孔穎達謂諸侯夫人惟一人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此似謂諸侯無世婦然曲禮諸侯不名世婦孔疏又謂世婦是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者則諸侯亦有世婦　按天子世婦則玉藻命於奠繭節

御案謂有本先君宮人而爲世婦者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内世婦之命於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爲世外婦則視其夫之爵以爲差亦必奠繭而命也云云準此則諸侯亦當有先君宮人及卿大夫妻似亦未必不兼内外世婦也

彭更章

此彭更激孟子以仕不是直以爲泰也亦應是在魏時蓋由三章連類記來殆因孟子不枉道不仕故以無事諷耳

宋小國章

此章合下三章皆敘在宋事可補第二篇陳臻章言在宋所未及其之宋在赧王二年已見　按宋君偃以顯王四十一年攻兄剔成出奔而自立立十一年當慎靚三年稱王此章言將行王政四書釋地欲即以稱王事當之說固有據特慎靚三年孟子

猶未之宋至赧王二年則已逾稱王時矣又非可云將行豈此章問答在前又因孟子之宋而類敘之與竊此問是萬章固與公孫丑之問不見諸侯者非一同在宋時事至詿引取齊楚魏之兵此在赧王二十九年於此時言之實是太早　齊楚伐宋事實無考如國策載齊攻宋拔五城而荆救不至此事本不隷年鮑註以屬剔成固妄而亦難斷爲即是此伐宋也若宋存標國策本論謂宋不列於七雄而齊攻之急者以淮北之地據江淮之間而彭城敖倉粟富兵强齊得宋則既併淮北漸以窺淮南而中包三晉直接楚之右壤云云然則楚得宋亦猶是矣此要爲當日齊楚伐宋之形勢　萬章疑宋雖行王政亦不足恃

故以見伐爲慮孟子舉湯武乃以征字換過伐字而總歸到能行王政上見得能行王政則不慮人之伐而直可以征人然仁政自有大本在故直斥曰不行

戴不勝章

此章則是適宋而與宋臣言矣偃有桀宋之號或其後則然而其始猶不至是也故曰欲善莊嶽日知錄謂莊街名嶽里名左陳無宇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反陳于嶽是也

公孫丑章

前後章皆言宋此似以孟子在宋不見宋王而發孟子四考謂王就見無鬬孟子亦卒不往周氏屬宋王講詢爲卓見孟子對

以古不爲臣原是不見但如段干泄柳則亦已甚假如陽貨之先來加禮則孔子且見之矣若彼不求見而我去見之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且爲曾子子路所竊笑哉此雖不明說宋王而當日情事自可想見所以書中無與宋王言論事陳善新語曰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經義考載譚貞默謂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梁齊閒語也又分本國不見他國則見　按此說非是蓋孟子不見特不欲曳裾干謁耳若以禮聘則固可見其不見者即四十以後亦然如在宋蓋亦不見故此章所言迫斯可以見先豈得不見即見之義所言不爲臣不見君子之所養即不見之義至四十以

前之事直不待言　陽貨稱大夫毛西河謂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引崔靈恩大國命卿司徒下有大夫二人曰小宰曰小司徒見季氏爲司徒而陽貨在小宰小司徒之列最爲精鑿　按邑宰稱大夫春秋時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至孟子則平陸大夫王驩蓋大夫更可互証至家臣爲大夫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我郈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說爲屬大夫則家之有大夫明矣故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是家大夫　脅肩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絫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則非竦義

戴盈之章

邢疏謂戴盈之卽戴不勝此非必有據當亦揣測之辭耳　什一註井田之法按孟子在滕言井地在之宋後蓋亦有不井授而什一者盈之是約畧言之非必謂將行井田

好辯章

此章好辯謂與楊墨辯也墨翟宋大夫則其教必行於宋孟子在宋固當與之辯所謂外人豈卽宋言之耶其云不歸楊則歸墨明側重墨一邊也四書考異謂楊以放蕩禮法縱恣情慾爲宗豈尚有與我儒相似處若墨子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竪旗鼓肆爲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時惑者遂以孔墨並稱則墨翟實異端之渠魁矣云云然則宜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也而孟子闢之殆有先墨於楊者耶班固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禹見清廟茅屋是以貴儉見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義推兼愛之義而不別親疎按孟子責之在兼愛蓋卽釋氏冤親平等慈悲普渡之意楊子宗黃老清淨之旨觀其言謂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碍之此是爲我至云舜禹周孔生無一日之歡不如桀紂及時爲樂此蓋爲我太甚激而爲適已自足之辭也按孟子責之在爲我只謂其山林枯槁厭屣塵世意至其世次則中庸序所言異端指老莊列楊墨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列子則柳宗元據所言鄭殺其相駟子楊句証爲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十年則列子與子思同時列子載楊朱數條內有見梁王之文則楊子固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爲侯之後矣國策載墨子與公輸盤論攻宋事係在景公按景公元年爲魯昭公二十六年故後人有墨子並孔子之說然本篇未指實景公而策內如求講於秦篇已言蘇秦而亦屬景公可知是誤蓋鮑註以策有大尹遂附會左傳大尹立啟事謬以景公標目耳實則非有確據也索隱以墨子言文子謂文子是曾子弟子而証爲在七十子後今更以墨子楚越戰於江公輸作鈎強証之如其在春秋年間越豈得與楚戰此當據吳越春秋所載句踐四傳而及無疆及史記越王無疆西伐楚之文可見是已及戰國而後越與楚戰公輸乃爲之作戰具也然則輸攻墨守亦必戰國時或不過剔成之先耳而墨子自當如漢書註謂在孔子後蓋楊墨是先於孟子至孟子時尤熾云爾　孟子此章言三聖是臣道一邊所以自況也不重堯武王與歷敘羣聖者異又此斥楊墨爲禽獸故章內龍蛇鳥獸害人禽獸至虎豹犀象等字皆以作引至弑父弑君則人亦禽獸矣下乃於無父無君痛喝之欲其不爲禽獸也　伐奄或謂指周公相成王事者非也蓋從相武王說下中間忽插入相成王事語意難貫毛西河謂周公伐奄有三引多方本文至於再至於三舊註再畔三畔爲証謂其一是相武王之時孟子所言者是也蓋相武之伐奄雖他經書無考而孟子卽可爲據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則誅紂時定當先會

伐奄據此則伐奄與誅紂為一時事庶與孟子文法為一貫至三年討其君趙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以解誅紂三年耳豈伐奄即統入誅紂而亦言三年耶至討其君謂討奄君然討其罪猶未誅殺若後之伐奄入奄則直誅之矣按後之伐奄亦是三年考周公居東東征據竹書載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於郊以歸遂伐殷三年滅殷遂伐奄四年統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以奄地封伯禽為魯侯然則居東二年是由元年春以及二年秋征東三年即由二年秋以至四年春訖事總計居東東征首尾不過三年有零而已而伐奄入奄亦總在征東三年內也至封魯在五年必奄滅而後魯可封凡謂武王封魯及成王元年之魯者非也若毛氏以伐奄又有二謂一是周公攝政初年伐奄多士所云是也謂一是周公居洛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今觀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王來自奄則奄滅而王行巡狩之事多方當在多士之前今倒其篇次耳不得又分為二

孔子懼節註以托南面之權為罪我謹按春秋隱元年傳

御案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以為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云云遵此則註說非是又知我言良臣順子以我宜作春秋也罪我言賊黨逆子以我不宜作春秋欲以是罪我也不作孔子自認罪過解

陳仲子章

此章因上章論楊墨之無父無君而類及無母無兄者耳此亦齊人而不附於梁惠公孫者以首二篇所記皆關涉國事此則事論一人故當次於辯楊墨之後爾陳仲子即國策載趙威后所問之於陵仲子鮑註謂與孟子所稱者已七八十年此又一人者誤趙威后用事祇在趙孝成王元年至二年即卒當赧王五十年五十一年距孟子在赧王初年時不遠可見非有兩仲子且孟子所云尚是其少年事想晚年尤怪僻耳又威后問其尚存何必不先時已卒耶　盜跖秦大盜也李奇註云爾莊周以為柳下惠之弟師古曰蓋寓言也焦袁熹四書說云跖是秦盜秦魯相去遠又惠為展氏之季跖非其弟可知則師古寓言之說為確今人皆沿莊周語於柳下無損然非事實也

姪　曰贇陛襄校字

孟子篇敘卷四

離婁全篇

此篇是論行仁政其責君而兼及臣是全篇大宗旨至所言修
身齊家治國與夫一切言行交際或兼君臣言之或分君臣言
之若其中大人君子數章要是分貼君臣也總之看此篇當如
張子論禮運是一片文字須得其渾渾一意處

離婁三章

第一章總領言行仁政前半以仁政在法先王故重提先王之
道先王之法也而先王則隱涵文王說後半分責君臣斥不仁

之播惡而不仁正以其不法先王也觀無道揆無法守句可見
至不仁之受禍處則在下兩章揭出　公輸子觀墨子國策般
要當爲戰國時人若禮記檀弓載季康子時般請機封事
御案已斥爲傳聞之誤矣　聖人作規矩準繩蒙引謂非離婁公
輸師曠事蓋彼皆用法非立法者按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莫不用之衡以任權均物平輕
重其平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旋見矩衡運生
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郎木平也云云是規矩準繩由
於黃鐘豈作律呂後乃作歟而作律呂自黃帝蓋五音前固有
之如伏羲樂名立本神農樂名下謀可見及黃帝作咸池之樂
必尤極聲音之微而恐無以傳聲音之妙於是作律呂以爲成
法然則竭目力耳力之聖人當以古帝言至竭心思之聖人則
是即謂先王蓋政必由帝至王而治法始備也康與前後言先
王相貫孟子雖統說聖人要當分別觀之

規矩章

此章前半承上章聖人來見非徒繼政而且盡倫而聖人實兼
帝王故又以堯舜之君道臣道言也後半重伸上章不仁而在
高位之禍故極言弒亡危削而以幽厲惕之蓋仁則堯舜不仁
則幽厲孟子所爲痛喝其不仁而鞭廹其行仁也

三代章

此承上章來推得天下失天下之故而歸到仁不仁其疊喝不
仁處語意警動蓋重爲樂不仁者悚也提出國字固爲當時有
國者言蓋直注下小國大國也　三代按孟子統言三代失天
下則周自幽厲而後久失天下矣所以不言每周也

愛人章

此章從仁字來要爲行仁未效者示以反已正身之道焉其身
正句爲全篇提綱仁禮智三平而合前後章看則重仁字

恒言章

此章分天下國家之序又揭出身字則因上章身字而重申之
也按此二章爲全篇大綱領論教家則當涵下親親長長之理

論修身則直該下君子深造君子存之兩章意

巨室章

此因上章言天下國家而旁推家字之義也蓋因一人之家更推及有家而國與天下旋至立應焉則猶是釋天下國家云耳註於得罪上揭出身不正來可見此三章是一片說話總在以身行仁耳德教即仁政之謂　陸稼書謂春秋時巨室之權太重戰國時巨室之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弊而思鎮之以巨室也此更可得孟子言外之意

天下有道七章

此七章總勸人君行仁政而行仁政即在師文王非兩事也此

章言師文王伯夷章言行文王之政而皆以必爲政於天下作結可見章脉一線也師文王處以政言則當該治岐之政如梁惠王篇所云者孟子在戰國時已見有秦併六國之勢故強大謂秦小弱謂齊楚韓魏燕趙此章因小弱見役而勸誘之當重小國一邊故五年七年二句須側後章只言七年之內可見

景公女齊吳越春秋闔閭復謀伐齊齊女爲質於吳吳王命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闔閭乃起北門曰望齊門左傳昭六有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事註終纍夫差兄按吳越春秋不言終纍左傳不言聘齊女而王元美藝苑卮言謂女嫁終纍豈以吳越春秋而撮合左傳耶　先師謂已亡之師如言先王例禮記先聖先師鄭氏惟以漢人爲比故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未定某爲先聖某爲先師也至唐則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從房喬議改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爲一矣按此則先師不可謂親授業之師　祼將考周人尚臭故九獻之儀尸未入王祼爲一獻后亞祼爲二獻是祼爲周禮朱瑾曰若商之九獻未有考按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觀商頌猗那可見則周祼而商不祼可知以殷士而助周之祼變禮易樂得毋慨然

不仁章

此蒙上好仁作轉而重慨不仁遙應規矩兩章言不仁處樂其

所以亡較樂不仁句尤警下言敗亡之固由自取也　滄浪歌楚聲也亦見楚辭按禹貢東爲滄浪之水水經注曰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决入也蓋從漢沔下自有滄浪耳四書釋地云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也據此則滄浪自在楚古武當今湖北襄陽府均州　孔子詔小子聽之當是適楚時聞之也至山東嶧縣有滄浪淵遝縣西并有孺子橋疑是附會以魯不得有滄浪之水也　清濁解水名滄浪言其清也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濯足之辱乃自取之也自取以濯足言下文自侮自毀自伐皆指不好一邊說

桀紂章

此從三代章失天下來倒從得天下提唱失民得民而揭出行仁之要也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此篇言仁統括處苟能行之則民自歸仁况又有不仁者爲之毆也而於王何有蓋勸人君行仁之意至此一束

自暴章

此章又重慨暴棄而更示以仁義之道也從仁出義爲前數章所未及蓋行仁則義在其中矣不可與有言即不仁者不可與言意不可與有爲則爲政於天下之爲也至居仁由義固當本之於身要在施之於政故仁當以仁育萬物言義當以義正萬民言安宅解公孫丑篇已悉正路句亦可例推蓋通前後看則此自當就人君說註以學者言則謂君臣亦未始非學者云爾

道在章

此章從上章仁義來張南軒引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之說可見親長從仁義中出全篇皆就人君說故此當如張氏之主倡率蒙引又本之教養補義尤足　按此篇言仁皆就仁民說而仁民必先親親故此又推之親長也所謂國之本在家也篇末仁之實兩章正是發明此旨

居下位章

此章言人君行政之在於誠耳蓋諸如上章所言仁義親長之道要皆當孚之以誠焉李安溪云此章前後俱是爲人君說實心愛民則四方從欲以治徯志丕應謂之誠能動物不是說爲伯奇屈大夫誠尚未至不能格親悟主也此說最明可見末節是事外提唱謂以誠行仁政之無不動耳註但貼獲上信友事親則只就本章說

伯夷章

此章更說行文王之政蓋至行仁政而誠無不動則天下當亦有海濱來歸者此是以二老之歸驗行政意養老特仁政之一而此從文王政化已成後言之也　伯夷歸周孟子不言叔齊豈歸周時已無叔齊耶七篇中論伯夷事皆從避紂推出如非君不事不立惡人朝云云可見　按孔子言伯夷多主讓國衛君章對衛輒據國言齊景章對景

公以兄弑得國言惟不降不辱似亦指避紂難與公孫丑伯夷章但註讓國隱居四字最當　明王禕有夷齊十辨其謂史記列傳不當刪去避紂歸周一節甚是辨夷齊無叩馬采薇等事謂餓於首陽是讓國出奔困囪不暇謀食而餓孤竹國在古遼西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首陽亦當指在永平與孤竹近者庶道里相合王鳧夫以爲在洛陽王伯厚謂在蒲坂俱非餓不必定死惟以爲餓死遂造采薇及不食周粟以實之不知此必無之事也逸詩云西山非首陽吁嗟徂兮徂是往不是殂死蓋即有此詩不定是夷齊所作辨傳云及至西伯卒似屬初將歸周而道遇武王者與本紀所書夷齊已久歸周者不合又辨其言父死不葬亦與本紀言祭文王墓者不合云云此俱的當惟七辨謂歸周未知在文初年中年季年及武王時

當無所謂夷齊云云 按史記不載夷齊歸周年歲竹書則載文王二十一年夷齊歸周然紂與文王立年既殊正史則不可據通鑑載文王六年歸周則為帝乙十五祀與孟子言避紂不言避帝乙亦不合要之既言西伯則當在文王四十二年受命為西伯之後而太公既以文王四十六年歸周則伯夷當亦先後不遠也又文以帝乙十年立紂以文二十九年立是文立在紂之先茲於避紂而聞文王作非謂文王即位也謂文王四十二年請除炮烙四十三年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耳至受命是受商王命史記謂為受天命改元稱王者謬 北海之濱四書釋地以為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北去孤竹國不遠東海之濱亦以

太公故里在漢琅邪國海曲縣今莒縣東謂東海亦即其家所在最核然此特就文王時言之耳若後世如洪容齋以北至青滄為北海東漸吳越為東海南至交廣為南海謂北東南三海實本一海而無西海然青滄實亦東海即蓟遼亦偏於東而非可云北故後人謂東南有海西北無海陳瓚旅書謂東南海在中國西北海在外國中國地近耳目所知外國地遠足跡鮮到蓋以山海輿地全圖論則地與海為圓形固自有西北海特非人所能至者耳至經書言四海亦不同如此篇德教溢乎四海則以地言不啻言四方也至盈科後進放乎四海則以水言而孟子要未剖出西北無海者

求也二章

此二章謂不行仁政以富強誤之而科諸臣之罪也首章兵甲不多貨財不聚句此意已寓而此更重申之揭出君不行仁政是責臣而仍責在君首節是借求引起求之言富要與辟草萊任土地者有别不可如蒙引謂冉求次於上刑而不當列於十哲之說 善戰註孫臏吳起 按史記載吳起事魏文侯及楚悼王至悼王死楚人攻殺吳起此事在周安王二十一年至孟子慎靚初年之梁時已六十餘年矣孫臏則史記載其事魏刖足事在梁惠初年其佐齊田忌敗魏桂陵在齊威二十六年破龐涓在齊宣二年則固在孟子之梁齊前至田忌初事齊威不合

出亡齊宣即位召復之二年破龐涓後不得入楚乃封忌於江南也若索隱以國策載勸湣王伐燕之田臣思謂即田忌則恐似兩人不必牽合 連諸侯之蘇秦張儀 按蘇秦為人刺死於齊在亡走齊為客卿後當齊宣二十二年與孟子以二十四年之齊固在先後間張儀則更相值於梁惠襄時者 任土地之商鞅李悝 按商鞅於秦孝公時開阡陌孝公薨惠文王車裂商鞅時顯王三十一年則亦在孟子之梁齊前李悝則史記未詳漢書載其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教以為治田勤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善為國者善平糴云云至漢宣帝時耿壽昌損益為常平倉而在東漢時弊已

遂起則亦猶是無利有害也魏文侯在威烈王安王時則更在孟子前註是泛撫其人不在按切時事史記孟子列傳謂當時用商鞅吳起孫子田忌者亦是年次參差不過約畧言之也

辟子章

此本上章連諸侯說來則直指游說者之目動言肆而發按左傳右師之視速言疾趙孟之視下言徐言未有不兼視者次節聽言正謂其游說時也蓋孟子示爲君者以觀人之法耳按李雯此章講主傾危之士遨遊天下言謂人持論不同要皆有求於人者也才智不一要皆有同於人者也胷中不正者之言謂好引敵國以致身警言利害以動衆或強詞切磨似乎不懼又或深語中隱似乎輸忠皆是此

類按切孟子時勢以立言者

恭儉章

此章仍責人君言不但人臣之逢迎亦由人君之好侮奪人耳蓋富強耕戰皆是侮奪烏得猶貌爲恭儉哉

淳于髡章

此章歸到孟子身上見得孟子援天下要在援之以仁政之道也蓋天下溺當以失養失教言如陳際泰以父子恩薄君臣義缺爲無道以生民隘狹使民酷烈爲無道可見則援之固必以教養矣此所謂道也註言直已守道是先一層要當從不枉道而更推到得行道上道字與首章言道處相貫至淳于髡之言凡兩章閻氏謂此章似相值於游梁時之言固當然卽謂在齊言之亦可至後章則斷在去齊後耳按魏世家於惠王招賢而髡與孟子並稱則是以髡爲賢也孟荀傳載客見髡于梁王固云髡因謝去終身不仕者也至其在齊則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則固未嘗仕也至滑稽傳之髡則云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註正義曰今鴻臚寺也則與終身不仕者別且所載爲齊威王事其使髡之趙請救在威王八年時周烈王五年孟子當二歲既佐威王威行三十八年何緣於宣王時更適梁耶又終宣王二十九年至孟子去齊後計其年必老甚矣豈得猶相問答耶

卽使倘存當屬耄期之列又安得彼稱夫子此直稱之爲子耶則意滑稽傳之髡與孟荀傳之髡决是兩人太史公分爲兩傳原自瞭然而國策及說苑等書所載之髡則滑稽傳之髡至孟子所與言之髡則孟荀傳之髡也從來混作一人殊誤

教子二章

此兩章從其身正及家之本在身來見以身教家卽爲教子事親之道焉故教子在出於正事親必不失其身也陳新安解孰不爲守句以守國守官言可見事理貫澈而章脉相通處

人不足章

此章大人言人臣之正君也格其非則正矣仁義字固本居由

章來正字尤跟其身正說章內君正正君字繳應前章意尤醒

不虞三章

此三章因大人之正君而類推之也首章有大人已受之毀譽亦有大人觀人之毀譽註云輕爲進退則有大人黜陟之權在人之兩章人字不必拘胡炳文指泛然常人之說魏了翁曰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此知大人乃有爲師之責爾

樂正子兩章

此亦蒙上各章來見學者之持身入世亦不可偶涉不正也故重責樂正子之從王驩　先生解禮記曲禮從先生節

御纂論語先生饌則先生之稱初惟屬父其兼言兄則由父推之言其生較先耳其以稱師則又從父兄推之其以稱大夫致仕者則又由師推之其以稱鄉人之老者則又推之遵此知先生之稱爲甚尊

不孝三章

此三章總見國之本在家故由親親而推之天下也第一章言舜以引起事親二章事親從兄雖並說然由事親而從兄亦有仁而後有義也三章專言舜之事親而歸到底豫天下化亦即以結親長而天下平之旨

舜生章

此一章言舜言文王仍猶是上篇以仁政引君之旨蓋此直是跟上篇堯舜仁政文王仁政來言舜文之時地不同若此然行乎中國則平治之道無勿同也　舜生諸馮孫疏冀州之分通鑑林子卿註謂在山西平陽府蒲州　遷於負夏孫疏遷居於負夏解遷字誤當作貿遷解史記帝紀就時於負夏司馬貞索隱註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鄭康成曰負夏衛地今東昌府夏津縣　卒於鳴條當以安邑有鳴條陌爲近若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九疑山則蒼梧在南越矣司馬溫公張南軒皆謂禹既攝位何爲遠巡南裔當以孟子之言爲正然今禮部祀典舜陵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則猶主九疑之說至耕於歷

山路史註歷山有四然終當以古河東者爲是今蒲州其謂在濟南濮陽媯州者俱非陶於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一云在鄆城者非漁於雷澤林子卿通鑑註蒲州濮州皆有其處一說是護澤則今澤州府地路史註謂舜冀人初耕於野未必遠去父母也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往來不必一所耳按此則漁與耕一例亦當在蒲州　岐周岐山下有周原故曰岐周而國號亦因之畢郢郢即程即詩鮮原朱註鮮原註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羅泌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於畢郢

是也今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孫疏以郢爲楚故都非是今祀典文王陵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　符節趙岐註玉節朱註亦作以玉爲之然周禮春官掌節有門關用符節夏官小行人有門關用符節尤可據鄭康成註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賈疏此以漢法況之 按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此似於孟子言符節爲尤合小行人又有管節則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也　先聖謂舜即盡倫之聖人後聖謂文即繼政之聖人此章脉遥應處揆一

註云度之是揆字作活字解一云揆是實字引唐史之端揆法揆爲証然從首章上無道揆句看來則當從活字解

子產章

此章從仁政來見爲政固在仁然不是以小惠爲仁也因借子產以明之子產爲政 按 左傳襄十九鄭簡公十年立子產爲卿襄三十簡公二十二年子皮授政子產爲政昭十一簡公卒定公立昭二十定公九年子產卒是子產事簡定史記以爲及獻聲並聲公五年卒者誤又載孔子兄事子產亦不足據 按 鄭定九年孔子年三十一未嘗先之鄭則未嘗交也或謂孔子十七適周安知不之鄭然史所載敬叔言於君得一車兩馬事均妄孔子十七當昭公七年敬叔尚未生蓋敬叔以昭十一年始生耳　潦消考左辭於

東門註鄭城西臨洧水蓋傳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即此 按 今洧水自密縣東流經新鄭縣南門又東會溱水謂之雙洎河也鄭於烈王元年爲韓所滅韓即徙都鄭孟子時久無鄭矣十一月夏九月註晏淵謂朱子晚年以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嘗欲更此章註而書已行世云云然周實時月俱改當從孔鄭此註要不可易惟周雖時月俱改而兼存夏正故周禮有正歲正月之文言正歲則從周言正月則從夏蓋子月起數者周正也以寅月起數者夏正也

齊宣王章

此章言君臣報施之道前篇首章言事君而此章則言待臣也舊君有服註引儀禮爲舊君齊衰三月困勉錄謂此是已放

而未去者於本章出鑪字未合當引檀弓爲舊君反服之說

無罪二章

此從上章君之待臣來見人君不可草芥士民而人臣亦宜知自處也觀前篇言事君無義及人倫章舜之事君以仁則事君在仁義而待臣亦在仁義故下章以君之仁義次之又格君章之莫不仁莫不義字對國定言當該及臣民此章莫不字即是言臣耳　戮字孫疏謂戮輕於殺 按 戮有以辱言者司稽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戮有以形殺言者秋官掌戮是也此處戮字從上殺士言則殺戮也若止撻戮則士尚可不徙矣

非禮八章

此章言大人從前篇正君章看來則是言人臣又與下六章七章俱言大人自是一片脉絡至禮義字則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來見大人於禮義且有辨於疑似者　中也章之賢父兄即中才之大人耳　不爲章明王守溪論此章謂三代下惟孔明足以當之則正是大人身分又此章是行下章是言　言人章陳新安有當官而行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之說則似非指大人然盡言招過亦人臣所宜猛省者　仲尼章亦是大人影子　大人者兩章則大人之隨時制宜而純一無僞與非禮之禮章相發 按以上見大人具此體段乃足爲朝廷正君之人耳

深造兩章

此篇自歷言仁政至此特提君子蓋言人君也君子非僅指有德之君子實當指有位之君子而此兩章則言人君學問之道也蓋人君行政必先修身而修身以學問爲始基孟子導時君以仁政有不導以學問者哉故此兩章是全篇探本處扼要處深造博學是入手工夫自得反約是義理歸懷神明有主景象至此而躬行心得乃可以爲發政施仁之本也然則此章從前篇正身生來又此章是道問學下存之章是尊德性更可見大小相資本末相貫處再此是言人君要亦兼人臣在內

以善服人二章

此章爲人君說善字從學問來非自得反約後亦不能以善養人　蔽賢章條辨謂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則亦爲人君言

徐子章

此章林氏鄒氏以徐子躐等干譽故以此答之此是望文生義之說然編次在此則原泉節即深造之意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未嘗不可以王者之聲聞言蓋即君子有譽於天下之義

君子兩章

此章所言君子亦謂人君言人君心德固在有以存之耳觀下文以舜禹湯文武爲君子可見是指人君也存之句是責成語蓋人君修身有涉歷之學尤有操存之學惟辨危微葆精一者

乃能仁心在宥措正施行故行仁政之君子必存之而後可此孟子所爲導之以憂勤惕厲也　此章次君子深造章後例以大學則君子深造是講習討論之事君子存之是省察克治之功必至是而修身之分量乃全　幾希二字當如本篇末章由君子觀之節內幾希二字一例不可如俗說幾希之統　此章言羣聖處不作歷敘道統看須知此是爲人君舉似耳　庶物句物事也以事理言如窺璣衡奠山川律度量衡流宥鞭扑無往非物即龍蛇鳥獸未始不有以處之然非專以此言物也　由仁義行亦當如前安宅正路之以身行政也　禹湯文武連敘然篇脉從師文王來則當扼文王蓋前是言其政而此言其

心也若於周公兼施見其存之此可得其心之細密處周之制
作無非公之經緯不必以三王事印合而自無不該且又何嘗
不兼舜之明物察倫也不必以孟子言未及為疑

王者章

此章論孔子之作春秋固所謂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
者陸大全謂無非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禽獸之域躋之君
子之途則洵乎孔子之存之上接羣聖而為人君者當折衷孔
子也　詩亾解註以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亾解此本何休公羊
傳序文也而焦竑謂風雅當以詩之體制言無政教不行降雅
為風之事李文貞則以不歌雅詩為詩亾有云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謂之王者之迹朝覲則歌文王大明緜燕饗則歌蓼蕭湛
露征伐則歌采薇六月彤弓杕杜此詩存也迹熄則諸詩無所
用之謂之詩亾此一說也若困學紀聞以風雅俱亾為詩亾其
言以為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
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
然雅亾而風未亾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
則亂賊之黨猶未盛無衣之詩待天子命然後安纂弒之惡猶
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
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亾夏南之亂諸侯不討
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此又一說何義門以

為諸儒所未發　檮杌朱註惡獸名而趙註曰嚚凶之類杜預
曰檮杌嚚凶無儔匹之貌則不指獸焦竑曰檮斷木也一曰剛
木杌樹無枝也从壽从木久也从兀不動也不从犭非獸明矣
此說殆本韻會惡木之說而引申之與　其義句義節在筆削
上見無關懲創者削之有關法戒者筆之此便是義要非如公
羊以年月名字為褒貶之說

君子章

此章孟子願學孔子亦是學在於存之而因以告戒人君也
君子之澤四句艾千子曰此君子小人泛論有位無位者言此
等大約五世而絕若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千百世相傳非尋

常君子小人可以世澤限者之比而況孔子去今不遠又在百
年之近耶　按此則小人字方不礙孔子　私淑註李氏以為方
言四書說疑齊魯間凡受業門人之門者自稱私淑故亦謂之
方言　按此則私淑即作受業字用

可以取三章

此三章當由論君子而附及之此章見存之之心未至即不免
有過不及之失焉傷惠傷勇翼註以原嘗豪舉荊聶報仇言則
亦為人臣事

逢蒙章

此章以取友言蓋人有去之存之之異而端不端見焉羿與孺

子可鑒已　羿事見左襄四年然有寒浞無逄蒙此當如王逸楚辭章句謂浞使家衆逄蒙射而殺之則兩不牴牾也至尹公佗事見襄十四庾公差卽庾公斯子濯孺子卽公孫丁其所以逕庭處當是傳聞異詞各不相妨也而左傳孔疏謂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觀此知唐人信左氏勝於孟子　孺子疾作趙註作瘧疾

西子章

此章言去之存之之轉移甚捷也

言性章

此三章申前仁智禮節意此章從治人不治反其智并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來故當從程子專爲智而發之說天下言性句蓋以性中有智而言性卽是言智也故字卽所謂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所謂循故襲故者也下言求其故蓋當戰國時一切井田學校廢壞不行世主遂以爲湮沒莫考不知求則可致故以此告之利則因利順導之謂如孟子之言澗澤便是利若安石之新法則故而不利矣　言智而引禹之治水可知是以事言不以理言禹亦有鑿山穿地以通水之事此亦似鑿但孟子以有自然之形可以利導卽爲行所無事　天之高句古有九重之說然未指實今天學輯要謂最上一層爲宗動天次一層恒星天又次一重土星天又次一重木星天又

次一重火星天又次一重太陽天又次一重金星天又次一重水星天又次一重太陰天其高下遠近固有層次也（應撝謙曰月天象后木金相月象妃不經天三宮之象日天象王火木土經天相日象三公恒星天三垣二十八宿象臣氏宗動微星之天爲天包絡也）星辰之遠星以二十八宿經星言以五行緯星言辰以周天十二辰言今　按書經堯典歷象日月星辰節

御案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象首及於日蓋以日由黃道行有恒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恒度故先測太陽是日爲諸曜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速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曜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必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遵此知星辰乃非泛指　苟求其故句歷法下推未來必上推已往也司歷者但由今歲之日至溯往歲之日至直推之四千六百十七年上古造歷之元歲月日時皆在甲子日月五星皆聚星紀之次所謂日月如合璧（在斗牛之中）五星如聯珠者也（在斗牛之初）此謂可坐而致既得歷元乃下推之至後四千六百十七歲之歷元焉蓋故字謂

由天之故日之故星辰之故以求千歲日至之故耳

公行子二章

此章是孟子行禮事因下章論君子之以禮存心而類記於此蓋孟子正是自反而有禮者有子之喪顧亭林以爲喪子與袁了凡子職之喪卽其親喪之說異 按 如爲親喪始得如註所云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而孟子可云朝廷也然以親喪而謂爲子職之喪古無其說使喪子而子亦卿大夫又安在不可有重禮哉

君子章

此章卽前篇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意而重申之

章內說到禽獸何難似較前言反求意更鑿破一層然言愛之如舜則仍是反求也舜之爲法可傳是指天下後世之愛敬蒙引固以舜之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爲仁禮之驗矣然則固與身正天下歸相發豈可以此君子爲僅指平人哉

禹稷章

此章以下又言人臣事孟子此篇多責人臣而此章則作兩面看見爲臣與不爲臣者有別蓋爲臣則當如禹稷此是應轉全篇不爲臣則當如顏子此孟子殆以自明其不爲臣故不任職也講家有謂顏子爲孟子自處之道者良然

公都子四章

此章與末兩章皆在齊事須知曾子子思章亦是言齊故先連類記此又父子責善卽前篇責善不祥意固當附之此篇 按 匡章國策有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事金仁山曾引及之而顧麟士以爲不知卽此章子否蓋疑之也考國策但言章子不言匡章原文秦攻齊齊使章子將而應之而信其不畔者爲齊威王又濮上之事已云章子走則章子當在威王初年嗣是歷威王至宣王時孟子與遊則已閱五六十年使是此章子則爲國病將齒爵俱優禮貌亦所宜然公都子尙何疑問且威王言不欺死父豈欺生君二語已足爲章子表揚通國何尙稱其不孝且果父殺其母而孟子尙咎子之責善

賊恩不已愼乎再彼明云臣之父不教而死則又不容言得罪於父不得近矣是此處匡章雖稱章子而不必合國策章子爲一人趙註但云齊人最得又國策載伐燕令章子將五都之兵者此固適當孟子時然策亦未有匡字也至呂氏春秋載章子將而殺唐蔑者則更在湣襄時不必支引惟莊子有匡子不見父語當是此匡章而盜跖篇又是廣入

曾子章

此章與禹稷章皆有孟子自寓意前章分爲臣不爲臣此章又分爲師爲臣亦作兩面看而孟子在齊固賓師也故當如曾子居武城而不必如子思居衛知此乃不得以尋常臣道例孟子

武城閻氏謂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今費縣西南石門山下者則亦卽左哀八吳伐我故道險之武城按吳師克東陽五梧蠶室三邑皆在費縣西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固宜有越寇也其寇也豈在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時乎顧以近費縣者爲南武城則在今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若以嘉祥縣爲南武城則在曲阜縣西一百四十里非越入寇道矣而後世自明成化間有漁者於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塞山東麓陷入穴中得曾子墓石碣詔令修葺嘉靖間求曾子後得曾質粹於吉安之永豐命同嘉祥主祀事其廟則在南武山之陽　從先生考今按廟制正殿祀曾子以思孟配享兩廡分祀陽膚包咸註　子襄沈猶行公明高

趙岐註公明儀孔穎達註樂正子春檀弓單居離大戴禮公明宣說苑公孟子高孟儀二人未知所出豈卽公明高公明儀而訛公明爲孟字耶共十人至曝書亭集曾子弟子考有檀弓胡寅註爲門人則未之及也又廟西爲萊蕪侯曾晳殿東廡祀曾元曾申西廡祀曾華曾西則廟中猶以曾申曾西爲二人也曾子之年無考顏子推有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語然此說不足據豈得聞一貫時顧未學耶惟旣傳此語亦可知其享高年爾按子思居衛　子思自魯哀公至穆公計是時衛則爲出公悼公敬公昭公懷公愼公而史記謂敬公時三晉强衛如小侯屬之若齊則自平公昭公康公而平公時田常已剸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昭公四十五年田和立至康公十九年田和爲諸侯則子思時衛尤積弱而齊之寇雖自姜齊而已由田齊歟特其事則不可考

儲子章

此章重提齊事蓋以孟子於齊固有爲臣之分而要有異處亦有不異處故於儲子之問發之特謂爲無異則差異於齊之求富貴利達者　儲子據國策破燕必矣云云則勸王伐燕者是儲子又此似以王之機穽輸孟子則儲子當是近臣而要未著其官職非爲相固在湣王時耶　堯舜當踐堯舜之道及堯之治民舜之事君說來

齊人章

此章仍是責爲臣者其遠脈則直從首章來言爲臣而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亦但知求富貴利達而已國家安賴有若臣而亦何以佐君行政哉如此方見聖賢立言垂敎之旨謂爲嘻笑怒罵豈是亞聖本懷　施施從外來詩將其來施施毛云難進鄭云紓行今此亦是紆緩驕慢之意

姪　欽文粤安校字

孟子篇敘卷五

華亭姜兆翀孺山

萬章全篇

此篇全是論古人所共見其大者則唐虞三代禪繼之迹及周室封建之事其小者則古人之出處交接也故當另爲一篇

舜往四章

此四章聯敘舜事此章以舜事父母言舜之于田號泣固是側陋時事及四岳以蒸乂克諧薦則已能順親矣故後人每以孟子言胥天下而遷之日猶不順於父母爲疑然要非孟子設詞此當如四書釋地謂書言不格姦者淺孟子所言底豫者深之

解可見此不順是已不格姦而猶未底豫之日以舜之大孝當此必仍見有幾微不得乎親之處故以爲不順也此舜所以三十徵庸而五十猶慕也慕字內即融入怨字講　按五十而慕句史記舜三十得舉歷二十年而攝政所謂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攝八年堯崩此與堯典總言二十八載帝乃徂落之文異然分別言之則更明晰耳然則舜之怨慕直至攝天下時此正繳應胥天下遷之如窮人無歸句意不當以五十字作終身字看　九男二女趙註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允子厘不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按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八而與舜貴公也皇甫帝王世紀云堯取散宜氏之女日女皇生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與呂氏合孟子所云使事舜者丹朱以嫡子不在所遣中也趙云八庶未核又路史後記朱之兄鑑明先死而不得立則又有兄矣至云驁佷媢克帝悲之使出就丹丹是朱所封通鑑林子卿註今湖廣鄖陽府房縣是朱所封其西有丹水又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有丹水即朱所放地則在今河南南陽府　帝女二女韓詩外傳謂戰國處士譏其非達理　按孔穎達曰古者女嫁必娣姪從謂之媵此蓋天子諸侯之禮豈堯之二女即此禮耶尸子謂堯徵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可見古人已有此說特又分娥媓爲二耳又魏紀曹操以曹氏系出有虞祀圜丘以始祖舜配祀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以堯二女爲伊氏亦是創加　少

艾解孫疏駁趙氏註艾美少之解而謂艾是老長之稱謂之少艾誤未可知此直未知離騷有幼艾之稱矣然要非但阿趙氏爲說

娶妻章

此章前兩節是論舜娶二女事孟子諸所言舜事疑皆逸書所載困學紀聞謂孟子時尚書百二十篇未亡也朱子或問亦謂萬章所論舜事不是傳聞之誤定是實事不然孟子豈有知其不然而不置辨者哉此與金仁山謂爲非問所重故不與辨之說異　按此則不告而娶不得謂本無是事且孟子於無後章已自言之矣　完廩二節義實各出當另爲一章蓋此固言待象

之事也　瞽瞍殺舜路史帝紀註有曰嬪於虞虞乃小國即瞍所封索隱曰虞國名在河東大陽縣其論耕稼則謂父母頑嚚去而耕野若伯奇重耳云其說似以繼嗣言又孫季昭示兒編云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兄亦欲奪嫡故耳此說則更指實近四書翼註中之謂舜有爵邑即虞國也四岳稱舜曰虞舜在有鰥在下時非堯以女妻舜而後封于虞明矣瞽瞍先世之爵應傳重於舜而瞍之後妻欲殺舜而以象代之舜之耕稼陶漁是有托而逃以明克讓所以百姓慕而化之讓畔讓居也不然即終日號泣豈仰格頑化傲且民又何所取而歸之哉按此與太史公

微爲庶人之說牾似無的據然存此以推殺舜之故或可備一說耳

殺舜章

此彖上章言舜之封象也象封有庳在漢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於舜都蒲阪在三千餘里之外四書釋地以爲舜親愛弟毋乃棄之太遠且欲其源源而來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朱註謂未知是否若爲懸而未定之辭蓋以有庳或別是有在也按路史國名記以漢鉅鹿郡之象城縣爲象所居今直隸眞定府趙州之隆平縣此與帝都爲近豈象所封即此耶典故辨正採其說　幽州今順天府密雲縣地舜流共工事在禹治水前時未作十二州已名幽州顧寧人曰禹劃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陳經曰禹貢在堯時至舜時爲十二州及夏時仍爲九州按虞夏或分或合何以迭相變革若此李安溪則謂九州爲正而幽并營爲附蓋冀極塞而分幽并青跨海而分營十二州固作牧分治然雖分而實統于冀青則仍九州也故益稷篇言九川亦言十二師也然則禹劃九州時當已有十二州而舜肇十二州後未始不可仍名九州也幽則涿州以北至塞外之地今錦州府廣寧縣有醫巫閭山者即幽州之鎮并則忻代以北塞外之地營則遼東大寧之地今奉天府遼陽州　崇山在漢零陽縣路史以爲有驩兜墓是也今湖南澧州又唐沈

佺期詩序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則崇山乃今廣西安南地

三苗在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君作五虐之刑其民勿即工故竄其酋長於極邊而撫其民謂之分北三苗其酋長即死於極邊故殺字當從書作竄三危隋志敦煌郡有三危山今安西州敦煌縣　殛鯀周禮廢以馭其罪註廢放也舜殛鯀是也非殺但放之已耳洪範言鯀則殛死然亦可云殛而至死獨山海經則言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也羽山謂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江南贛榆縣西山下有羽潭即黃熊入羽淵處然地似太近孔安國言在海中楊愼謂在登州沙門島寰宇記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云海中至祭法有

郊鯀之說則劉基云夏之天下授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即逆於天矣然則國語鯀化黃熊已近誣實爲夏郊亦不確子產之言豈晉人飾說與　不及貢二句困學紀聞謂爲古逸篇之辭

咸丘蒙章

此章亦舜事蒙問臣堯臣瞽瞍章之所問實爲無稽故孟子直斥之咸丘蒙趙註齊人於孟子言齊東有關會　四海遏滅八音指民言按喪禮齊衰三月庶人爲國君而侯國之民未載其服天子者蓋勢彌遠而分彌尊故不制服也然舜時遏密八音亦所以私致其情矣　王事孔穎達曰凡征伐行役王家之事

謂之王事

堯以天下兩章

此與下章是合二千年禪繼之事而一歸之於天所以靖後世奸雄覬竊之心也此章天字以百神百姓驗之而末又總歸到以民驗天至下章則無此意蓋以天心言耳　堯以天下與舜明明載在典謨而萬章且爲此問是正欲得孟子剖析發出古今未經人道的議論有關世運不小可見前數章之問不可謂爲俗說蒙薇問所不當問也　舜禹之避當亦載在唐虞古書故孟子述之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安邑今解州俱在河北河南則豫州矣陽城山名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隔三十里此由蒲坂而至陽城山也箕山一名許由山去嵩山有十餘里則由安邑至箕山也以爲嵩山下谷中者誤　朝覲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又言乃日覲四岳羣牧此虞書之朝覲也儀禮疏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他若鄰國相朝諸侯大夫之朝其君家臣之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重於朝而以曲禮言則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蓋謂諸侯分東西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是朝覲本一禮也

訟獄周禮秋官大司寇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節吳氏曰爭辨曰訟既訟而纍繫曰獄蓋訟是非可立決獄遲久而後決

必致於獄然後其罪明故論語片言折獄當知是獄不是訟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困學紀聞謂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故此云十有七年按禹生帝堯五十五載以堯七十二載舉治水年十八歲即位元歲年九十九歲歷八歲崩年百有六歲　禹薦益考綱鑑禹二歲薦益於天八歲禹崩故云七年若路史本左傳註以益爲高陽才子八元中之隤敳謂益必先禹死烏有薦益原註益乃高陽氏之子自高陽崩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益年必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云云按此宏其不信薦益事矣然即其言計之則歷高辛帝堯益亦當一百六七十歲始及舜之受禪理亦難通故

左傳杜註元愷以皋陶稷契之倫配合者本不足據至孟子言
薦益當是亦本古書也別說益爲皐子則書疏論語疏皆載之
列女傳皐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註皐陶之子伯益也如益
爲皐子則其年自少於禹即五歲贊禹或未盡然要其烈山澤
時尚是少年英鋭即歷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八年尚可以後
禹避啟也安在必無薦益之事乎至益之爲翳則金仁山謂尚
書之伯益即秦紀之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
謂伯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則即書所謂隨山刊木曁益奏庶
鮮食益作朕虞若上下鳥獸者矣史記於二帝紀言益於秦紀
又從翳陳杞世家叙伯益與伯翳爲二然唐虞諸臣實不應有

功如伯翳而不見之典謨者則固不應析而二之矣　湯崩考
按通鑑湯生孔甲二十七歲至桀三十五歲立年七十桀三十
六歲伐葛桀五十二歲伐夏其王天下年八十八越十三年崩
爲百歲此本皇甫謐說而與竹書稍異惟湯崩年既定而又有
外丙仲壬之年則謂太甲以戊申立者當移下爾　外丙仲壬
當從趙氏古註立二年立四年之說至程子本書序書傳以爲
一方二歲一方四歲朱子以爲此二書皆後人所撰不可憑則
集註雖載其說要非所據矣又金仁山本尚書奉嗣王祗見厥
祖謂是見於殯宮不似承仲壬之後者然伊訓是古文尚書亦
難盡信　桐註云湯墓所在按墓必與湯都相近庶便於伊尹

朝夕納誨也攷湯都史記正義曰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也
南亳在今歸德府商丘縣東南四十里穀熟鎮此與葛爲鄰之亳葛今歸德府
寧陵縣葛城　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若在湯崩時自當以西亳爲準
而西亳却無湯墓漢劉向謂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和湯墓
所在今禮部祠祭司商湯王陵在蒲州府榮河縣者則自漢哀
帝時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得湯冢於汾陰至宋乾德四年著之
祀典者耳又西亳亦無桐故績或謂桐在歸德府虞城縣又謂
曲沃有桐鄉城然皆非西亳亦不近墓則不如仍鄭氏解以桐
爲離宮耳

伊尹三章

此三章皆論古聖賢出處蓋以闘戰國干時躁進趨炎由竇之
人籍口以自便其私者之說伊尹金仁山謂堯生於伊爲伊耆
氏伊尹是其後呂氏春秋謂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爲伊尹
按兩說俱難考註引史記爲媵臣負鼎俎之說太史公經孟子
辨正之後而猶載此是仍以爲有之也可見遷書淆雜　莘國
名四書釋地謂汴州陳畱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此去湯
南亳四百里故可使往聘也註未明通鑑載桀三十七歲商湯
遣使以幣聘伊尹於有莘　註誦其詩讀其書固有典謨詩
則金仁山謂如大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
流傳皆在皆可考察云云按舜命后夔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

與書固兼唐虞夏商詩亶周家一代之文耳於伊尹而言詩書固是約畧言之也

孔子章

癰疽考劉向說苑作雍睢蘇軾考謂雍姓睢又名渠衛靈公倖臣史記靈公與南子同車使雍渠驂乘孔子醜之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癰疽 按 國策亦作癰疽然原文謂爲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固與彌子瑕同爲嬖臣耳而註則以爲醫之倖者　寺人考周禮序官賈公彥曰左傳僖十四年寺人披自稱刑人則寺人奄人也經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則寺人不掌男子至秦詩寺人之令則秦仲始大官制未備耳今孟子作侍侍卽寺也　至瘠環趙註瘠姓四書說謂以瘠爲姓無出當是配形體而言之也　於衛是定公十三年初適衛主顏讎由衛是帝丘之衛非殷墟之衛殷墟今衛輝府帝丘今大名府滑縣楚丘亦滑縣地自殷墟東遷楚丘又遷帝丘也讎由史記以爲子路妻兄則子路與讎由及彌子皆妻黨左彌子以孔子主我要子路也至再反衛則主蘧伯玉　主司城貞子此是在陳不是在宋四書集證引左傳哀公十五年楚伐吳陳侯使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請以尸入者以爲或卽其人最於情事爲合陳侯周滑公也孔子適陳當滑公六年不必以史記滑公名越援之

百里奚章

百里奚吳太伯之裔又左傳百里孟明視世族譜以爲是百里奚之子南史明僧紹傳且以爲百里奚裔也　五羊之皮朱註云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因自鬻得五羊皮也曝書亭集云趙氏謂百里奚自賣句五羖羊皮爲人食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引扊扅歌云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謂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又引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欲贖之乃使人謂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見五羖皮是奚素所被服云云 按 此視以五羊皮爲自鬻之值者似亦得爲一說　虞虢 按 虞有二其先爲舜成之虞後國滅至武王時別封虞仲爲虞也路史註虞芮之虞謂在陝州索隱註虞舜之虞亦謂在陝之平陸而閻氏註虞虢之虞亦謂河東郡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虢亦有二東虢國虢叔所封後并於鄭在今開封滎陽至晉人所伐之虢虢仲之西虢也今陝縣地　四書考異此篇總論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位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富貴利祿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托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孟子故特撤抉其藩籬而好辨之旨於此篇詳盡見之云云 按 此說正是將萬章此篇看得一意貫串者

伯夷章

此章尤是論列三聖而極推尊孔子正文前論夷惠是引起去

就即論伊尹亦是前對要湯後顧就湯至此乃作三聖全身看須含注聖字及淸任和字趙氏僅謂爲誦述數四蓋其留意者尚覺未盡其論孔子去齊去魯是引起仕止久速以結到時聖至稱爲集大成正以論聖至孔子尤其生平願學備極推崇者也後元成宗遂尊孔子爲大成至聖知此章之論實開千古焉集大成固以樂言條理字亦是言樂惟智聖內乃有孔子之條理在　孔子去齊此是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時孔子年三十五越三年至丙戌反魯事也其謂孔子八年於齊者蓋誤會史記孔子反乎魯年四十二而誤實則四十二繫下魯昭公薨也

北宮錡章

此孟子述周室封建之制也當是時七國兼併封建將廢孟子於去籍之後畧述大旨有不似井田學校津津爲齊梁言之者殆亦以封建不可卒復且非王者不得議故僅附諸論古篇歟至此章有與王制周禮不合者蓋王制是漢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其言多根柢孟子而要是斟酌損益以自爲漢制固宜其與孟子不合也鄭氏謂王制爲殷制者非是至周禮則周公未成之書或已成而未之行朱子謂孟子是未見周禮者則亦不容於周禮而規其合矣　公一位 按班爵公最尊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節

御案云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郊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爲殷繁凡以稱其用耳

按此知周家封建公惟宋至王會稱夏公殷公似杞亦稱公然杞之初封疆域必非宋比又或謂虞是太王之昭虢是王季之穆優崇尊族故稱公然或又謂是曾入爲天子三公故沿其號則虞虢稱公當非公爵且其封域更似小國（鄭志答張逸云虞虢爵爲公地方百里亦未確）可見自宋外大抵是侯而非公下節孟子雖云公侯皆方百里而實以侯爲準也至若侯伯車服之得如上公者覲禮賜侯氏以車服註賈公彥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如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輅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

得服袞冕乘金輅矣 按左傳萇弘曰分魯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魯侯服袞冕則魯之從上公可証然要是侯而非公也附春秋所載侯國有爵可考者唐堂集謂見經者七十五見傳者三十侯爵如魯紀衛齊陳蔡滕薛鄧邢晉隨又傳荀黎共十四國伯爵如鄭杞曹𣪠滑秦梁北燕傳之芮賈共十國子爵如莒徐楚弦溫鄫郜須句頓沈郯萊吳胡賴傳之潞共十七男惟許宿及驪戎共三國餘無爵可考也則杞列伯爵而虞虢不以爲公爵也　卿一位 按卿大夫亦有上中下周禮序官如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凡五官之貳皆中大夫則卿當爲上大夫然天子六卿或以三公兼之而不名上大夫歟至諸侯三卿則

王制謂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此以卿大夫分上下者而三卿又自分上中下則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也五大夫又自分上下則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宗伯小司寇小司馬爲下而無中大夫　士則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似天子士有上中下而侯國之士俱降殺矣然大國次國小國上士二十七人脫簡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侯國士雖一命而亦分上中下其有二十七人者

御案大國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合之則九故上士三之而二十七則中下士必遞加或三之或倍之矣按此以次於孤卿大夫以下者言之耳若以士統計之則周禮各官多以士掌是卿大夫少而士多也國大官多者亂小官多者治　天子地方千里以周言則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至諸侯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周禮大司徒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云云不合汪氏謂周禮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孟子所言專主田祿則正以其所食者言之也又江慎修謂兼附庸陳氏說及山川林麓葉氏說是皆不可食者則圍就其虛寬者計之而孟子主其實封者耳按此蓋欲合孟子周禮爲一者也而正義謂周室既衰諸侯

相併自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文妄爲說耳此直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且或增竄如莽歆之所爲而不可爲據至孟子固與武成分土惟三之說合且周初建國自必倘多必不僅如春秋所載百數十國也而天下不過九州安能每一國虛寬數百里哉則不當信周禮以疑孟子矣又王制九州州方千里及建國之數亦不可信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不能畫一又冀雍最闊兗豫則窄豈能板板排定此不過漢儒算法有此耳即孟子所言方者亦約畧計之而非截然正方之謂　附庸註以庸爲通而書傳民功曰庸則以庸爲功又王制註曰庸墉通附庸猶言屬城此與註稍異註疏曰附庸凡四等方三十里者稱字二十里者稱名十五里者稱人稱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則不能五十里者又自有等次也　天子之卿節按周亦有世爵如周公黑肩召伯毛伯凡伯單子劉子蘇子皆是而無侯無男亦有諸侯入相者周初如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毛公齊呂伋亦然至衛武公鄭武公亦爲卿士自虢鄭爭政後無外籓入相之事　庶人在官賈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此以在官庶人分配四等農夫也然本文云下士視庶人在官者則府史胥徒之上另有何項庶人食九人者耶故王制非可據

敢問友五章

此五章大概論上下相接之禮與前篇專論古聖者有別此似因論事而援及之也然問友章不托諸侯章引堯之於舜交際章爲貧章不見諸侯章皆引孔子子思則仍是論古之餘也此章從上敬下說　孟獻子　按趙氏題辭謂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據此則其稱孟獻子豈固有數典不忘者耶有友五人四書說引國語孟獻子有鬬臣五人韋昭註勇力之士而疑孟子所謂五人卽此然尙力則非友德且恐力士不能無獻子之家也

費惠公孟子明謂小國之君金仁山謂費本季氏私邑蓋季氏專魯自春秋以來計必自擅其邑如附庸之國同時王伯厚亦如此說日知錄亦從之似無以易然竊謂費自孔子墮都以後不更見春秋傳論語稱顓臾近費當在哀公時則費仍屬季而季當悼公喪時尙有昭子何時遽釋朝權而退國於費耶且孟叔又安往耶計當日三桓情勢將必如三家之分晉必不能魯自爲魯而季自爲季也非季竄魯卽魯滅季又安在不可如晉厲之一朝而尸三卿者四書翼註謂郊特牲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當有實事必非虛說豈哀公悼公欲去季而不得而後卒爲元公或卽穆公所殺耶按殺三桓鄭康成以公子慶父公子牙爲說於情事未符是則惠公不必定爲季氏後不然魯世家謂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則三家盛矣何以此後絕不言及哉至所以有惠公則季雖去而費自存或魯之宰費者以縣邑之長如

孟子篇敘　卷五　圭

小侯之列則沈諸梁之稱葉公可也否則孟嘗君之封薛亦可也他如楚世家所載鄒費郯邳可以証費之爲國而無以証其爲季後又說苑載魯人攻鄚曾子辭於鄚君事似魯與費幾如敵國而亦未著鄚君爲季後也　晉平公當魯襄公昭公時晉之衰實始平公也李氏廉以爲五盟六會當時之公如此然溴梁之會大夫主載書此內有議而不知也宋之盟挈諸侯以畀楚此外有患而不知也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晉幾分國而立矣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延至昭公頃公以至于亡云云然則無怪爲士之尊賢也

孟子篇敘　卷五　末

交際章

此章重受交際從下敬上說當以孔子受之句爲主至末節是不卻交際之一証要非因仕而始受交際也　魯人獵較與故辨正以庶人有何祭器何至奪禽獸以祭而引左豐卷將祭請田之說謂必三家僭妄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云云　按此固得爲一說然事指三家則不得統言魯人矣豈無野人之享藉口居山以鹿豕爲禮而從禽較獵者乎則不必謂非百姓　簿考周禮司書鄭康成曰掌會計之簿書賈疏古者簡策以記事後代用簿則簿書也　衛靈公際可孔子之衛靈公致粟六萬當是六萬

斗正義曰當今二千石　衛孝公註謂出公輒至出公之所以為孝或謂正言若反所以愧其不孝也此說杜撰公羊哀三年圍戚傳謂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哀二年納蒯聵傳謂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按此則輒不得為孝子而轉可為孝孫也然固未有以輒為不拒父者惟四書翼註謂輒並不登城抗拒蓋其先自衛靈畔晉而靈以哀二年四月薨距趙鞅納蒯聵入戚時只六十日衛人惟有立輒以保國其郤蒯聵即以拒趙鞅及蒯聵入戚即居戚原未嘗親至衛國而輒拒之也　而亦不助趙鞅以攻衛則以輒之國即已之國也且是時南子尚在蒯聵亦不敢入衛其後則輒在衛蒯聵在戚相

安者且十餘年自哀二年至十四年當必輒為之保護也是以衛人稱之為孝　按此說推勘當日情事似有獨見惟於哀二年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註謂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而以齊為兵首今如翼註之說豈得謂國夏是圍戚而曼姑是護戚耶左氏無傳則終恐與聖經牾耳　附蒯聵未嘗弒母考左傳敘蒯聵欲殺夫人事劉敞謂夫人惡蒯聵斥己淫言太子殺予以誣之耳且宋南子家也如果欲殺母必不奔宋矣又劉絢謂公聽南子之愬謂欲殺母而不能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公之罪乎古淫婦之誣其子者多矣張洽朱門高弟亦謂左氏所紀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云云　按此則其父子之罪乃皆可以

援赦耶

為貧章

此章從上章孔子仕道說來而因論及仕見得仕以行道斷非為貧以首句末句為主即有時為貧亦當如孔子之委吏乘田也末節上句是卑貧而不安於為貧者下句是處尊富而不可以為為貧者中間雖說為貧實是陪筆非章旨所重　委吏節周禮委人鄭康成曰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其委積王氏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也　會計周禮司會鄭氏曰會大計也賈疏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為大計　按此言會計不必以歲月日分物之出入亦自分

會計　乘田史記作司樴吏周禮地官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王應電曰職人謂有司謂牧人充人司門也鄭康成職讀為樴樴杙也可以繫牛樴人謂牧人充人歟是職與樴異解而皆謂牧人充人乘田其即指此歟顧牧人充人何以謂之乘田考牧人職鄭康成曰養牲於野田者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當即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此田之所由稱歟又牛人職有凡會同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似牛人亦司車乘之事歟若毛氏謂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此則以古乘與甸通也

不托諸侯章

此章前半不托不受賜是說下後半說到養則以上言稽首再拜句四書釋地以稽首再拜是凶禮故不受再拜稽首是吉禮故受其說最細　按　授受而再拜如士相見禮凡奉贄賓再拜送贄主人再拜受贄此固非稽首者又凡受人饋既拜受而又往拜於其家亦謂之再拜若不過酒食之屬不再拜也附周官九操攷奇操是一　拜褒操是再拜古人之拜首至手謂拜手即空首疏云引首至手頓地即舉為頓首首至地而稽留多時為稽首拜莫重于稽首左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以君言而敵者皆頓首左季平子頓首於叔孫是也禮莫重於再拜古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人臣於君亦再拜若平禮止一拜自唐以下始四

拜前明會典子於父母四拜至丸頓首出春秋傳始自申包胥也三拜稽首始晉大夫此皆異其平日之禮者也至肅操則今之揖古之揖則今之拱手耳

不見章

此章論不見是俱以下言此泛論庶人不赴召之義不關涉孟子與滕文下篇兩章異萬章意中必先有孔子之君命召不俟駕而後削君子之召而不見也不知仕則以官相命未仕則以士自居不可一例也君子之不見亦挨之禮義而已不敢見之禮即禮門不往見之義即義路君子能由是路亦由不往見之義出入是門亦出入不敢見之禮而已禮義不得泛說　市井風俗通言於井上先濯濯而後至市又後漢書循吏傳註引春秋井田記謂五通貨財同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　按　此則市井有兩解　庶人不傳贄句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是庶人雖見君無贄也然庶人在官初至官時亦必執贄今云不傳贄固以其不為臣也　皮冠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為皮弁即皮冠考周禮春官為弁服

御案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禦風雨楚靈王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如皮冠即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為而怒乎以其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遵此知皮冠固非皮弁至聘禮

韋弁在皮弁之上士冠禮爵弁亦在皮弁之上陳氏所以有爵弁即韋弁之說而皮弁與韋弁則不可混　招庶人士大夫謂為是田獵之招蓋本左傳昭二十各昭大夫士以其物句解之而四書釋地謂招虞人者蓋先期招虞人至示以期日并告以田於某所庶虞人剪除草莽為可陣之地至大夫士庶人皆從公於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朝所以聚眾故曰以旗致萬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哉孟子蓋即答招虞人遂連類而及大夫士庶人平日之招各有等級而豈可謂此招皆田制哉此說與常解異

一鄉章

李安溪謂萬章好論古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乃識此等人作尋常論友便不是按此說可見此章足爲通篇關鍵也

問卿章

此章論卿殆因前班爵祿章論卿一位之文而附及之與

姪 儁進賢校字

孟子篇敘卷六

華亭姜兆翀孺山

告子全篇

此篇是孟子言性之書熊氏禾謂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要之性是心之理良心即是性其言心處實以明性善即言學亦是心性之學也而上篇固有逐章相聯貫者至下篇皆以發明其旨

杞柳五章

孟子言性善固謂性有仁義然至公都子章方揭宗旨而此五章只是駁告子之言駁倒便住不與深言季子是附和告子者首章辨爲仁義之說猶未明出善字至次章人性之善句乃是性善正文是全篇扼要處　告子杞柳湍水之喻是以氣質爲性註引荀卿性惡之說按荀言性惡善僞似屬有激之言然觀其所言亦是以氣質言性初不以義理言性也荀卿後告子則直是告子牙後爾史記荀卿與孟子同傳然世次在後荀卿在齊襄王時三爲祭酒適楚在春申君時爲蘭陵令考春申君相楚考烈王在赧王五十一年至春申君滅曾則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後之丙午也荀卿爲令實在此時又其書言春申道緩基畢輸註以春申爲李園所殺釋之此事在秦始皇九年而其書巳言之則後孟子殊甚今觀其書以孟子爲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則顯

與孟子爲敵而楊倞荀子註序謂爲荀孟是躋荀於孟也豈不
悖與

生之章

告子見地陋劣以知覺運動爲性絕不知性有仁義來此如僧
問如何爲性而以耳能聞目能見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的
此孟子斥告子之意也或因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
而言謂所以二字卽佛家淨妙明心之說此論非是所以二字
是朱子註出不是告子說來告子意中實無所以二字今又可
以集註謂朱子言淨妙明心乎

食色章

告子以食色爲性仍是前章生之爲性之意而此章卻已不敢
空言性姑認箇仁字而仍劃出義字至仁內義外皆以食色言
甘之悅之便是仁內其於食而制爲可甘不可甘於色而制爲
可悅不可悅便是義外朱子推其意以爲不必求合於義要之
卽合於義原非性中帶來則性固是惡此仍是以人性爲仁義
之說云爾及孟子問之乃舍食色而言長長則因孟子素言敬
長之義而易其說也下言愛弟則又因孟子素言親親之仁而
以爲言也告子以爲事皆外至孟子則以制事之心由於內可
見義非在外則仁益非外而性善可知也至食色不可謂性之
旨則更不與說明

孟季子章

此章季子是深入乎告子之言者公都子夏日二語卽本皆炙
亦有外與句來　孟季子註謂孟仲子昆弟若趙註季子亦以
爲義外也是無孟字孫疏季子卽下卷季任四書考異謂可見
當日經文實未嘗有孟字也若果孟子弟子何不親詣孟子而
煩公都子轉輾耶且政和封號何以有孟仲子而無孟季子耶
按孟子三言彼字固是指斥外人語氣然則孟字必因南宋時
雜本而致誤耳　弟爲尸趙註弟在尸位孫疏則云弟爲主此
似不以祭祀之尸解朱註解爲所以象神　按祭統所使爲尸者
於祭者子行也又儀禮士虞禮男尸節賈公彥曰男尸先使適

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又無孫節鄭康成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據
此則主祭者與尸不是兄弟行玆云敬弟殆以助祭者兄弟弟
子言之與

公都子六章

此章是孟子剖析性善正文合下五章以爲總結其情才之說
乃落後一層蓋性無聲臭不可名言亦惟因情以驗性而性自
見情亦有偏者孟子以情之正者言之故言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性善只是性有仁義禮智耳非由外鑠句正對告子以人性
爲仁義及義外之說講鑠當如考工記鑠金爲刃句趙氏溯註鎔鑄爲鑠義蓋鎔而兼鑄如銅之入鎔
同鎔也故云外鑠才亦有美惡孟子只就能行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才而言故才亦善求則得之二句求則能用其才舍則不用其才也　公都子所問之三說浙㖟存愚謂問之第一說直指性言第二說乃因情之流而致疑於性第三說乃因才之偏而致疑於性故孟子謂情可以爲善對第二說乃所謂善對第一說不善非才之罪對第三說末引詩亦三意俱明以有物則性非無善可知以秉彝則才非有善有不善可知以好德則情非好善又好暴可知　按釋詩分性情才孫疏已謂有物有則是謂性善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此於書解最晰物則解古註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法五性本於五情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

愛惡法乎陰陽晦明風雨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此又是以物爲性則爲情者

富歲章

此章重申上章人皆有之之義文勢直趨到心之同然上同然從皆有生來惟皆有故同然也同然者謂理義卽是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指出仁義禮智意首言陷溺其心蓋心統性情情汩則性漓而惻隱者不惻隱羞惡者不羞惡恭敬者不恭敬是非者不是非而無以盡其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才然非才之殊亦緣情害性耳而性之善可見　同然如同以爲當惻隱當羞惡也理義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蓋如當惻隱當羞惡便是理當惻隱者而惻隱焉當羞惡者而羞惡焉便是義則卽是仁義禮智矣下章好惡好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者惡謂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惡而不羞惡者此與人相近也幾希則反是矣　麰麥樹之時同解考月令仲秋種麥節

御案南麥多種於仲冬北麥且有種於仲春者不惟秋也然惟秋種者得四時之氣爲全故食之最有益北麥秋種至冬盡萎而根力已厚其收視春種者倍之遵此則麥之種固可言同

牛山章

此章是申前章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意文勢直趨梏亡不遠禽獸上未嘗有才豈人之情總應尤醒由陷溺其心而放其良

心則又逼進一層以下說到養字是示人以收放心之學也得養四句卽求則得之二句意　牛山四書釋地引左思齊都賦牛嶺峙其南謂在今臨淄縣南二十里括地志所云上有管仲冢與桓公冢者是註作東南少誤

無或章

此章亦與前章相貫蓋由養心之說而進之以專心致志也紹聞編亦謂一暴十寒卽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乎哉卽萌蘖之生意也蔡虛齋云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此云爲是其志勿若與曰非然也卽云非天之降才爾殊由不專心致志故也此可見書脈相承　又公都子章言四德以後各章多言仁

義禮而此章特提智字以爲結束然此章智字不徒以是非之心言而以智之明睿言也　上章言齊之牛山此章言齊王似是一時說話但不重齊王特引齊王作樣子當是曾言不智而編於此以綜前章耳

魚吾章

此章大旨是更發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之義失其本心卽舍則失之之謂也前並言惻隱羞惡而此處單言義不及仁者則公孫丑篇今人乍見節已具惻隱皆有之旨故不更贅也須知孺子入井與乞人勿屑恰是對肩文字此可於章首領淸又失本心是失羞惡之心當更補出失惻隱之心一層意方與前後

章相通　行乞弗受而卒至不辨禮義蓋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人之營營擾擾身名盡喪者大抵萬鍾之一念誤之耳此所謂物欲陷溺

仁人心章

此章是以求放心總結上數章之意仁義字從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說來蓋自告子論仁義及仁內義外云云孟子固辨之而未告之以仁義之實至惻隱羞惡則尙是仁義之情故於此章揭出蓋就仁而析言之則爲愛之理所謂惻隱是也就仁而統言之則爲心之德乃孟子不徒曰心德而直曰人心則尤警切矣以義之觸發處言則爲羞惡以義之裁制處則爲心之制事之宜而孟子直曰人路則更指實矣而非皆性之固有者乎此與離婁篇內安宅正路節異彼以人君行仁義言此則示人以心性之學也　學問之道不得滑過蓋學問卽中庸之博學審問也空言心性則學者從何處入手終當以學問爲始基朱子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云云要之孟子此章直融尊德性於道問學也翼註謂上章是不學無術之徒喪失本心者此章是有志向學而不知求放心者　按此亦分劃不開蓋從前數章來失其本心卽是放其良心特孟子於此章重揭求字以示學問之要耳

今有三章

此下三章是文法咏嘆處此章從前數章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及放心不知求來是心不若人也然是空提心不若人引人知惡至養心養字則在下章揭出　不遠秦楚之路四書釋地本上章牛山及齊王說來謂從在齊言之然合下篇看則此乃孟子居鄒時事也實當是自鄒言之

拱把章

此章唱嘆出養字而養身內固含心字仍未說破蓋通下章看養身內又分養小體養大體也桐梓云云卽前章山水之說也

人之兩章

愛養承上章來然重在養故此章單言養養其大者爲大人句

又是此三章總束也章內口腹飲食是從口之於味來下章耳目是從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來

公都子章

此章因上章言小人大人而重申之其以從字換去養字似爲更端起義然云其大者其小者要仍是上章之說

天爵章

此章從上章大人說來拈出爵字又分爲天爵人爵此孟子文法波瀾而要是爲大人分疏也翼註謂仁義忠信卽性善樂善不倦卽好是懿德章脈仍在前數章甚是按下章亦言仁義則重在仁義故張敬夫曰忠信只在誠實此二者　古人節孟子

不是爲修天爵者歆之以人爵也孫月峯云天爵之修未嘗假之爲求爵之媒人爵之從未嘗幸之爲修爵之效此方得孟子立言大旨

欲貴章

此章從上章爵字生出貴字貴於已卽是天爵也故亦以飽仁義作結

仁之二章

此二章是孟子唱歎仁字處

羿之章

告子全篇俱言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聖人但進爲之方循循有序其定法與彀同與規矩同也故以羿大匠終此篇

任人章

此篇義似各出然蒙引謂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據此說以觀孟子此篇則各章固皆以發明性善也此章則四書翼註謂任人似告子之徒不是論禮但借此以攻性善二字耳蓋告子惟知甘食悅色以義爲外卽以禮爲外可知而任人乃附和其說也孟子折之以紾兄踰牆而不爲此以見禮不可廢而人性皆善可知也　任考大事記謂春秋時太皞之祀猶有任宿須句顓臾戰國時獨任見孟子之書此可見任之歷世久遠也又任是

魯附庸與鄒相近四書釋地謂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古鄒城百二三十里故屋廬子明日卽之鄒也　屋廬子通志氏族畧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翟氏謂孟子之徒豈言彭聃或別一人歟又孟子在鄒而屋廬子在任旣之鄒旋往應且季任事亦屋廬子來問豈屋廬子卽任國人與　親迎之禮原多出入儀禮若不親迎節敖氏繼公曰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又禮有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之禮存焉是固禮之輕者　岑樓趙註山之銳嶺者孫疏引山小而高者曰岑與集註樓之高銳似山者異與故辨正謂升寸木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意則可從趙註

曹交章

此章謂堯舜可爲只在孝弟孝弟之本在仁義則固跟性善說來　曹交曹君之弟　按春秋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御案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時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遵此可正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說或泗上十二小侯内未必無曹也　烏獲考通鑑赧王八年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則烏獲以是時顯而孟子乃在是時稱之此可因烏獲以証曹交之見爲在赧王時也若在顯王時則孟子不得稱烏獲

小弁章

此章不爲平王辨爲小弁辨並不爲小弁辨爲高子辨也大旨是要人知親親之爲仁而仁之由於性也可見性善之理貫於古今上章言堯舜孝弟此章言舜孝亦是道性善必稱堯舜之旨　高子考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云云　按子夏在魏文侯時當威烈王年間如謂親受業子夏之高子則閱威烈王以及安王烈王顯王愼靚王共一百十年至赧王初年高叟當百數十歲矣則决非高行子也然則郝氏猶分此章高子是子夏弟子而茅塞章高子是孟子弟子固非可據然此稱爲叟彼呵爲子或未始非兩人耳

宜臼實未嘗能怨親日知錄引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九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虜褒姒申侯許魯鄭立宜臼於申虢公立太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徙雒邑晉侯會鄭衛秦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因謂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於弒爲可誅云云據此則平王烏能怨親烏得爲親親之仁孟子亦就詩論詩耳　又以小弁爲宜臼之傳作焉者本之詩序而孟子此章之答並不言及其傳故路史謂孟子既以爲人子之有怨則不得爲太子之

傳作也又朱子論詩序謂小弁是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趙註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是不以爲宜臼也孫疏似以爲伯奇卽宜臼是作詩之人說又不一　凱風過小蓋以母未嫁而言詩經小序凱風美孝子也又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曰母有嫁志七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亦曰以孟子之說証之序說亦是可見過小以其母之一念過差而言孟子豈以失節爲過小哉　磯字解孫疏作石之激水此從說文作大石激水者也則爲以石喻母以水喻子

宋牼章

此章言仁義之效要見得性中有仁義推而行之卽爲罷兵致王之本焉　宋牼趙註宋人石丘孫疏宋地此當是孟子以赧王二年之宋遇之也（按此章與下章聯叙則似孟子之宋在前而之任之齊在後也）楊倞荀子註謂宋鈃卽宋牼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劉歆云居稷下與宋鈃同學于公孫龍然則牼固嘗在齊閭氏因謂孟子與宋牼有雅故以先王稱之云云（按）此推勘情事眞是獨見至秦楚搆兵則自顯王三十三年至赧王元年中閒無秦楚搆兵事內愼靚三年楚曾與四國擊秦爲約長然非楚獨與秦戰惟赧二年秦以商於誑楚取漢中楚大興師欲深入擊秦事方是搆兵而牼之說孟子之遇固在此時也時秦惠王後元十二年楚懷王

十六年也而楚懷十七年與秦戰丹陽大敗此豈說而俱不遇耶後秦滅楚楚又以三戶亡秦俱於此搆兵種禍也則眞牼所謂不利也　附孟子與屈原同時考宋晁補之會推其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謂梁惠王三十五年是楚威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督平公元年則楚懷王十五年云云此以孟子所歷之年合之屈子所歷之年也今按此章則懷王怒疎屈平平乃作離騷在獻商於之前當秦楚搆兵時離騷已作孟子容可見之至懷王卒於秦是赧王十六年事原懷沙投江是赧王十八年事孟子以赧王二十六年卒則固閼屈子生卒也又莊周爲蒙漆園史高誘註宋之蒙人漆園有云在曹州在曹縣蓋本曹國自宋滅曹故地入宋與鄒相去約三四百里史記載其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又有楚威王聘周事（按）楚威王以周顯王三十年立以顯王四十年卒則莊子與孟子相際惟其書有齊盜國十二世之說註謂自田成子至齊王建然莊子不應及齊王建時此豈後人屢入耶要之此二人皆與孟子同時而皆不與孟子相見何哉

居鄒章

此與下章皆以孟子事實言蓋此篇是倦遊居鄒論次性善而因類敘其居鄒事也此章見孟子之禮下章見孟子之仁而此章又爲下章作引（按）季氏本謂居鄒是孟子四十以前事者非

也統全篇前後曹交宋牼愼子樂正子等章看則居鄒的爲赧王時事而此章係是聯叙則處平陸亦在赧王時儲子爲相豈赧王五年秦武王置丞相而齊亦置相與其之任之齊俱以他日質下非如陳臻章分出前日今日則更屬一時事古史有孟子兩適齊之說謂一在游梁先一在游梁後又史記以伐燕屬湣王及編年有謂因孟嘗君見湣王者說俱無據而此章要在赧王時之齊則固當爲湣王時也蓋宣王薨湣王立後孟子卽更一之齊亦情勢所或有特是小小往來無關出處者耳惟暫至齊故可不見儲子若是前之至齊爲卿則當與朝暮相見矣何云不見且惟其再至齊故値淳于髡而重提往事更以在三

卿諷也不然名實未加而去云云不得謂爲臨別時語又豈得如萬斯同謂此言初去齊時事及再至齊始值伐燕也哉

名實章

此章以仁字作骨見孟子之仁非當世不仁者所可例正與下數章作引蓋孟子之去以不用故乃不欲明王之不用而亦如孔子以微罪去此正是仁處髡之言殊傲睨是終身不仕人口吻此通上章看自是孟子重至齊時事不然豈稷下先生亡去後或於他處相值耶　五就桀考書序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疏謂是湯貢之于桀又尚書大傳載覺較之謠伊尹入告于桀及竹書載商使伊尹來朝等說皆可爲就桀之

証至通鑑則載桀三十七載商湯聘伊尹進之于桀伊尹爲陳素王九主之事桀不聽四十載復歸於亳是尹之仕桀只三年也其以爲五者惟鬼谷子亦言五就湯五就桀與孟子合而胡應麟謂是屢言之非定爲五按韓非子言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以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又淮南子載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後揚雄解嘲沈約辨聖論皆以七十說屬孔子矣而王充論衡謂言孔子周流不遇可也言七十說增之也蓋孔子所歷只齊衛陳宋十餘國耳然則言伊尹五就及七十說皆當如論衡儒增之例至孫子反間篇謂湯之興也伊尹在商是以古聖賢爲戰國陰謀之事矣誣湯尹實甚　子思爲臣趙註爲師傅之臣此則與爲政不相屬者而大事記謂當時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得況臣之乎今按綱目則載穆公元年尊禮子思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此不知何據然要與髡言子思爲臣異　魯削考前編曰魯元公之世田齊正熾魯于是失莒失安陽失都削已甚矣穆公立二年而失郕又十五年失最而韓來救則所以交鄰者必有道也又四年而敗齊於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則齊魯猶互相勝負也自穆公立百六十年而亡豈非諸賢之有與立哉而豈得謂賢者之無益于人國哉　杞梁妻左傳但載杞梁死齊侯使弔而其妻辭以有先人敝廬不受郊弔而已不言哭也髡言善哭則與檀弓所云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相近若後世言崩城言崩長城言孟姜言范郎甚至言范杞梁則皆從此附會而訛以傳訛也古來紀述之不可據如此華周不聞有

妻言妻蒙杞梁文　膰是郊膰趙註祭於宗廟誤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云云可証考周郊以周正孟春魯郊以夏正孟春蓋是啟蟄之郊在定公十三年春也　冕考孔子之冕是三旒之冕或謂爲無旒之冕者非春官司服公之服袞冕節

御案魯人之歌孔子者曰袞衣章甫孔子大夫當元冕服而云袞衣章甫冠與袞衣不屬豈此歌乃好事者爲之而非其實與　按秦祀孔子六世孫子順有章甫袞衣語此豈又後人改字耶

三王三章

此章當合後章看黃氏日抄謂此篇以至良臣民賊警切世變極爲痛快云云然要見得是梏亡性善而不志於仁耳此章重

在今之大夫今之諸侯罪人二句上今諸侯之互相爭殺皆由
今之大夫以吞併之惡而長之逢之也仇滄柱所謂以富強發
其端以威武挑其釁是也故當以富之強戰章爲結穴　天子
節只重天子與尊官章重諸侯者不同且尤重討而不伐二句
蓋聲五霸之罪于摟伐也天子巡狩彼章泛言先王此則言三
王之巡狩也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鄭康成曰五年者虞
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狩孔穎達曰夏與殷如鄭志當六
年一巡狩六年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要之夏殷巡狩之年諸
書無考鄭孔說皆不知何據　五霸節重束牲載書言歸于好
上言五霸雖摟代尙以好爲期豈有如今之犯禁而行肆相好

殺者哉故以五霸罪今之諸侯也　按　郝京山謂七國之縱橫五
霸之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之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
五霸之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此其說則謂五霸與今之諸侯僅
當以首從定案也而孟子云云始尤爲今之諸侯科罪哉　無
有封而不告李安溪謂存亡繼絕如城楚丘之類不作封本國
之臣解　葵丘今歸德府考城縣東若連稱管至父所戍之葵
丘在山東青州府西

愼子章

此章從今之大夫說來愼子亦即其人也此重責愼子之不仁
看仁者不爲及引君當道志仁句可見當道志仁不並重道末
有離乎仁者而事君者之不得用戰明矣　愼子趙註謂善兵
法而孫疏以趙人愼到當之　按　愼到似不名滑釐矣然使愼子
而果稷下先生則鹽鐵論謂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愼到捷
子亡去田駢如薛云云豈其爲將軍正去齊之魯時乎又疏引
墨子與公輸子論攻宋有臣之弟子禽滑釐持臣之器以待楚
寇云云毛大可因謂愼滑釐即禽滑釐然古文愼禽字形並不
相近又莊子天下篇分別十八人各一道術而墨子禽滑釐以澹
泊爲主愼到田駢以無知爲主各言聞風亦聞道術之風爾並
不言愼到聞滑釐之風也則四書考謂愼子學于滑釐故述其
師滑釐云云殊謬　薛氏以此事屬之平公謂是時宣王卒湣

王初立平公使愼子爲將軍此于年次爲合若明曹允昌謂時
值燕昭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即墨未下故魯人乘釁而
動云云此說未是樂毅攻齊是燕昭二十八年齊湣王三十年
而赧王三十一年事並非齊伐燕而燕即復仇也孟子在赧王
初年實非所及見　南陽即史記魯仲連傳楚取齊之南陽也
索隱註即齊淮上泗上地然則非有實指地名故趙註謂山南
曰陽蓋泛言泰山之陽耳而齊之南即魯之北也　齊魯封百
里當以孟子之言爲定其周禮侯方四百里不可爲據至明堂
位謂周公七百里則更屬誇言註謂并吞小國而得之如左傳
之始尙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及取鄟取邾滅項皆見於經

可証孟子魯公族豈故隘言魯之封域耶且所言非實有不慮慎子之反脣相稽者哉

事君章

此章蓋以不知有仁其弊至於殃民禍國固以其不明性善之旨耳故此爲闡發性善之言　富之強戰已見第四篇冉子賦粟章要知彼章是申言仁政而此乃直揭志仁也兩章所以分屬

白圭兩章

此兩章見白圭之違道而行也按白圭亦是不志於仁者說到仁人所惡則猶然志仁之說耳　白圭趙氏謂即貨殖傳之白

圭而集註林氏復伸其說至四書釋地力辨是兩人以魏文侯時之白圭則韓非書謂白圭相魏鄒陽書謂白圭爲魏取中山者因以白圭爲國將相豈能存於此時爲國治水並計癸酉至乙酉七十三年云云然竊以爲魏文侯時固有白圭而太史公貨殖傳之白圭則並不言是魏文侯時人蓋傳白圭周人也二句已斷下云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二句是以魏文侯屬李悝言不連白圭在內下接而白圭云云乃是言白圭史既未嘗明其爲何時人安在非指孟子時之白圭哉不然安得云治生如孫吳用兵商鞅明法哉張文燿國策譚㮣註謂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解最晰至國策魏昭王時又有白圭論新城君及成陽君者鮑彪註爲魏人又云趙歧以爲周人非也孟子稱之蓋至是三四十年矣云云然相去既三四十年安知非孟子之白圭是周人而國策之白珪是魏人耶又何所見而以爲是魏非周耶倘史合之亦非

治水章按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而白圭固周人豈周人善壅泉又善激水耶

君子章

此章執字註以事言然如中庸固執之義則亦以理言孟子或亦恐天下言理者無所執持乎然則此章固爲性善言又亮字可兼明誠趙註亮信也朱子以爲說文無亮字不別立解然孫疏則云亮之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倪開公謂尚書有亮采之

文義本訓明則明字義似不可缺耳

樂正子章

此章好善是所以爲政者而要亦不外乎仁義也善字直從性善發源來按此篇畧具孟子歸鄒後履歷如任人兩章的爲赧王時居鄒情事如宋牼三章則居鄒後更他出情事而亦可決其爲赧王時若慎子章當是孟子之魯相遇不然既不言慎子之鄒而何以逕相問答耶至樂正子章疑事更在後或孟子仍在鄒聞之耶而要皆爲平公時事計其敘次度必編年而高子白圭陳子等章亦必因其人之時地相值也則此篇直可作孟子晚年行狀觀

陳子章

此章古之君子對今之大夫今之事君者言君子挾持有素豈若不當道志仁而但以富強投府好者哉雖平說三仕而要以行其道從其言為主言行即道行也反是則去矣　飢餓有別四書說引淮南子寧一月飢無一旬餓蓋飢餓對言有輕重之別是以泌水言樂飢飢而不害未有餓而可言不害者若通言之則飢餓可該

大任章

此章言大任推到動心忍性可見聖賢功名必從性分做起而性善之學乃所以為君師之本也惟動心內已該性善而忍性性字則以氣質言不專以義理言耳　孫叔敖金仁山謂即蔿艾獵也　按蔿艾獵蔿賈之子蔿賈即知子玉是楚之賢臣其子似不至淪落海濱荀卿呂覽只言期思之鄙人亦不云海而四書正事括要謂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故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據此則亦可云舉于海期思在今河南固始縣

教人章

孟子之教誨只發明性善使人知有仁義禮智而已如告子正是不屑教誨者而要亦未嘗不教誨也

甥郭以慶克家校字

孟子篇敘卷七

華亭姜兆翀孺山

盡心全篇

此篇章句簡短與前六篇之議論縱橫語意反覆者異零文碎語各自立議頗似莊子內外篇後之雜篇作隨筆記註體然其中亦有數章聯屬如前篇盡心數章之言性理後篇不仁哉數章之言戰陣是也

盡心兩章

湖南講以告子篇言性言心俱各開說此合心性而總言之是告子篇總論也此說可見七篇互相貫串處語錄謂心性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按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之更覺了澈盡顛開宋儒心性之學也　心性字釋家亦言明心見性則昔人謂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家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清淨者而言此剖儒釋差處不外朱子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虛二語意　言性又言命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立命命字以天命之謂性命字言謂理莫非命也命字謂氣然妖壽字俟之字即有氣數之命在內不貳修身所以立命而亦所以順受也兩章所以相發　按春官大宗伯有司中司命之祀

御案以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言

蓋以中卽降衷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性者也命則死生修短之數也然性命之理而特設之祀則惟周官有之　桎梏桎在足梏在頸易荷校卽此若在手者則爲拲

求則章

此章上節言性下節言命又以求字結上兩章性固在存養而先要在求此卽告子篇所言養心而歸到求放心之旨命當順受不可妄求此亦以求字作結也上章言妖壽言死而此以富貴利達言要之人至生死關皆已看澈則一切皆空自不營營於外物矣而能安命者乃正所以盡性也

萬物章

皆備於我則益當求在我而因以求仁也績困勉錄以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句較言性善更切實　此章仁字與誠字對言視前六篇中以仁民言者較細此專以心德言

行之章

不知其道此固不能知性知天者熊氏禾分反身而誠者爲上彊恕而行者爲次此承上章而言爲下以爲通言有此三等人此說亦見聯絡

無恥兩章

此以羞惡之心鞭辟人以還善改過蓋善卽是性過則非性如此說則與上五章一線耳

古之兩章

此章言古之賢士下章言古之人要之樂道忘勢卽是尊德樂義也章內賢王賢士並列而意重賢士下截喟嘆而賢士身分愈出此士所以能囂囂也　王光承曰一代有一代之功名戰國之遊士前後皆無此也蓋士一出身遊說則人主畏其言之可爲禍福而賓客奉之故稍有知畧者無不出此也雖孟子亦不能免豈禁人遊但要必從道義出耳按此說遊字最警闢

待文王章

此章興字是聖賢路上事註以降衷秉彝言則固從盡心知性說來矣　孟子所言豪傑非命世大賢不足以當之若如文子

所言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則英俊且在豪傑上也此可另存一說再如後世所言豪傑涉於豪暴一流則是意氣作用不足言矣

佚道三章

此俱以治道言是一片說話總以寄其思王之心耳王者之道不外政教殺之利之便是政遷善便是教所過所存亦脫不得政教也仁聲亦從政教來是政教皆王道所不可少何況善政孟子語有軒輊非謂可遂貶善政也

舜之章

此章重首句通節贊舜處皆從深山想出此是典謨所未道者

德慧章

孽子不是庶子申生長子亦孽玉篇訓憂也可通

有事君章

此因上章言孤臣而類及之而大人天民卽下兩章君子分際

揮塵録載張齊賢闕試以孟子註四科優劣之差爲首題 按舊本趙氏章旨以此章爲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爲四科優劣之差自割註入疏而註說反晦矣

三樂章

此章徐越謂君子生平大願力在此耳非謂已能有之也可見三樂原自難全故以王天下爲不與存也亦不與下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背至不愧不怍卽有所性分定意翼註以根心生色爲申言王天下不與存之蘊與言性分之樂酣暢於勢位道德之樂崇重於事功而謂篇次之脈絡相承此說亦細　天下英才註以盡得一世之英才閻氏以爲極言之非廣言之蓋謂冒乎天下而爲天下英才云爾義可並存

伯夷章

此章是註解文王養老之政見得養老卽在治岐之政內不是後世三老五更之虛文也此意爲第四篇所未及尙書大傳載宣王問子春欲行孝弟之義子春曰衛閭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杖揖當作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者杖於朝見君建杖建樹也　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 按此亦爲文王養老之實而孟子之意顧不在此

易其章

此與上章義自各出然田疇句亦蒙田里句來食時用禮亦似蒙老者有養匹夫無飢說來也

孔子章

登東山二句實指孔子登之說本孔穎達孫疏亦如此解與註所處益高二句亦不觸背　東山卽東蒙山書曰蒙與其藝一

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

雞鳴章

浙吠存愚謂雞鳴句乃單起全日孳孳講言由雞鳴而起而日孳孳也不作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講

有爲者章

仭字解不當如孔鮒小爾雅註四尺爲仭包氏論語註七尺曰仭之說此章趙註八尺也與房氏管子註同蓋皆本之孔傳陳新安謂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仭謂之澮仭與尋同爲八尺則孔說爲優

伊尹章

放太甲書序伊尹放諸桐孔安國曰不知朝政曰放孔穎達曰與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今 按左傳祁奚之言云伊尹放太甲於桐而相之卒無怨色孟子說到篡字固亦以爲放也若元人孫季昭言是伊尹教太甲於桐古字放字與教篆文相似故後人以爲放爾明張伯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可廣異聞

素餐章

此與下章一例不耕卽何事意其君用之卽大人之道備矣素餐非謂無功食祿也丑言不耕而食亦不是以傳食諸侯言其意以爲尋常無所事事而食便是素餐故解此句正當如朱

子詩經傳就一人厲志上說解作不空食爲長而不必說到祿字也孟子答之是不素餐大道理乃虛擬將來非剖解現在而當前原不礙其爲不耕而食也用之固不以傳食言又何嘗指言食祿哉又註引彭更許行實則丑之見不似彭更而直似許行耳

王子墊章

此章論何事與彭更之言無事不同彼以遊歷諸侯言尚是其末而此直探本言之也日知録謂三代之時必民之秀者收之鄉學升之司徒而謂之士謂之士者大抵皆有祿之人耳若士農工商四民之說起於管子春秋之世游士日多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王子墊之問其有近古之思與 按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不出農工商三者考工記國有六職則王公士大夫百官商旅農夫婦功內有服官之士而無讀書之士惟地官大司徒於九職增爲職事十有二則增學藝世事服事鄭衆以學藝爲學道藝據此則凡學藝者當遵學正四術之教而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必不卽以農民兼之而自分爲讀書之士而亦不能遽爲有祿之人所以有任官後爵位定後祿之法也此當爲別士與農之緣始說者每謂古士卽爲農要之亦必有不能兼者蓋此局實自周公制作開之後來日漸濫觴而管仲因之爾要不盡由於管仲也若孟子所言尚志當卽從學藝剖出

見得不是空空學藝已也此有道非虛器之理在

桃應章

此章孟子直論聖賢之心而已若如路史以爲舜不難於廢法陶不難於棄士則是猶爲理縛不是尙論心胸也　此章言爲士書亦言女作士可見唐虞作士若士師之稱則在周官

自范章

范趙註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四書釋地以爲王子在范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不然王子豈容在七八百里下邑而爲孟子望見乎　考范是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時半爲晉地 國語是以受隨范 又半爲魯地 莊三十年築臺於秦卽此 後入於齊耳　宮室車

馬衣服周禮春官典命於宮室車旗衣服分上公九命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又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按齊爲侯國當七命以七爲節王子當五命以五爲節固有不與人同者然此殆難概之戰國稱王時耳　呼於垤澤之門呼如周禮條狼氏詩侯人荷戈與殳皆職傳呼者而趙註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按惟其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而孟子因以證氣體之移也則呼字平聲而非仄聲　垤澤閻氏謂即左傳澤門之晳之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也

短喪章

註陳氏厭於嫡母之說蓋本趙氏齊宣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王子不得行喪親之服　按儀禮喪服記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是王子本以父在不得服非以嫡母故也禮記曾子問慈母如母節

御纂禮有庶子厭於父無厭於嫡母自趙岐誤註孟子而諸儒因之即朱子集註猶未免沿誤矣

五教章

君子即指孔子註雖以孟子並言然孟子口中則亦言孔子而已

道則章

此章道字固兼修已治人言此如大學之明新離開不得然亦不是欲孟子既道固欲孟子既教故孟子以教言之

君子章

此章施之有序內亦有當務意故與下章類敘

知者章

知之當務之急蓋凡事皆有所當務四書釋地謂論仁即是論知而以當務爲即親賢以節末單提親賢爲證然究亦不必串合　放飯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以匕鄭康成乃以棄手餘飯於器中爲放飯此亦一說然非孟子謂爲不敬之大者意

梁惠王四章

此四章皆論戰征之事首章三章四章言仁二章言義是其相聯屬大旨首章不重論惠王特爲下數章論戰作緣起耳　驅子弟考一是惠王三十年伐趙齊救趙擊魏惠王大興師使龐涓將太子申爲上將軍被孫臏敗於馬陵太子申被虜閻氏謂即惠王九年秦魏戰於少梁爲秦所虜之魏太子也虜後復歸爲太子越二十二年死於齊耳　一是三十一年商鞅自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鞅詐請盟伏甲士虜公子卬大破魏魏乃獻河西之地於秦以求和遂去安邑都大梁也　春秋之戰尚不至如戰國而孔子作春秋已不義之況戰國乎此借春秋以甚戰國也　盡信書書字翼註謂指談兵之書蓋時已有司馬法孫子吳子其餘若范蠡文種公孫鞅孫臏之徒皆

註兵書故孟子斥之以爲武成且有夸誕之詞况其他耶此一說也若逕指尙書則尤舍下武成言之　二三策容齋隨筆謂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太王爲狄所迫安有肇基文王但稱西伯何得言膺命此皆不可信　按此則又不止流血一言矣　漂杵孫疏作舂杵論衡謂殷周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餱無需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漂之四書說謂杵端有鐵若石極重之物漂者過甚之辭　按此似太泥周禮地官鄉師周輦解賈疏築築杵也以築壁壘則軍中可以築杵言又漂固有漂浮之義而亦有漂灑之意未始不可通其說也特仁人用兵尙不至此耳　革車困學紀聞引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

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千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古者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五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一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而革車是重車外另有輕車也至周禮小司徒註鄭康成引司馬法之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則革車無重車輕車之異江愼修謂七十二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今若以百人爲一乘則書序謂虎賁三百人孔傳謂爲百夫長是一虎賁配一車而戰而三百乘共當三萬人至孟子作三千人則當如典故辨正謂虎賁殆卽以甲士言之而三百乘恰當三千人也　按三千人僅以士言若合徒計之則九千人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此司馬法之一乘三十人者　至虎賁則周禮職謂衛王宮守王閑若今之侍衛親軍也祈父之詩所謂予轉於恤者子謂司右虎賁之屬故云爪牙鄭康成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爪牙之士詩故訴之也　按此則武王用虎賁豈專用親軍歟又豈周禮之虎賁或其後設官則然而武王時殆泛以虎士名之與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呂氏春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則孟子爲可據

好名章

苟非其人句孫疏作苟非好名之人視註作本非能輕富貴之人解義似淺而於語氣却肖

民爲貴章

此章是孟子獨闢之論古所未有　社稷　按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中門外所建如子路於費宰言社稷便是費邑之社稷茲言變置殆指旱乾水溢所值地方之社稷也又變置以地言若神則如左傳昭二十九所載由土正而爲共工之句龍由烈山之柱而爲周棄此亦似變置然此古僅有之事非以此言變置也　丘趙註丘十六井也孫疏蓋田一萬四千四百畝爲民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　按若至四丘六十四井則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孟子旣言丘民當如趙註以一丘言或更推之

四匚言則其得民卽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及有田一成有衆一旅㬌象此於匚字尤著實

聖人章

此從百世後慨想聖人不是實擬夷惠事蹟也故此章二三百世字三聞字最重

孔子章

此章是言去國各有道故另著去他國之道句與萬章篇自別四書釋地云此章不宜云重出論語是諸弟子所記容有重出孟子是自著豈有重出耶

君子章

此章孟子慨嘆孔子當有自寓意按古今來躋孟子於孔子者實始太史公觀孟子列傳以孔子菜色陳蔡孟子厄於齊梁並稱蓋亦推見此章大旨而爲言也　陳蔡之厄史記謂楚昭王來聘而陳蔡大夫圍之者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焉敢圍之按孟子此章言無上下之交是直謂爲無昭王之聘非謂有陳蔡之圍也考孔子在陳凡經五年共二次其初則於定公十三年適衛主顏讎由家居十月去宋將適陳有匡人之厄按匡是鄭地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是時陽貨在單匡城適鈇貨與顏刻穿垣而入之是暴匡也及子適匡亦顏刻爲僕故圍之圍解去過蒲月餘仍反衛主蘧伯玉家此尚未適陳定公十五年在衛有見南子事及靈公與夫人同車去衛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至哀二年去陳過蒲又反衛主蘧伯玉家此是一次哀公二年靈公問陳孔子復至陳絕糧三年魯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嘆四年孔子去陳適蔡此是二次五年在蔡六年自蔡遷葉又反蔡葉今裕州之葉縣有方城山所謂方城以爲城者也時楚郡鄀今襄陽府至蔡則初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後蔡平侯徙都則今汝寧府之新蔡縣哀元年楚子圍蔡蔡畔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也至哀四年蔡昭侯已爲蔡翩所弒矣而孔子之去陳適蔡祇蔡故地非復蔡國陳固不必圍已在蔡之孔子蔡又何必從下蔡越境來圍耶若孔子之厄四書釋地謂因吳楚搆兵而厄蓋哀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旅倥偬孔子或於蔡葉往來時厄耶又

有謂孔子之楚者其卽以遷葉爲之楚耶抑遷葉後更之楚耶要之陳蔡之圍旣已非實則昭王之聘自不可據而子西之阻更莫問其有無也又據此知絕糧在哀二年陳蔡厄在哀六年史記併絕糧見厄爲一事非是至厄陳蔡而有四科之從雖哀公三年季氏已召冉有歸魯而六年仍列冉求者則閻氏謂冉有仕季意者家臣權輕或可暫舍師門誼重仍須省侍耶此可圓其說矣又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冬歸魯而十一年春淸之役求有用矛之事夏會齊之役子貢有州仇奉甲而拜之對豈門弟子已陸續先歸耶至哀六年孔子當六十三歲而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則時方十八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時方十

九歲而何以已列文學之科耶且孔子定公十三年去魯時子游甫十歲子夏甫十一歲耳而已從遊遠出耶所以皇氏疏以德行以下别爲一章也

貉稽章

憂心悄悄詩小序以爲仁人不遇而朱子詩傳以爲婦人至此章乃以爲仁人恭繹詩經柏舟章詩序

御案謂朱子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未冬十月四書集註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己酉六月嘗觀讀詩紀中朱子初說多從序義時朱子以序說爲不足信質之呂祖謙而祖謙不以爲然及後集傳成而祖謙不及見矣朱子每以爲憾是詩傳固已兩易矣迨晚年而四書集註成其於柏舟之義已三易矣遵此則朱子既易詩傳仍從序說固當以孟子註爲定而逕指爲仁人也

高子二章

此皆以高子事類記也追蠡趙註云追鐘紐朱註更引豐氏解之而集疏以爲穿鑿謂當爲搥擊之追如楊子搥提仁義而追槌同義也解作凡追擊之處皆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云云此說四書考異採之

齊饑章

棠齊邑也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此章發棠日知錄謂爲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可知也

樂正子章

此章明正子之學問而又舉美大聖神殆亦以引進之與按知孟子所言與孔子聖人君子章合蓋有諸己之謂信則非亾而爲有充實之謂美則非虛而爲盈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非約而爲泰可見有而充實是善人光輝則君子再上則聖人矣此可互相準也

逃墨章

此章以楊墨之宗旨言則兼愛之泛濫不若爲我之謹飭故言逃墨歸楊蓋不以流弊言故殊於不歸楊則歸墨之說

布縷章

孟子與齊梁言若只有百畝之稅觀此乃知固有三賦也布縷五畝之宅所出粟米百畝之田所出力役一身所出唐人租庸調卽此租是粟米庸是力役調是布縷也按力役之征或謂古者差役而傭役亦行其間則引周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辨其可任者皆征之後鄭以征爲口率出泉則爲傭役王與之曰若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田稅而又有丁稅也孟子言粟米卽田賦也布縷卽嬪婦所貢也至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唐之有庸錢也此知傭役之說實聖經之薄蝕

盆成括章

孫疏以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故朱政和以列於弟子朱竹坨孟子弟子考引晏子春秋景公夜聞男子哭者問晏子晏子對以西郭徒居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云云謂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按死矣見殺是孟子先揣其死而後乃見殺也與景公時之盆成括自各一人

之滕章

夫子字趙註作夫我設教授之科是不以爲夫子字然孫疏已作夫子解

言近章

此章四而字是倒緰轉口氣不是順遞下口氣觀末節可見不下帶　按　凡視下於帶則憂本以視容言而此則假象明之也

堯舜章

此與前章異前重五霸此只就堯舜湯武說性者也與性之也異之字以道言以仁義言此則直指性耳反之亦反於性耳下二節空言性反不粘堯舜湯武說

說大人章

榱題典故辨正謂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邃可知　按　其說本考工記之殿四阿爲言江愼修儀禮釋宮謂人君之堂屋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然則孟子言說大人此自當以人君看按易言大人原有二義有九二之大人亦有九五之大人也

曾晳章

姓與氏別禮記曲禮不知姓節

御案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皆命於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爲氏而性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爲氏而姓姬衞孔圉則孔氏而姞姓陳孔寧則孔氏而嬀姓是氏同姓異明矣遵此須知孟子言姓所同則不分姓氏也趙彥衞曰姓氏後世不復分但曰姓某雖史筆亦然日知錄謂朱註如太公姓姜呂氏名尚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皆以氏爲姓至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則併姓氏而一之矣豈沿昔人之誤與

孔子章

孔子在陳思狂士此不在陳蔡之時其係之哀六年時者非也史記以歸與之歎語孟所載各殊乃以孟子係之哀元年論語係之哀三年然其實本一也閻氏謂繫在哀三年爲是蓋緣魯召冉求歸魯而因有思歸之歎也此說最的至論狂士而孟子以琴張曾晳牧皮實之此以在魯不從遊者言不然聖門多才豈舍顏閔由求輩而顧思此三子哉　孔子惡紫奪朱啊學紀聞謂周衰諸侯服紫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尙之五素易一紫皆衰周之制也

堯舜章

此章方是歷敘道統而以已終之之意與滕文篇好辨章之但言三聖離婁篇存之章之但言治統者不同然而無有乎爾二句朱子集註用林氏無有見知則五百歲後豈有聞知翼註謂此反言以決之也然正言之究竟顏曾子思一齊掃却即孟子亦無以自處王罕皆滙參則於側重見知之處概加刪削但用虛還謂世近居近明明打著自已末二句忽然棹開深情無限蓋孟子只言即今若不負荷修明則將來必至晦盲失墜自任者十之七責望人共爲仔肩者亦十之三也張敬夫云孟子於孔子實聞而知之言無有乎爾非遂無也蓋疑之也據此則不坐實見知亦可也

甥王藹羽 廖大經君校字

孟子文說

序

康子百川敏讀書靡不淹貫
喜獨居靜坐〻多所神會
以己亥舉孝廉不求仕進日
與諸弟子口講手畫著書以

為娛非公事不履公庭故予
宰是邑也三年矣未得數〻
見也而窮幸見其所著孟子
文說若干卷且以序屬余余
思衟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

明道文與衛一而已矣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九邱歲歷綿曖條流紛糅昔孔子刪述而大寶咸曜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

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近乎文理猶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响是故論說辭序易統其首詔策章奏書發其源賦頌歌讚詩立其本銘誄箴祝禮總其端記傳移檄春秋為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所為衛與文相繫也孟子七篇述孔子之志豈徒以其文哉然而鑒周日月妙

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文在是而道即在是學者不求其端不察其末徒以為訓詁之書視聖賢之言如槁灰不偶一無生理文心藝苑建

言修詞鮮克宗經遂至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文與道相離而文體由此日下卽衟統由此日微心由此日遠於古也可勝嘆哉蘇文忠公孟子

評本意引而不發辭簡而能該足以啟迪後進矣百川復為逐段分合細加批導務杜醒豁心目而不嚴其詳辟之庖丁鼓刀目無全牛僧繇畫龍點睛欲飛今讀者居千載以下神遊千載以上如聞其謦欬見其心其妙杜文也而不徒杜文蓋文章之道盡乎是矣元西景山翁邵陽之抱

道深藏敦古博學嘗註四經四書意三不下古之葉學雲先生嘗云余邵陽高節獨行士得一之焉謂景山也予不敏不敢沓附于學雲百川其

庶幾景山虖是爲序
嘉慶九季甲子仲春月年家
愚弟楚黄靖本託吾廬氏
識於古華盤鑑齋

敘

郃陽康百川先生吾同年友張春洋之舅氏又其師也丙寅春將之乾州學正任與震川相遇會城出其所著孟子文說屬震川為序先生自序曰以古文說孟子說其意

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理即在是是蓋即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說也善說經者當莫如先生矣川嘗欲作孟子拾遺凡荀子之說合於孟子者備錄之讀他經子史文集凡足相証者兼採焉

荏苒十年不克卒業川謂孟子凡為人言無不直者無不盡者為國君言曰令天下莫能相尚皆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為卿大夫言曰令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為

學者言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為遊士言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為宰相言曰苟好善則人輕千里告之以善苟不好善則訑訑讒人立至以棄天爵之人絶無囂囂之趣事好臣其所教之君焉得不訑訑焉得不逢君之惡既逢君之惡焉得不為民賊士大夫既為民賊賊民安得不興此參互讀

之可得者也孟子好稱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非大人莫屬焉非仁義不陳於王前景丑不謂之敬安得有此大人耶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赤子何心孩提無不知愛親親仁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言行不必信果惟義所在勞心以治天下後世之謂大人堯舜禹皋陶稷契是也孟子冣好稱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若固有木石鹿豕與居遊若野人聞善沛然若決江河生於憂患善

與人同大哉舜也君子終身之憂在是矣孟子之於舜若親睹其人頌之不容口說之不止勝肉私淑者孔子朝夕津津在口者舜也為父兄言曰養不中養不才責善大不祥為子言守身養志若曾子可

也為仕者言曰所就三所去三友以友德雖天子不可挾尚友古人則善進而無已吾樂乎諸侯皆然人以政吾憂乎天固未欲平天下所思者懷仁義以事君父兄之天下也所睹者懷利以事君父兄之

人心也喪禮仁義之極則也先乎漢文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正之滕文公小國之君也力行三年之喪夷子墨子之徒也而歸於儒孟子之教也自齊葬魯而後反齊躬行三年之喪故能教當世以古喪

禮闈百詩之論至辨也孟子之知已也燕昭王賢而不往齊燕讎也久於齊故不赴燕去就之際仁義尤著也且夫孟子之子不如孔子之子孟子之門人不如顏曾冉閔子貢子路之徒孟子之仕尚不如

孔子三月大治魯然而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明孔子之術使萬世之人心如日月之久照所治不止一時孔子之得孟子如孔孟之得程朱此可讀其書而犁然指數者也方氏謂自宋以來古文失其傳者七百年近世治古文者殊少要未有不稱孟子之文雄古浩然不可禦者由孟子之文而求其意循其道不棄天爵以求仕進抱孟子終身之憂是為大人仁義之學堯舜性善之傳在是矣此先生說孟

子之意也夫小子多言而鮮當更祈先生之化我也稿就先寄春洋朝邑嘉慶丁卯夏五月漢南岳震川序

敘

孟子書上下七篇其言性善仁義上接尼山之統然聖人之言渾含孟子必出以爽豁聖人之言簡該孟子必出以詳明故其書有筆法局陣而直可以作古文讀今人自少受學論孟等書率先誦習上口其不求甚解者無論矣求解而墮於理障訓詁牽纏講章紛擾

如葛之縈如藤之糾於義非必其背也而終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夫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者尚何足與之言古文且亦思所謂古文何如者古文之作也立主腦啟關鍵點眼目字句欲鍊段落欲清照應欲嚴乍斷忽續陡提飛落其來也緜緜渺渺其去也逶逶迤迤要必有作意存乎其間而歸於自成片段

譬之山連亘起伏而有脈理也水洶湧澎湃而非汗漫也樹木之枝有高下參差陰陽向背裁剪天成而不可增減也嗚乎以此言古文是耶非耶以此觀孟子然耶否耶濬材質譾薄學力粗淺本無真知灼見可以自信邇年設館傭書荒村老塢酬應稀疎定靜之餘不無會悟每與及門有所講授率多因心至

於孟子則直以說古文者說之當其神往興來信口開陳亦不知其果無差謬與否而一二好學之士輒隨筆扎記迨七篇說訖則已居然成帙矣夫聖賢之書雖小夫孺子皆知為載道之言但以文求鮮不非而笑之曰淺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苟不知其文理之作何承接作何起訖一言孟子漫曰是言性善

是言仁義縱有所見終涉於隔靴搔癢前人有言所從遊師大善說書不說道理直說聖賢意之所之今以古文說孟子亦所以說其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理不說自在矣知其解者倘旦暮遇之乎或不以余爲謬妄也嘉慶七年歲次壬戌中秋日康濬百川書於羅苑別墅之北窗

雜論十則

四子書論語是雜記零星語大學中庸分之一章爲一篇合之全書爲一篇孟子則章自爲篇而短篇精警長篇壯濶規行矩步轉復馳驟不羈細針密線却又劈績無痕信是千古文章鉅觀

七篇中前數篇率論爲政治國王天下以及

出處大頭目萬章篇全是論古論事之文告子以後則隨事開導人與順便講究道理者不必截然如此姑卽其多者言之也

論爲政等章是唐宋人策畧之濫觴論古論事是史論之鼻祖隨事開導人則序說之權輿也至於零碎講究道理其雋永劖刻處又全是子書氣味但義理純正非諸子所可及

耳

孟子是做成文字問答或亦有因但每篇主意結搆總是用意安排就的不可泥問答之迹死於句下

孟子私淑孔子處處要豎起自巳身分論學術論王政以及生平去就出處往來交際等項無不稱引孔子以破羣疑而袪衆惑正如戲劇中兩下鬪捷不怕爾幻出三頭六臂我自有太上老君壓頂也

孟子語意極透闢透闢可以消理障口角極犀利犀利可以療鈍根至其學識則尤獨見其大如井田學校班爵班祿巡狩述職封建喪制等條俾後人猶見三代典章不第如所云鄭僑博物也

文章莫善於穿空孟子最得此肯或事無實証往往據理虛斷抑或繁稱博引幾同附會幾似鋪張既而一筆勾醒却極老實的當看來竟是用意做切題文字後世文章鉅公如韓蘇輩蓋無不祖此

戰國策慣用譬喻孟子譬喻乃更奇警文章非譬喻不醒豁此孟子獨擅之長

昔人謂左氏叙四大戰爲四大篇孟子亦有四大篇保民章動心章行助章並耕章四章章法不同而精深博大變化跳脫各臻絕頂其他若反手王齊三宿出晝傳質爲臣等章其曲折淋漓尤覺一往情深至於全部不勝悉說要亦不必悉說也

孟子之文色色出奇大抵有前路有正面有

後路此大較也至其用筆有正有反有虛有
實有賓主順逆又有托筆有幹筆有補敘有
捜說有指點引証與開障之法塞漏之法洵
乎無美不具無妙不臻矣

凡例五條

說文不是作訓詁但論篇段筆墨而不講義
理然亦有必說其意藴之所在而後文法始
明者實非尋常講章之謂

自來評孟子者非一家惜未及見所見者金
聖歎祇開首四章魏叔子祇齊桓晉文之事
一章至世所傳蘇氏評本昔人或疑爲僞託
今觀其書不無開示人處但語意太覺簡括
有似引而不發今則逐層逐段分之合之細
爲批導務在醒目故不厭其詳也

看文章第一要尋主意主意既得則求其關
紐眼目脉絡照應此最是提綱挈領之法書
內遇此等要緊字句必用雙鉤或直抹或大
圈或圓點隨在標出使觀者一見十分已了

然九分然後看評語則處處成破竹之勢矣

文章有段落猶人身有肢體頭面有眉目也段落不清則部位不分尚何文之可論書內於小節次則用半畫截之大段則用全畫截之較今本有本分而合者有本合而分者總歸於整飭顯豁不敢一毫入於勾棘涉於謬迷

尋常文章評家必用圈點貴簡尤貴當書內於文情勝處文致佳處用聯圈小小提掇注重之筆用聯點亦時有隨其文勢忝易而用之者總之一章自為關照不至紛雜覽者自能詳之

參訂姓氏

受業門人

王 漣鑑堂 大荔

張 佑乾伯 朝邑 甥

呂鳳翔振岡 郃陽

李世俊宅三 大荔

劉 滙會東 朝邑

董懷琬治堂 大荔

習應彰德載 澄城

王 淮浦清 郃陽

王 蘭佩芬 郃陽

郗懷鈺抱珍 大荔

王 錯希文 郃陽

白田玉朗山 郃陽

党永清子澄　朝邑
雷鳳至儀廷　朝邑
謝家厥儲若　朝邑
李鳳池到伯　大荔
王　瀛仙洲　大荔
李瑞兆輯五　郃陽
楊　彬文中　朝邑

石良玉崑山　大荔
扈登峯小山　大荔
李吉兆廸若　郃陽
梁斗南文光　大荔
董述遇景先　大荔
成大奎煥文　朝邑
王樹棟隆吉　朝邑

梁　奕甸山　大荔
董鉅鼎健菴　大荔
黃炳元虎臣　澄城
侯應彩文若　郃陽
謝式南景申　郃陽
呂鵬翔程九　郃陽
曹　畏有三　郃陽

范如松仲茂　郃陽
康炳蔚豹文　大荔
于鳳苞文九　朝邑
石有聲仲諧　大荔
崔運昌道光　大荔
王　銀劍青　大荔
劉大鼎汝調　大荔

馬上通衢亨大荔
王澤鴻化光朝邑
董學元聯三大荔
何　均彖坤大荔
王運隆允升郃陽
董官治子政大荔
雷義平砥齋郃陽

男　庲載文原名栩
從孫　端引之　仝校梓

孟子文說卷一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一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是何等抱負，見梁惠王是何等心事，試想。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陡地說出箇利字，是心中所有止此。孟子對曰：王王開口呼叟，孟子開口亦呼王。王呼叟是慶幸口角，孟子呼王便以曼聲出之，蓋孟子一聞王言利，一片勝心即已冷淡，便有許多疑訝在內。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接口先截住他利字，隨即換出自已胸中仁義字，又斬絕，又輕快。○二句一篇綱領。王曰何以利吾國上倡於，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和於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利字忽而變作危字，輕輕一落。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上已說，然猶嫌未甚盡情，故又緊承國危字極力鋪寫，連下幾箇弒君字，而且指得的的確確，若親見過

幾遍者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又理論一番百忙中忽作暇逸之筆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折轉有力兩不字算入他心窩裏奪字與上弑字一線總皆是發抒上危字。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兩段似對舉而實一串不正說仁義好處祇就上弑奪字反撥而下語意已十分醒露蓋弑奪則遺後不說不遺後又焉有弑奪乎卽以所警戒者還爲指引之。二段申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總結與開口二句恰好一順一逆金聖歎

云前先接何必曰利是劈面搶後找何必曰利是帶口輕拋前徐稱亦有仁義是特換新題後緊承亦有仁義是趁熱便趕前不得不前彼後不得不後此。言利是戰國氣習仁義是孟子本領孟子生乎總欲以仁義黜功利以此篇冠書首乃作書之微旨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曰字連上讀賢者亦樂此乎樂字隱隱放在自身蓋已自謂能樂矣。加賢者亦三字分明自處以不賢分明謂賢者不樂此。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偏急以賢者接引之此是正對之詞。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偏抹煞他不賢者此是反足之筆。二句一篇綱領下文申說。此與前章同是賓主對仗但前仁義是主而以利字引之於前此賢者是主而以不賢者繞之於後引之於前是以賓跌主繞之於後是以詩云經賓掉主也相似之中別具化裁之妙。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憑空引詩跌入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提振一筆先安頓民樂然後折轉古之人全是空中波瀾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而後樂此此賢者榜樣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以書對詩民欲與之偕亡亦斡一筆跌下。上民歡樂是平跌。此欲偕亡是透過之筆。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雖有此不樂此不賢者榜樣。金云前節既有古之人三字則後節亦當有。今兩節對立。一有一無何也。蓋前節特標古之人是明說不是梁王後節缺無此字便是明說梁王却又如

與之諱然。賢者而後樂此賢者能樂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不賢者不能樂而能樂不能
樂之所以然全由民定須看一偕字與一獨
字孟子於世主最善因事引誘此其一斑之
初見者也。上章有收結得妙此
章無收結得妙。此節原是反接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陡說盡心
不知有何設施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
河內河東凶亦然其盡心乃不過如此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公然以巳笑隣看他將盡字換做用字蓋又寫做盡

字恐猶疑其用而但未盡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說明心事幾成癡想隱隱有罪歲之意孟子對曰
王好戰欲以戰喻挿此三字為之作引請以戰喻塡然鼓之
兵刃既接此時正該盡心於戰矣棄甲曳兵而走俱不盡心
可知或百步而後止其不用心不待言或五十步而後
止亦未便為盡心以五十步笑百步謂其無如已用心者則何
特為梁王畫一等身如圖。而使之自忖。妙。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直斷之而又注之妙巳明謂其非戰也巳明謂其未盡心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知此則可以知
彼一拍便醒。以上先破梁王之見。下
乃進之以王道是真能盡心者作用。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三不可勝尚是懸空說。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
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覆一筆說下乃是責

成之乃是盡心處字字精神字字着力。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一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三可以字一不字亦俱是懸空說。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亦覆一筆責成之盡心於此而

極何慮凶荒何消移民移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一層王此正告已畢下乃直斥梁王之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尚誇移民移粟尚說盡心耶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豈祇加多於隣國冷諷語有神理通篇俱跟盡心字來梁王平日全不盡心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坐視不管忽而以移民移粟小小補救自詡盡心且以已笑隣望民加多要知真盡心總在行王道中二段乃其正文也前段設喻見其不愈於隣國破其加多之見後段乃直斥其非見其全不盡心章法前後俱用單筆中用偶筆是極整齊結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昨已有教不承更承何教孟子對曰殺人二字憑空立案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此層尚寬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此層切身以政殺人無異梃刃使王自承而後摘其失是善於成鍊處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正言梁王之以政殺人也又不直曰以政殺人而曰率獸食人語最新警意甚劇刓判定梁王之罪獸相食且人惡之即從獸字縱回擺一筆跌下是文章加倍之法為民父母陡插此四字妙行政即上政字不免於率獸而食人獨不知惡耶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勒醒是嘻笑是怒罵此以為民父母聳之見不當以政殺人也是正面責數之詞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引文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解上即以整下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縱不存父母體統難道不怕無後棘耳刺心不顧聽者失色此與上層一串疊下以無後惕之是後路警醒之詞惠王願承教孟子却痛斥其虐政戕民未嘗別有賜教之語正如人得錮疾胸中積有壘塊不先用峻削之劑以瀉之亦終不受補是即所以賜教也不知承教者果能安否首章重斥言利輕掉以仁義即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說來四面皆敵）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想要怎樣奮武揚威）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雪恥不暇而曰王而曰百里可王天話耶夢囈耶然而梁王奄奄氣息一句已可以振起。）王如施仁政於民（施仁政是主腦）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說得平近切實）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畧一找已逗起無敵意。用語生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又從對面着筆）彼陷溺其民（先緊承彼）王往而征之（後遙承王）夫誰與王敵（王是施仁政之王。王即仁者。誰蓋盡乎彼之儔矣自當無敵。。總上作收）故曰仁者無敵（結明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說有憑有據）

孟子見梁襄王（又不比見乃翁心事）出語人曰（首句之下。本可直作王曰云云。却用事後覆述之筆者。以王之所問。尚無可厚非。而其威儀詞氣。實令人一見惡然不安。孟子去梁。想正在此。不如此敘則此意描摹不出。非但求章法之新奇也。）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無威上句猶是掠神看。此句玩不見所三字。正是正覷旁睨。總尋不出他一點尚相處。所字極有意思）卒然問曰（成何辭氣）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章主意）孰能與之（兩孰能句上。俱少曰字。記者何難添寫兩字。但玩語氣。添曰字。神理便緩。傳不出他卒然光景。蓋孰能兩問。正是不及語畢。接口便問。只省却兩曰字。不更言其卒然。而卒然之態。活現眼前。孟子文章。筆下有神如此。凡七篇中。如此類者。皆有取意如以為脫遺則誤矣。）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問語句句卒然。對語句句平允）王知夫苗乎（突然入喻。與淺人言淺而已）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形容盡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倓如焚。民生枯槁。）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其與也涥焉。二句中尚少實義，蓋上文就苗一邊已說得明白顯豁，此處但用虛字拍應。神理已到。原不消更寫，平實道誠如是也。理解。此便知凡引喻非閑筆浪墨。民歸之由水之就下。喻又一沛然誰能禦之。歸字即上與字，孰能與之，孰能禦之，兩相叫應，歸不可禦，天下自一，不嗜殺人者能事如此。通篇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為主，而定字引之於前，與字繞之於後，後半承與字重發，而一字定字。不找自足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問得鄭重有許多歆羨幾幸之意在。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將桓文之事先著力抹倒無以則王乎引出王字由岐路而攔入正途。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說王竟知在德上打筴，是矣，然卻看做天上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在保民虛虛括盡大旨，語意十分輕鬆。魏叔子云：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卻極平易，齊王問德何如則可以王，覺難之又難，孟子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卻易之又易。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說保民即便勘到自身，亦甚難得，要亦何敢自必耶。曰可許得慨然曰何由知吾可也急忙要討箇真實下落。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可以保民，許得他極大，卻引來一件最瑣細事研問，迂極遠極。曰有之姑漫應之以為此何足道。曰是心足以王矣引事而特取其心，於最小中見最大，真令他無處摸索。是心足王，是心可以保民也。此下該直接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句矣，看他偏從而開障。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足王句似已說煞，卻就是心中分出愛字，將本意挼倒，復轉括齊王口中不忍字，連忙放活，是故意作兩設之詞，令齊王自己忖度，操縱之妙，如僚弄丸。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說來明其非愛卻擬

不忍觳觫二句滑口誦過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接口一噴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將以羊易牛換作以小易大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似乎除大小別無所擇幾將愛字坐實此憑空設難真難得盡情是本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句盤旋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自信不是愛却不能審其易之之心竟將齊王難倒曰無傷也亦接口一攔是乃仁術

也先就易字直指其妙不忍是仁易是術是心可以保民即此已呈其倪作用原自不小隱隱與足王意打通見牛未見羊也再就牛羊打破何擇疑團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不忍字從君子點明引來見與有合此靠實申解真解得王說爽快是本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分消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齊王方始氷釋前層設難此層申解兩兩相對設難則風起水湧申解又浪去潮平反覆說來此心總欲齊王察識是心正見是心可用也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適接須知自是心足王句下齊王急欲問明所以然却彼一難一解牽纏不已到此方纔湧口而出此下該說有是心當本是心推恩推恩則足以保四海所謂保民而王也却又不肯徑直說出看他又從而設陣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照任齊王設喻來問命意幾不可測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明詰齊王揮空一刀直刺要害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坐實不用恩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扼定不王之故能字當足字看與足王句針縫相對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又將不爲不能憑空繪形有點水成紋之趣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覆筆繳清潆洄繚繞姿致翩然欲說推恩足以保四海却先用譬喻蕩漾而來點逗齊王不用恩其不王無可推諉所以先發其病痛然後從而藥之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說下箇推恩保四海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引下箇古之人善推所爲斯心即是心字頂上文脉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本上文語一一點醒至此方說出推恩保四海引古人作証然尚不是坐實責成齊王且就道理說如此則足以如此從來都是這樣而怪齊王之獨不然一直逼起下度字此處足以字即上足以王足以字魏云前面比喻譎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

論令聽者肅然起敬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數語與前不易一字而用意自別前是激起他不用恩此是喚醒他不知輕重長短而欲其度之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上推字中原有輕重長短四字齊王直是昧昧故特令其自度輕輕任筆文勢一路從上來蜿蜒曲折活潑矯變總無一呆語無一直筆風雲變態思議無從以上總欲齊王推擴是心乃足王之實也與上一串疊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緊承上作頓折魏云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興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於禽獸愛百姓之當先於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都來不得矣水窮山盡鳥道忽開此等機法但可意會不可言傳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跌出求大欲即問桓文之心齊王所以不能用恩百姓者正因此念中之也文章至此又起一大波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此亦欲也而不足以言大故作跌宕以舒文勢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方是大欲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孟子既料中齊王心事齊王方且欣然願聽不意乃說得掃興如此此為字正與上善推其所為為字對照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更進一層掃興益發不堪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承鄒楚推開虛逗所以然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指畫形勢的確分明大欲真正不可求至此弩射潮迴蓋亦反其本矣輕輕撥轉頓挫含蓄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發政施仁乃是推恩之實方直

坐齊王身責成之然且不說如何發政施仁先將功效憑空鋪張一番一口說就四合頭不惟文勢淋漓正與上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相反相照如彼則求必不得而有害如此則不求自至而無不可也魏云上文一連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沮如病人更經重瘡奄奄欲盡若不極力誘之以可喜可幸之事便不足以振發其委靡之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魏云齊王被孟子幾番擺弄又悶又驚又喜胸中茫然惛字真有此境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魏云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吐一味左推右敲故此日明以教我亦是虛心亦是

着急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魏云齊王到此一概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洗刷得乾淨直有欲如此做去之意故下文直言制產不須更作波瀾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憑空提說恆產所係之重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制恆產之利如此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不制恆產之害如彼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正勉齊王制恆產制恆產纔是發政施仁之實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恆產條目也通章實際在此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上連用四疊文法此又撮總複說一筆語意最是着力能如此則民無不保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應王字結有大海廻瀾之勢回視極文之事何如更何消求大欲通篇大意請王在保民保民全憑有是心有是心貴能推恩推恩須

是發政施仁發政施仁莫要於爲民制恆產制恆產則民無不保而可以王大欲萬萬不可求不必枉費心力一路由虛而實由淺而深有無數波瀾無數邱壑不肯一筆直下不肯一語直接跳脫變化是開首第一篇大文字而孟子一生黜霸崇王心事已畧見於此矣魏叔子云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魏鄭公李鄴侯得其緒餘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撮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啼便笑纔笑便啼令人絕倒

第一篇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逃者何心答者何意匪直不能解並亦不能疑奈何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問得鶻突不顧喫驚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措詞大難想必心咎莊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承好字引之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掃去先王世俗之說。一章綱領中藏同樂意在。齊王方慚怍不安陡

然一句忽出意外直是沁心入脾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將說該與百姓同樂先將同字意思從齊王意中喚醒再好正說是文章憑空提掇之法臣請為王言樂正落一筆俾齊王正襟危坐聽之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連及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跌醒。是反拖一段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跌醒。此段纔轉而正說。為王言樂句下不直接今王同樂云云而先從空設下兩段作一反一正之筆正所謂言樂也然却不用順叙而用倒跌不惟筆法不直無平鋪呆衍之弊正為將不與民同與民同字樣鍊在臨了俾下今王與百姓同句脫口接來語氣醒豁耳筆墨神妙至此今王與百姓同樂接得緊讀如字樂則王

矣。結得明白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也。上兩段是懸空說。此乃坐實責成齊王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
小也硬扭入民情安放一小字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爲大何也也獨起他的民情安放一大字。兩邊引起下文分疏。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叙。與民同之斷。細玩四字何嘗是囿。同民是一章眼目。民

以爲小不亦宜乎繳。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叙。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斷。亦明明不是囿五字下得劉刻之極。民以爲大
不亦宜乎繳。兩宜字極决絕。極自然。亦極公道。不須驚疑。亦何用懊惱。平
平分疏。無一語勸勉齊王。其實是諷其同民也。當於言外得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想是逞其小勇。鄰國無論小大

俱不睦故有此問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
小仁者如此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證。惟智者
爲能以小事大智者如此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
吳證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何有於交
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證結。說語至此使齊王無言則竟畢矣乎。畢矣而不畢也。則以三達德說仁說智。尚未說勇也。須知下半章問答。都是

孟子做就文字。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引出勇字。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仁智齊以大勇。三達德備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引詩以文王證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添出兩句詩言文王伐密說得明白書言武王伐紂未說出實際故添出一人云云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對詩武王對文王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盖發不憂交鄰何疾之有上截泛問故孟子亦泛答下截說出寡人故孟子亦勸到王身。前半仁智對說後半添出勇字恰好以三達德作前偶後奇章法而前引湯文太王勾踐作証後亦引文武作証枝枝相配葉葉相當總是極勻停整齊之筆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順口承應下面更不照管連忙扯入民情上去大奇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跌出題目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數語一章正文。至此意已說盡。竟可絕筆。看他下面又復引古。以晏子所述。証已憂樂同民之旨。一覆一反以盡意。且以景公之說晏子。隱諷齊王納諫也。故鶴歷雖長而不可截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一層不重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重此層。此是憂樂同民者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且順叙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提筆攬上指出名目與上節點對。此是憂樂不同民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四句非呆釋字義正是痛斥其弊不可蹈之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本流連荒亡字扯出先王不更贊美只明其必無是弊雙收而已寓側注之勢惟君所行也一筆鎖住又不說煞妙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終敘景公說晏子絕不更叮嚀齊王而諷齊王納諫

意自在言下試味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即舉一諸侯行王政者作法妙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正經條目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此又抽出所加厚者說妙用倒跌文法以上正文已畢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過遞王曰寡人有疾疾字從欲字來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硬拖古人入水不怕古人不受正是善於因事開導處怪他偏想得起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偏偏有詩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附會得好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與百姓同則不害於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又拖一人愛厥妃憑空添一句蓋以前所引詩與好貨意有關此下所引詩與好色意不响故先以己意特地斷定也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亦有詩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前詩積倉等句就民邊說故隨用疏解之筆此詩及姜女就太王說故此用找補之筆。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兩段是對待文字。此前奇後偶章法前段正說王政意已盡矣後兩段因好貨好色引而進之耳前引文王後引公劉太王俱是周之先君湊巧之至前引他詩作結後即用本人詩作徵實之筆合來一處遂覺出風入雅有証有據並非隨口摭拾游談無根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

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懸空設影王曰棄之孟子言友王亦言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又設一影王曰已之孟子言士師王亦言士師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透出正旨王顧左右而言他置自身於何地。四境不治是何等模樣飢寒交迫民不聊生刑罰煩苛民不堪命不於此處寔寫卻從客位書就等身圖是寔者虛之之法是妙於立言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高數層跌入總見齊王進賢不慎耳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主意在此只一慎字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所以然可不慎與收足正文已畢下是申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寫出箇不得已光景着重全在國人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不可亦是進賢內事必兼說乃備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用刑又因進賢連及亦誤於命德又當慎於討罪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總結三項。進賢如不得已總要看民之好惡何如事事準之國人故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硬以一夫字換君字。君者戴仁負義者也。賊仁義則失君之實。便不成君之名。三謂之字疊成章法。聞誅一夫紂矣又硬以誅字換弑字。即紂指明則桀亦猶是。未聞弑君也徽明。聞字未聞字相呼應。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一段為國家不用賢。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一段不用賢為國家。直是不愛國家。一串相承。俱用譬喻。而筆墨亦極雋妙。國策中

只毅和馬等篇。那得有此意境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意在必取。而假其說於天。不知有許多神奇古怪處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此尚是客筆。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乃是主筆。以民亦抹却他天字。他說天意。偏教他驗之民情。是極有機鋒語。然却是極切寔道理。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此正見燕民不是悅齊。齊不能強取。蓋恐齊王誤以簞食壺漿之迎為悅齊。而必欲取之也。語意最微婉可思。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分明是齊有以動之。宣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不曰救燕而曰伐寡人。滿膛憤懣滿口嗔嫌。可想。何以待之幾不能止。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二句領起。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未至民望。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既至民悅。上層先引書。後寔敘。此層先寔敘。後引書。文勢迴環有法。而若大旱。若雨降。語自相應。此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也。明堂章行王政則引文王。此章爲政天下。故必引湯。且引湯征誅之事。都是孟子文章切題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幾句雲霓之望。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卻非時雨之甘。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托一句跌下。筆力崛強。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妙極。齊王咎諸侯。孟子偏偏歸根齊王。大聲疾呼。不怕齊王面熱。此齊王所以不免以千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此方爲之畫策。乃是待之之法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穆公於有司。則曰吾有司。於民則不曰吾民。孟子說民偏要說做君之民。妙。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穆公說三十三人。不勝慘傷之意。孟子偏說箇幾千人。則其慘傷乃更不可言。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穆公曰。民莫之死。孟子曰。有司莫以告。這莫字。正對那莫字。是上慢而殘下也上即穆公所說其長上之上。責民則曰其長上。此時寧非民之

長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先引語提反字。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跌醒。穆公口口聲聲怨民不救有司。孟子亦曲曲折折說有司殘民。只用一反字還他。警快之至。亦險峭之極。君無尤焉。泠雋。是誚之耶。是諷之耶。然已隨口掩起下節。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方爲之畫策。有司殘民。由君不行仁政。故直正其本。何消誅民。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一筆掃過。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二句爲守字伏根。滕之城池。縱極高深。何足以當齊楚。然欲其守之。正不得不鑿之築之。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自已守不說與民守大難。自已效死不說民弗去大難。此中正有一番寔際在。不然。則眞牙腐不堪之論矣。則是可爲也。語氣與開口相呼應。不是滿心滿意之策。於一萬分莫法之中。指出一條明路。較之事人頗爲可恃。寧爲是。勿妄謀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引一古人之開子孫王業者。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正落一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又將子孫與王意撇活。而終勉其爲善。筆情曲折夭矯。聖賢不苟爲大言。孟子於齊梁。動曰不王未之有。滕國褊

小。致王稍難。故但語以爲善。而子孫必有王者。又不肯執言之。於無可如何之中。只有勸其爲善。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去是一說]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勿去是一說。文勢原是側注。非板對者。不可做兩扇格呆看。]君請擇於斯二者[渾圖推下。不下主意。而神氣抑揚之間。自重勿去邊。]

魯平公將出[將者。欲然而未必然之詞。已有物腐生蟲之機。]嬖人臧倉者[所謂行使止尼之或也。來得正妙。然亦是土地神使。不知不覺而來。莫執定說臧倉有心也。]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伴得老氣。小人偵事。真有此境。]公曰將見孟子[一片莫奈何神理。]曰何哉[只此二字。已是神來。不但與上伴作不知。此刻纔知神氣相合。亦開口故作驚訝。魯君欲見孟子之心。十分早凉却五分矣。]君所爲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一句只君出見孟子字耳。看他將孟子換做匹夫字。見字換做先於字。而且云爲輕身。字字嶒巖。字字度不聳魯君之耳。而入魯君之心。]以爲賢乎[過爲此。安頓一句。]禮義由賢者出[推原一句。須知不是表賢者身分。正如欲取鳥而先張羅也。]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不合禮義。不得爲賢。]君無見焉[一口咬定。]公曰諾[諾者。適合己意之謂。魯君本欲睡。而臧倉又予之枕。有不應之速者乎。孟子竟不遇魯侯矣。天乎。天乎。]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食而不化。庸懦之態在目。]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辨得最明。然其力終不足以回天。]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竟以爲是人所爲。一片含恨之聲。]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一眼看定。一口道破。氣可以平。憾可以消。臧倉。不必。得意。正。予。亦。不必。與。論。理寔如此。不是聊自寬慰也。］

孟子文說卷一　終

孟子文說卷二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二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是有德人。丑全不知。］當路於齊［是有勢可乘之國。而兼逢今日之時。丑全不知。］管仲晏子之功［古今事功。有什伯於管晏者。丑竟不知。］可復許乎［不勝鄭重。］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先擱一筆。以抑公孫丑浮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引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索性鄙薄之而不屑。不屑管仲。則晏子不說。。鄙薄管晏何必定引聖門事。蓋孟子平素是願學孔子大故處］

處要占定自已身分。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霸顯字。卽開口功字。彼處却不說明。至此始用重筆拈出。逼起下王齊句。正是霸字顯字王字。湊合一處。彼此鬬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跌出王字。是一篇正文。下俱發揮所以然。所以然在德在勢在時。而德不可獨恃。須是以德而乘時勢。乃可看他下文布置輕重之妙。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德字隱隱影在孟子身邊。文王是暗從管晏撥來。。德字輕。勢字時字重。故德字放在公孫丑口中。勢字時字。

下文孟子特筆重點也。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空中起波曰文王何可當也隨口一推。下乃細疏。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暗藏不遇時意。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暗藏不得勢意。難字對上易字。以上特舉有德而無勢時者作托筆。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懸空出勢時字。今時則易然也落醒。正應上易字。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今日之勢可乘。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今日之時可用。兩段文理一串。而筆意各別。上段句句丢空而去。下段筆筆斫地而來。極陰陽翕闢之觀。當於數虛字問得之。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時有

勢而乘之以德行之必速當今之時時萬乘之國勢行仁政德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王猶反手不似文王之難功字與章首功字應惟此時為然一段總收然字一篇三見彼此呼應孟子抱幼學壯行之願客遊於齊內度之己外度之世原可立地致王蓋不知幾經籌畫幾經提算矣無如當時之人止知有霸止知有顯孟子縱有天大本領誰信之而誰試之故此特地表出意中事業而直抉其所以然有德而不徒恃德有勢可乘有時可用原非謬為大言其視管晏所為高出不啻萬萬故

開口索性將他推倒跌起自己所謂拔趙幟而樹漢幟者此其一篇之作意莫呆作問答看也孟子一部書大概都是這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承上章來駁進一層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不動心含下知言養氣願學孔子意此下可徑接知言養氣節矣看他要請陪客見其不動心原非尋常可比故下文急忙開障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既請告子作陪可直接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節矣看他又憑空先說不動心之道本來不同而略分低昂其間所以預為已異告子開路故下文又急忙開障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影告子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影告子之所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略一鎖側注舍昔者曾子影自己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此處已透孔子消息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
約也又一鉤側注曾子。虛寫至此已畢下乃寔就告子自己言其分際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
與遥接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暗說不知言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暗說不養氣。此是寔寫告子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
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動其心索性駁倒告子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己真寔本領。至此方纔說破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
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說養氣畢何謂知言曰詖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
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說知言畢。此下可直說
願學孔子矣却又懸空作兩
層蕩漾。是其文瀾壯濶處。宰我子貢善為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一層上比不足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一層下比有餘曰伯夷伊尹何如上文謂既聖則不居下於聖又非所安恰好夾起願學孔子意孔子者古聖人也偏又從古聖人中請來二客奉陪一主是何等排場孔子上已繚繞而出之此下乃是正落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千里來龍到頭結穴至此意已盡矣文可止矣然所以必學孔子之意尚未發出故下文極力推贊以明其向往之故隱隱有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意且前半文勢寬綽後路徑止則嫌踧促而無餘氣再繞數層乃足以舒其局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一段領下同異兩段曰然則有同有同意輕跌重異一邊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前一章是孟子自明其用世功業此章是進推其平昔本領乃所以能就功業的寔際也大意不過知言養氣願學孔子兩句看他不肯一直說下故作曲折故作盤旋東擺西脫然後跌出正旨正如山巒聳峙必有一峯獨秀之處然斷非平平大地峭壁孤立絕無丘壑也其來也綿綿邐邐其去也逶逶迤迤而且有護送有朝拱又復泉劃水界枝幹分明斯為天地奇觀行文至此真覺造化在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隻起以霸襯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添一証筆）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申明上文引出服字以非心服形出心悅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比擬一句）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再引証一筆着眼思字。兩扇平對而文勢有詳畧主意有輕重）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立案）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入脉）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一段引之於仁應上仁則榮句）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一段直斥其不仁應上不仁則辱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一句總結禍福本上榮辱字來）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証福自已求）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証禍自已求）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五段俱就理說。下乃着人君身上而鞭策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上文一總承任。下更推說。起王字。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結局。此亦極整之格。然排而不板。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大意已盡於此。以下逐句發明。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即乍見指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又反抉其必有。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即心而指為德之端預為擴充字起本。 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不承端字徑出擴充字。却又激宕數語。以見決無不能擴充之理。全是空中作勢。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正落出擴充二字乃是以心行政之要着。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結穴應前。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前後兩段。前段虛。後段寔。前段已括盡大意。但以心行政要領全在擴充。尚未說出。故後半反

（要發明跌出此意乃見分曉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虛透起爲仁意）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反接而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發明孔子之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極言不仁之失）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引之爲仁乃是正文）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訣爲仁之機由己乃是下手工夫）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引來二客其量猶小）大舜有大焉（舜是主翁着眼大字）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寔際。三句一串相承善與人同句虛舍己從人正是寔寫善與人同說來總是箇取於人以爲善下句特推出樂字正不必泥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拽括一筆）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因取字推出與字）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贊歎而結之大字應上大字斷）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着眼其字）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進一步說不止不事不友）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反一筆是其惡惡之心恐其浼己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鄕人立（不便是惡人）其冠不正（亦未便是惡）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心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既懸空說又指証說伯夷之所由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君與官無可擇）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不可貶）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憫（怨憫無可施）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既述其行又述其言惟其行如彼故其言如此）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惟不以爲浼故止而不去柳下惠之所由如此）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斷定）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所由何在其惟時中之聖乎）

第二篇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虛虛領起）（注重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申解明白○以下單就人和言其可恃）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到此不問天時不問地利則其不如豈不誠信）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段立通篇之案）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心事竟不得明一段遞過）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丑責孟子不敬王意指辭疾也只未說破）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陳堯舜乃敬之大見敬原不在小廉曲謹是瑣解辭疾之不為不敬但丑不說破孟子亦不說破若不喻其意者然（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丑至此始明說聞命不果之非禮）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齒德兼隆不得以爵慢之已透起不可召之意矣丑既明說孟子亦明說。齒德二字尤重德字德字包上仁義二字在內）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出不召字）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引古）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不如古）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結明不可召主意勒到自身辭疾之意至此始明。此章用逆推倒褪之法。王召孟子孟子辭疾不往。蓋謂臣不可召耳。此是通章主意。而所以不可召者則以齒德兼隆也。齒德兼隆。則辭疾無嫌於不敬。看他一路由虛而實。）

是極有布置文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互說。注重此句。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斷定。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插一句是有處。辭曰餽贐予何為不

孟子文說　卷二　三十

受是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解一句。亦有處。予何為不受是。若於齊則未有處也既不遠行。又無戒心。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括重之辭。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不受未嘗不是。通章着眼處字。受與不受之是。全在有處無處上定。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正責距心失伍。情真罪當。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竟不知罪。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逼一層罪無可逃。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知罪。然而罪不盡在距心也。他日見於王曰王

孟子文說卷二　三十一

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省筆。即以距心知罪一串疊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為王誦距心。原以為罪在王也。王安得不任罪。王之罪。已胎於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句。通章以距心遞到齊王。兩層一串。以二罪字為骨子。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有言責。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不得其言則去。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是以蚳鼃律孟子。上蚳鼃下孟子。恰好以齊人之言作中紐。紐上落下。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說得洒落自在。只無官守言責便不與蚳鼃同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敘事立案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此等問法直是文章掀翻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偏說得平淡不着意而箇中緣由令人可想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只此四字說得親切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兩層是一段上層承古者棺槨至達於庶人數句洗發下層承盡於人心句寔勘上說制既可為下說且於心克快曲折沉摯。絕好文情。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儉字對他美字結得妙。蓋不美則必儉也。

沈同以其私問書法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論燕非勸齊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寔寫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妙喻齊人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一句辨明）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事原有因不妨敘來）（辨箇盡情）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着眼此句）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又插一喻極有意致）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不說齊非天吏却說以燕伐燕雋妙乃爾）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很計之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輕輕一拍眞善解慙）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只兄弟二字出脫周公妙極彼非兄弟者何得輕以藉口）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而爲之辭（進一層責賈爲王文過筆意爽快）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客主已訣別矣）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應酬）時子因陳子

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一篇只此一句是正筆不可二字內有無限心事在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陡然申辨只從惡知字撥轉而來而所以不可之故却不說明是絕妙神理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引古斥欲富者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解龍斷更不找正意○蘇文忠云長於喻者辭不廹切而意已獨至又云兩段不相關續而宮商相宣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孟子非欲富齊王亦非以孟子為欲富孟子亦非真謂齊王之謂已欲富只孟子有央不可留齊者不便明說故即其萬鍾之養譏其辭以折之耳深隱之衷微婉之思令人可想然既說非欲富則其為行

道可知而不可留齊是因道不行自在言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書法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兩層不平重上層繆公無人乎子思意謂王不使道達誠意正指留

行者不奉王命下層無人乎繆公隱隱謂既要盡情何不先向王處為我周旋而竟冒然而來下層乃是進一步語意各有指其實重在上層故下文單頂不及子思邊時解不得其說謂下層帶言士之所以自處直是牽强無謂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正煞長者絕子乎繳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三宿遲乎濡滯邊蓋千里見王似非不明不遇故去已非干澤上兩層原是翻弄語彼已隨口開釋士則茲矣只三宿出晝其濡滯令人不解耳不悅茲字指濡滯說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先從見王二句畧作激宕已是極委婉之筆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正解濡滯用搭過之筆妙王庶幾改之何等懇切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耿耿在此

此數句是以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爲速之心事浩然有歸志承反予句究言之與上層作反正回環之筆予雖然豈舍王哉又復急轉王由足用爲善尚虛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乃是實際此數句又是冀反予之心事用予原跟反予來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回應作收拈出望字無限依戀一段句句提句句轉句頓句折一往深情流現行間蘇云懷形於詞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悱惻離騷似之予豈若是

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反掉一筆即指尹士一流人用長句極有力蓋上面純是沉鬱頓挫之致至此乃開喉放臆言之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遲遲其行總是冀齊王用已與之安天下耳蓋王誠足用爲善故望其反因望其改因而三宿猶以爲速尹士曰何濡滯此其所以濡滯而要實不覺其濡滯也妙在層層推下由虛入實極低徊感歎之神情生於文耶文生於情耶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輕輕分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援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至末作一段讀此處有歇筆似沉吟意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無聊之極思切不可呆看正如人在不得意中自巳竟解總是一片莫奈何補理硬分憂世樂天畫作兩截殊失語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正解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補漏

孟子文說卷二終

孟子文說卷三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三篇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案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惟性善故道一二字一篇主意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引証道一三層有淺深次第倒置不得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先破其疑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借道篤行道力天下事尚可爲也堯舜去人不遠此正是鞭策世子語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一醒句。且虛。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出禮字。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宕一筆。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喪禮之大端。◦大意謂喪在自盡其禮言簡而該。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盡字承上盡字來。但却忽畧過自字。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即上自盡字意。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引語以三字收住。鞭策自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稍放寬作串寫之筆。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此又是所以然。是在世子方叫明。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只兩層耳。前段已說盡道理下特以其沮於父兄百官。而令其以身先之耳。前是正文下是補筆。然下層却仍與上層自盡意隱隱叫應。山斷而雲自連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一句冒起。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畧証。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不緩民事在制恆產而取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歷言三代制產與其取之之制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極贊徹助善而痛言貢之不善正是深斥當時用貢之弊而欲其制產取民以行助也孟子所謂助原通徹法言之看後文可見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空中以行世祿蕩漾行助意世祿已伏於上文禮下句內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是搜羅的說總見助之該行文情婉妙總無一筆直致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既行助以後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是爲王者師也一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再結滕國褊小不似齊梁未必便能致王故但云王者師然必謂其定止於此理却不圓故更告以新國之說逼進一層正見事不可預料只要自巳力行耳焉知王業不自此基與前爲善竟只是一順一逆使畢戰問井地以下滕行助法乃爲詳言助法之實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先勵畢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要領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反發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發
。分田制祿後半篇綱領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不即言分田制祿之詳又提筆先出君子野人正見分田制祿缺一不可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重上句
下句特濟其不及耳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此又格外加厚於君子野人者也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風俗因之而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補言井田之制與其耕之
之法正所謂九一而助也此其大畧也結住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致其勉勵與開口語意相應。爲國不可緩民事不緩民事在

制恒產而取之有制制恒產取之有制在行
助法行助法在正經界正經界則分田制祿
皆得其宜其實不過是復九一之法井田乃
其遺制也所謂助而通乎徹者也但不取通
力合作計畝均分而有取於助之藉故章內
但言助耳通篇分兩截前渾論說後詳細說
至分田制祿兩項制祿又在分田內滕亦有
世祿但不出於分田耳前禮下句已伏制祿
意而中間特用行世祿宕起行助與後分田
制祿綜路不差但制祿意輕大肯自重在民
事耳章法
嚴審之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爲食分敘許行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
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分敘陳相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合於許行。上爲神農之言句已伏
得並耕意捆屨織席句已伏得同價意陳相而著其師已伏得背師意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說出並耕是他主意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乎他說並耕是不知大人之事不同於小人孟子欲發此意卻恐執迷不悟他是耕者故下文先就他不能並者詰箇盡情而此則先問明他也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耕者所不能並二層曰
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
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
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承易

字順口先將不爲厲忙中一擊再用且字趕
下且字直貫到不憚煩句住若謂無論相厲
不相厲且何不憚煩厲是病人意多煩則不
遑於己實甚究竟說來只是何不自爲而交
易與上奚爲不自織句一例但語有詳略耳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爲也耕者所不能並兩層上層是不能並耕以外事此層是不能並耕以內事逼拶愈緊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擬轉明白所謂持子之矛刺子之盾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方始正告他二句是說話主腦兩有字要見截然兩項意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勞心大人之事治人食於人何消並耕已上主意已透下引古作証指出教養兩項正是大人勞心實際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此處應直接后稷句下小小找補不甚重）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三憂字正是勞心處）而暇耕乎（治水爲教稼飽煖則可教以人倫矣說來只教養兩項叙事止此以下本上文而收結之直趕到不用於耕住）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總括上文憂在得人）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斷其爲仁而贊其難仁字內兼上教養兩項對分財教善）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極言所就之大）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勞心不並耕回繳明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以下責陳相倍師大聲疾呼而入）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是正文下又請來不背師人以愧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一層。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二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三層。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四層。只重此層。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微婉。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

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仍應變於夷。此段乃直言以斥之。不顧其難受。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又出一奇。孟子斥許行。陳相總未心服。耳中雖聽。胸中老大不然。方且謂許行好處正多。非他人所能知。

故孟子之言甫畢。即又另舉一事。津津稱道。並不是遁詞之窮。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畧斷然。且虛說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通之以所明。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此乃深斥之治字對上亂字。並耕是正文同賈是餘文故並耕段說得詳悉。且並陳相責之已既不留餘蘊矣。同賈乃是更端提起。重作辨駁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厚葬正是有合於仁孝處。孟子却故意反詰他。使之

自忖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不知反求援儒入墨推墨附儒總是一片抓爬不着神理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以上先卽其語

而折之下乃正啟發他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本意言厚葬乃仁孝之道但正說則不醒脾不足發夷子之蒙故卽不葬親者說箇慘傷不堪令其心惻惻欲動然後折出仁孝之掩親有道縱鐵石人能無回頭登岸着一

亦字隱隱與他以薄爲道彼此照對分明有箇厚字在內則夷子厚葬其親是非明白了然而墨道之不可學又何待辨耶須知此章不是論葬親乃是接引異端卽其良心不死處迎機導之也意最真摯語極微婉令人不可思議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結

第三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段正言不可往見諸侯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此又駁進一層見不可計利於尋尺下引王良之事以証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叙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議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折醒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又一層枉尺並不能直尋竿頭更有步。通篇作三疊文法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開口道破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

妾婦之道也偏說他是妾婦是刻畫親切處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自有真巾幗而事人者何足語此結句正與開口相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此猶字是上比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

也此猶字是下比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兩段寫箇急字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始說出意思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憑空設喻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落醒主意着眼道字此所以難仕之故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拍合喻意他處只云枉己此則況以鑽穴隙惡謔令人不堪。主意是惡不由道所以難仕而前路却極意寫箇急字越說得急越蹴得難字起而惡不由道越醒豁矣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便是不可無事而食意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括道字虛駁以更未說明主意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此乃直抒所見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搭過作托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士明明有事何不可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婉妙曰梓

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遁辭。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而復起似溪迴路轉一視萬里曰子何以其志爲哉攔得好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坐實爭之且子食志乎食功乎窮其說曰食志強辭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再一難曰否無可復辨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仍是食功則士可食。大意謂士有

事可食。守先待後。正士之事。上段正說已盡。下段因其食志之說而終窮之仍勒歸食功。則士之可食明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一行王政者。四海望之爲君。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又一行王政者。不行王政云爾。直斥一筆。作勢。四海望之爲君。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本上文所引而斷之。卻仍放寬說望之爲君。是搭過一層。極力鋪張之語。幹惡而伐之倍有力。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喝醒。然尚虛含。看他下面文勢忽斷。有楚大夫於此欲其

子之齊語也陡插一喻奇絕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喻善士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喻善士貴乎衆全是空中寫影真所謂畫山有色繪水聞聲者婉妙乃爾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遥接方實指出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翻一筆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轉一筆恰與上衆咻莊嶽二項作順逆迴環勢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能遂其善王之欲否應起句結明主意獨字當是點睛處通章祇寫得此一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義在斯乎。下引古人之不為臣不見者三段蟬聯而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殆斯可以見矣書旨是不見殆斯可見是前路托一層筆法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可見而見正不可見不見者是正面文字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已不可見而見則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等必為君子所譏此後路反足之筆也。三段以中段為主蓋孟子生平出處隱隱有自謂取法孔子意故此等議論必扶起先師做箇標準雖不說破而意實顯然可見合之前後二段正如天外三山一峯獨秀。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妙喻國策往往）有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只一速字是誘他）何待來年此戴盈之非眞欲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者蓋孟子平日動稱先王之政盈之想微聞之此番話說原是見孟子作周旋耳漫說來年不能已即今茲亦决不能輕蓋其心原非眞知其不義者孟子一眼看透不惟不贅之亦並不勸之攘雞之喻似諷似嘲即着末數語不過即其所言而折之玩其神理總是冷冷淡淡隨口酬答不與深言光景此等妙處須會之語言文字之外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虛虛喝起）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先總提下叙從來治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一亂洪水）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禹抑洪水一治）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一亂夷狄猛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一治）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一亂亂臣賊子）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一治）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
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一亂
楊墨邪說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息邪說
使天下轉亂而爲治。上文平平叙來各自分說以下乃總捲而收之跌出已欲承三聖心事消繳好辯應不得已文勢極其鬱勃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三聖一總詩云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三聖段下可直接我亦欲云云却又捺此一筆是說楊墨之當膺而文遂因之不直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勃到自身回繳不得已結局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添此一層倒足上意更覺餘韻繞梁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虛贊居於陵三
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實叙居食雙說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
仲子爲巨擘焉開口便尖酸雖然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未說其操如何先憑虛說其操不可充而出語亦復奇警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
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

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申解上意便含未必果義意）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又代為解）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此其操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二句實証不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數句實說不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央不能保其指義）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一段本上文而直斷其操之難充仍應為蚓句仲子不得為廉孟子蓋謂其廉倫耳兄之室母之食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世間那更有義者可食可居乎此其操不成操如何可充蚓而後充其操正見非人所為耳但前半只虛說操不可充後半乃直揭其操而斷其難充一噴一醒暢快之極）

孟子文說卷三　終

孟子文說卷四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四篇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立言大旨却用反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

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順上語意一承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折轉一筆以足醒之兩層文勢迴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

矣陡然提筆空中贊嘆仁政之善正見平治天下者該以仁政是發揮上文之詞文勢極其警拔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仍用反筆結住兩必字逼出一不字以上是空中論理下乃責成為君者是以緊接惟仁者宜在高位落仁者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轉不仁者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承不仁邊透切言之豈止不能平治天下語意至此已足下乃撇翻作收文瀾壯闊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一段祇就仁者說一句下俱就不仁者極言其弊以起處不以仁政三句原是反說故此處亦從反面透發也戒人君止此下又並責其臣章法一串疊下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突起泄泄猶沓沓也非注泄泄字乃醜其詞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拍合一筆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更斥爲賊。蓋發不堪。此段亦用反說。文勢一線到底。立定主意。而出之以縱橫排宕。不直不板。宋人策畧大率權輿於此。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虛冒。欲爲君盡君道主句。欲爲臣盡臣道陪句。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仁也。此正說。下又反足。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陪句。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主句。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章樞紐。仁字綰上。不仁字綰下。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幽厲不仁。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此兩截中扭格也。法堯舜。鑒幽厲。前後遥對。而中以孔子之言爲轉捩。孟子一部更無此章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引起。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主意在此。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單節不仁一邊。反覆發明其禍。安頓得一死亡字斗連下四不保字。不分賓主。同等排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說話緣由。是猶惡醉而強酒雋妙。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條晰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總說推說。反求諸己是正身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落一筆。說話結穴。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証結著眼自字。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引來人言憑空立案。却只渾圖吞却。亦祇說得半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折開推出本字。然猶未便是本。家之本在身添出身字方纔是本。此即大

學修齊治平道理。借人言推闡壁壘乃爲之一新。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提明主意。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方申說。文勢與起句一順一倒。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賓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主句。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立案。齊景公曰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証順天意已拖起下今也小國節矣。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此則逆天者也方是人題。師字下得穎。喻切師字。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粘恥字轉因師大國引之師文王是通章主意。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文王之定也着眼全在仁字。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直斥其弊反結前文用語新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說來是不仁而致敗亡已含自取意在內。筆意最爲矯健。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將言敗亡由於自取。卻先憑空出自取字是孟子慣用筆法。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落出正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証自字結。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反起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又正說與聚勿施明是仁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與聚勿施段下可直勉今諸侯矣又將得民心而得天下緣由發揮一番然後落下最是聳動得力處而文亦因一警策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鞭策時君是立言本旨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上正說此又反說有勉其及時之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引詩結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且虛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註是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提寫一筆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跌醒哀哉只哀哉二字不更勸勉正是對不可與有言有爲人說話自暴自棄平重後半就自棄說而自暴亦在其中 李卓吾云露居野處失足迷途眞是可哀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怪歎之詞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卽爾且易者指明說世間莫遠於天下莫難於平天下何消更求之遠且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從動字倒推誠字逼起該求誠意）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接出主意總欲人用思誠之功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斷結此句正說）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句反說文致閒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不曰文王如何養老直從二老歸文王說起是裝敘之法用筆簡潔而高老）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提筆起論跌出天下之歸從老字換出父字從父字拖出子字文境新鮮以上是文王爲政於天下處）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主意一拍即合）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引事）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寬一層跌入本位預爲罪字培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寔寫）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直斷其罪）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因罪定刑說來大有切齒之意）

孟子曰存乎人者（有言在）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言能掩）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立案三疊筆法由虛而寔）聽其言也（插筆凌空最有丘壑此章原對以言觀人者說話）觀其眸子（正旨）人焉廋哉（勒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立案）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入題正斷）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發其隱情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隔幾層問來至此乃見主意蓋隱隱欲孟子從權耳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髡意從孟子口中逼出權字難孟子却先從自已口中供出手字授孟子孟子此刻卽用手字破權字蓋道者經也權則手矣手不可以援天下如何從權機鋒醒快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以不行故不教且虛說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寔寫出不行之故文法聯蹁而下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後正言教子之法所以通其勢之窮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此申明易教之故善字卽上正字離字卽上夷字不祥字卽上惡字而不嫌複者此泛論父子之道與上就父教子說者不同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且平說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側串乃見主意大旨已了下俱是發揮申明之筆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惟其是本所以爲大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三必字着力正敘一人主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拖敘一人賓此所謂養口體者也先繳賓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後繳主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惟不失其身所以能事其親可爲事親者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以撇爲襯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跌出主意。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格心之效最大莫不字入政兼該。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門扇格。從毀譽中分嘶出來。味兩有字。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也字耳矣字是再莫別的緣故。李卓吾云無責是無責任對旁觀議人短長者說亦有意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病在好字爲師不是抗顏西席之謂開口粧通家爲人賜教便是若居西席者喫苦莫甚無可言好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案。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意中惱其從子敖。猝然見面。怒不欲說。却先憑空作色使性。一時神色可想。一我字隱隱對着子敖。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眞眞不識所爲。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一陣搶白。絕不放鬆到底莫見主意。曰克有罪幾以爲罪在見遲矣何處捉摸。正子來見想亦稍遲然非從子敖來孟子或亦不覺惟一聞其從子敖來心中怒發急欲見之而痛責之而正子却未遽來此時孟子心中急促已是刻不能待故越宿後見先責其慢非果爲此而必以此爲詞者正是有許欲說越等越惱的神理掩卷想之逼眞逼眞。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氣稍發洩方纔明說。徒餔啜也是搭過語。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越抬高越是責備。而亦餔啜也正子必不爲餔啜孟子亦明知正子非爲餔啜祇因他因失其可親故甚其詞以責之隱隱見全然不識所爲意通章總無一呆語。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起論舜不告而立案。舜不告而娶入題。爲無後也原其心。君子以爲猶告也斷一筆見不告正是舜孝處。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直指爲實。理確而語創。此二句面頭大。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並指爲智禮樂之實。則世間道理俱不出事親從兄二者。三項連類推說。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

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憑空跌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其心如此。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即此正而已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又推極二句。爲大孝大字拓局。下文接來便足力。此之謂大孝結醒。

第四篇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說得兩不相干。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承上盡情掀翻。跌出合符節。文筆精神。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斷結斬然。放寬放活說。有上下古今之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敘事立案。看他即着聽政字。便有眼目。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斷定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即與他言濟人之政。未字莫作不字看。甫十一月徒杠即成。甫十二月輿梁即成。民於何時病涉。語氣婉妙。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不必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亦並不能。又進一層。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承焉得句。放寬申說。語雋冷。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三項似遞重寇讐句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開宕作波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正答問意卻是賓筆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就問意反掉卻是主筆仍繳寇讎字結筆意簡峻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不必又殺大夫戮士然而可以去徙須看無罪字則字加鞭最爲喫緊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着眼兩君字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有見禮義而爲者有見非禮義而弗爲者偏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人或不察所以歸諸大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正說已足如此則爲賢父兄賢字即上中才字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又反發相去不能以寸直不成其爲賢矣是並將父兄過中才字亦奪之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有不爲有爲闘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掠下一層爲流俗人色語最雋說玩當如字何字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高抬仲尼則勉人意倍醒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乍看惟駭聽義所在準之於義信果自在自與硜硜者不同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不曰初心

而曰赤子之心赤子字直當小子字看與大人字鬬色乃語言之妙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以養生陪送死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主意巳了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詳寫自得之妙即欲自得之故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詳說是說其博說博將說約說字即上說字約字對上博字反字宜對詳字此亦上下呼應文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只換一養字天下則盡乎人服天下服其心也便可以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承服否作反筆直照到服人人不服邊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憑空虛喝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正落主意甚言蔽賢之不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正說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反說文勢與上層一倒一順妙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上但就水說此乃推到學者身上方是正旨有一落千鈞之勢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總綱直打算到自身舜君子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生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安行

孟子曰禹君子惡旨酒而好善言好惡得正湯君子執中行政立賢無方用人文王君子視民無傷恤民望道而未之見體道武王君子不泄邇不忘遠遠邇時地人事俱有。以上每人各

舉一二端語若平淡且似掛漏而寔該括之至周公若子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先總說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又抽說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出春秋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撇翻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承上寔寫即遥起下句孔子君子曰其義跌出
義字春秋主惱則丘竊取之矣一路遞到孔子是孟現前統緒所在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先起論予亦欲附君子之列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私淑孔子則可以上接羣聖○文筆蜿蜒曲折似斷寔連若節節而
分之則索然無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
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扇
格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
已於是殺羿叙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一句
斷定引語故作頓跌之勢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着眼在此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
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引孺子事。發明羿之非、所以有罪。蓋借端人取友必端數語。見羿非端人。不能取友耳。不消直說。而意已顯然。此亦孟子翻格。引証亦是學射事。可謂清切而的當。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有善自喪。人必見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有惡能改。天亦可格。通章純是影喻語。又句句皆作透過之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先從空定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折入主意。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上反說。此乃轉正。然詞意尚虛。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解一筆。乃見寔際。行所無事。正是故利之意。正說至此已盡。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又即至元杳者指証之。是文有波瀾處。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此刻右師便一眼注定孟子。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孟子。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仍非孟子。孟子不與右師言不進不就。祇自守禮。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泰山壓頂。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不與右師言。自

是行禮。而要豈拘拘於禮乎。非拘拘於禮。而恰有禮可以塞其口。不煩言而意已足。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括盡大旨。下乃詳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四句即入在君子心中說。為自反伏脈。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自反正是以仁禮存心寔際一面至此寫足下乃本上文而總結之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又分二項下分承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者欲異人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仁禮存心又何患。一段筆意曲折文情鬱勃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此不同由地不同已立後案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斷其同道意旨斬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由字不必依朱註與猶同直作由字講由我而溺由我而飢是以如是其急也同道句下不徑接易地句却橫揷此數語正所以安頓地字也單從禹稷說不及顏子一邊章意原重顏子能同禹稷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分疏了然說出易地皆然則同道意乃見着寔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

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引喻都是描摹地字意旨含畜文情繚繞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五者一層甚一層）章子有一於是乎（一句先抹倒不孝字下乃詳言章子之寃）夫章子（特提起）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叙一筆）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直斷之此其失之難辭處）夫章子（又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先喝起）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亦叙一筆）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推原之。此其情之可矜處）是則章子已矣（是字點對上有一於是乎是字不可謂孝亦未便是不孝拍合微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寫得何等閒暇）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寫得如此關切）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從不同中看出同）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所謂地也每人正指一句又描摹一句）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地同則道同可見）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深一筆便不平須重讀堯舜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憑空繪影幾不知何所說）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影富貴利達）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影所以求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羞泣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乞人如此。由

君子觀之由常情觀之。人之所以求酒肉者、其妻妾羞而相泣者固多。由君子觀之豈秖求酒肉者爲然。由常情觀之。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榮而喜之者必多。由君子觀之。異於求酒肉者幾希。神氣婉妙。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主意在此。一折便醒。以富貴驕人者。聽之不伏。亦聽之不堪。蘇云。轉作斷語簡潔。韓柳諸傳多如此。

孟子文說卷四終

孟子文說卷五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五篇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發端孟子曰怨慕也虛虛拍起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一難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就公明高意申觧見舜父母不愛不能恝。句句是下憂字。此層文意含蓄。下乃詳敘舜所處境地。跌起順父母解憂作極力發揮之筆。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寔叙作伏筆。）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本上掀翻筆筆精彩。）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總一筆跌明筆力千鈞。憂無可解惟順父母可解已寫透終身慕父母意。蘇云反覆重疊愈覺不厭如眺僧繇但見蒼翠。）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本上文而結之回繳慕字斷為大孝却先提筆泛論然後勒醒極波瀾之妙。開口說怨慕也萬章從怨字生疑孟子從慕字申解。此借于田號泣之文推闡聖人心跡。見舜終身慕父母成為大孝而虛寔次第提掇轉換無不入妙已為宗人論體開

山。後數章皆然。而結體各異奇觀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一案。）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聖人心事何等婉曲。正文已畢。）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又旁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此層是帶說。）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又一案。）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聖人心事何等光明。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又發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發揮盡情。此兩截格也。上截於正意外。又添寫一層。下截祇是一意。却作兩番抒寫。文勢繁簡。正自相當。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問者已不能釋然於放。偏又說出是封。將放字輕輕掃倒。眞是駭人。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先承封之也句翻湏。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發揮透露。親愛二字作骨。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反說一筆。申封之。入情入理。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然後究竟謂放之故。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正解放字。打破疑團。豈得暴彼民哉繞一句。下又就此句進轉一層。隱隱見親愛無已之情。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申放字有証有據。此都是孟子善推聖人心跡處。不過謂封象是盡親愛之道。以破流俗之見。故特設爲問答。借放字跌入。發揮盡情。然後並將放字消繳。何等識力。何等手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總問）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總駁）堯老而舜攝也（一句已辨明無臣堯之理。下乃申辯）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只堯在舜未爲天子意說得了然。結却一案。）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問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又作過遞）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先辨引詩之拘）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極言舜尊養並至一斷其無臣父之理）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又即所引之語而撥轉之神龍掉尾）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掃却常說）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突然一句不怕駭人聽聞）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漸漸說向實處）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

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指証明白此處已
安頓得民一邊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指証明白此段止此下文總繳天與之與繳天人與之
帶出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繳天子不能與以上說
天與帶起人與下遂側串見人與即是天與天原看人意何如也看結語甚明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此層虛說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
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此層是發正見人與之為天與承上層說
下意謂何以見其為天人心咸歸故曰天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終有天下語上正說下又反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二句是人不與是篡也非天與也即不可云天與泰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証結明白
天與之說不為荒杳此遍真一則古文論也以天與字作主至後串入人情謂人與即

天與持論極新警命意又極切寔而筆墨之工尤更不待言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歸之于天不為德衰則字內已伏義字在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以上歷敘下乃起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彼此互相較量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總一筆跌醒天字應起處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描寫天字一筆輕逸有致已上正文已畢下俱是搜括的說見匹夫有天下原是從來難事益雖有德有薦然而天重繼世不肯輕廢所以必說天重繼世者恐人謂益施澤不久啓便有何澤及民啓縱賢能承繼比益爲何如故又抽出天重繼世意以塞漏耳而文亦遂展拓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輕撇一僭繼世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重趨此僭又添二客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申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申周公主賓雜遝伊尹用寔筆周公用虛筆

孔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總結皆準于天故曰義義字是一章斷案通篇傳賢傳子並說自應側重傳子邊謂傳子與傳賢同不平說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亨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此是伊尹眞寔本領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樂道者之身分惟樂道故非道不苟道字即上道字道之宜處便是義樂道固不止此此亦正是樂道之寔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段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歷敘其生平出處之跡不過以堯舜之道樂之於已即以施之

於世而已原不曾要湯故下文遂直攻要字而收結之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筆勢一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跌醒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又斷一筆文情輕倩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深一層繳消明白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引証見已言之有據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

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即衛事推出孔子全身而見其不苟主並了齊案義命二字是眼目此段一章正文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又以當阨之不苟主明之是進一步筆法）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以常理總斷作結見人以類聚是孔子必不苟主上二段俱就孔子本身說此段乃以理虛斷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以上敘事下乃反覆推斷決其為智而知汙推其為賢而不為上就知說下就為說文致惝怳迷離不可思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此層先反喝不知其汙便不可謂智下文又撥轉說奚固非不智人也云云）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作三層洗發正見其智歷歷如此必知其汙是倒足之法）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層正言其為賢）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幹一筆決其不為百里奚事無可

考全就他去虞入秦事據理勘斷是孟子筆空文字直截爽快令人言下豁然）

第五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句句寫出一清字所成尚小。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句句寫出一任字所成猶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句句寫出一和字所成亦小。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句句寫出一時字清任和無不該之矣。其所成大乎否。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一總斷然尚平列。孔子之謂集大成更歸重。孔子借樂爲喻。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就樂講集大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合到孔子謂集大成。引由聖智二字。聖字上已有。添出箇智字。然尚平平說。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又喻之射。一章結側重聖由於智穴。聖人之詣各極其至所謂必百步而不九十九步止者也然三聖所見者偏故所就亦偏能及正鵠而或左或右或高或下不能遂中中心故不免爲小成孔子所見者正故所就亦正不但至之而且至當恰好適中中心所以能集大成通章着眼一智字乃是孟子論人特識前半規模宏整後半層層側卸而後收結真是抽繭剝蕉文心。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班爵之畧平分兩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以下俱班祿之畧此對班爵前一項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天子畿內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國內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國內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國內。一連四層對班爵後一項。第一層一樣文法後三層一樣文法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爲差又補注庶人在官者之祿班祿之畧至此方盡。○爵祿兩項班爵邊文勢簡而用筆工整。班祿邊文勢詳而用筆參差。譬如名山盛蹟樓閣臺榭隨地布局。不似人家居宅必簷簷相鬭角角相鉤也。○前人疑周官爲漢人僞作。今已不可知。但觀孟子此章。直是周官筆意。而簡質當尤過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引古之友德而不挾者作榜樣逐層遞上至堯而量始極章

法與辛臣論畧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層一。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過遞。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層二。非惟小國之君為

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過遞。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層三。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過遞文法畧變。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層四。用下敬上謂

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一段總收尊賢即友德斷之以義而不可以有挾益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交道接禮不必問來處之不義。折衷孔子占定身分。此三句是一章大旨。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因他不問來處遂深一筆跌入。純是懸空翻漲亦文章塞賓之法也。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抹倒受鄉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泝起主意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闡釋了然潮頭忽落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仍帶孔子作証全是將無作有之筆下文遂就孔子

發明之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先解獵較之作用心事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從仕魯遞出仕衛等項見行可即上文事而際可公養正與不卻餽意相發玩有字於字也字神理可見。大意謂辭受取與不當故爲已甚準之孔子。正是願學本旨交道接禮一段主意已盡中段乃是翻歎洗發之筆末段詳言孔子之事以結之。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爲行道而有時乎爲貧爲貧則無與於行道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喻爲筆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取其無行道之責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即卑貧而寔指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孔子事証之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補發所以然卑貧無行道之責不居卑貧而道不行則可恥道字至此方點睛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反覆說來。受餽自是正筆。而前以託諸侯虛拖。後以受賜反足。蓋士既以氓自處。則既不敢擬於其君。又不敢比於其臣。兩層墊寫。總是文章醒題之法。而究之託與賜。俱是食其祿。不受賜。正是不託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承遞受餽。）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餽可常繼。而繼之却不可無禮。以失養賢之道。此處已透出舉字。）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此餽士之禮。所謂能養賢者也。）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又一回繞。）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此則能養賢而又能舉賢者。蓋士以氓自處。則僅可受餽。而君以賢待士。則貴乎能養。又貴乎能舉。前從士說入。後轉到君上。總是士宜守分。而君當隆禮。注重自在君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士以庶人自處。不見是守禮。）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即從庶人生議。拖出召字。）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輕輕分疏不往見又是守義以上就士說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提進一筆就君欲見說正爲發明士之本領隱隱見士雖以庶人自處却寔與庶人不同跌出不可名意文情最爲暢快以下又從而洗發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引事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推其心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幹一筆而況可召與跌醒此段引古以不得友墊不可名是就本位内騰那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引事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詮明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正承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添一句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折落此段又以虞人之非招不往跌不可招賢人是就本位外瀾翻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本上欲見賢而名之直斷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回繳禮義仍結歸士身大意謂士守禮義故君不可見之不以道也層巒疊嶂迤邐不窮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此段又是塞實之說仍醒庶人不爲臣意言外更見不背於孔子此等結構似大費經營者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善之量至此似足矣然不過今世之士敘來引起下文是文章之先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進一層不止是今天下乃一章主意且藏過友字）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尚論寔際）是尚友也（結明此章一節高一節如百尺浮圖累進彌上大意在重尚友一層）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憑空分出兩項）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得高典）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說得凜然）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兩截中間過遞）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問得勉強緣孟子已經說出異姓之卿故不得不問）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說得坦然上截筆勢如雷奔電掣下截文情如雲淡風輕控送開闔極筆墨之能事對提截發中有過渡結體緊而不板）

孟子文說卷五終

孟子文說卷六

第六篇上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以戕賊破他爲字四句句句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然後直斥之爽快之極）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即就其諸撥轉輕妙之極）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正言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決言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補不善一層是塞漏之法妙仍以水喻）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將他生之謂性四字空中畫箇影子）曰然（然得明白）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畧分差等其間承上句而引伸之預爲下文起步）曰然（然得糊塗）然（此然字即是上然字脫口接來妙極）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即粘上句法用猶字猶而有不猶者在折得醒脈○大意謂生物之所同性人之所獨以生謂性將物與人不辨矣妙先從空中詰問使其不得遷就然後輕輕撥轉而其說自窮是孟子說話銛利處是孟子文章靈妙處）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輕輕一詰便有主之自內意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醒出主意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即所明以通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主見甚是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用彼此字破吾字見敬因長移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庸敬斯須誰斟酌之仍是吾否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

在外也即易明者曉之章法與前篇畧同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歎語明白了當意已無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申明情善即是性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申明不善非才之罪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引詩及孔子之言証之上文言情善由性善此云性善故情善語異而理同○即情驗性最是眞切此孟子立言透闢處補不善一層作反足之筆絲毫却無罅漏何等細密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不殊虛虛括盡大意下乃從寔發揮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段即物類之同跌起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

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故字緊承上文此層文勢小異後亦不收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此層詳惟耳亦然卸下包括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此層畧惟

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文勢又變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總捲上文跌落有力蘇云以上反覆比喻及正意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千鈞故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即口之於味一節指點神龍掉尾○此段又即足與口耳目之同。跌起心之理義之同。與前段是一意分作兩層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從山木喻起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跌得醒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一層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二層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三層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回應起句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且渾承實主作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單即主一邊欲人操存此心乃是正言以告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揭空而入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急忙揷喻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此乃寔說有羿齊王受教不專意吾如有萌焉何哉（與起句神理相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即學奕之不專以醒之仍應智字結妙不更繳齊王炮波萬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陪出主意）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發所以然又互說所惡）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反說一筆）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勸在舍生取義）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上半反反覆覆只安頓得有是心三字下半言人皆有是心而人喪之此數語正是承上起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証明人皆有是心）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証明人喪）

是心總較一番跌出有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整一筆跌醒正見可哀處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論以勉之前雙起後却粘一邊說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爲類甚微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將上文總一筆跌醒心一邊心豈僅指之類知惡不知惡兩相呼應此之謂不知類也斷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知養自是愛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轉似不愛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以怪歎之詞結凡事無所不需乎養養之正是愛之特恐人不知所以養之耳夫人亦何嘗全然無知也欲生桐梓明明知養何至身而昧昧耶謂不愛身當說不去怪其不思淡語喚醒夢者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款款曲曲拍起主意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分疏明白此正言善養之法是一章正文下又就不善養者反

發之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就身外之物喻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又即小體中分出大小作喻兩層俱是空中樓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方就本位說語意迴環極抑揚唱歎之神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不思引於物。便有奪字意在。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則得之。便伏立字之根。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主意了然。此爲大人而已矣大小前平列。後却側注。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虛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寔注。且平列。下乃側串。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客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主筆。修已非眞修。要大異於從。乃又拖一筆。添出得字。轉出棄字。更提一筆。跌出亡字。筆情夭矯。文理透快。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卽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貴。主意已透。妙以指點出之。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說人貴由人。正是挑醒上貴於己三字。所以破欲貴者之故。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有良貴則可不慕人貴。此乃引而進之之詞。兩節俱是發揮首一節。

願字喚醒開口欲字。神氣俱跟弗思耳三字說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常理如是。喻確切。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爲仁不力。有似反常。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斷二句。上句且寬說。下句又撥進一層。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

荑稗不熟則美失其美憑空借五穀跌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一拍便醒。爲仁而曰熟字面甚奇撅惟從五穀邊安頓則極現成矣。正意只用一亦字轉醒妙極。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比體。四必字見得一定不可易。

第六篇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先頓一折筆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又轉詰一筆。不直就本事說先憑空搏擊作往復迴環之筆發揮醒快而文亦有波折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此乃直發其弊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寸木可高於岑樓也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以禮之本重者破其說所謂金本重而不得以一鉤與一羽較也。語意巉刻令人不復能措一詞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開口自是正問此層乃其發問之根由也曰奚有於是抹煞形體之說亦爲之而已矣坐定爲字一句通章綱領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空中作喻〕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却用反落已見得不難爲意〕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正言堯舜不難爲妙不先坐定堯舜說且泛言孝弟之易能然後輕輕點醒是其筆法輕逸處〕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方勉曹交見爲之即是不在形體也〕子服桀之服誦桀之

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反陪一層至此正文已畢〕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求之即於孝弟之間仍是前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處折〕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空中影喻〕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說得透闢〕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回應〕〔正文已畢下乃是褒賓之法〕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分疏了然〕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引証怨之爲孝蓋仁親即孝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

王且就彼意說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推叙而下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特用重筆拈醒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極意推擴幻出丈八
金身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總一句作勢。已透出仁義字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是何究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別進一解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前段句中以字此處換作而字妙絕。以字便有計校在胸中而字直是一刀兩斷。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
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互利字。上段去仁義上
有終字此處去利上無終字仁義易於斷絕一去便不復惹利難於割然且說當下能去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是

成就。上段極力駁倒利字此段進以仁義亦先除病根後投補劑之法何必曰
利找結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立案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疑全在不見儲

子邊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是解書即是申己意一句了
然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結明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

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以仁不必同破他兩路夾攻之說）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以不用賢破他賢者無益之說）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堂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以不識君子破他識賢者之說、髡意一層深一層。孟子層層辨駁。終以孔子壓頂。正與不見諸侯及交際等章命意畧同。總是自占身分處。）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綱）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目）五霸桓

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目二）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目三。三層平列然前二層似遞起後一層歸罪在今大夫一邊章法似整齊而實參差）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層殃民）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進一層踰制仍足重殃民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先申踰制之不可）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次轉殃民恰好與起處文一順一逆而自歸重殃民一邊）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勉慎子當道志仁將踰制殃民一總收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

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富國强兵兩下引來先一處斷後再寔指其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富國强兵不過欲有天下然但能爲君富强不能使君鄉道志仁雖與之天下何濟不能字正回激上我能爲能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

道貉道也（斷定對堯舜之道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憑空起障正欲引出不足用字耳）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如此明找足字）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中國如此却不明找不足字）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再斷應前堯舜之道四字是一章定盤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進一筆有波瀾）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丹已治之水即禹所欲治之水尖刻之至）（愈字不闢而自倒）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憑空掀翻）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跌明）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二句綱領）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正發）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又反掉一段世俗皆以爲政貴有才具孟子以爲在廣善量故借題發議以强智多聞跌起好善是空中作波平地生雲手段。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虛提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一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二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明承第一項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暗承第二項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三項平平中說却從第三項倒串上兩項是左氏文心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聖賢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常人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國家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總結前文正如三峯聳翠却又一脈相連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虛冒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誨是教誨不屑教誨是亦教誨葢恐人誤以不屑教誨爲不教誨也語意婉曲

孟子文說卷六終

孟子文說卷七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一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行一邊〕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句分承而語氣却一串〕所以立命也〔總承知天事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主意〕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指實證明〕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補註正字又添一筆正為不盡道而概諉命者作分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正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對面兩邊說來主意欲求諸外者求之我是兩扇分輕重格〕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仁之全理渾然〕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譬托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主意在此〕〔欲人強恕求仁耳說來極曲折〕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實指其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慨歎而結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斷定〕無恥之恥無恥矣

〔粘無恥字作拘語最雋永耐人思後來子書大都皆摹彷此種句法〕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當頭棒喝〕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正為此種人說看無所用三字何等刻峭〕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回應大字意與上章結句有反正之異〕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引起安頓得然字〕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正文〕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正寫樂道忘勢筆意奧折是對不知賢士身分而欲臣賢士者說乃孟子自道語。孟子正以古誼自處者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一句已盡大旨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是尊德樂義之實窮達字承上知不知說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得己不失望可以囂囂之意已透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引來古人作實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再申說二句是致央之詞何不囂囂之有尚有知不知在念耶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勉人爲豪傑卽將豪傑字安在人身作鞭策之詞。猶言果是箇好的。自然能興。何待文王。不是論凡民豪傑品第。言外方勉人也。上下文勢。作回環順逆之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附字字法好。人於此當何如如其自視欿然不惟不滿而溢且不弟視之平平耳則過人遠矣過人一層遠一層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不怨。殺民不怨。恒語耳。卽曰以道云云。亦猶老生之談也。偏以佚勞生死字。上下鬪色。便覺骨節珊珊。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以霸者之民引起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實寫王民之皞皞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方就王者身極力寫其感人入人之妙。正是實際先從民說。後補寫王者。是倒跌章法。若順叙來。則意致索然。豈曰小補之哉仍繳霸者。嚴整之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從仁言遞到仁聲又即從仁聲分出善政善教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實發善政不如善教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孟子㮣論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指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從愛親敬兄指出仁義正見仁義爲固有

之良是一章主意無他達之天下也恐人不以爲然即同然者指點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憑空作翻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跌轉有力形容聖心處純用影喻語正是孟子想像摹擬神理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語亦拗折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爲疢疾者發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即孤孽作指証上層語意尚虛此處操心慮患二句補出實際是其所以然之故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四等一節高一節着眼四有字正是從渾同中爲人指明口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提出君子三樂而以常人所最樂者作倒幹之筆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天倫之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誠身之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傳道之樂

○三樂天然有次第倒亂不得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收足便見三者實在可樂無待乎王天下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兩層遞出所性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正言所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也 此則所性之分定者特用補筆寫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敘來是文王善養老仁人以爲已歸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寛一筆結出勉天下意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將補敘文王養老之實却不徑從文王說且泛言養老之政純是運實於虛之法。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方勒到文王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數語總括上文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又提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一筆

拍合。實處上文既已從空鋪排此處只用指點便醒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敘來祗是箇足字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憑空提筆突起一峯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遥接前文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落到仁字是推進一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聖道至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聖道有本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學者進道貴乎有序。通篇俱用喻說。文致迷爾惝恍迷離。不可思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與蹠分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與舜分。上且各各分敘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合併一較。點醒主意。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執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執一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猶執一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道字是定盤星。聖賢之道。仁義中正。其中自有一番通權達變。百措咸宜之妙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口腹有飢渴之害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從口腹跌起人心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飢渴之害即作飢渴之害看。正是借來點醒之詞。註換作貧賤字。殊失語妙。此節勉人。一章正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聖之和者。此

卻表其介。不以三公字是加倍法。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貴要其成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即就掘井說。卻用反發。蓋對自棄者言。不及泉爲棄井。掘至九軔不及泉猶爲棄井。一筆兼兩層。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有湯武身之也有五霸假之也非有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是慨歎之詞。亦喚醒之詞。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不論事而論志分消爽快孟子恐後世之爲莽操者以伊尹藉口故以此防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比耕何如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以尚志爲事二字盡一章大旨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仁義正言所以尚而已矣者正恐問者有不足之意而暗消之此句提起下乃申言之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兩非字即是體士之志說不爲意已在其中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不爲不仁不義所爲定在仁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連看此正尚志實際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結明事字仁義爲士之所以尚其志尚志即爲士之事非以事指後日言此刻只空空一箇志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只一小字下語尖酸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大端差矣兩層文法順逆迴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但知仲子能不受不義不知仲子廢倫孟子一邊斥其爲小一邊推其爲大抑彼伸此作喚醒之詞眞嘹亮動聽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問得奇刱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斷定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分消清楚有所受是寔際皐陶所難在爲士偏就爲士說箇公諺然則舜如之何於皐陶邊著舜不禁一難此句即從舜惡得禁轉來體裁似截似對而語勢却自一串注下蓋儘皐陶一面圓足則舜之所處愈難大意又似逼撥舜一邊去曰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棄天下逃已說盡矣更加一句妙極。棄未必能忘逃未必果樂樂矣忘矣亦未必其終身補苴不留滲漏。舜所難在爲天子偏將爲天子說箇氷淡。此章議論奇闢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理。）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眼見王子口中却不提破正是偶然有觸神理）夫非盡人之子與（開宕之筆）王子（方說出王子）宮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跌醒）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折出廣居方見主意）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一證筆局便不迫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引出敬字）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敬尤貴乎有寔）恭敬而無實（折醒當時諸侯大率如此）君子不可虛拘（說得斷然）（虛實字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與聖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性則踐形常人都虛負官骸）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婉妙）亦教之孝弟而已矣（是寔際）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此層又是塞竇之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提）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敘。一教字分作化字成字達字答字淑艾字）此五者君子之

所以教也繳。是令人隋在領取口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先用借筆指點君子方入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假難御寔易見何至如登天之不可及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甲字緊抱上立字從子正點對他使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只一殉字道與身循環不離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殉人則失身矣而道亦不成為道此章正對此種人說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泛論立案皆所不答謂但有其一即不答滕更有二焉勒醒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處事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待人。二者不及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太過之弊。兩扇前扇又自為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倒綻而來親親重提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順推而下自是正文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各有所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指証明白此知務者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反足

第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喝明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襯筆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主筆。從不仁者立案。下文方就梁惠王申說。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所愛字點睛。以土地及民以民及子弟意分兩層而歸重在後層。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回繳。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所親。尚得謂之仁否。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括盡春秋書戰之旨。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以善字換義字。有字剔無字。總是足上之筆。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無義戰之所以然。却又不找明妙。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虛冒而起。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入題。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纔是立言大旨。恐世之好戰者以武成藉口。通章層次。由虛而實。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排倒善陳善戰。起好仁。大旨已經說盡。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引來湯武征。明好仁無敵。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承湯武排出好仁所以無敵。回消不用善陳善戰意。收足通章。○起段先駁善陳善戰。後跌出好仁無敵。以下却先申好仁無敵。後繳焉用戰。用筆亦上下回

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能不能叫應。見不必概望諸教者。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兩層文勢互映。不終身而若終身。是攙向後去說。非固有而若固有。是坐向前來說。兩若字着眼。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提唱得起）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承重字直寫）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斷爲自殺。令人凜然。全從上兩亦字決出。）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古今彼此比較。亦猶尋常文境。妙在只拈一暴字而以禦字爲字倒換。語意十分尖穎。亦十分透快。）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不過勉人盡道耳。偏粘妻子作搭過一層語。便曲折。）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以周於利。剔周於德。亦通以所明之意。而字句廉厲。實後來子書之濫觴。）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簞豆之於千乘。渺矣。見於色者。以名不存而忽之。正東坡所謂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今人大率如此。）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三項平列。）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當時七雄兵爭。皆欲得天下。斥言不仁。令他絕望。以上句倍下句見天下大物。此不得三卿分晉。陳氏篡齊也。萬不許再夢舊夢。）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爲時君撫有社稷自重而賤民者發。三句先提清。）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申民爲貴句。下二句倒足上一句。是說民貴而用君作互筆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申君爲輕句。粘社稷說。蓋君之自以爲重者。以其爲社稷主也。故偏即危社稷變置言之。）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申社稷次之句。又粘民說。變置社稷。爲其不能庇民。○起處民社稷君遞說。申處却抽社稷於後。蓋本意原重君民對較。社稷句自是中間補墊之筆。故

不復摧承而倒繳之用意既有輕重布局遂爾参差是文字定該如此至於三項平列尤以民爲貴句爲主說君說社稷都足重民一邊不可作印板樣看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先提唱聖人師百世後指出夷惠是贊歎慨想神理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且就夷惠作寔寫之筆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振筆激醒師百世繳明聖人極抑揚感喟之神起用倒入承用順叙亦是回環文法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轉進一層遥情勝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叙去父母國之道也注去齊接淅而行叙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速不同同準於道父母國他國分消了然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推原其故若爲惋歎者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詞意妙絕不粘貉稽只泛泛就士說排解之意勉勵之意兩下俱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引孔子文王作証孔子文王是士之極品妙在不從孔子文王寔叙如何多口倩來他詩輕輕拍醒如蜻蜓之點水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雖即明新道理而字法句法別開新徑亦是子書意味不肯一字襲人牙後慧也四句不平看上二句似爲下二句立之準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憑空設喻幾不知何說今茅塞子之心矣勒醒大意斥高子不用心耳然但云心以不用而錮蔽老婆話耳偏作此奇創語令聞者爽然觀此可悟推陳出新之法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淡語點醒。對執迷人說話。自應如此。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不從自已呆說。一筆架之前人。此移堂就樹之法。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但叙馮婦事。不更勘歸自已。而復發棠恐人笑其不知止已於客位點醒。神致最閒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坐寔性字。有命焉用命字轉。君子不謂性也駁過性字。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坐實命字。有性焉用性字轉。君子不謂命也駁過命字。只性命二字。各有輕重。而對待說來。却又回環互根道理穩愜。筆法亦復奇警。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斷定。然且虛。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說實二。是正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四是連及。樂正子二之中善有餘信

不足此句正繳。四之下也美大聖神則求然。拖筆了前語。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正旨。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斥今人作反掉喻語生新。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先提明征賦之制。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是取之之法。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取之無度。則民受其害。又用反

筆作發揮。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綱土地人民政事目。寶字下得奇。是從寶珠玉來。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此章原對寶珠玉者說。上是正論。下乃掉轉而以殃惕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且不說所以然。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三句須翻轉看。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即不見殺其足以殺者自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有求教之心。未必無苟且之行。○其疑從者雖不當。而有當於聖賢立教之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已極曉暢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更指實言之。○整整兩譬。大意已盡。緣穿窬之類多端。故下文又抽說。○文章篇法貴奇偶相錯。短長相間。如檻外花枝。高低互亞。方參差有致。必對待到底。則是蝦鬚兩股。有何姿態。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一譬全是摟說。看無所往三字。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又一譬。拶括愈細。不說到充上。只說是皆穿窬之類。便住。是為人指明口氣。文法又變。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此段善字重在近約邊。且懸空起論。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就君子指寔說。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又從常人反發，用語新穎，單說不善道，不併說不善言，亦是有意剪裁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同是聖人，分出性反。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寔寫性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寔寫反字。上段文勢繁，下段文勢簡，上段四也字，與下段而已矣字呼吸相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巍巍極矣，乃云勿視而藐之，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一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二弗為。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三弗為。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總攬上文。在我者，皆古之制也，跌出自已身分。吾何畏彼哉？何有於巍巍而畏之，不畏何不藐，申說盡情。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句道盡。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申說。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反一筆。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立案。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問得蹺蹊。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方始說明，即以膾炙伴說。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一獨字打破疑團，其爽利直如哀梨并剪。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證得切當。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一案。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正解一筆）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實指其人）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註言其定）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補言思獧者以孔子語中帶出獧者字也。以上總發明孔子之所以思狂獧）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又一案）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申寫鄉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申解賊德）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申解過門不入之不憾。以上發明孔子之所以惡鄉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經則不患鄉原。而可得狂獧矣。此孟子欲傳道於來世。儼然以孔子自命也。思狂獧之可與。惡鄉原之亂德。終以反經。自是正本清源之學。前兩項對舉。末一段雖是承鄉原說下。然至庶民興世無邪慝。自可得狂獧以傳道。補理要是總收通篇也。通篇本是寫自己意思。卻借問答。都駕在空際。着而不着。亦其用意搆局之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歷敘羣聖相傳之統爲下文起步）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起）蹴得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明明自任却說無有何等神理上一章是欲傳道於來世此一章是欲繼往聖之絕學一生本領於此畢見一部文章亦於此收足矣）

孟子文說卷七終

半九書塾
孟子正義

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元撰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蔥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次年丁父暨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哀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

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而讀書著
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
且病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
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廷琥廪生孫三授易授書
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
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
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
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
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
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

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
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
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
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
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
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
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
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
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
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

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
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
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
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
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
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
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
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
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
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

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
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
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
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
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
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
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
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
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
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

蹤跡甚顯蔟豩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
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
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
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
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
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
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
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
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
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

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
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
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
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
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
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
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
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飾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
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
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

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敝千萬
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
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
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
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
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
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二卷
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
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
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

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
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
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
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
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
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
時緐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
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
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
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

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弧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撱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撱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

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敎子廷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琥廷

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薑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脩之扁曰北湖

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顚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愍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敎君之文集手自訂者

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先生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廷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於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孟子正義目錄

卷一　孟子題辭
卷二　梁惠王上
卷三　梁惠王上
卷四　梁惠王下
卷五　梁惠王下
卷六　公孫丑上
卷七　公孫丑上
卷八　公孫丑下
卷九　公孫丑下
卷十　滕文公上
卷十一　滕文公上
卷十二　滕文公下
卷十三　滕文公下
卷十四　離婁上
卷十五　離婁上
卷十六　離婁下
卷十七　離婁下
卷十八　萬章上
卷十九　萬章上

卷二十　萬章下
卷二十一　萬章下
卷二十二　告子上
卷二十三　告子上
卷二十四　告子下
卷二十五　告子下
卷二十六　盡心上
卷二十七　盡心上
卷二十八　盡心下
卷二十九　盡心下
卷三十　孟子篇敘

孟子正義卷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題辭 疏 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氏元按勘記云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

趙氏 疏 正義曰按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

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

等所執欲務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奬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

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明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徽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疏】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鄒通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

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鶚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僞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騶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作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勑碑陰騶韋仲卿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皆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

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葢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産重黎及吳回吳回産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晉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卽邾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鄒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爲魯并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疏 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卽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卽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卽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卽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貜卽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卽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卽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卽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卽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葢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五世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邾國引劉蒼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

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鄹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風又三十里巷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疏 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益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孩恤可知後人始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禘祫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鬲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葢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以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子襄王已立何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乃孟子之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爲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哀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隤說文𨸏部作隓云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隳隳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疏 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爲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已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爲異端則闢異端者卽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 **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

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疏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爲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軨軒而周流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遊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 疏 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憲言猶法言也 **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疏 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 **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疏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

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趙氏注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丘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難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疏 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

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强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騰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日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錧鎋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點車轄也按錧鎋當作輨轄說文車部云輨轂耑錔也轄鍵也轄與舝通舛部云舝車軸耑鍵也戴氏震考工記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端沓謂之輨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亦作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轉又設舝以制轂邶風載脂載舝小雅間關車之舝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舝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轄

如環約於轂轄如筭以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輨轄也說文卩部云㗋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襟也注引聲類曰襟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飛足下之襟注云襟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郎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詁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云袷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㗋並言則正以為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㗋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為六藝之總領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謂以孔子為法則而似續其道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

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譖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按鬲為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為中餘四篇為外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齋示兒編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灝考異云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眞也

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擁楹之歎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板行丁杰為之條駁甚詳顯屬偽托概無取焉按熙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鸞叙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托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況此又贗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正義曰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

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于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逢行珪注鬻子叙云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灝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疏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職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

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夭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爲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祿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注禮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念怨不宿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離婁公輸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淑引緣木求魚鄧惲言強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爲賊馮衍言臧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檮杌春秋崔駰言登牆摟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傅燮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之證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

間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葢生爲鄒人卒當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葢實無可考也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没至漢末五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葢趙

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微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摭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為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

年已九十餘是誘為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沅釋名疏證敘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逮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為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為交阯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為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

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為漢地劉熙為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沒何也秉綜權尚以其名儒而禮徵之況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為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誤非南安之誤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己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注云號當為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胄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

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注云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用衆篇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注云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驕恣篇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鬻鍾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茶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茶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

強爲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中主以之呴呴也止善賢主以之呴呴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俶眞訓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

孟子正義卷一　十八

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說山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氾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已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

亡形也又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援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鍾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曰姚賈對曰云云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詁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概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爲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疏】正義曰趙氏爲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馮翊後漢屬京兆京兆爲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繹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

孟子正義卷一　十九

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潛夫論志氏姓云皋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趙靈王趙世之先爲列卿諸侯王溯其始原出帝顓頊故尋繹其丕祚有自來也**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疏】正義曰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云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戩注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抽書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又云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

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戳手曰恨相見晚
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卽與岐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
國志閻溫傳云引魏略孫賓碩傳作趙息息襲音同
息卽襲也云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
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阿廊下曰虎牙儀如屬
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旣
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勑外爲市買息又啟曰左悺子
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
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勑門言無常見
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
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
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
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爲詔徵仲
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
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
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
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弟族屬可考者附錄於此**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
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

瘁何勤如焉疏正義曰謂延熹元年逃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
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
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遘遇也離麗
也屯蹇皆難也列子湯問篇八紘九野之水張湛
注云八紘八極也淮南子地形訓云八殥之外而有
八紘高誘注云紘維也經營八紘之內卽所謂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年或
連靈帝時禁錮言與音義云勦子小切絕也按說文
刀部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
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尚書甘
誓作剿曹憲博雅音云剿從刀而勦從力此云心勦
乃從力之勦當訓勞謂心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刀
之剿爲剿字矣心不可言絕也失之矣爾雅釋詁云
瘁病也詩大雅瞻卬篇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箋云天
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勦瘁義
皆爲勞故以勤字總承之**嘗息肩弛擔於海岱之間或有溫故知**
新雅德君子疏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安邱其地在濟岱之閒息肩

弛擔謂藏複壁中**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
疏正義曰睠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八經
困瘁則毛髮易白故趙氏五十而皓首也訪論稽
古謂孫嵩與之論學也後漢書鄭康成傳云及蔡事
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
引邴原別傳云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郎嵩
嵩在當時與鄭邴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士也**余困**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疏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遴行難也易曰以往
遴今易作吝則吝之義爲難行說文水部云漂浮也
易雜卦傳云旣濟定也毛詩邶風載馳篇不能旋濟
傳云濟止也止與定義同集猶聚也精
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而斂聚也**聊欲係志於**
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疏正義曰音義云張云亂治也思去聲按思謂憂思也
著書明道則可治其憂思說文辵部云遺亡也亡卽
忘禮記鄉飲酒義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云遺猶
脫也忘也遺老謂忘其老論語述而篇云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惟六籍之**

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疏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
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疏正義曰禮記月令其器圜以閎注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閎與
宏通考工記梓人其聲大而宏注云宏讀如紘緪之
紘謂聲音大也閎宏通借字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
而微言絕注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
眇同揚雄傳閎意眇旨儒林張山拊傳嚴然總五經
之眇論注皆云眇讀曰妙方言云眇小也蓋言其大
閎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藻縕爲袍注云
縕今之纊及故絮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縕
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
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自根發而爲榦自榦分而爲
枝枝又分而爲條故條之義爲分分則暢達故義又
爲暢爲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
脆之分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乎其有理也楊倞注
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
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指旣縕奧難見則

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
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於是乃述己所聞證
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
十四卷疏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
祖父別無師傳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
字人而轉致無聞此其憾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
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問趙
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
書曰馬季常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
嘗以衣裾襒其門也岐會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
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爲人而義有不通亦往請問則
其虛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
聲音訓詁之學不殊馬鄭證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
毛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
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
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
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
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按趙氏用
馬融之例故具載本文然漢世說經諸家各有體例

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
自抒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
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覩其全毛詩傳全在矣
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後世疏義之濫觴
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杜子春鄭司農而
詩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專以明
例故文辭廣博不必爲本句而發蓋經各有義注各
有體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
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爲章
指也疊詁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
時諸家實爲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爲十四爲
上下而不以十四爲次弟者不敢紊七篇之舊目也
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疏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
云孟釐子曰吾聞聖人
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邱年少好禮
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通爲一施於新
學可以寤疑辯惑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新
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
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說文
心部云悟覺也寤與悟通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

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疏正義曰
趙氏後
爲孟子注者梁七錄有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周氏廣
業孟子古注考云綦毋複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
見廣韻毋字注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後漢有
東莞綦毋君見謝承書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綦毋
闓邃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
謐後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邃又注三都
賦三卷撰誡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駰注史記嘗
兩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
毋邃注九卷疏也唐志作綦毋邃注孟子七卷又陸
善經注孟子七卷張鎰孟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
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
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
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
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
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
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
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

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鎰傳在第七十七言其字季權
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鎰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
孟子手音一卷張謚蓋鎰之譌手音不載唐志唐書
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載喪母甫
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絡願絕粒學
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勑就學舉明經高第校集
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貌
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
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
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
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
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
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
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
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八之入爲太常卿太和中
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
孟子手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敘云自陸
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
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與尚
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

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擬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刪削賓爲趙氏之蠹若孫氏

其有裨於趙氏矣

孟子正義卷一終

姪廷琮彌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一 疏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詳說古本足利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而此行之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

趙氏注 疏 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 ○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解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道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張禹傳禹爲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雖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抄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著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慎說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兼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呂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涵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

子從治霍生魏絳從治安邑卒諡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爲國政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爲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魏爲國名也周書諡法解云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諡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列國稱王之年多外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晦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强後弱秦先弱後强其王號皆數稱而後

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尊函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

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議稱王即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時魏已淩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厚結以爲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以東秦亦侈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爲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謀王蘇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詡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尚稱君且亦何與於

秦而必詳書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吳太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答問居其一故諸侯質疑問禮即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以爲之目其稱衛靈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學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衛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注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疏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疏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𤔔辛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言云傁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云傁本作叜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後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傁艾長老也翁叜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害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游齊年表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駁文非事實也以本書觀之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是年

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強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疏注孟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宋牼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即是以利爲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脩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爲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爲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倏之役

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曰之爲詞所以標名號故趙氏以名釋曰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注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

疏 注征取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縷之征注云征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爲賦又訓征爲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爲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爲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

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監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爲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爲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別一義也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注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疏 注萬乘兵車至侯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乘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馬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故兩存焉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

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句共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詬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會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

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何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成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

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

過千乘不過云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壞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並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謂非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爲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錄毛氏王氏兩說以俟識者參之○注夷羿至乘也○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杜預注云夷氏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代斟鄩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弒君其滅相者自是澆非羿也書序稱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太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僞古文尚書言羿距於河某氏傳以爲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趙氏所據未聞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

臣上下之辭【疏】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文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甯謂甯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繹史云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晉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鮒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爲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

子朝而王室亂雖無弒君之迹而爭奪之釁起自王臣矣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疏】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爲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爲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爲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爲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爲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

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中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卽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爲不多也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注】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疏】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苓苟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篡猶奪也取也說文厶部云逆而奪取曰篡故以篡訓奪國語晉語云屬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注】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疏】注未有至者也。正義曰篡奪則

不止遺其親後其君矣以利爲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詎至篡奪乎。注忽後。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疏】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本毛本無嗟字音義有之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疏】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雎篇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者卽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

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櫽栝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爲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指趣也孟子題辭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事指經指等字間有通借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趣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山井鼎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章注末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正義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彊要當以仁義爲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爲名禮樂爲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集穆張鎰云當爲輯穆左傳隨武子曰卒乘輯穆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爲證大戴記虞戴德篇云衆則集寡則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爲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仁義故爲不易之道孟子七篇王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疏】注沼池也○正義曰毛詩傳文○注王好至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是惠王好廣苑囿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鴈篇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說文鳥部云鴻鵠也鴈鵝也隹部云雁鳥也雁字異物異此鴻鴈連文鴈宜是雁古字通也又鹿部云麋鹿屬鹿獸也言雁又言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衆多餘可例也音義云咤丁嫁切誇也玉篇作詫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詫誇也潛夫論浮侈篇云驕侈僭主轉相誇詫又述赦篇云令恶人高會而夸詫後漢書王符傳注云詫誇也咤與詫通咤說文訓叱怒與夸連文故亦爲誇夸亦誇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疏】注謂脩堯舜之道○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知孟子之意在脩堯舜之道堯舜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化民宜即文王有靈德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注】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疏】注詩大至之也○正義曰詩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毛傳云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趙氏此注與毛鄭同云規度此臺本毛以度訓經也云並來治作之本毛以作訓攻也又以規明度義以治明作義說文夫部云規有法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注云攻猶治也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即不設期日也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課程以時日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杜預注云命作日數昭二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

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爲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於成功故曰不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廖本作不與期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督音義云丁作督阮氏元挍勘記云督疑裂之誤古裂與督義同音同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注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疏注麀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翯翯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攸所也

孟子正義卷二　十四

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牸鹿毛本作牝鹿牸亦牝也攸伏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羲氏一作包羲氏伏包皆訓藏說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也己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雞孚粥傳云嫗伏也方言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禽鳥之伏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韋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廣雅釋訓云濯濯肥也矐矐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矐白也重言之則曰矐矐何晏景福殿賦確確白鳥並與矐矐同按從霍從隺從高古多通用釋名云確嵩也說文手部云搉敲也爾雅釋器云籗謂之罩說文匕部云卓高也易家人嗃嗃釋文云苟作確一切經音義確埆蒼作埆又字書作碻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鄗者確漢書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鄗音羹確之確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鶮古鶴字說文冂部云隺高至也鶴之名鶴以高至望及於高故確爲望亦取義於高鶴亦作鶴從隺與從霍同詩作翯翯孟子引作鶴鶴其字通也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爲肥飽其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娛遊蓋以澤申鶴鶴以好申濯濯詩文王有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卽好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注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云牣丁公著本作牣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紀充牣宮室司馬相如傳充牣其中者不可勝紀牣皆與物通按文選上林賦虛館而勿牣郭璞注云牣滿也云德及鳥獸魚鼈卽毛傳所謂靈道行於囿靈道行於沼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

孟子正義卷二　十五

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爲治也故以築臺解爲臺以鑿沼解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爲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云衆民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神靈之所爲殆乎託

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弔由靈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氏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奇異之稱者又謚法靈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謹按靈訓善此說是也靈德即善德也靈道即善道也則靈臺即善臺靈沼即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此陵墓稱靈臺當以鬼神之義言之文王之靈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箋云本觀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注欲使至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注云樂願也願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即多故以多解有樂其有麋鹿魚鼈即欲其多麋鹿魚鼈也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注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疏注偕俱至樂之○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說文人部云俱皆也偕與皆通皆亦同也故又以共同申言之監本毛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

疏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倜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

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乖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即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子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假日以諭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爲湯諭民之言以予及汝偕亡爲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爲湯自我汝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爲重沓矣孟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全在而民勸樂之引書言桀之失德全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諭民往亡桀之辭無以見桀之失德矣趙氏之旨既殊孟子亦違伏鄭未知所本其訓時爲是爾雅釋詁文日爲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蕢飲師曠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張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曷盍也趙氏讀害爲曷而通其義於覆覆何以有大義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幠說文巾部云幠覆也爾雅釋詁云幠大也是幠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始侈而獨樂既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閩監毛三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疏】恩及至化興○正義曰恩及鳥獸即章句言德及鳥獸魚鼈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欣欣戴也又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大平丁音泰○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誓言衆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爲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疏】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壅高誘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爾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爾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注】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疏】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

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也是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魏分晉則河內爲魏得故云後爲強國兼得河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注】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疏】注用心憂民○正義曰用心即盡心憂民即欲利百姓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注】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疏】注王自至何也○正義曰加多是增多則加少是增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注】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疏】注喻解王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喻曉也漢書翼奉上封事云何聞而不論顏師古云論謂曉解之論與喻通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疏】注填鼓至金退○正義曰說文

土部云塡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塡塡然楊倞注云
塡塡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爲塡塡猶貌之滿足爲
塡塡僖公十六年公羊傳云霣石記聞聞其磌然塡
然亦磌然也楚辭九歌云靁塡塡兮雨冥冥鼓聲之
滿盛猶雷聲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議兵篇
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
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聲督戰故塡塡充
塞而盛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壴從支持之支
五經文字云作皷非鼓說文擊鼓也孟子塡然鼓之
從攴從壴攴音撲○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旣卽
己也接卽交也趙氏以己交解旣接曳拕也棄甲拕
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閩監毛三本作足以笑曰
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不否字通也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王曰不足以相笑也
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疏】注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
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云直爭不百步者
謂爭衡其輕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直猶特也

但也直特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曰王如知此則無望
民之多於鄰國也【注】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
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
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
步者乎【疏】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
子曰推之稱樂正子曰丑曰薛君曰大夫曰賈曰相
曰周霄曰彭更曰不勝曰匡章曰虎曰克曰萬章曰
告子曰公都子曰牼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
某以爲某某以者原其意恉與云某某曰者爲異又
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穀作粟無以字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注】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食【疏】注爲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籌燈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漸有驅制同儕
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亢
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
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
人命各國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
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
○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者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
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三時春夏秋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疏】注數罟至得用○正
義曰毛詩豳風九罭之魚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
也釋文云緵又作總小雅魚麗于罶毛傳云庶人不
數罟罟必四寸然後人澤梁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
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謂罟

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
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
傳云總數也陳風越以鬷邁毛傳云鬷數也商頌鬷
假無言毛傳云鬷總也鬷緵同聲緵總數三字同趨
數卽迫促文公十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杜預注云數不疏不疏是密也說文糸部云總聚
束也聚束卽促速促束卽趨數也促氏思寬二初齋
讀書記云周禮言羅襦猶孟子言數罟蛄則作羅襦
明非蛄則不用羅襦矣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
一例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
絓也是繳所以取小魚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
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云
緐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網則其目小繳網卽數
罟也今俗猶以細密者爲絲羅是也○注魚不滿尺
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賤治亶
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
問焉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
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升於俎宓子體聖人之化
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疏】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罶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灝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注】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疏】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斂之而無憾，孔氏注、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疏】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閒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葢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之邑，與國邑無涉。葢古王畫地制邑，共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郈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然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園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别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遍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廛，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注九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

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廛不曰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深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軿馬衣文軿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

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注七十不食肉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已非肉不飽矣至七十蓋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尚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蓋撮孟子之文如遂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孟子經文有作此本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正義曰監本毛本作無饑阮氏元挍勘記云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按下文黎民不飢不寒毛本正作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頒者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也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斑斑然者也以斑爲班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斑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須須髮半白也此孟子頒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頒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卑

與斑雙聲是以漢地理志卑水縣孟康音斑蓋古亹讀如斑故亦假大頭之頒藉田賦士女頒斌李注頒斌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義也禮記王制云道路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注云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祭義云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云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負謂於背戴謂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云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頒白之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頒白者不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宋本作故班白者**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疏】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之轉也然而者亦詞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梁何止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

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糴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既引孟子即承云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李之義同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同於應則與管班不合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即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不必泥班志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則從漢書之說云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糴之於民說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食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焉矣閩監毛三本犬彘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蓋用注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遇諸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皆以塗爲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莩作荽注引鄭氏云荽音蔈有梅之蔈荽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此注頗與趙同顏師古云荽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說文受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毛詩傳云標落也爾雅釋詁云落死也然則餓荽猶云餓落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人生則縱立死則橫墮方其行於道尚能縱立以餓而橫墮於地故云餓莩趙既以餓死者釋莩字又以莩爲零落之名因連餓字乃爲餓死故引詩以明莩字本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作莩者荽之字訛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賑字作賑者非**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注**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疏**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人爲甲**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疏**注皆可致也○正義曰致猶至也故以致明至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

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疏】導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注】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注】梃杖也【疏】注梃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高誘注云梃杖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經注並作挺按音義云從木則閩本誤也

曰無以異也【注】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注】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注】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疏】庖有至母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爲言乃吉言犬豬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揆趙氏義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之生者有飢色其死者莩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眞使禽獸食人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蓋惡夫廄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同趙義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疏】注俑偶至送死○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說文桐人疑是相人之誤相人即象人也禮記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注云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元謂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後鄭不用先鄭以俑與芻人異蓋以芻爲人但形似而不能轉動俑則能轉動象生人以其象生人故即名象人冢人之象人即俑之名也孟子言爲其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俑痛也足部云踊跳也廣韻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故名之然則俑爲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爲俑

則爲其象人者謂爲其象人之轉動跳踊也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此用生人故春秋惡之象人而用之送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猶執鄫子用之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篇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終謂至於以生人爲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以事見詩秦風黃鳥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其事也推孟子之意蓋謂木偶但象人耳用之孔子尚歎其無後況眞是人而使之飢而死其爲無後更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俑終至用生人爲殉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況使斯民飢死之意也○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音義出死邪毛本作愛其民也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

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强也【疏】注韓魏至强也○正義曰史記六國表云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終之卒分晉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强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强也是當時稱魏爲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注】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疏】東敗至死焉○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柄中辨正云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曹氏之升四書摭餘錄云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載異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五年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立卽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雖已襲者邯鄲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至三十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爲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爲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爲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於齊故又曰齊起兵救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閻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余以爲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卽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爲太子耳且卽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閻說誤○西喪至百里○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齊敗魏軍於馬陵虜其太子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卽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南辱於楚○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搆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乃惠王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

元又十六年之說也○厞比死者壹洒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滌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耻也死者皆疏謂死不惜命者㪅即長子死之死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雖臧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謂願代死者專壹洗雪之或謂比讀比方之比葢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雪其耻也閩監毛三本壹作一**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注】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疏】注謂文王也○正義曰文王以百里公孫丑上篇文**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不雪也【疏】注易耨至易也○正義曰爾雅釋器云斪斸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木部云槈薅器也或作鎒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耨耨字同芸苗之器名耨因而即稱芸苗爲耨盡心篇易其田疇注訓易爲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耨爲芸苗若訓易爲治治耨於辭爲不達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爲耨之易也禾中有草雜之則須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即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注制作至利兵○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作也制作古多連文故以作釋制然備乃弓矢鍜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王者以弧矢威天下豈容自損其兵謂使民作梃言近於迂按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制宜讀爲掣謂可使提掣木梃以撻其堅甲利兵若誠自恃施仁造作此梃即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撻捶皆訓擊故以捶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捶以杖擊也撻人用杖其義一也省刑罰以下八句趙氏以行此政括之未詳注以其易明也惟省刑罰薄稅斂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以梃撻强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注】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疏】注彼謂齊秦楚也○正義曰惠王所問舉齊秦楚三國孟子對僅稱秦楚便文耳其實制梃撻秦楚亦兼撻齊故趙氏申明之○注爲王敵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注】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强仁與不仁也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三終

孟子正義卷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注】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疏】○注襄謚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是襄爲謚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秝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敘

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江氏永羣經補義申其說云魏謚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旣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予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淺人僞托卽和嶠所引亦魏晉間贗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尙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閻

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卒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閻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儀也○正義曰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注】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疏】

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曰望之旣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監毛三本作柄柄說文重文作棅通於秉儀禮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注云秉卽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棅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注】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疏】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曰漢書成帝紀云與卒暴之作注云卒謂急也師丹傳云卒暴無漸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卽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曷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吾對曰定于一【注】孟子謂仁政爲一也【疏】

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即仁仁即一故趙氏以仁政為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孰能一之【注】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疏】注嗜猶至殺人○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嗜嗜欲喜之也呂氏春秋誣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耆也耆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字義同孰能與之【注】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疏】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昭注云與從也呂氏春秋孰一篇高誘注云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疏】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匽之興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生即下苗浡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興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

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一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為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邠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甹通說文丂部云甹木生條也古文言由枿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儀訓為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以生滅對言由即甹之假借由訓為生故雲之新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漸生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為油然故趙以興雲之貌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大力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音義云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云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霈餘意詩信南山云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箋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沛有澤義澤有潤義趙氏以潤釋沛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劉熙此注云霈然注雨貌惟大雨傾注枯苗乃得潤生

釋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浡盛也又釋訓云勃勃盛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本亦作勃悖勃浡字通爾雅云禦禁也禁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張揖廣雅皆以禦訓止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注今天下至止之○正義曰書堯典覲四岳羣牧立政宅乃牧鄭氏注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人牧即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攴部云牧養牛人也牧之義爲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即以名之爲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即養

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嗜殺人失其爲君之道趙氏探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爲仁政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高誘注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爲長而引申也望則伸其頸故爲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即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灝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非也廣雅釋訓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釋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水之雍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趙氏解兩沛然不同者經以沛然下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沛然而來謂民之來如水之湧也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疏】言定至而已○正義曰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仁定天下故爲一道韓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不貪至謂也○正義曰鄭氏檀弓注廣雅韋昭注楚語皆云嗜貪也故前既以甘樂釋之此又云貪也文王視民如傷離婁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諡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疏】注宣諡也○正義曰周書諡法解云聖善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爲宣○注宣王至重耳○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之所爲思有以近之○注孟子至之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其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

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田忌議發救韓敗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爲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又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宣必有一誤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諡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諡呂氏春秋問春論韓昭釐侯注覆諡也或先諡威後改諡宣國策因誤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据

紀年桓公之立在年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泰紀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不可曉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當惠十四年盡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即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侯往云云按烈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爲桓公午七年此威王爲桓公之證也而湣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諡故亦稱威王淳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鄒忌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證者莊子胠篋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

太公和篡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并威宣爲一人恰十二世此後惟湣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蘇秦所述言必不謬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既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采錄一字雖足用爲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紊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湣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幣交與游相合而吾惛之言適當倦勤之日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去武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

亦合而游梁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難矣風俗通篇首叙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庶爲得實其體依倣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絀少文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王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尙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注】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疏】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羲氏之有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開於包羲備于堯舜故書首堯典舜典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宓羲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邱實與而文不與盟葵邱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諱書天子狩于河陽爲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于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宓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儒家稱述宓義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賤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頌與誦通頌述即誦述閩監毛三本作宓義

無以則王乎 注 既不論二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疏 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邱光庭兼明書云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義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

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人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溯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舍此遂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儒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注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疏 注行德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尚德以霸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注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 疏 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云保息謂安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尚書皋陶謨文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注 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注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注 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注 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 疏 注胡齕至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賈氏疏云取親近侍御之義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氏士奇禮說云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位雖下大夫而正

王服位出入王命王眡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眡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諸侯無大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皆左右親近之官胡氏所居未知何職然堂上堂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此○注觳觫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訓云跦踖畏敬貌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踧踖恐懼之貌趙氏蓋以觳觫音近跦踖故以爲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廣韻云殑殊死貌出廣雅又殑殊斯殆五字諸書並訓爲死玉篇殑殊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殑殊同荀子王霸篇云出若入若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爲如

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釁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爲釁隙即郤字漢書高帝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呼同鏬釁鏬猶言釁隙令人以瓦器有裂迹者爲璺讀若問即釁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爲鏬讀若阿阿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隋釁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爲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挍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

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刉字珥即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廄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郤其牲則以羊爲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三一是祓除不祥一是彌縫鏬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鐘爲邦器釁鐘是塗其鏬隙按塗其鏬隙即是鄭司農讀徽賈疏以爲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

曰有之注王曰有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注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疏注愛嗇也○正義曰周書諡法解云嗇於賜予曰愛漢書竇嬰傳云豈以爲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吝嗇之義故下注云愛惜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注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注異怪也隱痛也孟子

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
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疏注異怪也
隱痛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謚法解云隱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憲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爲憲猶薆之轉爲隱矣
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
我愛也注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
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疏注王自至我也
○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非愛其財謂我之心果何心哉自信非愛財也乃責已之以小易大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其分析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
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注孟子解王自責之
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
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
生食其肉也疏注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翟氏灝考異云大戴禮保傳篇即自賈子採錄而篇冣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拔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爲牲次於牛也
王說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詩小雅巧言之篇也
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已心戚戚然
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疏注詩小至已心
○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蓋斷章取義毛詩釋文云忖本又作寸漢書律秝志云寸者忖也忖與寸義同前此詰駁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悅解悅則喜矣喜故歎美孟子以爲知已心○注戚戚至王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衝俶動也衝俶與廣雅衝休同衝亦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訓衝衝行也說文憧不定也咸九四憧憧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爲俶爾雅俶作也是俶與動同義說文埱氣出于上也義亦與俶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俶亦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非是
曰有復
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
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
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疏
注復白也許信也○正義曰曲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昭注呂氏春秋勿躬

爲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爲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言部云許聽也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諾之聽之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一鈞百鈞故三千斤

曰否**注**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疏**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兼愛篇云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注折枝至見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氏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肎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後漢張皓王龔傳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朋作媟諂之具音義引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磬折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行之○注太山北海皆近齊○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疏**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注云老老長長謂尊

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疏**注刑正至妾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毛詩傳云寡妻適妻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爲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爲獻御之義爲進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疏注權銓至長短○正義曰漢書律秝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卽稱衡權爲

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秝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概其餘尚書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度之故云物皆然以行字解爲字讀心爲一頓心之所爲卽心之所行故云心當行之又云凡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卽上善推其所爲之爲善推其所爲之爲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卽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字一頓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卽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長者也不以心度心則不知愛禽獸之心輕於愛百姓之心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疏注抑辭也○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強與汢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亦有言注皆以抑爲辭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卽意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卽抑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

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疏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

稱爲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卽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序異端矣王之大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爲所大欲外之他端故云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注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注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疏注莅臨至者也○正義曰莅卽涖涖之爲臨經典傳注不勝舉數爾雅釋詁云臨涖視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三本作臨莅中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疏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按若宜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謂以如此所爲求如此所欲解爲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猱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云緣木故知其爲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猶或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心戰鬭必

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疏殆有甚焉○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猶又也言殆又甚焉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疏注王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記災也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卽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强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疏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尚書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王制疏亦引此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卽指四海之內謂要服之內也○注固

辭至强大○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固爲必固然者必然之辭固不如强大即必不如强大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即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會至州耳○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侈言齊之强大孟子言齊地小弱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太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清河至琅邪東西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云集會也

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疏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盍古通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增修禮部韻略盍韻蓋字引孟子爲証韻會合韻盍或作蓋亦引孟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此從閩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本足利本作盍蓋與盍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云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趙氏讀蓋爲合故以當釋蓋蓋當猶合當也下文則盍反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複注或謂此文蓋字乃盍字之誤或謂下文蓋字該改盍字說者又謂蓋是疑辭盍是決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本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注王言我情思惽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疏注王言至惽亂○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惽不憭也國策皆惽于教高誘注云惽不明也不明猶不憭廣雅釋訓云惽惽亂也詩民勞以謹惽怓毛傳云惽怓大亂也惽與惛同呂氏春秋貴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昏與高誘注云昏亂也楚辭涉江篇固將重昬而終身王逸注云昬亂也國語僮昬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昬闇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惽○注不能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注云進行也考工記輪人進而行之注云進猶行也故趙氏以進爲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檀弓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元賦非余心之所嘗舊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爲行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嘗試之義謂未即全行先暫行之如飲食未大歠先以口嘗之故說文旨部云嘗口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即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注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疏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常爾雅釋詁文服虔注左傳韋昭注國語皆以生訓產詩谷風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漢書嚴助傳云民生未復注云生謂生業大宗伯天產謂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性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所恃以長養其生者也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注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疏注放

溢至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君樂逸人茲謂放犇賢傳集注引臣瓚云逸放也說文兔部云逸失也逸泆失溢音同義通故趙氏以溢釋放謂縱泆放蕩也淮南子精神訓而不僻矣高誘注云僻邪也漢書晁錯傳云使主內無邪僻之行董仲舒傳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辟谷永傳云蕩滌邪僻之惡志佞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辟辟卽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辟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卽以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侈丁作移阮氏元挍勘記云考工記梟氏侈弇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侈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按禮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氾移猶云水氾溢儀禮少牢饋食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訓侈益猶溢也趙氏以溢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於姦利姦利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網同說文网部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網或從系罔卽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挍勘記丁本作司讀爲何司何古通用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疏】注言衣至榮辱。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說叢亦引此。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知接篇亦云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

禮行義也【疏】今也至身苦。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或問明君制民之產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既壞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權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產也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爲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民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卽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閒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系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餓有衣食則不凍餓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餓也恐凍餓而不足尚不能免於凍餓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卽是治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注其說至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以次上農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

及八十以上例此也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恆產上兩言反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疏**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純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專一於正故純桓文之事譎正相雜故紛紛亦亂也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云撥猶治也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義曰此言德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爲德易牲考文古本作易性誤也易牲則澤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飲澤云按王者德澤如膏雨故曰飲舊唐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注云迹道也踐其跡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崇王黜霸爲不屈道之言

孟子正義卷三終

姪廷琮 [illegible] 校字

孟子正義卷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疏**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爲齊宣王此章之王亦宣王也王爲齊王知莊暴爲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爲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爲好音樂也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誠至治乎○正義曰趙氏以甚訓大故以誠能大好解好樂甚云古之樂者探下文言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疏**王嘗至有諸○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二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曰由與猶通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

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廣衆合人己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樂甚之爲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淮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爲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探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仰訓其爲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

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注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音義云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凡上樂字爲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陳善捫蝨新語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只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所陳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欲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一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爲証後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疏舉疾首蹙頞○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舉俱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以鼓爲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

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擊鼓解鼓字以樂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衆也○正義曰爾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又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笙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笙釋管以簫釋籥者說文竹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笙以瓠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蒙上管樂而言然則竽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竽管之十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又云箹小籟也廣雅釋樂云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籟也籥之中者名籟與簫名籟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遂三空說文竹部云別爲書僮竹笘籥部籥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籥龠古通用三孔即三空和衆聲即節衆笛即遂也引詩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

六孔箋云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籥即此節衆音之籥故引詩耳唯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籟爲三孔龠管爲如篪六孔笛爲七孔筩廣雅釋樂云龠謂之笛有七孔管象箎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篪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篪八孔最長笛七孔次之管六孔又次之龠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以管爲龠也廣雅以籥有七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師讀遂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遂則遂有五孔爲漢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篪爲今之橫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笛爲篪矣鄭司農以管如篪六孔康成則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笙竽篪遂等器之統名此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籥同類而小別者也籥爲如遂三孔之器遂七孔籥故短於遂其名籟與簫同故趙氏直以籥爲簫而簫編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籟實別故趙氏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簫別也○注疾首至愁貌○正義曰詩衛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思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痛義同周禮天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注云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爲憂愁所鬱猶春木爲金沴也說文頁部云頞鼻莖也或從鼻曷廣雅釋親云頞頗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頞爲鼻頗之頗頗通作準漢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頞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既言鼻又言頞者曷同遏過鼻言其內不通而齃蹙齃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中斷者蔡澤諸葛恪之相是也有憂愁而蹙縮者孟子言蹙頞是也有病而辛頞者此言其內酸辛素問所言是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犇走也【疏】注田獵至牲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

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錯革鳥曰旟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緌為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鳶則載其羽虎貔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又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又稚晉人所欲見矣**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疏注有愍民之心○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愍作憫說文心部云愍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愍矣服虔注云愍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高誘注云憫憂也愍之作憫非其舊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議篇引天時二句作古語陸機辨亡論引稱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為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疏注王言寧有之○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

一曰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篇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囿之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既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鄭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為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為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即苑也蓋散文則通耳**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疏注於傳文有是言○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為文故云傳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注言文王

之民尙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尙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疏】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閻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

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毛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爲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閻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囿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揚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郎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周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囿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閩本己作以阮氏元挍勘記云以己古通用此處自作己爲長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注】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

苦其小是其宜也【疏】注芻蕘至人也○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薪施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蒭芻之俗字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注】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卽指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囿趙氏注却說得遼濶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

為第八僻門又外此則第九僻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遽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冂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為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牧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夫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為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為郊遠郊為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城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

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尚未至郊而問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也為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囿在郊關之內故為阱於國中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為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疏】注設陷至宜乎○正義曰說文自部云阱陷也穽或从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穽穽阱同也尚書費誓云擭敜乃穽鄭氏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所以陷墜之周禮雍氏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敘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閩監毛三本若作言誤

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注】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注】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疏】注欲為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按比如文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況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不可為聖王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注】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疏】注詩云至王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緜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云駾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

使者將士眾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畎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為以大事小之証詩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為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慍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証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過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困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閩監毛三本作昆非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注】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

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疏】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
周本紀云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業薰育戎狄攻
之欲得財物予之又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
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
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
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
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
秦曰匈奴漢書作薰粥葷薰與獯通粥育與鬻通也
毛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是時周己拓大尙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
守衛之則在太王時彊大可知詩稱獫狁孟子稱獯
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作大王閩監毛三本作太阮氏
元按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彊者監毛本
作彊按唐人彊弱字通作彊強勉強字作強宋人避
所諱多作彊疆乃疆界字非也○注越王至夫差○
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
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此
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
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國語云越人飾美
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
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閩監毛三本
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隸
也則官事或作宦事亦通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盖也故保
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
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
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疏】以大至其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
憂此以知命申明樂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
容涵畜爲天下造命故爲知命是爲樂天天之生人

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並生並育
爲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畏則以盈滿招咎戮其
身卽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
謙爲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
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
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
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
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
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
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
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
身爲之市蠡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
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
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
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
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後序云維天之命太平
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收之駿
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
解洛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

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
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
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
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道卽
能保安太平之道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
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祇宜樂
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道而以畏天戒之
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云成王尙畏天之威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
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疏】注王謂至其意
○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對曰
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

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疏】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逸注楚辭惜誦皆云疾惡也說文目部云瞋張目也張目其狀不善故爲惡視說文又云瞋目疾視也瞋根張目也詩曰國步斯瞋今詩瞋作頻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與安通撫劍即按劍蓋手按下其劍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閩監毛三本作一匹夫阮氏元挍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疏】注詩大至天下○正義曰詩毛傳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爲此赫然者此怒也即以怒解赫然是赫爲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爰趙氏以于是解爰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遏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旅毛以爲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是亦以莒爲國名國名地名義亦相近鄭以阮徂共爲三國故以徂旅爲徂國之兵衆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即音呂可斗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爲國名遏

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過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旅即莒字衆經音義云莒又作旅古者莒旅同聲周禮掌客注云莒讀如棟梠之梠大雅以遏徂旅孟子作徂莒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爲答毛以對爲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訓遂天下心則義與答天下嚮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江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進對而毛傳鄭注皆訓對爲遂對揚乃與字對即遂遂即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爲揚名于天下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即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是揚遂之義相與也月令慶賜遂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通行亦相與爲義或以遂揚爲已遂稱揚君命是以遂爲因事之辭時孔悝方稽首詛哭冠虛助之辭乎爲不然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揚名于天下乃爲篤祜趙氏之說長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疏】注書尚書逸篇也○正義曰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按古文得錄其篇者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乃

尙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課不曰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氏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曰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蓼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尚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以義了明白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況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横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横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疏】一人至恥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孟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注衡横至紂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横假借字也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注云横行妄由田中是横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横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瓚云以威勢相脅曰横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遂蔑志故横行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注孟子至勇耳○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

章旨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

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疏】注雪宮至之饒○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卽囿人閽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注云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誇大也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過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肯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僖尙能爲斯言況嚴嚴之孟子耶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跡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管晏孟子蓋稱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曾爲先齊君臣其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摭餘說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

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於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閒隱然自表其憂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逆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則此賢者即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灝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元和志遂誤孟子爲晏子也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

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疏注有人至義也○正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何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偃下第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蓋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上不用己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義云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疏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曰齊宣王自多以己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樂未與人共之小人即民也賢者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疏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王逸離騷注云昔往也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辨惑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禁婦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爲釋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嘗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山至之罘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蓋之罘即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之爲轉猶之之爲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爲附猶不之爲柎也山川之名古今更變乃以聲音求之尚可得泰皇漢武所游自琅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琅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儛轉附即

之眾也朝儛即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陽一山石岌岌相隨而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監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没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即成山也劉向九歎遠逝篇云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召古通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爲朝廷之朝非也朝儛即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呼之爲朝儛古儛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棺槨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爲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讀石爲上聲聲近於舞是朝儛即召石海神鞭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閻氏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

謂轉附朝儛即華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儛即猶軸轉斛按傅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軸轉斛爲轉附朝儛之譌不得謂轉附朝儛即猶軸轉斛之譌也然即其斛字蓋知儛字爲石字之聲何也聘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爲一石周語單穆公引夏書云關石龢鈞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田子方篇鈌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庚司馬本作鈌䠶鈌讀曰鍾䠶讀曰臾䠶爲十六斛與斛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即石石古讀若暑故斛一作䠶以孟子之朝儛而管子用之作斛則儛字當時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變石爲斛以加入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我游二字句謂我之東游也猶與由通謂由轉附朝斛南至於琅邪也軸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轉軸二字之間缺附朝二字幸存斛字可知孟子之儛字即斛字之借而斛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即䠶字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朝儛爲召石矣房元齡注猶軸轉斛謂猶軸之轉載斛石乃望文生意失

之矣趙氏雖未詳而以爲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水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云先古謂聖賢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爲先聖之王猶先靈爲先聖之神靈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疏】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朱長春云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爲本秋穫爲利今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即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元齡云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秋稼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即力田之力謂雖力田而所穫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疏】注晏子至語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夏諺謂夏世相傳之語國語諺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善謠

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謠之
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教是巡狩所以觀民也游爲優游豫
爲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
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
隱云從容閒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
傳者昭公二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游也宣子遊其樹下夏
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周易
序卦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
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遊互引爲證孫子兵
法云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
傳作暇豫李善云譽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
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孔氏廣
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
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
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既春遊
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
稌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
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

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
榭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榭豫
並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
內歲舉不過再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爲發生生氣
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
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他
無所樂也翟氏灝考異云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
托或反從孟子襲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
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
民乃作慝【注】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
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
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
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疏】注人君至惡也○正義
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

千有五百人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師軍亦通
稱國語晉語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
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
旅爲師五師爲軍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是
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皇侃義疏云興猶行也
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興釋行閩監毛三本作行師
興軍按經先師後行趙氏以師行猶軍興而互明之
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
其民者謂之亡予幼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
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錢氏
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
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
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
于株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爲乾
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
以食釋糧而食之三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
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
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食

師之興以糧米爲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
爲食必須遠轉轉即運也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
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師行而糧食
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
之義也音義云睊古縣切字亦作誚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云睊睊視也說文睊視貌重言之則曰睊睊然
則趙氏不單言視而云側目相視者漢書鄒陽傳云
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
側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睊忿也後漢書陳蕃
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悁悁注悁悁恚忿也蓋趙氏以
睊睊與悁悁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
云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云陽客遊以讒見
禽是惡之即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噲矣
盇等傳注亦多以惡爲讒譖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
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睊睊爲側目相視下
言民乃作慝知此胥讒者爲在位之人矣閩監毛三
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慝
毛傳云慝惡也是作慝即作惡也周禮秋官小行人
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慝惡也
猶圖也然則作惡謂悖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注】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濫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疏】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尚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趙氏與之同閩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非是引沈湎于酒者尚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湎于酒又云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詩大雅蕩云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沈湎于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熊蹯不熟怒人晉靈公事見左傳宣公四年溢與泆通溢

行謂淫泆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羲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荒亡王道既虧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即正也即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質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注以爲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丈夫四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春秋之晚雖魯亦困于征輸顧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驕君之流連荒亡即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霸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稱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相匡正似不謂驕君矣或云如同盟或朋

國皆憂其國之將亡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

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疏】注或浮至類也○正義曰浮水而下謂順流而下也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見僖公三年左傳其下文云蕩公懼變色杜氏注云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桓公趙氏引爲流之證者流猶放也放猶蕩也管子宙合篇云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以蕩與流義合取爲流之證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連訓引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連負車也各本作負連今正連即古文輦也周禮鄉師輂輦故書輦作連大鄭讀爲輦巾車連車本亦作輦車負車者人輓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說文云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又云輓引車也連輦同字而輦爲輓輓爲引是連訓引也逆水而上必用徒役輓引之如負車然故其名曰連引書者見虞書皐陶謨其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一句是書辭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是趙氏申釋書辭謂無水行舟必用人輓引引以爲名連之證也鄭氏注書此文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王氏鳴盛尚書後

案云鄭云云者即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
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陸地行舟事
之所無孔彼注失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論語奡
盪舟即所謂罔水行舟也舊說以爲夏時澆非是按
無水行舟即陸地行舟孔安國注論語以陸地行舟
爲寒浞之子奡而說文夰部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
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是當時有以盪舟即丹朱
傲之事故趙氏以罔水爲無水即陸地行舟鄭氏謂
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
爲無水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
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鄭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
其意可見也趙氏以陸地方使人推引其在水行使人
推引可知故以爲類例也○注從獸至亂也○正義
曰易屯六三即鹿无虞傳云以從禽也從禽猶從獸
也厭足也引羿之好田獵者襄公四年左傳云后羿
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
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
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此羿好田亡身之事也詩魏風

蟋蟀好樂無荒箋云荒廢亂也廢亂者荒忽迷亂羿
好于田遂忽于浞之謀己是爲田所迷也故引以爲
名荒之證○注樂酒至之亡○正義曰引殷紂者史
記殷本紀云帝紂好酒淫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
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
畔者是以酒喪國事也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
水樂酒即好酒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孔安國
注云亡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也故引以爲
名亡之證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於民者謂之
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晏子春秋問下篇云夫從
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
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管晏書刺取孟子
而文有不同○注言聖至民也○正義曰聖人即先
王也先王但有春遊秋豫一休一助爲民而出無此
從上從下從獸樂酒之事也先王既非無事空行故
晏子欲效法亦不無事空行也對其何修以比先王
之觀如此**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
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
者也疏注戒備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禮記曾
子問篇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皆云戒備也
大修戒備謂預備補助之事即晏子春秋所謂命吏
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是也景公將身親振
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與興發義同並言則有
別周禮地官遂大夫則帥其吏而興甿注云興猶舉也
故謂舉行惠政廣雅釋詁云發開也月令雷乃發聲
注云發出也故謂開發倉廩而出其粟閩監毛三本
作以振貧困不足者也振即古賑字晏子春秋云吏
所委發倉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
老者七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
徵招角招是也注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
章名也疏注大師至名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
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
大夫二人天子之官樂師與大師自別趙氏以太師
爲樂師蓋以諸侯之官大師爲之長即樂師也胡氏

匡衷儀禮釋官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正師相少
師僕人士相上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
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按論語有大師摯少
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
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大師樂工之長非
樂官之長周禮春官有大司樂同官樂工其職掌教
國子與尚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爲之劉氏台拱經傳
小記云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
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按細大
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
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
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
鍾之均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
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
以日冬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
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
以七聲爲鈞蓋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
旋相爲宮爲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
鈞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
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韋氏

之意或亦爾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嫿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畜與嫿通說文嫿說也故媚好謂之畜相悅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悅君謂之好君好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為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訓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

加點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訧罪也邶風毛傳訧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道言也閩監毛三本作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挍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雪宮閩監毛三本夸作誇誤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按苦有困辱之義漢書馮奉世傳為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雪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疏與天至之行○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敬為嫚嫚與慢同說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為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皆暴君之溢行則四溢為是董子繁露云桀紂驕溢妄行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以至田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疏注謂泰至毀壞○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守之則

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有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葢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觀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四岳之下觀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炅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明堂在魯地而後為齊有不知所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為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為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禰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

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祀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爲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即因祭文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疏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與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敎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恒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邱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鼓皮椎輪初制惟尚越

席後世聖人采備絺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茲末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於斯篇**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注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

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疏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即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然則文王爲西伯治豐未久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

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祗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云世者世祿也○注關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譏問也問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是澤爲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然後漁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爲魚梁也○注孥妻至子也○正義曰孥與奴同假借作帑國語鄭語寄孥與賄焉楚語見藍尹疊載其孥注皆云妻子曰孥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云孥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注

云孥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第八章毛傳云帑子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謂子孫曰帑詩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耻爲奴欲焚其籍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illegible]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illegible]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呂氏春秋開春篇云叔嚮爲之奴高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沒入之罪名爲奴罪人不孥謂罪及本身不沒入其父兄妻子爲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

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爲奴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爲奴婢爲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通稱爲奴古者大罪坐其妻子亦僅沒爲奴婢殊于秦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季曰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孥謂本身惡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王符引丹朱有聖父鯀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因其本身之罪概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罪不相及論云康誥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弦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云子不孝不祗厥父事

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弔茲猶茲弔言惟慈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即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速由即酒誥自速辜之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疏】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逸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其事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

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
行政如此也疏注詩小至此也○正義曰引詩在正
月篇第十三章煢作惸毛傳云哿可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
說文云哀閔也憫即閔閔亦憐也單則弱困則羸趙
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注大
司寇云無兄弟曰惸洪範云無虐煢獨小雅正月篇
云哀此惸獨唐風杕杜篇云獨行睘睘周頌閔予小
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趋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
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
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
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言
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注孟
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
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
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孟子
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疏行者
有裹囊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同
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挍鹽鐵論公劉好貨
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
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
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
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

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也俗本改裹囊爲裹糧則
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舊疏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
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尚作
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
篇首章乃詩作迺古字通也音義作糇詩作餱釋
文云字或作糇說文無糇字食部餱乾食也毛本作
餱戢詩作輯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
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
豳焉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
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邰
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
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
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
基詩以積倉與上場疆對場疆是二事故鄭以積爲
委積與倉對亦爲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
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
云戢藏兵也詩云載戢干戈藏兵不戰所以安民故
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備
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榮名之謂榮名即毛傳顯
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讀光爲廣與毛趙異也○注

戚斧揚鉞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
小記云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戉大斧也戚戉也
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鋭鋒斧斤濶鋒也故用
之爲斫擊戈戟之鋒鋭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
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
戚斧也揚戉也正義云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
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
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戚
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戉名揚者言之彼爲發越飛
揚故其刃後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
易也戉今俗名月斧以爲象形然實戉聲之譌也趙
氏不釋干戈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
記云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
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
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
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
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
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
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橫貫于柲
之鋈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

不言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孑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孑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戈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按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箋云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鄭釋爰為曰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爰為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武備解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爰方啟行為于四方啟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趙推毛毛傳以方疑是四方之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注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注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疏 注詩大至古公○正義曰詩在緜篇第二章古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為名為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為名者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為名不必字也按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走馬辟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為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涯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之水滸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為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為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為俱來聿猶律說文彳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即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聿為律為率也相土居即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為視即相之為省視也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疏 夫子至誘人○正義曰論語子罕篇文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孟子正義卷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假此言以爲諭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即密推之致爲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尚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疏】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疏】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撢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疏】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隳廣韻在四支俗作隳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隳高誘注云隳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爲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乂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疏】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鄘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爲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愼之疏注如使至愼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芴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疏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衞靈公篇文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共朋黨以毀忠正疏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衞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絶滅公卿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愼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

母注行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愼用人之意其進鋭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視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攷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

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彫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爲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爲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爲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illegible]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注云金[illegible]十四兩爲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爲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爲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爲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挍勘記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爲篆書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弟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益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爲琢琢亦爲治也攻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瓚琮璋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勺鼎衡等家飾別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樸也玉之未治者爲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爲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illegible]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鎰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

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烏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逆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

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勹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爲十日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歺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卽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卽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申之犇走而去是行亦卽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鄉也東鄉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疏】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

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即問凶也鄭氏注周禮撢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皐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衞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氏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螮蝀虹也霓爲挈貳注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霓說文雨部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彎曲故云屈也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眡祲注云隮虹也故云雨則虹

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徯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穌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穌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注】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疏】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

丮燕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上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代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卽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之蒙厖褫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抍救天民之窮者也抍同拯救同救趙氏旣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

詳備也閩監毛三本作拯救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絜束也絜猶結束卽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爲可結也是係累爲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酈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仰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卽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惛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繄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疏】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卽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婗嫛婗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鷖卽

嫛繄爲嬰字聲之轉繄婗疊韻字爲小兒啼聲繄倪卽嬰兒釋名解嫛爲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婗兒子也婗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婗鹿子謂之麑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繄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繄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竟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疏】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第二〇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正內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卒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鬨鬭至鬭也○正義曰音義云鬨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鬭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鬨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鬨高誘注云鬨鬭也鬨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蟊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義與鬨相近○注長上軍卒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師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注】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歺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鄘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惡以惡反之也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疏 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哼哼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注 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疏 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注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 疏 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汙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即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注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 疏 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

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即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注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疏 居邠○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大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已用之師古注云邠即今豳州師古尚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按

此二篆說解可疑幽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邠國志皆云幽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邠國二志皆云栒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山豩聲非有闕也而云从豩闕疑四假令許君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郊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豳州為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幽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豳之作邠外又舉强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强蚚也蚚强也是强為蟲名弓部彊有力也與强字異其力部云勥迫也從力强聲重文作𠍾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勥孟子作彊為勥之省勥省作彊猶勥省作强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白部云𥏼識詞也智乃𥏼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辵部云避回也卩部云辟法也從卩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為刑辟之辟大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為水名女為婦人名其為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汝為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為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為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孟子正義卷五　十九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注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注 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也 疏 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為懲艾經典多借創為刱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刱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經作彊注作强石經經作强宋本經亦作强翟氏灝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為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彊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為善法即自勉為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已任天强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疏 正已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注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注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 疏 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為豳地所有故趙氏以皮

孟子正義卷五　二十

為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為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為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云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豳地所有矣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注 屬會也

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踰梁至居焉。○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灝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

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即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劉熙釋名說贅肬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淮南子氾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假眞訓云若謁負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

之下即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

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卽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覼諸說最後而獯鬻姤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注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疏 注非己至夫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楊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泰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卽至故以致釋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疏 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注 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疏 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歷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諡法解云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閎孺之類也

公曰將見孟子 注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注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注 諾止不出 疏 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譍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卽受其

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即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鼏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

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疏】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卽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卽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若將欲是也史記盧綰傳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屔云居字按呂氏

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尼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尼是尼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搆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㦸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卽七篇之大旨也

孟子正義卷五終

姪廷琮 [illegible] 校字

孟子正義卷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兹爲叔孫氏公孫敖爲仲孫氏公孫歸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蠆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疏**注許猶興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
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
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
賸言云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
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
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
秋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
義云曾西即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
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
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
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
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
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鬭宜申字子西公
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
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養
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
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

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
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
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
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
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
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蹵然趙氏注云蹵
然猶蹵踖也踖蹵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
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懿子曰大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
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艴
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艴
字注引論語色艴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艴
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艴頩色也頩與艴同几
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
曾西艴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孛字注又
引論語色孛如也秦策云秦王悖然而怒楚策云王
艴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佽非瞋目勃然並字異
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
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
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
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
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管仲
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
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言或人言管仲得
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
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
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
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

也易小過象過遇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曰管仲曾西之所不
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
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
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
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
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
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
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
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
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
爲字同之益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
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
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傳
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
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按
爲之紂即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
狹曾西○正義曰說文𨸏部云陜隘也陜與狹同文

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趢趗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卽小故云非丑之言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驌繹史云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邪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忘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注】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疏】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

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疏】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

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

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衰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書詳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述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證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舉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

於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禮舞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疏】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即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指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馬融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貿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罪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

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牷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續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尚諄諄以羣飲民湎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乃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尚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即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即離心於盤庚之語正

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耤其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偁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

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宋爲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共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耶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耶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錤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薅斫也又云斫齊謂之茲其枲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贊作茲其周官薙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錤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磬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為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為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為物鉏屬也鄭注云欘斲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斪斸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按說文有欘字又有斸字並訓斫斫訓擊吾於欘從木當為鉏斸從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用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斸斤向懷句斫之俗呼鏘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欘曰斸皆言其器之為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磬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鎛耨別名也艮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耰鉏古云斫斸一名定耰為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壠稍狹上有短鋻以受鉏鉤鉤如鵝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為之以

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凡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田謹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為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為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為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庛讀為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耜為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末庛卽耒末之木以納於耜銎者先鄭以庛為耜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為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鎡基耒耜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貺耳○注待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名有其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卽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卽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灝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云禮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顇顦顇也顦顇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之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

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馹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爲傳遞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爲孟子引孔子言之證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覲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會西所羞也【疏】呂望覲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覲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

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

盛德篇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
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
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
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
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即行道也云不異於古
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
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
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
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
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
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
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即不惑不惑即不動故引以
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
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日
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
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
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
也之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
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疏注賁勇士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
矣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
孟賁古之大勇士也必己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
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
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
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
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
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
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
乎勇乎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
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
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
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
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
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
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
之道云何曰有注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
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
人刺其飢膚不爲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
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
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
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
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
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
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
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
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灝
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橈不目逃
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
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
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
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
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
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
形體云肌懻也膚幕堅懻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橈
丁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橈之橈女絞反俗從手者
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橈

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橈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橈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摧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遽古文撻周書遽以記之撻同箠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耰鉏捶挺相撻擊捶本馬杖之名用以撻擊故撻亦謂之捶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衙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儆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以○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即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褐寬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

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黝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惡聲至即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椁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己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善養黝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注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疏　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一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灝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閩毛監三本

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〇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即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

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

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强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疏】注子襄至約也〇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曰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即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即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惴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强强猶勇也黝以必勝爲强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强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子之强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强也推黝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於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黝爲得其要

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即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

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疏】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何同不得於君親爲失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人以惡言加己而已受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己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許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齊奉之諫先軫若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告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裁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攖於心直是得失不聾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

孟子正義卷六

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詖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已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

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慊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疏】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爲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爲志又云度其可否禮

孟子正義卷六

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爲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爲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爲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疏】注志爲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爲至極次爲說文不前之義

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
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
爲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卽隨之而
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注】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
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
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
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
持其志卽曾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卽
正也自反而縮故爲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
卽義也卽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
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
之所至氣卽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
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弟不虐戾而
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
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注】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
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
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
志氣顚倒顚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
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爲噎說文
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
喉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
絪縕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
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顚也
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顚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
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愼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
則蹶出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
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
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

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
不貳是爲氣壹黝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
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
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
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
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志動則
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
氏此說陳組綬近聖居燃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
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
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
次言至其處卽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卽
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
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
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
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
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
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
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志至氣次
所以申言可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卽
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

求於心卽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
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
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
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
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
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
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
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
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
舉一行而顚蹶者以例之行而顚蹶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當其顚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
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
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
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
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
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黝
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
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曾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
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

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
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
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
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
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
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敢問夫子惡
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疏】注我能至氣也○正義曰
淮南子墬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
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後漢書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
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
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

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
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
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
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
書叙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
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
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
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
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
剛大下言養之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即義也緣以
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
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

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
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
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滒甚纖而微高
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
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
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
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
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
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
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
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
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
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
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
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
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

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
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疏】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
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
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
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
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
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
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
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挍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
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
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
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
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
又云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
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
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
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
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

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餧飢也餒同餧飢即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為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為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當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

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為善養與從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氾論訓云秦穆興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嗛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嗛高誘注云嗛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敵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為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為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為襲而取之也

由其不知在內安疑為徒取於外取如邑取仁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抜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為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為雜雜為合合為配一也生為育育為養一也義為直直為縮一也取為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疏注言行至福也○正義曰

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云通段凡十見以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以二字相是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卽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拔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繆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卽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

卽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卽曾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兩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緣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勿求心卽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皆不求心皆不持志卽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乘乎義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卽易无妄之妄事卽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卽終止則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

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疏】注揠挺至死也○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璞注云今呼拔草心爲揠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芒芒爲罷倦之貌音義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茫遽也急遽所以致罷倦罷倦則怠緩不急遽矣詩僕夫況瘁楚辭憂苦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也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夢訰訰亂也儚儚昏也孫炎注云夢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瞀務忳忳賈誼新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云煩懣云悶瞀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慌之訓爲夢與芒芒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憔悴慌忽者疲其神憔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爲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卽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楚辭離騷云浞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故周易家

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揠苗而歸不必專告一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槀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槀國語魯語云稭魚鱻以爲夏槁注云槁乾也是乾枯槁義同閩監毛三本作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郊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阿護之福勢敗援綏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

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按勘記云遲是也讀如遲容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中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眞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七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

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得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爲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爲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爲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即經文涵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爲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

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黝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事而餒亦不可爲黝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爲善養即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不善養即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揠苗者也是黝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

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黜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卽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揠苗亦不耘苗之槁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居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

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謂何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譣詖也見集韻類篇譣玉篇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譣人徐鍇傳云譣猶險也今本譣作憸馬融注云憸利佞人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𢙢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𢙢民今本𢙢作憸馬融注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詖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詖傾側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

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難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謂子朝己自爲犧當何害乎雞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爲子朝傅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譣詖○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卽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美之言使之墜

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觸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壬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玉環壬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壬仲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泰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贅孟驪姬豎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爲詖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蚠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荊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

言諷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鶡冠子能天篇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辭猶邪也飾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鶡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詖辭聖人知其所離蓋此詖辭即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詖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卽邪僻故鶡冠以詖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詖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

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詖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鶡冠以爲因陸佃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鈲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蓋水循理隙而人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鶡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

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鶡冠合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卽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詐隱藏以爲鉤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此張儀蘇代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葢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詖也楊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詖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碍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詖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詖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教命○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卽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葢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

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饜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胑亦作肢

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

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

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愼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

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己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畱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卽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畱之辭說文辵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畱速屬止言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卽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卽集義矣義之所在卽仕卽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卽止卽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

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注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惴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也穴部云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

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劄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

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蟻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螘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為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螘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螘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一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象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眾獸異鳳凰與眾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黝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尚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尚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黝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為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正義卷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注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

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己篇云期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

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閩監毛三本作卑卑

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坐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不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几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尻居釋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夫欒以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修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

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緜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疏注詩邠至道也○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鴟鴞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緜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緜其牖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爲剝趙氏訓徹爲取廣雅釋詁云撤取也撤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卽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卽纏緜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陸璣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是鴟鴞爲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卽伴○注怠惰放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鹿鳴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云敖出遊也敖同遊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六章毛傳云永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

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謂能自責則有福也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孼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孼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蠥从虫嶭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孼庶子也从子嶭聲玉篇蠥或作孼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融日越有雊雉叙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之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解謂活或爲逭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指無殊惟逭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自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宜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郎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桀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皋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故典籍隨舉爲稱或言俊傑或言俊乂或言豪傑或言英傑趙氏

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衆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証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

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即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

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也星之次舍爲躔廛猶躔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豬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

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閔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夫征作之征並非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

○正義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殷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泉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詩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大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者無職事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閒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以興鋤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

之君欲將其民來傚之譬猶勉以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疏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注以誠釋信仰之義爲向自卑向高自近向遠者望也孟子書言仰望而終身與仰之義爾於望故若是也廣雅釋詁云變也仰之於父母若父母是變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爾雅因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吏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洪水部注水吏也使洞使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令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疏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詁云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丸圜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本二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也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非之人故云將入井也國語周語內史過云猶君怵惕惴恐之來也注云怵惕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

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爲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爲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爲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爲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爲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注云名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之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爲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

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恉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注端首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序頭也頭首也端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槷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

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人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己去仁已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即具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注】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彍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扞弓彍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彍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彍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彍同按說

文弓部云彉讀若郭郭卽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彉以滿彎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伸說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彎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卽此彉矣彉亦廣也下注云廣大之卽謂彉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彉而充之卽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卽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卽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尚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儒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疏】

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卽名箭也閩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旣夕禮甲冑干笮疏甲鎧冑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盖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

爲證以見當時鬬雞之戲尚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襘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爲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裁小祝將事侯禳求遠辠疾男巫祀衍旁招弭第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巫

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椁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衆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碑匠師主桓之則棺椁亦匠人所爲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爲匠所作推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爲售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意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注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疏 注簡擇不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柬擇也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柬部云柬分別簡之也柬古簡字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注 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 疏 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爲仁可以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閏列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注 若此爲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注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疏 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如恥之莫如爲仁 注 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注 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疏 仁者至已矣○正義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首言術不可不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忮害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爲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注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 疏 注尚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弨按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時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
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
路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虞帝也閩監毛三本孔
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則爲大也云於子路與
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
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彖傳云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
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

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
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
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
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
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
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疏】注舜從至
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書序云皋陶
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
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颺言賡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命之可
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遡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
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
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即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即是與人同
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
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
不遺小○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騷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

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
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
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
【疏】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
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㶳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炪燭㶳也㶳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㶳炪也然則炭爲燒木已㶳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木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汙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浼汙也方言浼潤注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氾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潤洿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汙也丁公著音漫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汙也漫浼並與醃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汙宰相摧辱公卿汙塗

孟子正義卷七　二十二

漫義相同故汙謂之漫亦謂之塗塗墻謂之墁亦謂之圬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注】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疏】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絜與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注云不汙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己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汙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耆邘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茂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

孟子正義卷七　二十三

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逸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即遺失也柳下惠賢人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即困窮也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但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裼矣衣部又云羸者但也裎者但也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也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羸裎裸裼袒也羸者說文羸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羸股肱釋文羸本又作贏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倮匈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裸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羸之言露也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荀子蠶賦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楊倞注云儳儳無毛羽之貌義並與羸同裎者說文裎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裎

之言呈也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裼皆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其云衣見體亦謂之袒裼鄭風太叔于田篇襢裼暴虎爾雅云襢裼肉袒也襢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裼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此所為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襪褻截然不同袒裼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益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曰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

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而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絅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為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

顏斶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為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為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為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為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即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之所以為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本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惆注云惆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閔懣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惆

即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訓憤也善己而己解我為我惡人何能汙於我以惡人解袒裼裸裎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綱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疏】注由由至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流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由為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為大氣注子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為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木新生之狀許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云油油悅敬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木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為悅故韓詩外傳引茍[illegible]

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猶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即謂此生生之民與下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人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

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焉能浼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浼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焉能浼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浼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即由由由由即生生矣趙氏不解袒裼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裼裸裎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注云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豹爲贏物列子以豹爲程贏程即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割不剝猶管子以焚燒爲倮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云路暴露也亶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爲焉能浼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浼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即去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爲潔身去亂不知執一己悻直之名而以萬幽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潔哉故惠不以去爲潔而悠游下位足爲以矯潔爲高者示之鵠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已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疏】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注云隘猶陜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阨或作阸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邪有湫阨劉逵注云阸小也湫阸即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

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君子不由爲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爲聖之清惠爲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綦母邃易趙氏義云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所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疏】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孟子正義卷七終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為外城猶椁為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為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郭即壘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圍未可拘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簭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簭而攻之也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趙注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孤虛擊虛背孤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即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筴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為天道故裨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難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為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為天之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見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為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强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萬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罷卽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適疲爲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卽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卽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非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舃鹵寡人民通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卽有此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卽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卽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

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入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猷謀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猷猶若之爲猷爲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卽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猷言也趙氏蓋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猷之義必蓋言字則其爲猷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爲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

邑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思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爲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辭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脉浮頭項强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爲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

氏爲大夫家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稱氏爲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爲久爲舊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疏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閟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據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

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

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

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尙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蓋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

孟子正義卷八　七

惑焉【疏】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何謂爲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緩聲近詩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與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役與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灝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郎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宜字竝與殆同義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疏】注慊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歉少也說文歉食不滿

孟子正義卷八　八

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范甯注云
嗛不足貌韓詩外傳作㥞廣雅釋天作歉孟子公孫
丑篇吾何慊乎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
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范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
云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
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
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
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
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
得以一慢二乎【疏】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
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
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
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
云賢者
長者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注】言
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
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疏】注有所興為之
君○正義曰為
作也興亦作也故以興釋為○注王者師臣霸者友
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
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蘬之言云諸侯自為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
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
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
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
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
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
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
教者【疏】注醜類至教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
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為類戴氏
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掍綷同也江淮南楚之間
曰掩宋衛之間曰綷或曰掍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
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
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趙岐注云醜類也
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
云齊等也絕過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
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敕語也是教與敕義同劉熙釋
名釋書契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敕之
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
衆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
亦謂其所教敕
於臣民者同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注】孟子自
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
志【疏】君子至為志○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
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
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
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
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
為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
策秦策云黃金萬溢高誘注

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是一溢爲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挍勘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疏】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文選魏都賦繈負賮贄劉淵林注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賮會禮也以財貨爲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爲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爲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

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疏】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轂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爲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十大都耦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後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與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害之邪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邪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齎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其困之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郎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廾持戈以戒不虞爲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爲兵**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

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陸至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

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蘇秦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

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當即近世以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即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疏】注牧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任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

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爲治也爲都猶論語言善人爲邦能以禮讓爲國呂氏春秋察賢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子俶眞訓言與造物者爲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

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
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
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
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
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
引鄧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諷誦也誦諷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
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荅
諷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可訓諷
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即公言
爲王誦之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爲王述之即是
倍誦之也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
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
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之不
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
拱默尸祿爲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
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
餐尸祿洿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蚳鼃至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

統引石經孟子作䖵鼃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
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蚳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
氏从䖵疑䖵爲蝨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邱
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
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
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
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鼃去王
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
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
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
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
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
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
寧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蚳鼃辭靈邱趙岐注云
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
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
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
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
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之
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

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註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
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
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蓋調之云孟子既爲蚳鼃謀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

公都

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正義曰廣韻入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爲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

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强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修然有撫莅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闢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旣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梧檟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嬴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曰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急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譌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蚳鼃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晝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憂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

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驕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吏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閩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疏】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駔儈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荊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遮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沖魏都賦云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干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文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即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閒居偃息於隘巷之閭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疏】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

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其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即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爵寵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驩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戍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即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中旃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注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

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因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也陳組綬燃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聽命於孟子乃驩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即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驩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即滕定公之喪則謬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己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既己至人也○正義曰毛詩周南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証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郎伯高又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之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驩所帥高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何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驩己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爲諂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諂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疏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閩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正義卷八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 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

前月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賵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葢孟子母殁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叙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葢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殁於齊也。然則既殁而葬，宜終喪於家，易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葢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

縱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日以前日耶？或謂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乎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絰而赴季氏之饗，孟子甫葬卽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嫠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

有抛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甫還魯卽葬者，亦未有在齊閒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獻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卽反齊，以亡者噫歆尚在齊也。近儒閻潛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日止嬴，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則何故止嬴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嬴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日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曰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頃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致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

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閒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尙在對之列雖在他事尙可對而況祇問喪而三年之問竟不置對並無此禮況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不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爲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之末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椁厚薄之閒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

不言獨充虞一答爲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嬴非即至齊也止如緜詩曰止曰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敦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爲乎蓋嬴去臨淄尙遠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卽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遣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擬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

山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大夫長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送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堊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遂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嬴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閒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

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牆柳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椁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椁尙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己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椁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椁似殷正始定棺椁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翣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屬六寸下大夫屬四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

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椁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注云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纁紐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黼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此所謂牆置翣之飾也孝子更去碎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己之身不可使父母棺椁腐朽己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不得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郎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云用行也爲用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爲稷牛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

注亦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曰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同閩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注云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傷孝子之心卽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己足不煩稱貸蓋之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注】恔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疏】注恔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恔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氏云恔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體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卽肌膚卽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尚存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爲快亦爲解恔之訓爲快卽爲逞解獨無恔予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爲而有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一思及泉壤之間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疏】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閩監毛三本以此羼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疏】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試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

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伐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孟子敘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湣王初年强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

孟子正義卷九　九

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赧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黃氏日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擇揞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据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

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但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攻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湣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此齊王決非湣王何也湣王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据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卽

孟子正義卷九　十

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卽湣王固誤史則刪郤子噲句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係之威王二十六年又係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取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惡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踳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謚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

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潛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慙於孟子也若潛王何慙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臣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注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疏 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翟氏灝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

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饑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

齊人伐燕 注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注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注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注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注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疏 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惟殺人者死則可殺也故人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雝注云當猶任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

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贊畫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別自有人萬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溯厥所由僭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藉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詳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卽明告以天吏

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毁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服服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蚳鼃王讙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頳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賢哉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疏】注燕人至慙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故以不肯歸齊爲畔此皆宣王事至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湣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疏】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爲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毁韓非相毁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卽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犨以爲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爲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爲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爲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愼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

也【疏】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氓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疏】注過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

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
疏
注周公至恩也○正義曰周書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然則不孔自以公爲武王弟管叔爲周公弟乃爲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攝政之下自指爲周公弟非承上爲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爲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爲管叔之兄也盧氏文弨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

孟子正義卷九　十五

白虎通誅伐篇云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儵傳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思元賦云旦獲讟於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毌丘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又云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爲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公爲兄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

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叔並無識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并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爲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傳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自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

孟子正義卷九　十六

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注
古之所謂君子眞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
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尚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之子楊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明救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乘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罔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惡

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慼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末減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慨覆亡之無日情危辭慼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實以爲周公使之己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究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衆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改於後假周公之事以既齊耳必謂誅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尚非孟子之指矣○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疏聖人至上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按澤即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即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尚在齊故非歸鄒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疏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謂孟子來臨於齊故云來就爲卿**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

諫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閩監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爲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謚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安釋惡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譍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爲譍詞而不訓爲是呂氏春秋忠廉謹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烏焉通荀子多言案即安也漢書多言烏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傑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會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

也弟子爲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爲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一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可就也【疏】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爲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

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旣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尚何去取之紛紛乎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
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
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
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
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疏】注孟
子至恥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爲孟子二弟
子子叔疑猶論語言門人或也此則孟子解之之辭
又使其子弟爲卿子弟即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
我爲卿則讀爲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溫故錄云以
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于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
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

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
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
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云爾
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養弟子
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不合
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譏子叔疑之言周氏廣
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爲何
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
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與疑音相近意如
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當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
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以是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愛恤之口歟然趙岐孰於
左傳不應忘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
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

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
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
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
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
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疏】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
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即以所有易所無
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
得其所虞書皋陶謨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
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
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灝考
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皆俱作也張南軒本
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
元按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
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

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皆市官司市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
虣而去盜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
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
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
訟也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
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
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
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
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
則龍音壟又出堁字云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
塊翟氏灝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
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龍斷之
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
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网
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此引以證从网貝之意也
壟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爲隆陸善經乃讀爲壟謂岡
壟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堁斷而高者也堁塵塺也
高誘云楚人謂塺爲堁趙本蓋作龙斷龙塺雜之皃
器塺不到地勢畧高之處也古書龙龍二字多相亂

許書亦當作彪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爲龍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瞻望也罔說文作网重文罔今作網毛詩王風雉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是罔市利爲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爲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晝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邵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鑿然注此此眞身歷其地見之眞故言之確者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卽此地是燕一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西南至滕當是晝邑從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畫注同按此當是采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按

孟子正義卷九　三十三

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此劉熙云蓋卽其孟子注裴駰引以爲晝邑之注則是駰所見孟子本固作晝字邪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注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疏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禮記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云跪本又作危昭公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依也受部云爭所依據也爭卽隱毛詩商頌依我磬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宀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俯伏也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疏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音義云齊字亦作齋今孔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誠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鄉長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之而行也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倦怠心愛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惰猶倦也是倦怠疏慢

孟子正義卷九　三十四

之也不聽是不受其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
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
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趙氏
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罪曰坐蓋危坐者
客跪而言孟子之言從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
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
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
文坐字張本郝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
之辭曰坐我明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疏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諷誦
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以相
告高誘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
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
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後子思復

孟子正義卷九　廿五

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
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疏注往者至
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說文
田部云留止也安留皆訓止故以留釋安○注泄柳
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
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
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
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
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
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
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注
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閻氏若
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
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皋葬其
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祥子張子
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
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
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

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
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
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爲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
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
之二子乃留二子視子思之
留爲留也非虛言所能止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
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
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
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
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疏注長者至長
者○正義曰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衆賓之長
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爲老者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
乖也

孟子正義卷九　廿六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
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
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疏注干求至悅
也○正義曰
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
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
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
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
也干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
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
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就稽也考文古本作熱
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

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畱止也从
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
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畱也
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聲與旨聲同韻段氏玉裁
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
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
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
敢告滯積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
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
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
不解也

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卽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攴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愼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可以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戀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注云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卽攣攣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駰作達旨云縶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晝故爲徐行卽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悁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疏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悁忿也急說文作忿云褊也淮南子繆稱訓云恢於不己知者注云恢急也悁急趙氏爲怒字解也所以爲小丈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悁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恢而小也怒卽恚也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忄巠⿰忄巠然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硜硜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硜集解引王肅禮記注云硜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巠硜卽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說文女部云婞很也楚辭曰鯀婞直果勁與很直義近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硜硜小人之貌也婞婞磬磬聲近相通借也閩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挍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益以是字爲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小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亦訓爲是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注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德乎索隱云洋洋美盛貌老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也爾雅釋宮文論衡刺孟篇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注】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爲以前聖賢與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爲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爲充虞所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爲暇豫之時則論爲經常之論也此一時爲今孟子去齊之時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上上爲聖人上中爲仁人上下爲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爲智者故爲次聖之才漢書楚元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旣沒後聖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惑者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秝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惜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秝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秝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爲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

西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二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厤譜之年尤美矣趙氏葢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愼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年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七百二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校通是考即驗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

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興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楊子法言重黎篇云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注休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畱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注崇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至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即去若爲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禮荀子禮論云愅詭注云愅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

注云詭戾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爲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也閩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故宿畱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畱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畱封禪書宿畱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畱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畱瞽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畱何氏春秋僖元年解詁宿畱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畱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霤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畱後漢書作須畱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何敢宿畱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疏】注言

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師旅之命若聖賢之道不爲太甚旁通以情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畱而後去既宿畱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破其欵遇惟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顯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爲嚴嚴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爲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爲賓師之命顧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爲師矣何以辭而不就耶孟子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正義卷九終

姪廷琥補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文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謚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

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爲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謚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注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

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化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

過宋來見蕃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下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調和而文佈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許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六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斥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

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已之性推之也已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弟無有開之者其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已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之覺之故非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

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義農之前人若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浸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

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其太知許氏說文解字叙云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偽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圮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偽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為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羲農而開萬世故稱

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俞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為誣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為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為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皆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諡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為周末弟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鄒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諡元又諡文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為之何為畏之哉疏注成覸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覸古莧切一音閑古莧切是瞷字說文云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眡曰瞷王使人瞷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覵說文云覵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覵者廣韻云覵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覵淮南子齊俗訓作成荊覵為荊猶考工記故書頎或作牼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荊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即成荊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鮑彪注云荊成荊史記范雎傳云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荊古勇士荊慶覵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為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為無嚴諸侯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庶幾

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覸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覸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

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疏】今滕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即方五十里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因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傅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逸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瞀攻己急也金匱痓溼暍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即頓瞀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憒亂亦猶是

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王字音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烖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

孟子歸在鄒也【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爲政弟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涖焉祭祀則涖之以敬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即獨行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疏】注嘗聞師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齋作齊韓本作齊按音義出齋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齊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

孟子正義卷十　八

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麤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麤衰斬以証云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所用士禮以稱麤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曾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饘本作飦是飦饘字通說文食部云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又鬻部云鬻鬻也重文飦餰又云鬻鍵也鬻鍵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餬即鬻鬻即鬻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整米煮爲粥粉米煮爲餬古之饘即今之粥古之粥則今之餬饘爲糜飦爲粥而糜亦通稱餬粥亦通稱饘趙氏釋飦爲糜粥則粥之清而稀者異於餬之濁而膏者是飦宜爲饘也趙注飦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糜音義出糜云字亦作糜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糜字無糜糜字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疏】注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

孟子正義卷十　九

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祀已廢絕於春

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槓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執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藉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靦焉人而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宗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

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眞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

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倘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倘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己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即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突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

犖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即震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蔿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

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疏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即記之爲識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賓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吾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問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

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疏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喪思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爲主是喪尚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尚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文歠部云歠飲也重文吷歠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

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
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爲多呂氏春秋禁塞篇云
害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
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
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
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
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卽
位如西階下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
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奉尸俠於堂男女如室位
踊無算主人拜賓卽位踊卒塗尸祝取銘置於肂主人
復位踊襲闔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
子卯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
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
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卽位哭則衆主人衆
兄弟衆賓無不感而哭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
之所欲下以爲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

孟子正義卷十　十四

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
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
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是陸德
明所見論語作草尙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尙
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淮南子說山訓云
致釋駕而僵注云僵仆也趙氏以僵仆乃僨斃之義
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
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
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
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

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
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
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
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
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
有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
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既夕記云
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
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
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
有楣有柱謂之堊室以其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
故亦謂之梁闇卽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
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塹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
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
故云高宗諒陰滕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

孟子正義卷十　十五

高宗三年居梁闇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滕文
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闇可
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鄒
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之言已
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
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之見耳可謂
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
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
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
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
非也孟子之文微奧通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
曰字是矣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注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
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

公之謂也【疏】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卽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卽懈義爲怠惰不可緩卽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己【疏】注詩邠至休己○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

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摶貉謂之貉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綯綯是絞卽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鬷邁傳云鬷數也箋云鬷總也蓋以兩股摩而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卽謂之繩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晝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己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與趙氏說異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

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則重在仁仁人不爲罔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衞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誤以陽虎爲楊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疏】注夏禹至

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以稱人爲貶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經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

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溉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非孟子何以言其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而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同之田溝與洫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畎與遂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

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九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一夫有異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洫

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爲一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即以耤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人注云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耡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

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証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唯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

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人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甫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挍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

善也【疏】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挍與下學校字不同釋文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挍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挍字明末避諱校省作挍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挍○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摯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人與**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

滿其常數爲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疏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菑者也年豐無菑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很盭也盭即戾狠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很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狠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爲不仁無親之名而涕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趙氏亦以狼籍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籍兮亡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爲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皋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餘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通篇云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梁糲即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

高誘淮南子注訓虐爲害說文訓虐爲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即飢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即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爲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豕之骨汁所以爲糞而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旣不足則土彊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歷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疏注盻盻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盻說文五禮切亦匹莧切丁作肹肹然許乙切阮氏元挍勘記云盻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肹不作盻也說文肹蠁布也肸振也肹分古通用肹肹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動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爯并舉也从爪冓省冓爲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并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爯凡偁揚當作偁凡銓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

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若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即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虧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即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也至窮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言二加也即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覘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料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疏注古者至義也〇正義曰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挍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疏注詩小至助也〇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興雨祈祈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宜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

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懷蔵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課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挍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叙謂常事所叙也【疏】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議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

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之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之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眞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庾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

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寘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序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序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

射繹古字通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敘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即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挍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即榭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遷弟于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

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瞽宗瞽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即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瞽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

於明堂則東序瞽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瞽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僅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堂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瞽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爲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爲事即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隲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即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人倫即洪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爲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閻監毛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踰歲月亦略可覩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

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盍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既三年喪畢則稱君也

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疏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曰畢戰爲文公所使知爲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爲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地之際雖間或有是亦將毁棄況未必有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疏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蔌蔌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經土地之經爲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疏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爲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爲之界滿之其爲通爲成爲終爲同爲封爲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爲成爲通爲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爲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是汙即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貪心輕慢之不以先王定爲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廬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

差者禮記王制篇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疏注爲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爲長舌是有爲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疏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蓋百畝爲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之也地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是園廛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爲園廛二十有一也而與汝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爲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藉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廛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爲行重賦民不能什一而以什一誅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甸地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地五百里爲畺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

經相戾創與其自注亦不相蒙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

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一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

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啟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蔿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則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

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人注又謂野爲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通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己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言紲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疏注古者至十畝○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卽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从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畱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地隅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爲士大夫者卽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爲一畦畦之數又卽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卽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小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晉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廛田百畮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

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彊周禮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何亡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疏】注死謂至功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按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字作平作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見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趄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爰轅趄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決雖異而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䢳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嗇夫別治从䢳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嗇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卿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畿內六鄉別乎六遂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曰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爲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覗也覗同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氾論訓姦符節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是姦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捭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疏】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謂縱橫皆一里畫爲九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疇其䣺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衆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一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焉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徹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名爲九一實乃什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

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士列也鄭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芑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挍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其勠力撫循之也【疏】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唲嘔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餓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疏】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孟子正義卷十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注】神農三皇
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
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
【疏】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爲三皇者白
虎通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
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
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爲泰古二
皇是也女媧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羲農哉漢
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
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
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

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
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
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
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教即所謂
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六神農氏夫
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
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勸
農也尸佼魯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
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佼呂氏春秋審時
篇夫稼爲之者人也高誘注云爲治也禮記大學篇
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爲神農之言即治神農之道
也古之人民食鳥獸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
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播種五穀久而禾
耨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變
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爲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
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惑天下許行從而行之
猶墨者之於翟耳國策齊策軍重踵高宛高誘注云
踵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
是廛自居也氓與甿同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
劑治甿云云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

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至六鄉皆云民不
言甿此變民言甿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遂稱民
都鄙稱甿甿屬都鄙故爲野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憂
民氓淮南子脩務訓云以寬民氓高誘注皆云野民
曰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甿云三
蒼云邊人云甿邊人亦即都鄙之民也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注】文公與之
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
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疏】
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
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
即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羔裘箋云舍猶處
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廛宅趙氏
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
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廛宅也○注捆猶至叩之
也○正義曰音義出捆屨云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
織也埤倉曰捆致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裍音同

又出叩椓云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豖此所引許說蓋
淮南子注淮南子脩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
篹組高誘注云捆叩椓篹組邪文如今之綬沒黑見
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椓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
壼箋云壼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孔氏正義云
捆過而密緻緻即緻叩之使堅堅亦緻也高注淮南
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捆屨織
席何以爲食知其賣之以供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
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
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
神農之道也【疏】注棄陳良之儒道○正義曰漢書藝
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
重其言於道爲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首推

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爲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疏】注饔飧至事耳○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謂

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饔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孰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云孰食曰饔大東篇可饛簋飧傳云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饔周禮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何休注云餕熟食饔熟肉餕饔卽飧饔淮南子道應訓羞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壺餕卽壺飧是飧餕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是也○注是爲至君乎○正義曰毛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箋讀烈爲厲云厲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語所云厲已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周書諡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爲奉養也上云

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得賢賢卽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疏】注以毳至衣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毳罽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爲氈注云毳毛毛細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云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枲韤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枲衣本說文編枲韤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取未績之麻編之爲足衣如今草鞵之類枲衣亦

謂編枲爲衣按說文云編枲韤此云衣褐非韤故趙氏不言韤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枲韤一曰粗衣急就篇鞁鞮卬角褐韤巾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爲編枲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枲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枲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衣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卽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綿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菅蹻跐踦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爲布長襦演解露又以褐爲裾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曰

冠〔注〕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注〕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疏〕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女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邪〔疏〕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齊謂炊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爨者齊人謂炊曰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於竈故謂竈爲爨楚茨傳云爨饔爨廩爨也此謂竈又曰踖踖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釜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爲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犁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犁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爲犁爨本竈名用以炊即以炊爲爨猶犁本田器用以耕即以耕爲犁也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疏〕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攷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說文鬲部云鬴鍑屬也重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冶爲之也故云冶鐵攷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說文瓦部云甑甗也甗甑也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箅蔽甑底而加米其上而餴之而餾之甑屬瓦陶爲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爲鑪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鬴曰䤷是也䤷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猶

呼其上之鐵爲鍋其下土爲鍋臺[illegible]甑今以木爲之其下亦以木爲檽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爲之俗呼蒸籠亦甑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疏〕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爲刑罰之器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以攻守之器爲械而實非桎梏兵甲之專名故荀子王制篇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甑耕犁而言是凡器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爲居止之止此爲禁止之止故又申解止爲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號公爲王宮於玤鄘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廛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爲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

何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
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
君自六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
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
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
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
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

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疏注一人而備百工之
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爲也諸經注或以爲
釋作或以作釋爲二字轉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
工之所爲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爲字斷不與備字連
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爲而後用之作即爲也荀子
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
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
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
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
出路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羸路云力爲切
字亦作羸郞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
路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則
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羸見於
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
改瘠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謬同也力爲切瘦也羸
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灝攷
異云趙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
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
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

路字之證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注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
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疏故曰至義也○
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云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
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即君子勞心也云或
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
勞心者治人以下則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
其上○正義曰荀子脩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
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食正
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

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以親睦
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
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知多取於民故不
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
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人之利正君子之稿也
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
於小人思有以破之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
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
一人之私言矣故云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
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
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
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
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

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疏】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舉堯舜之事明通變神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遭洪至害人○正義曰洪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盛也說文水部云濫氾也氾濫也二字轉注以疊韻故遞稱之楚辭九辯云何氾濫之浮雲兮注云浮雲晻翳晻翳雲之盛也史記韓非傳云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盛也劉向九歎憂苦篇云折銳摧矜凝氾濫兮注云氾濫猶浮沉也水盛故浮沉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猶未平也凡事縱則順橫則逆橫行水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所以盛緣逆流惟逆流則浮沉於天下而天下所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轂長轂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長猶盛也說文艸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為草木之盛也毛詩正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氾論訓當市繁之時高誘注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王逸注皆云繁衆也繁通作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注云蕃蕃息也國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即繁息繁息即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為升是登即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即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成用猶備用備用猶升用也鄭氏解不成用為不可善用竹無邊滕則不可善用猶穀不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偪古逼字爾雅釋言云逼迫也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獨憂念之謂堯懼其傷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者舉獸以見鳥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炎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傳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舜而敷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傅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馬氏

注云敷分也敷之訓布布散也散亦分也然則敷治即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趙氏以治釋敷則趙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無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高誘注云理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里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訓分則治之義亦為分蓋趙氏以治釋敷即以理釋敷亦正以分釋敷趙氏注經每有此例無礙經之有治字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注】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疏】注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是掌為主也掌火猶掌冰故掌火即主火之官云猶古之火正者襄公九年左傳晉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為之後命益為虞闕伯乃代益為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酷猛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訓熾熾為盛烈亦為盛即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艸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盛釋熾也視山澤為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為陋則云陋之視以為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為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皐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栞木又錄禹貢隨山栞木作行山表木說文栞槎識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櫱賈逵注云槎衺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衺斫也槎識謂衺斫其木以為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為表識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

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刋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
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尚書也楚辭大招云
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萌則見物
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
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去故
加遠字也閩監毛三本遠竄上多奔走二字　禹疏

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注**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
外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
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啟
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疏**禹疏九河○正
義曰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
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
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
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
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
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
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涼則反凝結堅
實而成冰土過寒涼則反融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
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堅流於衆石
之間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
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
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
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
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
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煖之地則水
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
汾洛涇渭之源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
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
降土升也濟伊洛瀍澗池沁之源皆出東南溫煖之

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焉
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
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
則濁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上自必漸降於下而
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鯀之治河績
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
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
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掘地注海使水由
地中行又何氾濫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
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濬去
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
使之暫停於上以取之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籌劃乃
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遞濬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
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濬入河通流注海一河間
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
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
復一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深濬一河九歲必各
濬一次周而復始永濬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患焉後
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
知水之勢者哉○淪濟漯○正義曰禹貢云導沇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
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漯
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泲沇也東入于海
从水𠂔聲四瀆之泲字如此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
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有泲字而
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泲然
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
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孟子
曰禹疏九河淪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
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
漯之漯說文本作濕燥涇之涇說文本作涇隸改日
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涇濕涇二字混而
無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
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二
漯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漯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
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漯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
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
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
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
時遂定惟用漯耳孟康言河徙惟用漯雖似小誤其

以禹釃二渠一爲漯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河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以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澺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即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屬潁川耳班氏於魯陽序澺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澺澺亦汝也連澺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盂縣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酈注於澺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皐山狼皐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盂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山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即猛山而猛與盂形近而譌大盂山即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

○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潛爲

二瀆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肥胊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滋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沘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趣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破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澤荷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

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今漢書地理志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通至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瀹漬也字同於蜀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瀹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齋戒疏瀹其心瀹與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乃以爲文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釃爲二又播爲九釃播皆分疏瀹亦皆分開通也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敷此以治釋瀹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拒而退去之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溢蔽塞其南以雍拒之壅卽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堰與且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汝邪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穎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

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漲洩於樊良射陽之間推抵之偏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穎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實決汝也旣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穎渦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卽入淮之汝不可云決淮汝致與下句沓複故云決汝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淮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卽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穎水自穎上縣入淮沙水渦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盛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穎沙渦諸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

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決汝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蓋知杜預酈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奥而爲地理之學者尚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書曰至弗子○正義曰皐陶謨文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注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疏 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尚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爲后稷也○注樹種藝殖也○正義曰呂氏

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蓮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藝麻如之何傳云藝樹也說文丮部云藝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眞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五種黍稷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攷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値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穄然不

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粱兼收黍稷不淍足正諸家之謬其攷粱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嬲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稾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粱即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粱好粟其証也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淆而一之舉粱輒遺稷舉稷又遺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据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葢据食醫

孟子正義卷十一　七

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据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据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据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据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据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据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古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秫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進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菰有粱而王逸則以粱爲菰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粱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粱也是爲有粱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爲諸經之左證矣其攷稷云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齋重文秫稷之黏者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葢穄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人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穈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良耜之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不可以富粟爲稷也其攷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穈穄也穄穈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穄黍

孟子正義卷十一　六

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尙黍也不黏者有穈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穈穄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攷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粱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攷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是育即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教也【疏】人之至有信○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臧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温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温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

謂道不可不脩者也脩道以仁及聖人脩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别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

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愼徽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國時傳别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即爲尚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懞以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言六逆六順則皆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碏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弒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嚱發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議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碏一例孟子

染於詩書所曰五教宜得其眞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据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即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家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原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得偏

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疏放勳曰○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音馹或作曰誤也按趙注云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曰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叙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曰字皆作日釋文於曰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尚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甚按孔本作放勳曰與音義同他本俱作日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啎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本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宓犧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其號如斟灌氏斟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爲號信矣堯典稱允子朱稱鯀皆名其云有鰥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謚是也○注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曰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勑勞勑也爾雅勞來勤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勤民也又云軭盭也戾與盭通說文軭車戾也字通作匡攷工記輪人則輪雖敝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說文云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弓弩多匡軭者枉謂之匡故正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牖其蒙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孟氏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羸窮即乏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德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羸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勤民之事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堯號也廖本攷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慾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疏】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曾子之言故於

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皋陶也○注農夫以不易治爲己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注】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疏】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引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遠遊貌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盛故趙氏以盛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庾與之釜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滋益於人也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

孟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心哉葢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屏棄一切無所用心葢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曰使民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不能無爲而治即不能民無能名亦卽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卽勞心勞心如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疏】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效法夷蠻之道閩監毛三本作同其道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

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疏】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音義出倍之云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偝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此注亦云背倍也偝背倍三字通借字見禮記坊記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疏】注任擔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生民篇云是任是負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唴哭極音絕亦謂之唴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塋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入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堊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注】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疏】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陽日出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陽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綦毋邃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杲杲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暠然白首暠與杲同字又作皜重言之則曰皜皜又云杲之言皎

皎也說文杲明也衛風伯兮篇杲杲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杲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杲相近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爲期注云皓與顥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皜皜即是顥顥爾雅釋天云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尚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

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能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皜皜不可上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爲潔白良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挍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於作放音義出質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托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疏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鶪伯勞也引詩在豳風七月篇第二章亦云七月鳴鶪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鶪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鶪則鳴鶪者百鷯也百鷯即伯勞是鶪通作鴃故趙氏以鴃爲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鶪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鶪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博一聲之轉也豳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本是五月鳴鶪鄭氏謂豳地晚寒豳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正以鴃應陰氣而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

勞之舌非謂其聲之嘵嘵啅譟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鴃舌同也南蠻不皆鴃舌鴃舌不必南蠻南蠻言其地鴃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曾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接篇顧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通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曾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鴃舌以上斥許行與曾子之心亦遠異也貫下斥陳相爾雅釋言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爲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

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疏】注詩魯至相也○正義曰引詩在魯頌閟宮弟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懲艾也爾雅釋詩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爲應故以當訓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篇荊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氏亦讀膺爲應矣國策齊策云車轂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既釋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即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爲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爲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此說得之翟氏灝攷異云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忒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訛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宇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反說者應上方且之詞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誑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疏】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云無二賈也閩監毛三本賈作價○注不相僞誑○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僞詐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許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誑釋僞閩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爲詐爲即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

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疏注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
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
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
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
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
並稱故趙氏以性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
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蓰五倍也
什十倍也○正義曰音義出倍蓰云丁音師云從竹
下從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訓半倍而益之又音麗
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蓰按倍爲
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六得六而
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
故云半倍而益之蓰字說文所無竹下從說文訓從
箄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籭說文竹器可以
取籭去細籭亦通從也從通籭故亦作灑爾雅釋樂
大瑟謂之灑大瑟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
弦相麗則離也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
爲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即通稱爲灑灑

通籭又通於蓰蓰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
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之
皆十倍也○注譬若和氏至同哉○正義曰史記藺
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
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
價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注則使天下有爭亂
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
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釋亂○注巨粗屨也小
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
已矣高誘注云巨猶略也猶同粗即麤字淮南子主
術訓云而炮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
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疑是精粗之體
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通謂之大小巨爲
大即爲麤也小爲精即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
此物情之迥異許子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
治國家以情不以形此堯舜所以用心而通變神化
也豈特一屨之微哉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
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也疏神農務本○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
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
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
○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萬攷文古本作万
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
氏所本也攷文引足利本作淳樸敦通純純亦通淳
也○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
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
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
君臣並耕即所爲同之君臣也誖亂上下之叙故以
上下之叙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疏注夷之治墨家

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
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
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
知別親疏其六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
皆墨翟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
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
氏之墨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
腹䵍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
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驌繹史
云田鳩蓋即田俅子論衡墨家之役纏子皆所謂墨者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
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
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

見疏夷子不來○正義曰趙氏以夷子不來是託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

孟子正義卷十一 三十三

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疏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尚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此以薄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爲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疏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是保傳云保安也故以安釋保○注之以爲至始耳○正義曰毛詩豳風鴟鴞篇云恩斯勤斯傳云恩愛

孟子正義卷十一 三十四

也是愛卽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士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二字義同有階級卽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謚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卽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卽愛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疏赤子至罪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赤子無知或觸陷於死

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
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
子稱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
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
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
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
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一切經
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爲愛猶愛之爲仁也
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爲吾
之親近始保救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爲吾
兄之子始保救之故云若赤子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
他人子亦愛救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救其將
入井愚民惟保救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
以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
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
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爲不達
人情孔本韓本亦愛救之作驚救之 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
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
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
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疏注上世未制禮之時○
○義曰易繫辭傳云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翟氏灝攷異云此云
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
自有藁梩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至
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阬阬虛也注云壑谿
壑也阬阬謂阬塹也阬即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
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
云他日過之過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
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
委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
道矣注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
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
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
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
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疏狐狸食之○正義
曰阮氏元挍勘記
云石經狸作貍案詩取彼狐貍釋文唐石經皆作貍
○蠅蚋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訥云諸
本或作蟡誤也丁云蟡未詳所出或以蟡與蝤同謂
蜉蝣也音由又一說云蟡姑即螻姑也趙氏佑溫故
錄云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轂轂讀爲狗北人謂之
喇喇姑亦曰螻狗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蟘蟊

賊先東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塍
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
者音義一說蚋或作蟡一說蟡姑即螻姑也則似以
蚋姑爲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
月令孟夏螻蟈鳴即此物也蟈與姑聲相亂耳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螻蛄疊韻字聲轉爲螻蟈倒言之
則爲蛄螻方言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
之杜狗或謂蛄螻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即杜狗也順
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螻蛄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
爲螻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
高誘注云螻螻蛄也愼小篇云巨防容螻注云隄有
孔穴容螻蛄也或又謂之蟡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
云螻蛄食稽謂之蟡蛄孟子音義蚋諸本或作蟡一
說云蟡姑即螻蛄也蟡與螻聲正相近矣螻蛄短翅
鳴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
以一蟲字括之爲蠅爲蟡蛄則二物爲蠅爲蚋爲姑
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蚋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蟁阮氏
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
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嚏其腦故
方言云盬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

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䖟同即此也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注嘬攢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嘬炙注云嘬謂一舉盡臠蓋獸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攢共食之者嘬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讀嘬爲聚故以攢共解之○注額顙至出於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顙即額也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注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賈氏疏云俗人謂額顙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疵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疵者其顙有疵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泚毛詩邶風新臺有泚傳云泚鮮明貌說文作玼而訓泚爲清蓋額色鮮明必爲汗漬故以爲汗出泚泚然說文心部云慙媿也人媿則汗出於額故以爲慙然以爲慙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泚宜爲疵之借耳○注虆梩至取土者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梠臿也從木㠯聲一曰徙土輂齊人語也梩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疏云梩或解作臿或解作鍬鍬臿亦不殊孟子蓋歸反虆梩而掩之趙曰虆梩籠臿之

屬可以取土者也虆即欙之假借可以舁土者梩同梠可以臿地振土者一曰徙土輂此別一義謂梠即欙孫奭孟子音義云梩土轝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斛謂之疀郭注云皆古鍫鍤字管子度地篇云籠臿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蕢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籠蕢即虆臿插即梩故云籠臿之屬○注而掩之實是其道○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失意則悵悵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己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愛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閒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閒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是夷子憮然四字絕句爲閒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禰衡傳云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蓋是時劉表必正稱譽歎笑衡笑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此憮然亦謂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厲融云嘗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之事與己所期所見不同往往靜默不動躊躕既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夫子之辨沮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之從孟子是也亦有躊躕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禰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閒者有頃之閒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閒高誘注

云閒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閒曰高誘注云閒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閒不言而出釋文云閒少時也○注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疏】墨子元同質而違中○正義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同即無差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洪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循質猶儉也違中故不可徧從也

姪廷琮瑚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一終

孟子正義卷十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疏】且志曰枉尺而直尋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𢕟用孟子而以𢕟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延母紀産碑云恭殖陝少陝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願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椁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聶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 且夫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疏則枉至爲與○
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盍不待招而見貴不能一見即霸王
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
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
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
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疏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
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
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

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
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
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
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
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
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
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
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或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注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謂王良
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
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
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
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
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
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

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於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
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腸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
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
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
者皆爲逆射故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
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厰而射之不題禽不垝遇不提草越防不追題禽迎禽而射之垝遇謂
旁射也垝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
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
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

過班固東都賦云弦不睼禽轡不詭遇抵踶逝與迦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傳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雝容步中鑾豈效詭遇子馳騁趨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儷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順掌與變奚同乘故請辭【疏】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踐躪狠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臧即今五臟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駛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摜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即毋之隸變傳即謂慣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耻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疏】注御者尙知耻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耻也閩監毛三本作羞耻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疏】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料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攷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北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諼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尚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大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首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即公孫衍稱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大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送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議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

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堉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堉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堉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燕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順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

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已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從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諤諤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疏】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即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爲男子則在八卦爲乾易家人象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囿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爲道故爲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

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爲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爲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跼蹐而效妾婦爲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即爲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爲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即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疏】

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宵謂宮他曰子爲宵謂齊王曰宵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

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贄云義與贄同白虎通瑞贄篇云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贄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盷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劇也惶惶卽皇皇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齍即粢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爲簠簋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舂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粢豐盛毛傳云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繅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帥即率也是衣服即祭服也○注不成至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腯肥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備牲而云不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即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腯故又申之以肥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腯爲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腯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囿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

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刲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飯作飲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爲幎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音冥孟同爲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藏也皿幎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幎無關禮制乎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幎即冪亦作冪冪亦與鼏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鼏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扃冪冪即鼏此覆鼎之冪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鼏鼎鼏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鼏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冪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冪即巾也以其冪物故亦謂之冪用布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

綌冪鄉射禮尊綌冪燕禮公尊瓦大兩冪用綌若錫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冪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有司徹簠有蓋冪所以覆簠者也尊壺籩豆簠簋皆有冪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冪八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冪八彝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黼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醴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冪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故有冪尊于房戶外為賤御賤故無冪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士昏喪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冪之有無分乎文質卽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質而無文則其無冪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冪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圜壺無冪亦足為庶人不用

冪之一證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幎字假借解之曰牲殺卽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卽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

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疏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為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為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媒妁之言○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

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玆欲其調適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類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與語助也無意義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疏苟容干祿○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
璩釋地三續云詩緜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
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馹遽傳也成公五年
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
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
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抏之修注云泰與汏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笥也非以其道
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疏】注簞

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儀禮士冠
禮云櫛實于簞注云簞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
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
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其用梓匠
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
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
注周禮至其四○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
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

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
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
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
順也○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爲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
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
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爲侍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
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爲持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
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爲彼志於食
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
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
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注】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
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
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阮氏元挍勘記云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

云塓滅則當云與槾同集韻鏝槾塓三字同也塓乃槾之俗翟氏灝攷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墁四字爲一義則畫墁是畫脂鏤氷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鏝謂之杇說文木部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金部云鏝鐵杇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爲智伯報仇杇謂塗廁之杇今本皆作扦謬甚刃其杇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塓杇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注云杇槾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杇人以時塓館宮室注云杇人塗者塓塗也杇槾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杇卽謂之槾因而塗牆之人卽謂之杇人塓卽墁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事卽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復墁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畫界畫之迹用泥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杇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刉劃傷也勢剝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謂新杇墁之牆而用錐刀勢劃之義亦通

曰否注彭更曰不然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疏移風易俗〇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〇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迥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閻氏若璩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宋皆剔成矣吳師道已譏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湯居亳與葛爲鄰〇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竝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二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

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謚又以孟子湯居亳與
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
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
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
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
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
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
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邱本
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
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
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
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
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
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
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
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
邱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
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
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葢諸郡國皆微子所

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
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
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
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葢薄縣者
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
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
在沛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
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
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
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
三亳本一耳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
去葛爲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
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
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
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
秦徐江黃郯莒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尙存
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
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
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
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
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
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
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
朔傳竇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
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
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
當謂其醜惡無善狀也○注尚書至餉也○正義曰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
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
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

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
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
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
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
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仇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
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
伯殺餉者是
仇此餉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
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爲一夫報仇
也○正義曰周
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卽報仇
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
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
讎卽書仇餉之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日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即始也始即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晚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

孟子正義卷十二　三三

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賊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即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有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即有所有所即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即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即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

孟子正義卷十二　三四

用阮氏元挍勘記云說文匚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篚元纁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爲纁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即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即不惟臣亦念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大誓

疏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

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攷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大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掇拾成篇然坊記引太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叙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同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疏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正義曰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

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疏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驩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戴不勝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於

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者讙也○正義曰音義出咻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使蓋字讙譁同阮氏元挍勘記云韓本作驩是孔本盧本作嚾非讙卽今之諠譁字也

玉篇音囂召呼也此語甚誤讙不得有囂音攷玉篇㗊部囂荒貫切呼也與嚾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囂轉寫譌作音囂○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卽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今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疏】白沙至衆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

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既引曾子曰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枲中枲亦麻也扶卽輔也

孟子正義卷十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駰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

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閉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辵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卽笮字又通作迮爾雅釋言云逼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逼近也是逼迫義亦爲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疏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往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矙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若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冤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

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矙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冤誣妄矣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疏注矙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覸闞視也玉篇廣韻並云覸視也集韻類篇覸又音時引廣雅覸視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覸同闞與瞰字同字亦作矙說文闞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矙或作闞依說文則闞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

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瞰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瞰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卽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瞰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爲實事而先爲設辭豈得二字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趙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牲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疏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正義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脅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歛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歛也蓋歛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爲竦體者脅翕聲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竦起其肩蓋人低首爲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玃爲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絫足撫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絫足之閒加人低首二字尤爲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絫足無所履也此正以卑諂言謂雖卑諂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爲起而徒以歛訓之閻氏依以譏趙氏未爲得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諂因人之意爲笑是爲諂笑笑非由中故是强也脅肩者故爲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强爲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勤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淸則耳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勳篇云觸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爲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是畦爲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菜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槹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敘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槹日浸百畦是其事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疏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云唯君人爲能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㥏或曰𢢀秦晉之閒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𢢀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戁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疏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卽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强之段泄已甚瞯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疏不納於邪○正

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語○減然至畦也○足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疏】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撟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攴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即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疏】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鈃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己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疏】注埤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設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丘壟之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即

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凡市闠軍壘周币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尙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疏】注尙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卽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堯典皐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許以洚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鴻洞卽洚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卽洚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靑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注菹澤至爲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綦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卽王制之沮綦毋邃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葅葅卽菹字菹爲葅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林部云林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卽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宄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疏】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爲姦宄也故下暴行趙

氏又以姦宄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爲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贏優而足恃辯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爲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卽生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既以草木屬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疏】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奄鄣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絫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皡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弇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卽商奄也

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祝甡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迸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卽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迸散在魯之說豳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為二按奄在淮夷旁為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計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戮卽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網竄伏海隅以為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秖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氂麈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憝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有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卽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

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一句不得既為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為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為虐惟奄為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為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匯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滅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嗾祿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注】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疏】注書尚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豳風載纘武功傳云纘繼也是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啟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旦丕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丕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爲大失

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疏】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譊譊讙咋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弑道故不書弑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天王先命誘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誘士亦失其官故

君子於宋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弑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晉一弑

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弑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而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邱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春秋數稱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穀梁謂弑君賊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帥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

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鍇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議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罪雖酖叔牙繼慶父其功未足以揜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

正旨一卷可稱爲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有周禮非以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

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乎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蓋妖妄不足道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注】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疏】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恣放也說文心部云恣縱也列子黃帝篇云橫心之所念釋文云橫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俯身於內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

士卽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
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
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
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
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
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
而放縱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按離縱跂
訾卽橫議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
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
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
政之不順者爲橫政行之不順者爲橫行則議之不
順者爲橫議庖犧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旣
設卦觀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子之倫此
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無
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
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言仁義
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疏注言仁至
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
之說滿於天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
擠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
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
似專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
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
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
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
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
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
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楊墨所塞曰聖
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
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惠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爲是何如清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
人反若多所牽攬故曰惡紫奪朱惡鄭聲雅豈惟亂
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
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卽一陰一陽也趙氏
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卽此帝王相傳之道載
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
孔子之道卽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
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
經可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
不得作注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
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疏注閑習至距之○正
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訓防或訓法然非講
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旣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
法之法之乃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
爲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

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
墨者又互相楊墨焉天下國家遂陰受其害而不知
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
道習先聖之道卽講習六經不空憑心悟也趙氏訓
閑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倦注云淫
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云淫放
濫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爲我兼愛
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
濫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
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放先
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
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爲
拒守之拒是也旣拒楊墨以遮其原於是放逐其依
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
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
昔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
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
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與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
明先聖之道故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疏】注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詖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黠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楊有歸楊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似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即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非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淪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

之道而憑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黠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即先王之道也學即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楊墨之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疏】注抑治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即道河道江道漢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鴻稱是抑即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即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諸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撫弱者昧撫弱即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謂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

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篡弒禍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盡善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弒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無論君有道無道弒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弒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漸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弒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

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
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
奸謀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
歡泰之知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
間方孝孺卓敬等奮奪之言遂怒而傑其身夷其族
其怒也即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
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弑父與
君之爲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謂亂
臣賊子夫人能書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
人能定之何待伏羲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
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
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
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
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
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
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
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
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
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

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
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
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
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
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
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
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疏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
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爲徒高誘注
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楊子法言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

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
則孟子之傳不造牟于理或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
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
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
杏喙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氾論訓云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此可見其
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
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
不辯也疏禹稷駢蹟○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
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
蹟乃顛蹟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
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篇稱胼胝史記李斯傳稱
禹手足胼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趙注作駢蹟韻會先
韻駢字注云胼胝皮堅也或作跰通作駢引孟注爲
證支韻胝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跰也或作跖亦
作蹟其下亦引孟注一似胼駢蹟胝之字初無異義

然說文但有駢字無胼字胝訓爲腄謂瘢胝也竹尼
切蹟訓爲跆引詩載蹟其尾言顛蹟也陟利切則其
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顏色黎黑竅
氣不通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
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
曰禹步尚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踦也所謂足不
相過者穀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綦楚謂之疏衛謂之輒陸德明釋文据劉兆云綦
連併也疏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如見縶絆也据
此則駢蹟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繭明矣蓋駢是攣
局不分與左傳駢脅莊子駢指一例列子楊朱篇禹
身體偏枯手足駢胝正作駢其確證也蹟謂踆躓弱
行列子說符篇其行足蹟株焰焦貢易林擔載差蹟
跛跌右足又跛蹟未起失利後市皆此義其以駢蹟
爲胼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胼字云
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不審本末輒云相通去之
遠矣稷駢蹟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語禹稷躬稼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周公仰思
○正義曰音義云按字書卬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煖仲尼栖栖突不煖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暇煖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雖稍後於班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楊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次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即塵甑之謂去齊接淅又孔子質事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爲汗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疏注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仕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殆從遊於梁者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燕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按此事見孟子是匡爲姓章爲名○注陳仲子至餓也○

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周氏柄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尚在況云其率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仰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爲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注螬蟲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方言云蠐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或謂之卷蠾或謂之蝖毂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說文蚰部云蠹木中蟲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螬食李即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槽疑螬字之譌說文作蠤𧒒蠤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按淮南子氾論訓槽矛無擊高誘注云槽讀領如蠐螬之螬螬槽固可假借而蠐與蟦通皆與螬爲聲之轉緩呼爲蠐螬急呼則單爲螬以爲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字在螬字上是時仲子匍匐而往則必以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減未可爲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恒顛倒明之故孟子實字原在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匍匐而往井上資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咽嗌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即咽食物下於咽嗌故即謂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嚼也非上之李實非一特取此螬食者是目盲不知擇也夫螬食之餘匍匐就食極形仲子

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尚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注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邱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疏 注巨擘至器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

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闕問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闕問所傷是足指故下云取其一屨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邱蚓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邱螾單名之則爲蚓爲螾荀子勸學篇云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即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讚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螾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

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曰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汙充其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注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疏 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爲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乃不能決其爲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注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曰辟纑 疏 注緝績至辟纑○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𣏟萉之總名也當云治萉枲之總名下文云𣏟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纑皆云緝績其麻曰辟辟音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即𣏟也糸部云纑布縷也劉熙孟子注云練絲曰纑練絲謂取所緝之縷治之也練者湅也湅者潚也次諸漂瀲之也已湅曰纑未湅曰𦆑廣雅曰𦆑緰也緰是生絲未湅之縷生絲然故曰緰也知成國謂已湅曰練絲言布縷者以別乎絲縷也綌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纑禮經縷分別若干升以爲麤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湅麻曰纑麻部𪎭未湅治纑也然曰湅治之乃曰纑蓋縷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湅

總衰之纏則湅之若吉服之緵則無不湅者不湅者
曰繐湅者曰纏統呼曰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
緝卽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按說文
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
葢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繼也先以爪
剖而分則辟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
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故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卽緝績也曰仲子齊之世
家也兄戴葢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
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
於陵 注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
齊卿食采於葢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
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疏 注兄名至於葢○正義曰水經
注濟水篇引孟子云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
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葢字則

戴字連兄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
經學巵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葢爲句云
戴葢祇是乘軒愚按葢旣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
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
朋葢戴車載是李氏戴葢之語未爲無本矣○注竄
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
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
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
唐張說石泉驛詩曰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
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
泉非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
邱縣淯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
矣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
鶃者爲哉 注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
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
鶃鶃鵝鳴聲 疏 注頻顣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已頻
顣云上音紕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

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
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頞也
王弼注云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
靈光殿賦云憯嚬蹙而含悴憯悴卽不樂不樂卽不
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所賓附顰戚不前而止又顰
涉水顰戚也从頻卑聲頻爲顰省戚爲顣省也文選
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嚬瘁注云孟子曰嚬蹙而
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顣憂貌也此孟子葢注文傳寫
譌誤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卽解已頻顣曰而下
文申明頻爲頻眉顣爲蹙顣顣卽頞莊子至樂篇云
髑髏深矉蹙頞矉卽頻字之假借蹙頞連文則深頻
指頻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蹙頞爲臏蹙翻因以頻爲
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已上皆言仲子之文
未嘗聞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已頻顣
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
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
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鵝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
以爲怪獨仲子一已以爲不是也用一已字正見其
孤犢非人情克已復禮爲仁正克此已耳○注鶃鶃
鵝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鶃鶃云丁五歷切鵝也阮

氏元校勘記云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葢孟子書
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
作鶃則爲說文六鶃字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
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
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注 異日
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
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
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
所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
其操也 疏 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
孟子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以吐代哇是

晧則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過孔子則孔子欲化之須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人便是聖賢分際不同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弟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

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並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

疏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鶂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鶂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此

孟子正義卷十三終

姪廷琮 廷琥 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疏 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邾人呼邾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眡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以縣爲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闢楊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離婁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從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使可用其聽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顛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側但之情弱者特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負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與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注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疏 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柄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

輿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
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
一在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
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
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
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
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
當其世趙注同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
耳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注 師曠晉平公
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
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
羽也 疏 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傳
云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
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
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

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
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
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
二月建焉大蔟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
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
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
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
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貿
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
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
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
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
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
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
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
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
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
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
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

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
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
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
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
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尚
書臯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舉陽
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
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
數之故始大蔟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泠州鳩曰
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
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秝志引
尚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光地謂卽宮徵商
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
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
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
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既七
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

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
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
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爲蕤賓所
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爲大呂所以生夷則也
商角之間有律爲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
律爲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爲無射所
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
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
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
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
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
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
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
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
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
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
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
爲樂其器雖十餘種而弦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
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

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案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爲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盛德象火其音徵蓋謂絲之屬於卦爲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尚徵也夫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卽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

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尚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五相爲用者也旋宮乃漢以前諧五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發自虞書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卽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四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

一調之首卽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淸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首亦與羽首音淸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爲正以六律正五音卽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之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鍾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尺丈引曰度以較毫竹之音黃鍾之容千二百黍爲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

土樂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之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覈其至要爲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爲律黃鍾爲陽律之本在管爲首內聲在琴爲第一絃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爲二陽第二律大蔟寅爲三陽第三律夾鍾卯爲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爲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爲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爲陰呂之本在管爲極上孔在琴爲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爲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五呂應鍾亥爲六陰第六呂陰陽各六管自第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

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弦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弦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爲七均循環消長共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七均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弦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弦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爲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爲七均不分陰陽各爲六律而渾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爲律本而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敷六律乃以應鍾爲變宮變宮猶不敷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敷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臨五律以數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午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

之所必至況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敷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弦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弦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

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弦今之管弦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弦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大蔟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徵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淩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

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
角又可爲宮大蔟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
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
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卽五聲二變也蓋出
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
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
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卽徵
聲也黃鍾者卽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
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
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
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
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
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
聲也蓋琴律一弦爲黃鍾三弦爲仲呂正宮調一弦
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弦爲上字故以上字配
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
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淸聲者蓋卽字譜高下之別
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
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

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大蔟之律
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
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
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
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
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
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
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尚書
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啟之
也不知燕樂字譜卽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
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卽鄭譯
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
後儒不遑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
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
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
呂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
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推求
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淸
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卽今之吹笙定
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

正五音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注 當行仁
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注 仁心性仁
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
被澤乃可爲後法也 疏 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仁陰
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又云五性者何謂仁
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
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
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
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以心
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惻隱之心故白虎通
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恩卽任於仁矣○
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
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
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

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
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
人不能徧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普於天下且或恩
及此而害在彼䘏在甲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
不足爲後世法也○注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正義
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
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 注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
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疏 注但
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云惕然而
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
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
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
有善心而不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
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旣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
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
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爲通變神化之用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閩監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過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爲不過差而不忘別屬下謂不可忘者因其遵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爲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兼該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屏棄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疏注盡己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道竭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糸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云勝盡也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憑其目力以爲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其規矩準繩但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臆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通變神化運用不窮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疏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彖傳云需須也須即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

述之乎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皋蘭被徑兮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天下而天下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矣不忍人之政仁政也即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法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有治人即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道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疏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邱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深與鄭異義因即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疏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

第一六四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58　版正內

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疏】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隊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道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爲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爲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爲百工以度爲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按毛詩周頌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儆百工尚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即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犯觸也是犯義即觸義犯刑即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爲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僞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

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通解以下指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衆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逑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浸淫漸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鞭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既微矣然而鄭有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於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於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疾視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下無學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大學也者乃所以明其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

子化其情也桎梏欖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淵於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疏】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孟子毛傳皆曰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蓋四家之訓也諸詍諸也詍諸語相及也諸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諸諸然而沸注諸諸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屬笑語孟子以言

則非先王之道爲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即生於其心而爲詖爲淫爲邪爲遁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徒以心覺心悟自以爲是一倡百和眞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爲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爲泄泄然無然泄泄即無泄泄然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肯不能行善臣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疏】注人臣至君也○正義曰後漢書郅惲傳云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彊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彊即勉也彊其君之所不能即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爲之事憚爲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傳云

求者請也君所憚爲臣請求之使君勉彊爲之何以責難於君即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心故憚於爲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乃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婞直以觸之矯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告矣故欲閉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明則邪心自絕此所以爲恭爲敬白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退此禮之性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

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疏】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通訓也人倫即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爲人事之善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

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何以後之遺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謚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名即謚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

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輈人云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鑒鏡也是鑒爲視亦爲鏡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令也故周自東遷以後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

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
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恆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也【疏】注恆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
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
身無以為本也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
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疏】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為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
大家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
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
記少儀云不願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
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為善亦易為惡彼其謀厚世傳為德
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為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為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
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為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為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為齊民先而何得罪之
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為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為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
慕之天下慕之而有得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
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思柔固齪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為刻深偏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
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敝上以弋能名其亦為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　巨
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
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洽
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疏】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辭懷沙云邈
不可慕兮注云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
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徹也徧徹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

即是滿溢滿溢即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即不得罪於巨室
而為政不難矣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
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

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强國故齊
侯畏而耻之泣涕而與爲婚 疏 涕出而女於吳○正
義曰說苑權謀篇云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
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
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
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
質於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
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
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
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
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
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
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 注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
法度焉而耻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
也 疏 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夫然
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即學大國也書大傳
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趣明師高誘注云師所
以取法則法則即法度以大國爲師即是
以大國爲法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 如耻之莫
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
下矣 注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
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
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
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注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
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
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
之無常也 疏 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大雅
文王第四章及第五章四章毛傳云麗
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
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
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
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
人尚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
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

⿰麗攴數也注云偶物爲⿰麗攴⿰麗攴與麗同周禮夏官校人注
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
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
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
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
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
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
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
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
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
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
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臼
以椈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 注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
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敢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

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疏】注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過之義前言改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爲強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恉也危卽菑也安之卽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疏】注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

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爲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卽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卽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

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酈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氏強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卽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爲楚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達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倉浪靑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靑也豔歌何嘗行上悲滄浪之天但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從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靑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淸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淸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淸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淸

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黃東叙可謂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與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妄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濁乃習染下云自侮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爲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改爲清由惡而善也清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是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欵稱申生爲孺子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

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疏】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驩兜注云伐亦誅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疏】如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慄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孟子正義卷十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

○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卽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趨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

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卽趨是聚與趨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紀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旣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理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離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

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旣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有鄉爾卿特牲饋食禮祝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
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
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
不可得也【疏】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曰埤與卑通亦
作庳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玉卑注云卑
下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
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
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也野空闊
故大大卽廣也故字亦通於廣趙氏以壙野釋之讀
壙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驅馬也从馬區聲敺古文
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攴者小擊也今之扑字
鞭箠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攴引申爲
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敺之以炮土之鼓敺
之孟子爲淵敺魚爲叢敺爵爲湯武敺民皆用古文
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毆義別○注獺獱也○正
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猵獺屬也或從賓
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

璞三倉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
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
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蓄池魚者
必去猵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
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腰以下似
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獺
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
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注
鸇土鸇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鸇注云鷂屬
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鸇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
亦謂之土鸇詩疏引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喙
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諸
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
此指獺鸇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
紂爲之敺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
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敺民亦如桀紂爲湯武敺
民矣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
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欲
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
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
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
陷死亡桀紂是也【疏】注艾可至益善○正義曰毛詩
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
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
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
爲音俗譌作炙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
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爲爲何爲奚爲
之爲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
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
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
爲不熟皆言苟使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
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

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詩
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
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
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
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
同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
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
也【疏】猶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
沈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愍也愍即閔也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爲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爲仁親親是也何爲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爲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攷文古本作爾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指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

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疏】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愼思爲誠之一事乃就

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

之謂有指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義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忠其不明既明矣又患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

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爲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游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

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疏】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

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盆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疏】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

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灝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翟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疏】太公至老者○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淸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疏】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收周

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圓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而七而已乃尚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遠微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緣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刑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即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丘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攴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即伐也莊公

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顚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弃弃即棄也卻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之意也

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疏】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禮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煖燠孰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

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溧下霜出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所陌徑遂皆開墾是為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講耕耨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為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組綬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為戰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民也【疏】聚斂富君○正義曰韓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為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矑盧童子也睞目童子不正也牟童

皆不从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為在即以在為察謂察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即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目之蒙蒙也翟氏灝攷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

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
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
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
人之道斯爲審矣【疏】目爲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
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精與睛
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卽謂肝木之
精目既爲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卽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氣
曰神是也不必爲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爲恭儉【注】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
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悲高誘注云廉猶儉
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又部云奪手持隹失之
也支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鳥失之卽脫去之脫也奪
乃敓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注】恭儉之人儼
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爲之哉
【疏】注恭儉至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

儼然儼然卽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
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
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
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皃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
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諂笑云強笑也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
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疏】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
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幸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
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疏】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
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
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
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
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一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
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
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負有
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

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耶疏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疏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一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與道合之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妾婦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髡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卽孟子援天下之權也髡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髡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卽聖賢之權也髡不知道亦不知權矣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疏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進而不行卽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

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非以報之因父之傷己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即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不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即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與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己出行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即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即此心責而執此意即爲反以相傷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注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注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注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疏 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矣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注 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 疏 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

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揆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訧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疏政不足間○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間也音義出足間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過至度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室人交徧讁我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讁發釋文云讁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間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間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訧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間又以訧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之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訧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乖忤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顧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訧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卽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己未爲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爲己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

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卽司漁卽所謂東觀漁者申陳音近申蒯蓋卽陳不占占之爲蒯猶覘之爲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彷彿耳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疏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疏 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云易輕易也說文訓責爲求求之義不足以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己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愼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注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 疏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愼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爲師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肆自相傾軋攻擊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愼則有患矣 疏 君子至言[illegible]○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illegible]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駟不及舌句下按故[illegible]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章相貫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即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illegible]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illegible]輕易其言以爲蹇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illegible]言而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illegible]害[illegible]風俗人心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illegible]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近[illegible]之爲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illegible]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侗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illegible]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衆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注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注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注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 注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疏 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曰昔者 注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疏 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兮注云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見尚不得爲遲之又久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注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 注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 疏 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便而來既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注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 注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疏 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

於一人求猶責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爲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餔啜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餔啜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王逸注注淈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餔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釃云食其祿也然則餔啜卽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驩本倖佞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觀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倨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無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爲相識卽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爲之師者遂直揭其醜以爲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滕驩且嘗爲輔行驩之在魯必謬托爲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爲貿貿而來故以餔啜言之謂此來但爲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爲飲食之人之可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借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旣爲長者來卽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兔罝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兔罝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兔罝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兔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兔罝鄭箋云兔罝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兔罝網也詩曰肅肅兔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餔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餔啜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沈浮餔啜不可變通者也爲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趙氏以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卽禮卽道明矣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

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注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疏 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慕其名者高談深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日馳騖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注 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 疏 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注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疏 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中之以上

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乎天下之大道有子中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大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覺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再孟子意中則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値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益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値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惘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暫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疏 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疏】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道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即下文厎豫所謂厎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

道正同○注厎致至定也○正義曰厎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厎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厓先生云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遠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己得滿所欲豈尚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泣如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夔夔齊慄既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即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曾子養志於曾晳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

頑嚚厎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又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孟子正義卷十五終

姪廷琮虓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疏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爾雅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孔氏正義云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

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翟氏灝攷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三朡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所在之質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繹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

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湮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也疏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

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王作酆顏師古注云郊今岐山縣是酆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時尚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畎夷即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即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尚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僞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賢此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於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

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郎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郢之名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

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推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酆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浞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

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節六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之六節何也說文卩部云卩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瑞信之通名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序官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瑞符信也節爲瑞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此皆玉也而八節亦首以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所爲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

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
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
注云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
專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
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
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
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大儒
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晻與暗同符節相
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
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關所
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張法而度之即孟子所謂
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綬燃犀解云符節
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
者言事有古今量度王焉按圖索駿膠柱鼓瑟安有
是處夫孰之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者在至不
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
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
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
其乘車度之也【疏】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
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
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
鄭卿多無諡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
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子思亦諡桓豈以賢者之故
邪淮南子汜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
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
聽謂平察之尙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
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
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
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
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
酈道元注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
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
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
桐門橋則洧水之宜厲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

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
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
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遂即其事以深論之禮記
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
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
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
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
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
也車卽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音
義音剩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
渡也度與渡同說苑政理篇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
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
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爲子產有惠民
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

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惠而不知爲政○正義曰此
申明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之
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注云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
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
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
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
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
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治地道水上
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卽十一月徒
杠成十月成梁卽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灝攷異云爾
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
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趙注云周十
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
成輿梁也與爾雅注所引都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
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

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挍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者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正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一月十二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一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一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據閩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証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徛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爲步渡郭釋云步渡彴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榷雙聲

孝武紀曰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而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輿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亙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以刑法卽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若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是辟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僻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辟若周禮閽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禮盤辟皃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盛他書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語意大略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閽人離婁篇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僻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辟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

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闢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爲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毒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夸者死權品庶每生孟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爲貪以貪爲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加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卽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津吏祗候卽有往來喧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旣衆豈一輿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疏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

猶如也古
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疏】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
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
或曰芥哀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
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
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
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
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爲心相視非形
相視故曰心
之所執若是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注】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

爲服【疏】注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
服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
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
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
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
也舊君傳云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
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
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
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
爲君服且爲君之母妻服若己去國則不服惟妻子
仍居本國者服雖待放於
郊尚未去國乃爲舊君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
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
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

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
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
爲之服矣【疏】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
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
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
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
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
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
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
賈季亂其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
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
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
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

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即到也史記酈生
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
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
即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焉先
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
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
子騎士之於酈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
田業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
田菜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
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音義亦出
田菜菜當作寀大夫寀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
萊作業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
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

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搏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音博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宀部云索入家搜也顏氏家訓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鄭氏不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亦未詳瀕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此邪入必審慎得其實既審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人於惑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即困之於其所往也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尚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云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亦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

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帑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遭其荼毒故擬之曰寇讎非直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爲亂其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疏】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爲類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與民爲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爲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鳶鴟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鳶阮氏元挍勘記云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疏】上爲下效也○正義曰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疏】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陳質疑是奠贄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大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魋盍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宣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疏禮義人之所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疏注中者至謂之賢○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尙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爲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卽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注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氾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過千人爲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傑俊能者也天官大宰四曰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注有此賢者至己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注堯典教胄子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讀胄爲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卽堯典之教胄教育連文育卽是教此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卽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樂父兄之賢以養己卽是樂父兄之賢以教己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教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教誨也禮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旣得兼才能而善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爲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卽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秝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己賢子弟旣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注人不爲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疏人有至有爲○正義曰有不爲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爲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爲乃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人能知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千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不爲非義荅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疏言人至患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

比之爲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愼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疏仲尼不爲已甚者○正義曰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嶭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臣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克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關闢亦不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得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顧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鋩太露何歟

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疏注大人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爲杖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注義有至隱也○正義

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疊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窒者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疏】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瑶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愼之又愼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墨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已甚惟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識聖人之樸散爲老氏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與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蠃蛇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力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傅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遠強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擠之而弗酬衆共以爲愿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

尸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眞樸未散不亦愼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詖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即爲大人於是傭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即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已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疏】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為大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疏】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造至也至即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謬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為得其根則深為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即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比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即極深也以道即研幾也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為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為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為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為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為致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右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疏】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發明自得之禮小爾雅廣言云資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隔性與道睽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憑於心之虛以道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縕於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疏】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詳見公孫丑下篇漢書雋不疑傳贊云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
則不能要言之也 疏 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以廣釋博荀
子修身篇云多聞曰博是也說文心部云悉詳盡也
言部云說說釋也詩衛風氓篇云猶可說也箋云說
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
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身云博學而孱守
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
義一幽隱一纖細言幽隱則輕淺者不易解言纖細
則高簡者不屑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纖
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憑空悟
者非聖賢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
華也但知其一端則誠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
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與約相反
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能
解申鑒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
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
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曾子
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
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按孔孟所以重博
學者即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
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為可
以勝天下吾
見其亂矣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
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注 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
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

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 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善服人為善於服人
善養人為善於養人故以服為威力養為仁恩也兩
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即指仁義以仁義求勝於
人即有相形相忌
之意何能服人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
論堯舜其是遠乎 疏 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為
諸侯之長亦音霸諸本
俱作霸非趙氏舊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注 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
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
疏 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
論衡書說篇云出口為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

謂不祥者恒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
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為
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為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
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以實不祥三字連屬
語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
祥之處試為按之不祥之實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
賢為不善之實猶養親為孝之實仁義為善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疏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
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亦見說苑叢說篇鶡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
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
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注 徐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疏】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从水，可以證从水之誤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混，豐流也。盛滿之流也。孟子曰源泉混混。古音讀如衮，俗字作滾。山海經曰：其源渾渾泡泡。郭云：水濆涌也。衮泡二音。渾渾者，假借渾爲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汩乎混流。重言之則曰混混。荀子富國篇云：財貨渾渾如泉源。渾與混同。淮南子原道訓云：混混汩汩。○注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跼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亦空之義也。說文：窾，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岐注云：科，坎也。義並相近。又云：釋水欲窞科臼坑也。說文：阬，虛也。阬與坑同。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並科、渠，皆空之轉聲也。孟子離婁篇：原泉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爲法，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猶至也。至於四海，即注諸海入於海之海。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水。余會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濫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閻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者，當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有此二義：一爲爾雅所云，一爲鄭氏周禮注所云也。況者，比也，譬也。以水之有原本者，比事之有原本者。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誠至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云：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月間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于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于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但言九澮，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畎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

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横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甽水者也溝十之舍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成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洫也洫之長迹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澗十成之横者其横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舍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成入於澮澮横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洫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間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或析疑舊聞舛互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水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甽縱遂横溝縱洫横澮縱川横余謂縱横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横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甽縱爲東畝甽横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畎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横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横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强以呈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甽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即甽二く爲巜即澮衆巜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瀹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甽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甽者名之爲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易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横乃見交暢之義溝冓也縱横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

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洸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資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爲有本是以竭釋涸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商涸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肪乾也肪即枯乾枯皆燥水竭故燥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疏虛聲過實○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云情猶實也故此以過實爲過情○是以至如斯○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疏注幾希無幾也○正義曰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云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云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此兩注互相訓詁幾通作饑饑與豈通爾雅釋詁云饑汔也郭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希摩也廣雅希剴皆訓磨磨摩皆通靡幾者動之微微靡義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即甚近甚少之謂

以希爲遠則幾爲豈以幾爲近則以希爲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云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何異猶曰幾何亦豈遠之意○注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正義曰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則異於禽獸心雖能知之而舍而去之則同於禽獸矣庶民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旨而趙氏能明之趙氏不愧通儒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疏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曰道也等輩則有類次故趙氏以序釋倫儀禮既夕記云倫如朝服禮記中庸云毛猶有倫注並云倫比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序比也倫比序義亦同也一曰道則

人倫即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即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擾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彊之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仁濟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烝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人與至不希○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云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疏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

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

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疏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足兼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常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滕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滕臣保伍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行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儁之士亦以無方所言與趙氏同

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疏】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爲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義定人道祝融屬續三皇之道顓頊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己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

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爲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媟狎也說文女部云媟嬻也荀子榮辱篇云憍泄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媟同泄本發洩之洩故以狎釋之也邇近爾雅釋詁文說文辵部云邇近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篇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旦問王子管子載其問癸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此皆不泄邇之事也是邇謂朝臣也牧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忘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疏】周公至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乂安則易生驕泆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爲以

道揆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爲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武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己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己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爲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爲仰自後觀前亦爲仰此仰思蓋即謂仰榘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

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疏〕王者至秋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號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號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借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兼并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號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弒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

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服强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鼎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跅弛之馬嗚乎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謂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

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傒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鎮虞東學詩迹熄詩亡說云孟子歷叙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爲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即迂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變板蕩而甫田東狩爲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鉞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

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疏〕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

爲時人見彈貶者義同公羊氏以此當其義則義指貶刺撥亂可知孟子述孔子之言特指出義字義者宜也舜之所察周公之所思皆此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察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即舜之察於人倫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即周公之思兼三王也舜察之故由仁義行而不行仁義周公思之故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孔子當迹熄詩亡之後作春秋以撥亂反正亦由察之思之而知其義也舜以王周公以相所變通在行在施孔子不得位所變通在言亦變通趨時之妙也○注此三至誅辭爾○正義曰杜預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正義云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前舊有春秋之目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

記當同名春秋按墨子言稱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則孔氏以爲同名春秋似矣乃孟子於晉楚明舉乘檮杌兩名故趙氏以爲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孔氏春秋正義又云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也乘是兵車之名管子書亦有乘馬臣乘馬乘馬數問乘馬等篇本以一乘四馬廣及陰陽地里農耕國筴之事晉史之名乘或亦同之興于此謂作于此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賈逵注云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是檮杌爲嚚凶之類史記以檮杌名亦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之例故云興於記惡之戒說文木部作檮柮云斷木也引春秋傳國語周語云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注云檮杌鯀也服虔引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音義云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惡獸本服虔假獸之惡人之惡爲戒其義亦同惟檮杌皆從木則爲斷木之定名

說文頁部云頑棞頭也木部云棞梡木未析也梡棞木薪也析破木也安薪有析者有不析者其未析者名梡即名棞縱破爲析橫斷爲檮杌斷而未析其頭則名頑是檮杌即頑之名因其有假斷木之名以名之爲檮杌亦戒惡之意也孔氏春秋正義云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趙氏言二始舉四時二始即春爲陽始秋爲陰始舉謂包舉即舉春秋以包冬夏也記萬事之名即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詳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

人之謙辭也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ゝ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詩又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既卒斬傳云斬斷也趙氏以君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疏】注予我至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正義曰方言云跌蹷也漢書晁錯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楊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厝也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六終

孟子正義卷十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無死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其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與爲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爲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爲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爲惠名爲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疏】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髀算經云此列士之遇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注云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

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爲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卽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注云浞寒浞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衆卽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浞爲浞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蠭門卽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蠭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蒙卽門裴駰引此作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彀

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言篇云蠭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注孺子至瘧疾○正義曰孺子爲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爲衛人所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

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行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閒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册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蓋瘧疾寒熱暴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虐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遘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恒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虐疾明之耳瘧卽虐也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欻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卽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庾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鴈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邪按傅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稱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晉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揜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茞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韗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即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洪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鬷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爲醜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爲常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第1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1 扳反外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圂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

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秝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指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己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蠃蛖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更造也趙

氏以養物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爲不善此智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爲不善爲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若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若於不知王若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爲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爲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爲正是也其一爲細楚辭離騷云精瓊靡以爲粻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爲鑿夫知其爲仁義是己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爲仁爲義是己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己之空見以爲仁憑己之空見以爲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諸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
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
行地中故決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
行地上則失水之性而水不能安於無事矣胡氏渭
禹貢錐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
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
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
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過
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
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
水審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
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
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
無事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
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

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
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
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
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
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
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
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
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
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
無事即舜之無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舜之大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
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
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恐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
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
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

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
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
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
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
日也【疏】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
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
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圜則九重而其里
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
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
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星辰本無度以日
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
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

柳七星張翼軫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
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蔡邕月
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
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
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
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
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
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
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
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
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
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
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
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
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
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
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
即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
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
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道最遠

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秝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秝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巳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

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則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畸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之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躔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攷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窮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躔之行黃道其所躔於星辰而爲分爲至容小智之鑿者也誠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秝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爭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

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爲本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密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秝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蓋不能離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治秝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徵之天道矣日有朝有禺有中有昃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一月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

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脩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以致定日星，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厤由尚矣。而堯典則紀暘谷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璿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時察之思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即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況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

孟子正義卷十七　十二

孟子言秝之精，即孟子言性之精也。江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泛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泛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戾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

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同理。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觀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朒，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論輪徑差。最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

孟子正義卷十七　十三

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恒差之外，術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疏 修性守改。○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注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疏 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

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爲臣主者有父爲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

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温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趨迎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注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疏 是簡驩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驕恣篇云自驕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注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疏 禮朝廷至揖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鄉彼遙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爲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閩監毛三本作異非是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疏 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

劉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畱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注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

疏 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爲察在心即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察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注 横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

事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是矣宜即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疏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即猶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離謂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疏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毀不滅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行之故下即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疏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謂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疏禹思至飢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爲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墉謂由當讀如字蓋己既爲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己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爲猶

尚是臆說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疏】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云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急於戴冠不及使纓攝於頸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爲冠故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延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說文云毋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辨云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賁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解嘲皆云高

枕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情貌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矯君則當爲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爲和親故以爲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爲情顏色爲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好勇鬭很○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慭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鬭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鬭很字必當如曲禮

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鬭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疏】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諸之所紀略同吳禮部

引孟子以為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必國
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
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
章子將而折秦威王念其母為父所殺埋於馬棧之
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
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
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
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
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
其父以弗為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
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為賊恩
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
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非其母矣而章子之
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惆母之至不僅
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
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為非中庸矣故孟子
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
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
直不失為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
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鬭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

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夫章子豈不欲有
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
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
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
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
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
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
可與言【疏】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設
施陳也弓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即張也
張則有彊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
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為彊是也以

此意張設於心彊而莫改故為執持此意也○注是
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
古本有之
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
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疏】曾
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
遂疑曾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
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
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
為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鄫曾子辭於
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即費
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

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
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為南武城今
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
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攷春秋時琅琊為今山東沂
州府曾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
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
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
為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琊則與武
城密邇閻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
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
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
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
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
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
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
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
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
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
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

第202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武城自郎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郎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郎云爲師亦嘗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徙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没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齊衛宋魯陳晉汝穎荊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疏】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疏】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翟氏灝攷異云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推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齋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疏】注伋子至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疏】注故去留無毀○廷琥按說文土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謂曾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疏】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瞷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瞷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王使人瞷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瞷作瞯閩本注作瞯按音義出瞯夫作瞯葢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瞯孔子同字音勘諫爲瞷而以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被燕者此亦言儲子爲相是爲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瞷之言間也閒視也方言云瞷眄也吳揚江淮之間曰瞷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瞷夫子注云瞷視也瞷與覸同按趙氏以視釋瞷自非瞷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占視也趙氏葢以齊王使善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在內即荀子相形不如相心之說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員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宵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宵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疏】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媵御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侈弇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渾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疏】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正義曰覸謂雜也據意皆是覸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覸字覞部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覸良人同字然則覸即覵之俗說文覞並視也从二見覸从覞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覸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覸爲雜者讀覸爲間雜之間也趙氏本瞷自是瞯故訓爲視釋名釋姿容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爲間諜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邪施而

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衺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東郭墦間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間之則墦間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墦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注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與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

孟子正義卷十七　三十六

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摭餘說云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墦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墦間矣再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訕毀之【疏】注妻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訕誹毀也

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云云末以使如之三字結之按孟子叙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復上文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瞯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字又作扁張華鷦鷯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孟子正義卷十七　三十七

施之義爲衺偏之義亦爲衺施施猶扁扁即猶偏偏以輔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爲猶之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耻之甚焉

孟子正義卷十七終

姪廷琥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疏】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温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使於依託放恣横議而譌傳悠謬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疏】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

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𢝊愁也愁𢝊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釋言云號謼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

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疏】注恝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念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念今作恝爲俗字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念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念恝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疏】我竭至何哉○正義曰此卽代述訴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過共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恝字若恝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違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二

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饎備具餼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卽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

客之牢禮饔獻飲食之等數其餼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饎倉廩亦百官掌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餼舜之饎牽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

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其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航頭妄攙之璿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為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截二典之全者雖引摭皆不用原文然蹤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此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即剌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為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祇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

謂堯後人乃又妄沾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胄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為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之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馬融注云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為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次而為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為堯哉彼以疇咨為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注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疏　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仰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

般無不散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叙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辵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注 欲貪也

疏 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注 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注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疏 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衛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艾即衰減之義慕少艾

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竦長劒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乂亦通刈說文云乂芟艸也或从刀是乂刈艾字同書皐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即猶以美士爲彥乂爲芟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酆舒有三雋才注云雋絕異也雋即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譴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慓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注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

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驌繹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斒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

十在位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先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大古本作大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為百行之本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娶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為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殁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為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疏】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焚廩揜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儀禮士昏禮記納采之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

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
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
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
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
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
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
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酈生
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
亢通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
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
云此言瞽義不可以逆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強舜爲逆父也析義精審　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
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

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
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
已出從而葢其井以爲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宀部云完
全也古文以爲寬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
全注云全猶具也葢原有此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
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㐭穀所振入宗廟
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
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
季春紀發倉窌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
有囷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
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
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
葢階與梯畧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
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
捐棄也棄即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訓捐
爲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
也環還字通捐爲環是即爲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

是入而即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
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
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
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
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
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
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
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
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
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
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葢飛出即所謂旋也通史梁武
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
瞽瞍也只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揜之此句
尤明葢雖惑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
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即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
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象
曰謨葢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葢覆也都
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

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
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
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
生象是象爲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
云弇葢也孫炎注云葢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
云不如葢之服虔注云葢覆葢之是葢爲揜即爲覆
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
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
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
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
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
君之故解都爲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
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葢
云爾雅釋言葢割裂也害曷盍末末古音皆相近每
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
寡無葢葢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
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葢失之矣爾雅釋文葢舍人本
作害孟子謀葢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葢亦當訓爲害

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詳見梁惠王下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思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趙氏讀弤爲彫故以爲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輦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輖摯也摯輦字同輖之爲抵猶彫之爲弤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弤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佑溫故錄云弤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弤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牀釋詁云棲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郎皮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罃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匽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象聞琴故愕然反愕與遻同說文辵部云遻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毆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瞽叟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此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惟舜先從井出則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屬以和此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

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皐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邢昺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問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

象見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卽道其思之切爲見而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以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也閻氏必欲解鬱陶爲喜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僞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云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戚溽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亦非也爾爲辭者禮記檀弓爾毋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歰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感咨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感咨也忸怩感咨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恧同恧字从心衄聲恧咨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衄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衄又謂之蹙猶慙謂之忸怩又謂之感咨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疏】注茲此至治事○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茲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

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汝其于予治謂汝姑且于予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卽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爲也爲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者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己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己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注】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注】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

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爲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子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爲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之遮止禽獸而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出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梱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己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己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以編木圍其四面而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即爲校爲閑用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槮即亦爲校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云栫以柴木雝也郭璞江賦云栫澱爲涔編木爲棧以養馬因而王馬者稱校人編木爲涔以養魚因而王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王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哀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謂以棘栫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此郊棷蓋即校棷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以遮禽獸也○注圉圉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圉禁也圉與圄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囚伯嬴注云圄囚也說文口部云圉囹圄所以拘辠人圉圉即圄圄也下洋洋爲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爲圉圉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烏烏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烏烏吾吾爲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圉圉不敢自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

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爲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趨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水趨二字倒嘉誤作喜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神訓云以萬物爲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爲比類之義亦爲比凡事之

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圉圉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
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
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
怪舜放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為舜父
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瞍
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孟子曰
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
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
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
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
誅之在弟則封之【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竅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竅安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
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粲蔡叔之粲粲為正字竄殺為同音假借殛鯀為極之假借左
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鮌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
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

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詩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
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
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
合會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為殛誅甚明今爾雅作殛誅也蓋誤以洪範多方殛字鄭作極
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尚書自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為極亦如孟子假殺為竄鯀因極
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殛後死殛此當作先極後死若
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於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尚書趙注孟子韋注國語皆云
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
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竄塞也
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

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象為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庳。○正義
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
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版而封象於道州鼻
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
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
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版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
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
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
陵曷為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

爲鼻亭神此爲得之翟氏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服虔注曰畀音畀予之畀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庳與鼻皆從畀與之畀音皆讀爲庇故其字得通借者○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儻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阨說苑引作是孔子儻阨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爲儻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儻是當儻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爲常嘗即亦爲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疏】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爲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猶爲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乂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桀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謜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指○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

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蘇公爲司寇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之於虞常亦有然有庳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庳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汝其于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庳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

此之謂也 注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疏 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庳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尚書逸文庶幾近之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疏 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注 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疏 注咸邱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踖蓋讀蹙爲會西楚然之楚卽蹴踖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灝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殆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大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邱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召蘧伯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圾乎天下音義曰圾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乎哉君之國岌乎

孟子曰否 注 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注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疏 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爲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爲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

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鎭而名於孟子無涉堯老而舜攝也堯典

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

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

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

言云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按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

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

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愼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

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

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

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

今誤合之也今尚書作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說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勛乃殂落此可證尚書

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王

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年

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巽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

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勛乃殂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

洪適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勛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世紀所引皆如是此作勛乃殂據力部勳者小篆勛

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眞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蓋孟子萬子所稱者皆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

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尚書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勛何以但稱勛或言放勛或言勛一也蓋

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殂落何以但言殂云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殞死也

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尚書且爾雅無妨殂

落二字各爲一句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尚有無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

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

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

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舜帥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

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

文可載年皆有僞孔氏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年爲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爲句不可改載

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矣○注放勳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

滕文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郎下四海

之民推如喪考妣所以過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遏止也爾雅釋詁

文說文言部云謐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

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謐趙氏讀密爲謐故云無聲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注曰一王一言不得並也疏孔子曰至二王○正

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

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注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溥大率循濱涯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旻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卽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滸水濱廣雅云滸涯然則滸濱涯滸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盖嘗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

其父也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乏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爲蠱是文卽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詞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詞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詞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詞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詞害辭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詞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此二篆之不可泯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爲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此孟子

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逆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恒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范氾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稗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

○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彡部云彣戫也有部云戫有彣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彣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爲彣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以文爲彣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己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爲辭即普天之下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己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興事則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箋云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子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子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眞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眞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遺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

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亼部云侖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侖下云侖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侖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疏**注書

向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為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祗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諡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為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為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通慄是為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為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貌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引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謷謏亦信知舜之大孝釋謷謏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為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為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為之解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謷謏故見之必敬慎戰栗謷謏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執子之敬一本作執子之政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八終

孟子正義卷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臺聲讀若庉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忳忳云忳忳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即是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

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郎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濮之間春秋時尚戎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盍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覲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

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入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氾論訓云有獄訟者搖鞀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确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王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閽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尚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疏】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

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疏】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秝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

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燃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以成禪讓眞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

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爲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爲順橫爲逆從所欲爲而爲順也無所欲爲而爲故爲橫也是其命祿也閩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天之所

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値啓之賢伊尹値太甲能改過周公値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顚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敎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疏】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殁久矣于此言成湯旣殁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殁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秝有年所非湯殁之後卽爲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爲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旣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爲辭王氏鳴盛尚書

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秝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秝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秝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秝志說並同眞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秝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秝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秝家以爲秝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秝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即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并改朔字之改爲即位陳訓遂掩郊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爲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

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益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閻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尚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緣孔傳欲傅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靁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乂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乂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尚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烰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侁爲婚有侁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許愼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

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加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脣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傅開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

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覦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媭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媭者有媭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媭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媭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文見部云覦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覦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疏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云囂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疏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彊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幡然卽翻然翻然卽反然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

悟之將誰教乎疏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

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汚己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絜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

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疏注伊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寔政論曰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

誅之自之訓由也通猶猶即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既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

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爲然也戰國策衛策云衛靈公近雍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燕醫之幸者翟氏灝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雍疽作雍睢侍作寺瘠作脊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輾轉相推雍鉏雍雎爲一人而雍疽亦卽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盛而將破者雖雍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雍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雍疽趙氏以爲雍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讎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以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讎由卽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讎由則讎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

衛之讎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愼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誘孔子者且不僅造爲雍疽瘠環言矣按雍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事君之勢以蔽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雍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雍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傅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疏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爲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宋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

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殁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王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末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挍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卒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

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衞按此過匡過蒲之下即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衞去衞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衞主蘧伯玉家靜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衞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是醜之之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即云孔子去衞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衞過曹去曹適宋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云去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齎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愼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

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衞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衞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衞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衞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問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謚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阨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阨即難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注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與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扊扅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

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扊扅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羖

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扊扅歌乃漢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證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贖奚之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爲不根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繻倍繻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入秦戰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

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記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毁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陜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陜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

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疏】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節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卽申此二句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捩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强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灝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專迴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旣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顚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疏】不爲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正義卷十九終

姪廷琮 廷瑶 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

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疏】伯夷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耻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耻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耻粟採薇事史即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稔其惡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疏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耻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己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耻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爲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淸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毋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棱棱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鍔二者正相

第15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版 正内

對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駑弱者也故以懦爲弱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

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疏】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卽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卽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挐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卽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旣是淺則厚卽是深故云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

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疏】注淅漬米也至亟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滰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滰淅而行淅汏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爾雅溞溞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汏米瀾米淘米洮米漉米異稱而同事淅箕謂之匴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漬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滰萬章篇今滰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浚滰盝也說文漉酒也一曰浚也鄭興注周官甸師云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飮之故謂之縮縮浚也說文滰浚乾漬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滰作接所見本異也滰之言竟謂瀝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漉乾漬米爲滰乾矣西漢叢語云吳閩集引李吉甫南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疏】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一曰奮也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

第2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 版反內

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創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鐏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弟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抍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聲近義同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疏】始條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

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爲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爲三子之力中爲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爲淸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淸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爲中的三子各以淸任和爲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爲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爲三子之中的故各用淸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卽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

所以獨爲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徹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朱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卽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

布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

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温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卽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輙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而已卽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奚其不合盍注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卽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旣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必至不符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灝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旣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顯若盡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疏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

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君一至六等○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卽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

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鄰長每鄰一人七百五十鄰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

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鄰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鄰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鄰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共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

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酇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酇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

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

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王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

者獨舉其出單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即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尙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

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弨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

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

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卽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鄰地己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卽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孟子正義卷二十　廿五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爲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爲賅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葦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孟子正義卷二十　廿六

代其耕也【注】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校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小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況諸侯有大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翟氏灝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詳省義未有鉏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

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葢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葢人有生耗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

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攴部畋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卽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溉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秋官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溉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

孟子正義卷二十　十九

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月用以除吏吏卽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　疏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　注　問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注　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　疏　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卽包上貴字而言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注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　二十

疏　注獻子至而就之也○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云鬬臣扞難之士未知卽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宋地也此免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

眠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爲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歆羨之也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爲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貴可知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

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疆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郕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歛處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謚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邾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

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第四等敢般形近而譌順慎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

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之譌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亥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亥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盜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禍成方且還叔向築虒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逖之動哉孟子持以爲友道證未暇深論晉本末也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疏】注尚上至夫也○正義曰尚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尚書或說云尚者上也儀禮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即副宮也趙氏門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疏】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孟子正義卷二十終

姪廷琥淵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疏】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其道當操持何心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疏】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郤誤此謂當从卩作卻不當從邑作郤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卻不受也蓋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己何以爲

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注】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曰己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注】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注】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疏】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贐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疏】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疏】注康誥尚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

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迎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敃不畏死罔弗憝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即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攴部云敃冒也周書曰敃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本爾雅敃强也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爲敃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敃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德敃心部作忞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强爲惡義亦同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顧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彊閔爲敃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强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憝惡也說文憝怨也康誥罔不憝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譈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憞惡也譈憞敦並與憝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憝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銓法解云迹憝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若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憝聲亦相近按趙氏訓譈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怨訓惡不同譈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又說劒篇云試使士敦劒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敦有割截斬斷之義趙氏讀譈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

者天地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言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譈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洸洸潰潰解洸潰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注】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疏】注萬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爲强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

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注】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

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
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
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
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
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
也獵較尚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疏注將比地盡誅今之
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失切云比地
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
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牒猶
連牒也比而誅之即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即連地
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
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
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
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

泰憮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
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
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
類謂已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
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
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
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類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爲太
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
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湛因靜語云充類至一
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大謂非其有而取
之即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
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
閒話云古人田獵旣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
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
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
奮武勇及旣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
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
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
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
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愚謂不特

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
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
彼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文采曰
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
禮教君戾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
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
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
於衆謂人莫己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
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
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
豪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嘗推
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
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
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
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僭於君祀則豐於
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若
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
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
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此
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
身爲之也焦氏袁熹此木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
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
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
行其道與疏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
喻老篇云事爲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
也注云事猶爲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
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
爲也行事爲三字義同故
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曰事道也注孟子曰孔子
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子
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
方之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疏】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旣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卽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薄。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按簿書之簿卽椎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勑碑主薄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古薄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卽手板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卽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云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尚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漸正之宜也，所以對奚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

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

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疏】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卽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己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己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奧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遽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衞靈公

接過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疏】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李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邪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怪蒯聵謚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趙氏佑溫故錄云謚法解無出衛孝公之郎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謚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注】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疏】注仕本至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

魯擊柝聞於邾【疏】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旣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爲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爲門關之木謂卽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爲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欜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鄭司農云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郎巡夜阮氏元挍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徼候者賈氏疏云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徼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爲監門之職則柝卽是關若以柝爲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爲一職擊柝又爲一職柝欜字通也爲門關之木則擊爲椎之使固爲行夜之木則擊爲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已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疏】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官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

邦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爲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爲主委積倉庾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零星算之爲計總合算之爲會說文田部云當田相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贏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葭○正義曰周禮地官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囿今之苑趙氏苑囿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艸部云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

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長茁是生長之貌茁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茁壯肥好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疏】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疏】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上士中士下士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譚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間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游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錡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萬章曰受粟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注】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疏】注氓民也○正義曰詳見公孫

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注】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疏】注周者至科也○正義曰周與賙通周禮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注云囏阨飢乏之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注云賙稟其艱阨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各別也○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曰不敢也【注】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注】萬章問何爲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注】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疏】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注云祿若今月奉也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在官皆有祿呂氏春秋懷寵篇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注】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疏】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爲問耳前云爲貧而仕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盜賜爲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卽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爲周以禮下賢則爲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注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

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

疏 鼎肉○正義曰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注云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注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卒終也儀禮燕禮云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注云卒猶後也故以末後解之據自是臺無餽則此爲末後也據亟餽則此爲復來也○注摽麾至不受○正義曰音義云摽音杓又音抛莊十三年公羊傳云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云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釋文云摽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兆云辟指也此音與孟子同毛詩邶風柏舟寤辟有摽傳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云摽符小反與公羊傳音異而摽辟同爲拊心則摽正卽是辟與公羊注同矣毛詩召南摽有梅傳云摽落也此摽乃莩字之假借因思曹沬摽劍此摽亦莩謂墜落其劍於地也哀公十三年左傳云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此摽亦莩也木之長者既枯斃久之枝格必墜落杜氏注摽

爲擊失其義矣說文手部擘撝也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摩旌旗所以指摩也麾卽俗摩字摩通撝撝訓擘擘卽寤辟有摽之辟摽訓麾猶訓辟也禮記禮運云捭豚釋文云捭又作擗孔氏正義云捭拆豚肉拆卽分裂之義說文手部又云拊揗也揗摩也則拊心是以手撫摩其心云擘云摽則當是以兩手分摩蓋怨憤抱鬱之極用手開解之辟亦闢也闢亦開也蓋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摽自近分而屏於遠亦爲摽其義可引申而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屏於遠也是可推而通矣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王于受凶拜拜之異故王不受說文手部云𢷎首至手也古文𢷎从二手揚雄說𢷎从兩手下首部云䭫䭫首也頁部云頓下首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拜者何也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大祝謂之空首鄭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尙書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

拜也旣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于地是以周禮謂之空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箸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申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稽說文作䭫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旣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于地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白虎通姓名篇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宣六年某氏注尙書召誥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重手故字從手䭫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敂也敂者何擊也旣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敂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經十七篇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歟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敂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顙何曰顙猶今叩頭矣亦請之頓顙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顙於邊何言

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卽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歟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歟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卽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卽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以稽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饔餼儐大夫大夫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餼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卽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欒施公之羊昭二十五年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吉拜對凶拜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不用于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

奇者不耕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襃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襃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舉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以手拜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注臺賤至恨也○正義曰臺卽儓也方言云儓𠈰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𠈰臺爲賤稱故官之賤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輿隸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不知而不慍鄭氏注云慍怨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怨恚也毛詩大雅緜肆不殄厥慍傳云慍恚也是慍

恨怨恚四字義同趙氏以臺無餽爲繆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餽故以爲慍又以恨明之阮氏元校勘記云慍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注】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疏】○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正義曰趙氏以繆公慍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餽食爲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說繆公因子思不悅自愧故臺無餽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餽事非指臺無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注】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疏】○敢問至養矣○正義曰此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

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疏】注將者至道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是將有行送二義以君命將之卽亦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庖人繼肉庖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天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禮記祭統

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胞卽周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藏于倉倉人主之廩人之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曰充君之庖注云庖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治祭者庖注云庖宰也是庖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以亟拜爲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魯語云獨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幷所以優裕之矣說文丵部云業瀆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瀆業疊韻字瀆煩瀆也業如孟子書之僕僕煩猥猶煩瀆也廣雅釋詁云煩勞也釋言云猥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注】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己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疏】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因養以及舉也雖能養仍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卽廩人庖人之屬牛羊倉廩備則繼肉繼粟不煩瀆矣加之上位謂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錄極而至于登庸攝政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疏】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廷琥按孔本宏作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注】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注】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疏】注在國至之屬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己仕而罷官之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禮所云若去官致仕終不可爲庶人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聽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淮南子本經訓云野莽白素泰族訓云食莽飲水注

皆云莽草也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質丁讀如贄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執雉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卽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摯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摯用鶩趙氏概舉見君之摯故云執雉之屬括執羔執鴈執鶩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注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注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疏 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德則爲士往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卽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注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注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注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 疏 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按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注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注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注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 疏 注皮冠弁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卽皮弁又以皮弁卽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於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支冠卽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宁不數也或

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臆說○注旃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旂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旃旣云通帛又云因章兼周禮爾雅言之也郭氏注旂云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旌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是合爾雅注旄首言之趙氏言上注旄干首爲旌於爾雅增干字言旌有鈴旂於爾雅增旌字葢旌則注旄於干旂則繫鈴於干以旌明旂謂旂繫鈴於干猶旌注旄於干非謂旣析旄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碩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州里以旂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旃故即以旃招庶人愚按旃車載旌旃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旃招士旃招庶人一例也陳氏

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旃車載旌大夫從旃旂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旣篤信左傳亦閒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以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萊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耳曰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以皆田制狗矣廷琥按趙注旄竿首者孔本竿作干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注】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尙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注】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疏】注詩小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東第一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榦必直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遞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厂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底並從氐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法即則故旣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證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小人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庶人不傳質

爲臣不敢見諸侯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疏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某事職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言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贄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邱園之賁豈效汶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疏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睢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引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注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儔匹也疏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閩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一鄉之善者亦是鄉鄉中之善者以鄉中解鄉字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鄉中國爲國中故天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儔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疏注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因而上友古人此互明友一鄉未足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古人也惟一鄉斯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下斯友天下何也同在一鄉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乃知此一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師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詩即誦其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諷誦也誦諷

也讀籀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竹部籀讀書也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大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注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人所誦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也諷誦亦爲讀如禮言讀賵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

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卽上古中古下古之謂邪然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按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棄其言斯爲能上友古人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記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諷誦詩世奠繫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亦以論世兼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下耳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疏】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注】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疏】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也○注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菑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疏或遭殃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作禍殃與韻協○伊發有莘爲殷與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于草萊爲殷湯興其王道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蹤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卿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爲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于親近貴戚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終

姪廷琮錫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疏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爲錯胡氏煦篝燈約旨云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楊如性惡禮僞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敘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爲矯揉此卽性僞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爲湍水之喻此卽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卽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權而切美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飽食不志辭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蔑也顧乃以孟子爲闢告子何邪翟氏灝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可受教於墨

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注】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疏】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桮棬是器故趙氏以義爲成器杞柳本非桮棬其爲桮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驗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桮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爾雅釋木云椵柜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煑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櫸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櫸即柜柳柜即櫸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櫸木今人呼爲櫸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爲器

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唇緣栲栳箕唇即爲桮棬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柜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即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即个絲棉樹拔絲棉樹與柜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桮素者爾雅釋木穫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桮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桮圈圈即棬邪氏疏云素謂樸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樸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坏然士喪禮周禮槀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也蓋桮醆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杞柳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母殁而桮圈不能飲焉注云圈屈木所爲謂厄匜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樸矣方言云桮其通語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盧辯注云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蓋桮爲總名其未彫木飾時

質爲棬因而桮器之不彫不飾者即通名爲棬也盧氏顯考異云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柸蓋素與壞杯與坯惟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杅即孟子所謂桮棬也以柸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檃栝之生於枸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注】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疏】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即順也賊害也義與傷同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軫是轉則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木轉性謂矯戾其性

矣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
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
同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
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
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
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豈可以
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桮棬
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
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
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
子所以拂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桮棬不可順
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
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能變者而變
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桮棬在形體不在性性不
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
轉戾杞柳爲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
義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
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
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率孔晁注云率奉順
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煦篝燈約

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
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
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
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
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
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
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
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
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
耳又以見習染之汙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
○注夫歎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
論語有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
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
假以言也疏順夫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
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疏注湍者至性也○正
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瀨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
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圜訓之
廣雅圜圖皆訓圓圖通作篅說文竹部云篅以判竹
圜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圜圖
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篅讀顓頊之顓漢書
賈捐之傳云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顓與
專同專專圓貌也趙氏讀湍爲圖湍湍猶顓顓也惟
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
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縈之傳云縈
旋也音義云瀠字書作瀠余傾切波勢回貌按瀠卽
縈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孟
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
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注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
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
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
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
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
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
善也疏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
也一曰躍也是躍爲跳也方言云中夏謂之

頟東齊謂之頟是頟卽頟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通俗文云摶黍爲手團蓋掬其掌以超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桮棬比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桮棬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爲善既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爲不善云杞柳云湍水皆擬不於倫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疏】失其至人也。

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眞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眞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眞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佹戾則非自然搏躍過顙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疏】生之謂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指而言之非告子意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疏】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詰之得其瑕而後辨曰然【注】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性有善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戕賊人以爲仁義次章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卽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以所不欲所欲爲仁恕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卽出於性卽是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淸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於禽獸之欲卽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徽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

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

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烏之反哺雎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岐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

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

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或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

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之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皆[illegible]否於善與善之事也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疏】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卽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飲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桮棬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疏】何以至外也○

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疏】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卽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卽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卽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

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耶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疏】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即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十二

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疏】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以長者義長之者義告子固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無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難以黯然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之同明長同愛不同權固由我耆炙同情亦出中嗜同則情出於中豈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耆本亦作嗜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爲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十三

外也【疏】孟季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甚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考[illegible]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假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亭[illegible]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注】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況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疏】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也【疏】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做其說以難之也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眞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文趙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緐義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祭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擡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

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疏】注隨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謂敬因人轉移而中無所主則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疏】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欲其溫夏則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隨飲食爲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

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卽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曰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疏注人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

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疏或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王充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即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灝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爲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疏注今曰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

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楊然則荀楊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楊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即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

第一○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6版反內

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則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為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為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

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種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為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為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覯謂氣質不得概之曰善荀揚之言固如是也特以如是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為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為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為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為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為一是借天為說聞者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為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

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為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空為我形體為非我此仍以氣質為我難言性為非我則推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為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為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汙而濁喻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為主敬為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為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按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為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

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即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慼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疏】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為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若者轉語也即從下文若

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透根之論卽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葢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卽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移

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愼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眞好眞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

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謹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

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於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揭性善之指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爲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

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己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爲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即是可以爲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決其爲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瞽瞍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弟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即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

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注】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

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疏**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
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明
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
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
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
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
者牖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
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差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
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
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
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
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
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
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
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人以
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
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
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

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
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
○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
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
嚚瘖同爲八疾又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
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
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
官司刺三赦曰惷愚注云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禮
記禮器云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騃童昏
既列於八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
氏以下愚爲此癡騃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所
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
指合譬如者趙
氏自謙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注**詩大雅蒸民之篇言
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

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疏**
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烝民篇弟一章
烝詩作烝夷詩作彝傳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
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
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
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
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
又以有物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
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
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
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即前性善勝情情
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
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
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
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
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
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
蓋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
習而可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

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孔子
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
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疏**善惡異衢
○正義曰
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注云衢
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
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疏**
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
解引孔安國云富盛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
高誘注云豐盛也是富即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
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

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嬴賈有餘利也賴嬴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衞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菽篇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足至美矣鄭注棐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卽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一曰臥也貝部云賴嬴也從貝剌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嬴注云嬴猶解也解卽懈嬴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嬴卽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卽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

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卽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

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爲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注 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

也

疏 播種而耰之○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櫌摩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鄭曰耰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鑼榛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卽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集韻作橯謹按橯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尚粗成塊以鐵齒杷之則細屢杷則愈細所謂抄也先杷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杷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耰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耰常是覆種論語耰而不輟方在耦耕之後蓋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卽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尚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已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

夏日至也剗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注麰麥至來麰○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麰大麥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麰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寔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麰大麥也今考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爲始惟麰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麰麥說者以麰爲大麥類然則麰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

盡名麰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麰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不以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麰而釋之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云詒我來麰又云齊人謂麥爲秾秾與來通又云麰來麰麥也則亦以來麰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麰大麥也麰與麰同來麰對文麰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磽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磐堅也确磐也磽磐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墝埆即磽确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磽确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确盎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注**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注**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疏**注蕢草器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蕢爲草器蓋卽草工所職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蕢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蕢草器也說文艸部云蕢艸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簣與蕢通草器蓋卽盛土之籠於臾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蕢木作蒯蕢木與蒯通檀弓杜蕢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籃之小者爲蒯子猶古之遺稱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注**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疏**口之至似也○正義曰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卽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惟耳亦然至於

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疏注子都至狂且○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爲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姣與美連文是姣即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

姣以好佼亦姣也衞風碩人箋云長麗佼好齊風還篇子之昌兮毛傳云昌佼好貌釋文皆云佼本作姣是姣即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姣且麗高誘注云姣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之姣人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之心性皆同也疏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字相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

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疏心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

也以理為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為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為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荀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為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為說以覺為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或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

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為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然則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為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為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為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為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為理昔之人異於今之人一啟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為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

言之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問以意見為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為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

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為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為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

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

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恒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剋生則相得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旣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

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不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

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歟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

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眞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

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曰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過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

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傅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乎吾何敢默而息乎

○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即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即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恉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芒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羊以草故即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即稱犬豕爲豢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

川曰犧牷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食作牲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昜而進之 疏 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即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即是好趙氏兼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情可為善之義也凌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為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簡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

江都焦循譔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注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疏 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王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息長也息與息通剝彖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即消長也毛詩言濯濯者二大雅靈臺篇麀鹿濯濯傳云濯濯娛遊也崧高篇鉤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足洗澣溉滌之名物經滌濯則垢汙悉去故光明為濯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濯為無草木之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注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

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疏】注存在至遠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在也是存即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即善心善心即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旦猶云朝朝亦即日日也旦旦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故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尚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尚轉而及仁雖爲不義而思欲尚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即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即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旦之氣好惡尚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旦旦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遠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注】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疏】注旦晝至情也○正義曰

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旦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見紛華所悅而亦息者乃梏亡矣音義云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此梏從木書棐誓今惟淫舍牿牛馬鄭氏注云牿桎梏之梏是桎梏之梏通作牿故梏亡作牿亡也趙氏云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則是以亂釋梏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攪我心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梏德行是梏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梏羽羣注云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梏梏同趙氏讀梏爲攪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桎梏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梏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爲又謂才有所生息又梏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即反復息而梏梏而又息息而又梏其始息多於梏久則梏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梏則利害之見勝梏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旦伐之梏之反覆即漸積之謂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梏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注】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

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
也【疏】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苟誠也故以誠釋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指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即放放即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推獨也近讀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疏】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爲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疏】注種易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清明後浸稻種既發牙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萌牙萌牙即萌蘖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疏】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匱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

棊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胄作簙簙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奕圍棊也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崑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崑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廣雅簙箸謂之箭兒專簙也廣平枰也曲道梮也圍棊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梮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

沂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棊也廣雅釋言圍棊奕也文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卽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譽注云奕圍局也棊卽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棊奕爲圍棊博爲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法與圍棊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卽今之雙陸奕爲圍棊今仍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棊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卽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一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秝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卽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卽不致志不能卽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疏】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繳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矰矢而以𨾴射也矢部云矰𨾴射矢也隹部云𨾴者繳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繳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說文糸部又云緡

釣魚繳也然則繳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亦可用以繫竿釣魚○曰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爲與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醫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奕秋奕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注云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亦善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卽孟子此文之意俱學者俱習也智卽性之神明也弗若者習相遠也非然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

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疏】詩云至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荀卿梅福王褒皆以爲文王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般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一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疏】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注云蟄獸熊羆之屬賈氏疏云謂熊羆之皮及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疏】注莫甚至爲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心者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決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其不爲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其有此良心乃能如是使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於生則何以不爲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辟則爲貪生

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不爲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疏】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以下爲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

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
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
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
受也疏注嘑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嘑呼故切咄丁都忽切叱也啐七內切呼也呼與嘑通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注云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聲文選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倉頡篇云咄啐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叱也說文口部叱訶也叱怒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嘑之訓爲號趙氏以與嘑爾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嗟啐明其爲怒也或以嘑爲召呼乃行道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正之用呼役夫之意也道中卽路中○注蹴蹋至絜二○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躡也躡蹈也蹋蹈也蹈踐也蹴躡蹋踐蹈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汙而不絜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潔與絜同不

屑是不以爲潔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注言
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
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
乏者疏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嘑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絜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辯別者也不辯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辯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周易坤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鍾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鬴卽釜是鍾爲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蝡蝡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曰

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畜妻妾則給以養之奉卽祿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卽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如是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
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

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
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疏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閔也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
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蓋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卽中庸所云

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卽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疏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

指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疏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篇下楚辭招魂云敬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爲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事尙須慮之而又爲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高誘注云類事也禮記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疏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尚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其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注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爲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卽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卽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疏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所愛

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疏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爲肌肉屬身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疏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爲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爲大人不善則爲小人欲知其爲大人小人則不必攷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疏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疏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場人每場下士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爲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爲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樲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

師即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屬爾雅釋木櫬梧與桐榮木別梧山椵與椅梓別蓋梧雖與山椵異而爲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椵異考工記注云梓椵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梧亦桐也椵亦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檟楸也釋木槐小葉曰椵郭云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椵又大而皵楸小而皵椵郭云老乃皮粗皵者爲楸小而皮粗皵爲椵又楸山椵郭云今之山楸楸椵者檟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樲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樲棘小棘此是樲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詳尤爲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樲酸棗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棗趙曰樲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唐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樲棘非是樲之言副貳也爲棗之副貳故曰樲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溼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樲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樲棗則樲棘宜作樲棗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即荊棘之棘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疏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彊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讀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淆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紛錯憒亂也狼藉猶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憒昏亂者矣滕文公上篇狼戾趙氏以爲猶狼籍又云饒多狼

籍捐棄於地凡饒多則紛錯故爲亂而饒多亦爲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籍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盛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疏】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爲之往之義讀如翅則爲啻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爲恥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以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疏】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疏】注鈞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

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爲平徧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疏】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𠂤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

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即此天官五官即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徵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楊倞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欲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欲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欲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欲之事者緣利欲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受盛之

府肝合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挍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即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即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即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即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指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即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即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

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之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

之謂無惡於志北之謂愼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疏】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疏】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爲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傳韋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某氏傳尚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即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氏明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爲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即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即醫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即善之長善之長即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校富貴之貴所以爲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誤以良爲自有之訓遂造爲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按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既醉篇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高粱之變王冰注云高膏也粱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粱米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故左傳曹劌云肉食者鄙肉即膏食即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即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肥也米部云粱米名也明分爲二趙氏言細粱如膏則專指粱米而言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

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恒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文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疊韻今人分咎陶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繢謂畫繪謂繡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繡謂畫也今咎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黺絲黹部云黺畫粉也此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尚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說文黝沃黑色嬒女黑色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

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黺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說文黺黼黻三字皆從黹黹卽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黺爲畫粉絲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黺黼絲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璪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糸綦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綦文而艾白色云璪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袗衣趙氏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袗衣爲絺衣者刺繡於絺說文以袗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

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其界緎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黺覩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以黼黻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黹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說文黹部黺畫粉也衛宏說糸部絲繡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黺絲但黺絲實爲一章若用畫粉爲解似分黺絲爲二故不別解黺義而合

爲黺絲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絲言黺者舉一以見例也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注】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亦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疏】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儀禮士昏禮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此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即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與讀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絀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既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

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疏】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奧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注熟至成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稊稗古從荑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蕛英注云蕛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蕛一名英孟子云不如荑稗荑即稊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稊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稊有米而細故別於秕秋水篇云似稊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稊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荑

似稗布地穢草也今子稗子是也按稊似稗耳非即稗也稊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莖勁采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役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稗子五斗舂得米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氾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䅨黍屬䅨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䅨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一節處乃屈而上聳節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䅨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䅨皆有稗音䅨爲黍別無疑也稗䅨並宜卑溼地又覩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即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謹按不如蕛稗猶孔子言博奕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奕孟子非教人種蕛稗也解者謂是理消物長之喻不如荑稗是天理之槁枯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注】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疏】必志於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鏜云志誤至翟氏灝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

曰說文弓部云芎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芎善射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竆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芎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竆石所謂有竆后羿也芎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竆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所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注 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疏 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曰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注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 疏 注任國至爲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予之風哉翟氏灝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

曰禮重 注 答曰禮重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 注 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注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疏 以禮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又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閒此卽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

曰周氏柄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烏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於象古文烏省於卽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卽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

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卽可答此歎其不可答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疏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爲揣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方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卽揣度也說文立部云竱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竱本肇末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竱本肇末韋昭注云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揣蓋竱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椯下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木作椯顏書謂稱量曰敁敠丁兼丁括反卽竱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者釋名岑嶃也嶃嶃然也岑嶃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己篇齊攻魯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讒鼎讒與岑皆言其高也

說文厰崟也又云嵒山巖也讀若吟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云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楚辭招隱士嶔岑碕礒兮上音欽下音吟又云狀貌崟崟兮峨峨張衡思元賦云冠嵒其映蓋兮合言之則曰岑崟說文山之岑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崟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傳玉石嶜崟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嶜古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幽谷嶜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嵒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塿冢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堬或謂之埰或謂之埌或謂之壟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者名之爲部義並與培同塿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塿同方言注云培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堬聲之轉也冢謂之堬亦謂之培塿罌謂之甂亦謂之瓿甊北陵謂之西隃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一累積譬如岑樓高一丈則累此木百餘卽高過於一丈矣方寸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

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鳥履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鈎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也至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翅辭也者翅是語辭即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疷病不翅也翅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晉宋間人尚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

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紾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紾盭也紾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紾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注云紾讀如抮抮轉之抮釋文紾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紾戾也音義紾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抮抱了戾也抮讀與左傳感而能昣者同釋訓云軫輈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盭弼戾也盭與戾通音義云摟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旰兮注云曳引也摟之爲牽即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摟聚也郭璞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摟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摟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

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

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

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師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會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鄒即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便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爲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爲同宗至以交爲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

惟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即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或注無譏辭自僞疏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注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疏 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所云長專也文王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注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

疏 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即何有趙氏解答是也何有爲不

可答則是以何有爲無有此何有於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字指文王湯之能爲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爲堯舜也○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正義曰音義出匹雛云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注去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訓詁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尐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尐小也廣韻𡮐尐小也方言注作懱截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孫奭音義謂尐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鶵小雞也鶵與尐通小雞謂之鶵猶小蟬謂之𧑓爾雅𧑓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𧑓似蟬而小說文鬣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鬕鬣髽尐鶵鷇一穀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爲雀子雈鷇一聲之轉廣韻吙姊列切鳴吙吙也吙吙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釋文云匹依注作鶩音木玉篇集韻有鴄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雛即鶩雛乃鄭云說者謂匹爲鶩者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

鶩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鄭云說者以匹爲鶩卽與匹謂鶩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鶩也皆非是至造爲鴄字尤非矣張氏讀匹雛如字亦義爲偶爲雙力不能勝一雙雛則是兩雛說文隹部云雛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雛新雞也然則雛爲雞之名讀匹爲必則必雛卽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雛是卽雙雛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爲鶩此已連稱匹雛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爲鶩也學者以匹爲鶩轉忘乎雛爲雞矣○注烏獲至爲之耳○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爲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誦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此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卽爲烏獲此亦爲之爲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卽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强學故不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雛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曰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雛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第如舉一匹雛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指亦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雛爲患以不能舉烏獲之任爲患則挾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雛爲患則爲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删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爲一匹雛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竊謂此卽本孟子牧童卽力不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卽可謂之勝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眞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曰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能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雛如何可以至烏獲因遂譏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雛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矜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雛然由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爲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而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强而至哉本文意甚緜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注】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疏】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注云長老也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

云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為悌阮氏元按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舉一匹雛也疾行不能勝一匹雛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疏】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豎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疏】蓋詩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歇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翺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為道在於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

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間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為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為刺邠君並逸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為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

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淸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虚篇云伯奇放流首髪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注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

疏 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音義出爲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亦即是治

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弙之言弙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扜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扜引也古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傶近也說文戚戉也爲斧鉞之名與傶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臼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臼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旣立遺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

德而不知申侯弒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爲小人并其詩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也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不怨而其傅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諫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故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

曰凱風何以不怨

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疏 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

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疏】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

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為父虐伯奇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為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親虐放於野為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葢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為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九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為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

曰采風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為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葢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負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為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當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葢曰親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葢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父亂己成則著而不容瞑視趙氏以激釋磯可讀即磯為激不可磯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為激而釋之為感故云孝子感激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按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杌概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概所以杌斗斛也杌平

也易月幾望荀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為刏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杌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杌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懟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積也積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為積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盜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蹙箋云愈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以均宜纏綿悱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持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為小人之詩不知盬妻已嫺讒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為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覩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鄙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

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議誠
有未便惟宜載睍睆之音樂𣗥心之養消之於未形
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
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爲不孝也故孟子譏高
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
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
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卽不嫁父頑母嚚舜自
責以乂養之而瞽瞍卽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
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
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
以證凱風之不怨非
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疏】之生
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
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
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
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

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
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
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
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
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
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
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
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牼宋
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疏】注宋牼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
云墨子宋鈃尹文子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
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
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
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
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
與鈃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
於多注云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
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
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冷反漢書
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自荀卿道宋子其言
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
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
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梧下先生注
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
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牼蓋年長於孟子
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璩釋地續云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
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以固先生請其
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但云地名或
以爲宋地蓋以牼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
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
時方强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

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
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
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
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
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軍屈丐等
遂取漢中王復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
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
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事於宋而自宋
至薛因與宋
牼遇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注】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疏】搆兵
○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
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
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
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搆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
構兵卽交兵也說文冓部云冓交積材也木部云構
蓋也杜林以爲椽桷字椽桷亦以交於楣棟得名由

苒之交取義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注】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尙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疏】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卽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尙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仁義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愼其所以爲名也【疏】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疏】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鄰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顚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旣思范

雖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所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疏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爲其不成享也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疏注尚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

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將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恉爲切矣周氏用錫尙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或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遣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疏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

子職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疏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疏】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主徒穎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簿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棄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

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疏】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趙氏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

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謳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區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匸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㮚氏四豆爲區區皆取積衆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載之高地卽鄴東也溝洫志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横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横所謂隨西山下此卽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淇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淇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渴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卽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

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卽高唐揖封蓋卽緜駒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謂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指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

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
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
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
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
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
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善說篇孟嘗君
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
崩城爲之阤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
以炭置地二人立有問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
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
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
已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
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
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
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
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
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
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
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
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凡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孔子爲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
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
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
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
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
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
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
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
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讙龜陰
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
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
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
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即此三
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
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
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
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
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
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
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
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
卿周制立司徒兼家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
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家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
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
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子謂不然者
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
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
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倘求太宰且不求司
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
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
三等一家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
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
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
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
皆備而祗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家宰時闕司徒設司

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設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即名軍卿鄉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魯容有之然魯君所命不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此足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即小卿也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合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惟小宰小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即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

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膰與𦢊同說文作𦢊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𦢊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炙遠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即膊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膊

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笮近意膊炙謂近而炙之即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傳膊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羞味乃祀門戶小神之用稽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齊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禮不書之例魯益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膰者祭肉

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膰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輩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爲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益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恒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何嫌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問以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微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已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

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
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已雖遭放逐不自以
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已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已
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膰肉
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爲肉爲
無禮之議正愜
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
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王是也疏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
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
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
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
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
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
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
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
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
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

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
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
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
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
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
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
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
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爲盛就當
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
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
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
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
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
林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
以其有志承桓故進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
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卽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卽本尙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

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强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疏】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茨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卽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卽賀以地賀以地卽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卽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掊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傳

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惡人卽不良之人音義云掊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朘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掊杷也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大雅曾是掊克定本掊作倍孟子書亦作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掊爲倍之假借字掊有聚意與捊音義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捊毛詩釋文云掊克聚斂也此謂同捊也方言曰掊深也郭注云掊尅深能以深釋掊以能釋尅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掊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卽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卽爲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

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嚴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易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據鄭所言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弒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奉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摟之爲牽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牽引諸侯蒸伐之卽專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過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

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

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賦祿之制伸上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予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弟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複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毛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彊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之訓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即以加釋載猶縶束縛二字即以縛釋束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第是盟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爲不辭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言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即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於策爲盟即爲書加載於牲上以爲載書即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爲加失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楊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洮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押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誅不孝似相戾宜孔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胙於公而寘毒也以歸胙寘毒殺即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牴牾蓋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几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

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見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即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恉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斡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用賢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恤矜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臯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

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敢至禁也○正義曰管子兩言無曲隄然則防即隄也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虛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雍泉注云專水利粱障谷氏以公羊傳之障谷解雍泉所以雍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日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縣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注無以私至土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左傳云諸侯城

楚邱而封衛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即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即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闞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即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已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衛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

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即上

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㘣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澤之卵高誘注云長澤大澤此長長如字也論大篇云禹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徧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鬼谷子權篇云諂先意承欲者也諂古諂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爲諂注云諂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以導字申明之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愼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鬭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愼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疏〕注愼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愼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愼子張守節正義云愼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愼子宜即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當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曾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

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

有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疏】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麰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疏】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即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即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即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丌部云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即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阪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强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即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十年伐莒取郠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哀十七年楚使后庸來言邾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南本邾邑爲魯

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鄣邳非今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鄟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郕薛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祊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疏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卽牽也

章指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

勝爲下明賤戰也疏招携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携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留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疏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共笑是變爲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疏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疏注白圭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圭卽北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

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告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氏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析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疏】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要荒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即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摶埴之工二陶旊注云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疏】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穄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穄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穄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穄奚即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穄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穄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穄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地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貊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穄奚稼多穄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穈穄也穄穈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穈白穈黃穈赤穈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尚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

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疏】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爲一事去人倫則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即指百官有司○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即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

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貊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尚書今作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士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疏】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絜也絜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疏】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叡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即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疏】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疏】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君子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疏〕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

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優即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詑方言作訑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耆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訑譌訑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詑沇州謂欺曰詑从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詑人音湯和反訑避也訑即詑訑即訑訑爲詑之俗訑爲詑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觀代之言訑爲欺謾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謾以爲美此訑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訑也欺也訑訑既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

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訑訑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訑訑之聲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注】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疏】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呂氏春

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即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讇也讇諛也諂讇或從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己意之人讒因於諂諂因於諛諛因於訑訑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槪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周之至己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翟氏灝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拔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賙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

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徵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注傳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按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閻氏若璩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傭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止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閻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軨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傭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築出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敓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倘

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近無可見亦足概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莖力新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

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爲賈乃遂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鄙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貧不才徙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燧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卽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因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爲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僭

未有身爲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旣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爲卽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軍政秩然且以爲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爲敖不在軍也杜氏旣疑令尹屬一人而爲敖一名則又氏本爲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旣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爲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蔿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司馬此蔿艾獵之子也世本亦

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爲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蔿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蔿子馮爲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蔿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蔿賈爲工正與鬭椒共譖殺令尹鬭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鬭氏是賈以怨殺竝非國法且王滅鬭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讎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竝稱地志淮康與海康竝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

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蔣蓼楚外國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竝非蔿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卽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卽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遜放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爲宰

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蒍賈之子是也蒍賈蓋有二子一爲艾獵一爲叔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服虔杜預以爲敖蒍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牟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諱按古人事迹异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賣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閻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賈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鬻於秦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身解苦其心志二句也餓則羸瘠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卽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

所爲卽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卽本於性任其性卽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彊韌卽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指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指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善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詢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嘗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卽仁也因己之勞苦乏之排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矣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注】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疏】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恒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是

謬即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也始以謬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為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瘁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為門考工記引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為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乎以戶牖鄉用其奇計卒滅楚趙氏謂作為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朞年揣摩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通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羞稱近時通解作為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為善也此過之窮蹙於己者徵色謂為人所忿嫉發聲謂為人所譏讓然後乃儆悟通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為歌碩鼠列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為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爛云云則後人所偽造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

【疏】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傅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弜部云弼輔也重文作𢐀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為本字以𢐀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為智故

以知能明之即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為亡謂死於安樂即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揆繹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為亡究為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疏】注予我也屑絜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絜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即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終

姪廷琥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疏】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敎志勝而行不僻矣敎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即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爲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斡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注云綱持舌繩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執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氐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

牽牛也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昴畢觜觿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觜參於南止有柳蓋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聽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

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疏】注性有至善者也○正義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疏】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殀若顏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卽其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

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我性而不放之不戕之非所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義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

以脩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脩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即不

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如是則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按諸孟子之怡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壽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

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疏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即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

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戎莫敢之莫莫即無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

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圍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圍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爲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壓溺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死字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灝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

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

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疏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即忠恕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析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盡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元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疏注人下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起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氏云有恥有所不爲也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
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
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
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
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
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為否也棟謂之
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
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
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
之為之字之
卦之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穽陷
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
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
之義為長正之義亦為長趙氏以大之正義近於正恥
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
為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為大人之所
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
恥為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之故
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
為雲梯之事尚有其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
世常所以一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
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
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
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
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
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郎
穽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穽陷以概其餘
耳書費誓云敜乃穽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穽
陷故此機變穽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
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
云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

國患如淳云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
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
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時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
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為恥
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
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
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
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
巧詐也是不必
指攻戰言之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
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疏】注不恥至名也○
正義曰阮氏元校
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
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
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疏】隰朋
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
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

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
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
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
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
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
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
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
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
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易繫
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
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
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五帝三王皆　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
也亦可為
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
傳說而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傅說詳見
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傅說三篇

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即稟令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注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疏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之誤也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是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警警也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此囂囂為警警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嗸嗸即警警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警警王逸注云警警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吳秘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囂為虛故廣雅釋訓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楬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楬虛也孫炎注云楬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郭象注云橫其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羔反崔云嬖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噭衆口愁詩曰哀鳴噭噭然則此囂囂乃亦噭噭之假借也說文㗊部云囂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虣禁其鬭囂者注云囂讙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

囂爲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閒釋囂此囂爲閒之假借囂囂卽閒閒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謚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讀囂囂爲閒閒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注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注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疏 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注 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注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疏 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威篇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卽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注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 疏 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閩監毛三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興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侁輕也侁之言洗也方言侁傈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侁

或謂之傈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侁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藏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爲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爲非一注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侁傈猶汎漂也還以侁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綠其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豪萬人爲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卽此千人萬人之總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五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鶡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興於善爲興與於不善亦爲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僞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爲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爲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疏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王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故趙氏以益釋附也以益釋附益爲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也百乘之家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欿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讀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張鎰曰欿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欿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雷推欿窞即坎窞也今本大元欿字譌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鍇然不滿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鍇丑甚切此當爲欿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疏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疏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詩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故引爲勞之證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刼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疏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疏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爲浩浩說文日部云皞晧旰也夰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晧旰即浩浩瀚瀚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云浩浩瀚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晧皞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皞皞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中言之○注庸功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疏】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生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閩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

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中即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所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指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令命申釋言字法卽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德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逋急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卽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卽知之最能之最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繈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疏】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裦在衣部云裦裹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繈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繈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繈說文糸部別有繦字云觕纇也緥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緥繈高注繈小兒被也繈褸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繈緥注云繈褸

格繩緥小兒褯也褸卽縷格卽絡繈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剆者謂之繈又衣部云褯緥也詩曰載衣之褯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裼傳曰裼緥也此謂裼卽褯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裼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褯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褓箋云褓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褯齊人名小兒被爲褯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隱云强葆卽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强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李奇云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緥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緥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繈緥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繈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繈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褓耳然則褓爲小兒被名繈爲繩名褓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繈不必褓論語繈負其子是也繈可用繩亦可用繒布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卽褓

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緥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葢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緥爲小兒衣以襁爲負兒衣與緥字爲㣈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織縷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緥字專爲㣈類者不同段氏謂襁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及其繩余謂段氏直以繩爲緥而未及其縷絡緥從糸專爲繩名襁從衣則合織縷與繩而爲負兒衣之名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疏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塞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

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葢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恉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葢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槪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閒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

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即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乎

日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即是誠此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縕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於小弁之稱疢疾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歺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蝍蛆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陷也驕恣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陷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疊爲雙聲毛詩曹風蜉蝣掘閱傳云掘閱容閱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閱即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

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民之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遑遽者稱桀紂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大人之稱有二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原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

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即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覲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君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蹇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竟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之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離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閒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閒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卩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顛顛色容肅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歲綏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睟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亦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睟即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睟卬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秘注云淪猶澤也純淪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純又以純淪即溫潤故以睟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衡云睟君道也即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娩澤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澤顏色潤

澤也豫樂猶和諧娩澤即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張烏曩切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盎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㼜大癭說齊桓公其謂是乎㼜即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滃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駰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通於泱即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

然則盎於背即英於背即榮於背即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決決然盛觀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豈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流之爲鵰馬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即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

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尸鳩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蓋言四體者謂即此四體人見之己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淸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例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尸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尸而人己喻也形於尸則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蓋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即己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己字本同是也不言己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疏仁義至無容○正義曰此中言施於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載圓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之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蟠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槃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乎張也又云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施於四體之事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　三十二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己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幾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卽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疏】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豉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爲疇呂氏春秋愼大篇云農不去疇卽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佈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巔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郎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乂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郎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注瀾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淸且瀾猗大波爲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連瀾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疏】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郤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𨸏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郤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坼裂皆曰隙假借以郤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郤其卩部卻乃卻之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卩非也音義作郤廣韻十九鐸云郤俗從谷張有復古編云郤別作郄非隙爲坼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璺也璺則隙之小者惟其隱其光則已苟有絲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王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郤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琥云坎孔本作欲

章指言閎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疏】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注】楊子

楊朱也爲我爲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疏】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已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已卽爲已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

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街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秃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秃聲轉突卽秃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秃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放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顧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瑯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灝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汜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踵卽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

秉別無所開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
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
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
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丨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概此云執一介即執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七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八

而廢百也注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胼胝藏髮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

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尙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注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疏 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注 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注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疏 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爲憂謂不憂不及〻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注 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私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 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不及人而言之上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其心之淺隘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云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 疏 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注 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疏 注軔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軔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諡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

曰仞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愼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雜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爲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仞說可定矣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謹按仞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臣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赤壚歷彊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埴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𢓈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𨻳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

仞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攻管子未知其指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疏】論之一簣○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疏】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察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

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眞有也【疏】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

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
云用而不已歸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卽指湯
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晉風下泉所以
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
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
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尚書文而不稱書曰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
聈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
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
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
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
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
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
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
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
事也疏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
王子以爲齊王之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
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
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
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
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
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
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
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
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
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
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
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

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
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孟子曰尚志注尚上也士
當貴上於用志也疏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
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
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
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
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
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
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
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
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
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
矣○正義曰

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尙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尙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得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已時已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尙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

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之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攷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顯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卻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

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祖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攷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注人當至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祿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叙九族是親戚有叙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叙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

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尊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尊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總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取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兆次因母而及

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姻是遠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乘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大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踰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姻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貫親字祗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頍弁序云槃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末章逮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叙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向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荀卿不荀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磏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偁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子弟子臯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疏】注臯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疏】注臯陶執之耳○正義曰臯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疏】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臯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臯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注】應問舜爲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說文廾部云棄捐也手部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蹝草屨可履趙氏云草履可蹝可蹝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屨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

篇云視釋天下若釋躧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屣高誘注云屣弊履也莊子讓王篇云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縰三蒼解詁作躧云躡也履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縰屐躡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躡舉而曳之也然則躧屣蹝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躧舞履也革部云鞻鞮屬鞮革履也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跕跕吐協反地理志注蹝臣瓚曰躡跟為跕按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躧屐如倘不疑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辟曰朱屣赤絲履也謹按說文躧鞮雖分兩字而鞮為疑屬鞮為舞者所屝躧為舞履則躧與鞮原為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侯謂吳也之言一云躧一云屣屣卽是鞮為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鞮以其無跟履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為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縰履曾子之曳縰不必為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縰此高誘所以訓屣為敝屣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趙

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屨曰屝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屝屨云屝草屨因鞮鞻氏注言舞者所屝屝既為草履之稱鞮既是蹝故以屣為草履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雖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蹝別徐廣曰蹻草履也又屝亦草履按屝為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釋名又云屩草履也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為名也然則草履名屩舞履名屣閻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惜者釋名於齊人謂草履曰屝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搏腊猶把作麤貌也荊州人曰麤絲麻菲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系部云緉一曰不借緉儀禮喪服傳繩屨者繩菲也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析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惜卽不借不借卽屝趙氏既以蹝為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為喻不惜也○注舜必至濱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使為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故之而已矣卽尚書盡

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忻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役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之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illegible]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illegible]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illegible]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此儀卽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愾也愾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卽本也

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移體為凡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居故以養為喻也夫居尊為居居仁亦為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為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為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

凡人即凡民謂衆庶詳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疏】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閻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云三禮毛氏曰呼喚也凡

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鳴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音去聲為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殊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為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土氣震發鬼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怨而不怒章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之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江芊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畜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講慮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啟乎郅惲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嘑在口部作嘑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評嘑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為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為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詩號嘑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嘑爾而與之讀嘑為呼而訓為咄哰此以嘑為呼之假借咄哰為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瞀也【疏】眸子不瞀○正義曰音義云瞀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瞀莫遘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瞀儒楊倞注云瞀闇也闇亦不明也瞀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瞀

與優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爲送爲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爲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爲實若但以幣將未

以命將則爲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愼爾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疏】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商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恭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姸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姸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傅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日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沖舜爲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爲天性阮氏元挍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蕣按音義出蕣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蕣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疏】注踐履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

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粹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襲

舜罔鉅頊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烈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大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横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黎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奠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疏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正義曰音義云柚梓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醋下音臻從木莘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桼榛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桼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桼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莘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莘今此作榛木與草兩岐恐亦譌體古木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噉榛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

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己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疏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云子爲其母凡厭於父在本無服[illegible][illegible]制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然禁於諸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刻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設字慈錄成盍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蓋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入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己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

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必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尚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隆而爲之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疏】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疏】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乂卽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乂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卽乂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則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私阿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人名收芋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叔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卽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㬎私淑艾者卽私拾取也親爲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㬎艾字其義自足此㬎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

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卽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況淑之爲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中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疏】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

曰說文子部云孶孶役役生也又攴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孶二字古多通用前孶孶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卽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尙書傳云孶孶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今謂人倫日用擧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擧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奕於奕秋者莫能測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擧其目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遽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注彀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準之則表率之正體卽指的而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卽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卽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卽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己張於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卽孟子所謂彀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卽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彀率亦是兩事彀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卽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之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卽以彀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卽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彀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彀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

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彀弩釋引弓與上變彀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疏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愼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有不同而爲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恃同聲義通挾之爲持即爲恃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即持貴持賢持長持有勳勞持故亦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肯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愼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爲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爲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白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

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節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因對策云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物不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疏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鳴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

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疏物注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卽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卽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閩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拔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餕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二三自往卽徧義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少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尙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疏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注毋放飯毋流歠又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恃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篇故流於彘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歠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葢歠歠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歠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飧飯疏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卽指饙餾之粒與歠爲不類而訓放爲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篚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問無齒決者葢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決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疏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疏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己部云已用也吕卽以字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注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疏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糜爛也孟子盡心篇糜爛其民而戰之越語糜王躬身韋昭注云糜損也糜靡隋並通楚辭招魂靡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糜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糜皆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䃺䃺也米部曰䃺碎也二篆爲轉注䃺各書假靡爲之孟子假糜爲之碎者破也䃺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離騷遂糜云案屑也糜卽䃺字廣雅糜字二見曰糜爛也與說文同曰糜𢾛也卽說文之䃺碎也凡言紛碎之義當作䃺又云糜爛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訓糝糜訓爛義各有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云爛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卽粥比飯爲爛故糜卽爛義與糜通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疏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凶年脩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

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恒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日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名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於董易軍班令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微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日閒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襲鐘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

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於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絶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壽子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辠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之而不殺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册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貲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荆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

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
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使
先遣蔡既侵遂伐一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
弦一圍許一伐黄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息烏在其
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
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
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
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
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
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
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
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
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
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
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
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
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
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
殁而楚氛盛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
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

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
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
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搆兵始於
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
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
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
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
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
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
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佗佗勇夫
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
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
佗佗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
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
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
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
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
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
楚囚鬭克歸楚求成其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因
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

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
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爲令狐
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辠以討之
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
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
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
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
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
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
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
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
之惡人事挾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
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疏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
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
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通禮義

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
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
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
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
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
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
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
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
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卽保氏六書於是凡
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
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
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武成故知書
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
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
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
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
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
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
上帝卽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卽呂刑呂
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

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
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
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
帝謹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
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
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
賦迴曜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謂天也嘯賦亦云
飄遊雲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
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
民也閩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
元校勘記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
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
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
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
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
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
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
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

漢書律秝志又後辨云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
章注云云平正無得其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
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
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
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
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
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
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
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
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
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
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向以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語
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
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
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
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
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
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
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
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

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
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
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
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
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
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
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
爲杵臼之杵故趙氏言血流舂杵說文木部云杵舂
杵也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
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疏】嵩高極天
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
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
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
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妃
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榑詩經講義

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注】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我己說於上篇【疏】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

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為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為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為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黼扆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扆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幕人也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為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為小臣者也贅衣立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

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

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為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為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

云角犀謂顔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中言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倗然僵伏說文山部云崩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騫不崩傳云崩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殷民歸周以額角犀蹶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隊如羊之羣疾而僵伏方聞寧爾之令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額角犀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額即額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殺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領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屖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遲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蹶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撅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子若崩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觸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頓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琥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主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子道德篇云苛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飯糗○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梁未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舂爲粉以粉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果之而後成粉也費誓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謂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謹按說文鬲部云鬻熬也鬻尺沼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鬻炒焣鬻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火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

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爲茹按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茹也麤與疏義相近食麤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訓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麤惡之具也范雎列傳云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麤矣○被袗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黼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

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袗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袗衣或即絺衣與賜予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絺綌爲袗故孟子謂之袗衣得被袗衣者以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釐降二女也以耕夫一旦膺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袗絺綌而鼓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袗衣黼黻絺繡本尚書皋陶謨乃鄭氏讀絺爲黹此以絺繡爲袗絺綌之絺與鄭氏異以袗訓畫則以繪與繡互見非袗一有畫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衣部袗禪衣也一曰盛服袗袗或從辰参本訓稠髮凡参聲字多爲濃重上林賦磐石裖崖孟康曰裖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裖與参積字義同孟子被袗衣亦當謂盛服趙云畫衣者不得其說姑依皋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說文女部婐㛂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

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間隔也間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疏注譏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云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卽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

將爲暴故載之也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帀謂積蓄無少匱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疏注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

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伯夷聖之淸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黿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黿作鼋音義出鼋羹云左傳作黿此則注文本用鼋字改爲黿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恐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疏】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敘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棼棼孔晁注云泯棼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滅也是也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注】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疏】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

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托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注】得

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
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疏】注諸侯至侯也
○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
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呂氏春
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
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注】犧牲已
成肥腯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
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疏】注犧
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腯故以肥腯爲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玉
帛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
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
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弨校云今月令
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賽秋成也
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
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爲更立賢諸侯此變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
之主故舊疏云自顓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自顓頊至
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
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

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
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
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
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跛尪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己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
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大人一
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
巫焚尩縣子尙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
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縉雲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
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於神
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
子產以爲非者即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
蔑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
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
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
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
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釣臺曰
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
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

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衞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尚然況於親見動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論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挍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韓本作動按音義出動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疏】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注】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疏】注孔子至戹也○正義曰音義云戹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戹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飢餓也從食戹聲厄於陳蔡之問謂絕糧厄當讀阨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即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貊鵠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鵠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八豸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諡官爵故以爲俗人姓也張以爲貉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趙氏異以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

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疏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僧說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灝攷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趙氏依溫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憎惡以辨謗故益滋多口也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

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並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傳云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家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墜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聞之聞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駾矣混夷即畎夷故云不殄絕畎夷之慍怒箋以不殄慍慍在文王趙以慍在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畎夷之慍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慍于羣小亦嘗是爲羣小所慍即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觸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慍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昬昬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昬昬爲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昬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昬闇也又誣徒篇云昬於小利高誘注云昬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昬昬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嶺陘阪也陘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嶰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陗阤腹陘阻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徑鄭氏注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間鹿兎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跡之所經無垠堮非有一定之跡可略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荳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秝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八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蹦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卽荀子云律秝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卽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卽是介然以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韋昭注云間隙瑕釁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黥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而別有行處爲他岐之惑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嘗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疏】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鳧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即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錞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

曰以追蠡【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

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疏】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即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擘分也文選西京賦擘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擘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攷工記旊人髻墾薜暴不入市注云薜破裂也薜擘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缺也趙氏以擘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齧也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虫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剺也如刀之剺物楚辭覽茝圜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又以蠡同離同劙方言曰劙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恉乃云鍾鈕如蟲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悽欷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工創物小記云鍾縣謂之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盤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鍾鈕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槌同擊也說文槌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齧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鍾獨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注】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

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疏】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鍾既爲後王所用則追之蠡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爲禹尚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鍾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軿綜注云軌迹也軌同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齧故趙氏以齧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

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譎之乎見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拄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葢此語專闢禹之追蠡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待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葢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蠡也追蠡爲攻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臨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駕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

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闞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葢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常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即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葢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

可爲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摭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盡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録之以備參攷限切者阮氏元挍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

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閻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謂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背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爲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叙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人云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知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己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決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攖迫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眞訓云攖人心也高誘注云攖迫也說文手部云迫近也故趙氏以迫釋攖又以近釋迫音義云丁於盈切埤蒼云攖桔也桔之猶云繫之蓋讀攖爲纓繫之以纓即謂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寧釋文引崔氏注云攖有所繫著也此亦以攖爲攖也莊子在宥云汝愼無攖人心司馬彪注云攖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遂言結縈迫之義長矣音義云陬子于切又子侯切隅也隅即嵎說文阜部云隅陬也陬阪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

阪田箋云崎嶇墝埆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攖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陬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恥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貧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奥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固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疏**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即無兵空手相擊故江聲云佻身獨闘潛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盬其腦蓋相搏而顛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嚙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搏擊也搏同撲撲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疏】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羶；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渾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皫色而沙鳴鬱。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歹部朽爲殠之重文，殠，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朽與香對，則薰香蕕臭者，乃薰香蕕朽也。廣雅釋器云：殠，臭也。謂臭爲殠之假借，殠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殠，腐穢之氣也。鼻所齅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不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楊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

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挍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卽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不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顓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顓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匡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

蓧之潔身而叛逆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逸○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

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夭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為善善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即為惡人其人可好自為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即仁而為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為信也趙氏引不億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為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俁俁傳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為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煇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論矣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也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尚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為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尚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為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注逃者至日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追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苙蘭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疏】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圈也闌與欄

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笠圂也注云謂蘭
圂也孟子既入其笠趙岐注云笠蘭也蘭闌古通用
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
若牛馬藺圈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
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罥也○正義曰音義云罥
涓兗切謂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絹作
纚又作罥說文网部云纚綰也糸部云綰絹也周禮
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
禽獸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注云置
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絹即纚亦即
罥也絹之為纚猶爾雅釋器捐之為環聲類云以罥
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罥
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為招字作
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
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惟
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
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
同讀部然愚又謂招之為罥為纚僅見此注絕少作
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
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

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
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笠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
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笠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
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
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
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闕辯也呂
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
也闕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
爭釋辯書棐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
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
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豬
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即豚也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
子甚之以為過也【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綏安也
言孔子為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謂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
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為廛夫
三為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
子謂籍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
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
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
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
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
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
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
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謹案周
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
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
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
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
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
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為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
一為布參印書以為幣而引詩為證毛詩衛風氓抱
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孔氏
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
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
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
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
布為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
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為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
里布等說而以為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
常賦不容缺緩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
則趙氏義為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
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
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袍衣也說文糸部云縷
也紩縫也書棐誓善敹乃甲冑鄭氏注云敹謂穿徹
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甲冑皆以革為之攷工記
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
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為之也又鞄
人云眡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

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即縫綴也武氏億釋甲云以繩謂之縷繩有飾謂之朱綅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敹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敹理穿治之說文云綅綫也魯頌閟宮篇貝冑朱綅傳朱綅以朱綫綴之疏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又按朱綅即冑之綴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錯飾也是鄭所云錯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為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為紩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為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廝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

休注云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為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廝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斯之訓為析緣其任析薪故名斯廝其俗字也蘇林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注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 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竝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注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 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為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

珠可以示諸求素或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玆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疏】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儇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害利捷利則越人之先指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illegible]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illegible]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爭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畏端以柄感而通于人有驕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玆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揄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禰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已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疏】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篇

靜郭君善劑貌辯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广部云廔屋麗廔也囧部云囧窗牖麗廔闓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廔以闓明釋之即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牖以上爲稱而下言牖上故以爲樓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注】屨屝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疏】注屨屝至成也○正義曰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尸部云屝履屬趙氏以縱爲屝而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屝釋屨屝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謂織草爲屝已有次第而尚未成爾雅釋詁云業叙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叙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織始築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廋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廋或作廋同音搜个諸本作廋惟廖本作廋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說云藏匿以爲戲也趙氏以匿釋廋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之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從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己所絕己字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挍勘記云夫子之設

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予乃予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評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評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韋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也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廋不可保也即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托者之多所以鍼門戶之見而黜借廕之魄趙氏生漢末見當時敗厄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疏】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注】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
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
爲此者義人也【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穿踰之心○注此
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羨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
可勝用也【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己篇詶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人
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
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
用也【疏】穿踰○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十

穴部云窬穿木戶也辵部云逾越進也逾即踰窬踰二字本異禮記儒行蓽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
穿牆爲之如圭矣圭窬即左傳之圭竇故徐氏音豆即讀窬爲竇也其實竇窬義皆爲空而字不同窬自
音臾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
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
爲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爲義也【注】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
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
皆可以爲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
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爲輕賤受
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

自甘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爲人所輕賤也依云既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
德行已高自不爲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爲人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强項不受之也謂恥有
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
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强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釋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
爲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倫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
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注】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
與言而强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十一

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
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
踰之類也【疏】注餂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
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銛奴兼切按
銛餂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飵或曰
餂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麥飯以爲常禮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餂自本方言丁
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
第與孟子言餂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
爲銛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銛爲臿屬
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銛乃挑之轉音以言銛即以言挑也俗以鍼鑰不能開用物

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臿爲今之鍫鍫方言作斛說文作銚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鍫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曰世俗以利爲銛徹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餂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咶咶噺倨胡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餂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㐁聲㐁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栖舌屬之銛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銛若然則銛爲㐁之通借以言銛即是以言㐁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㐁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銛誤爲銛又銛誤爲餂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攷○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篇以言銛以不言銛是以僞巧刺取人意心術隱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趨利入邪亦終是無知而已穿踰人所恥而不爲以言不言銛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銛不以不言銛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

曰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己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求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上說文勹部云匈膺也肉部云肌胷肉也何即胷肌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鉤肩之間施一襜一奄心也胷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胷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如是雖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指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疏】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𦔳除苗間穢也重文耘𦔳或从芸芸爲𦔳之假借亦耘之省文也除穢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
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注 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 疏 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
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
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
離義同依性卽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
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
己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
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
非尙論堯舜湯武也爲托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注 人動作容儀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疏 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
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十四

祭祀之容注云容卽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
指上堯舜湯武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
人之繼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
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 哭死而
哀非爲生者也 注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疏 注死者至
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
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眞意非以此結
交其子弟父兄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 注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
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
人也 疏 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
傳趙衰以壺飧從徑注云徑猶行也釋文云
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允宇以經營劉逵注云
直行爲經素問欬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
爲經是經爲行也體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
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

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
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
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淸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
信則招尤謗而來惡名令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
非謂欲弋致
方正之名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注 君子順性
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疏 注君子至
已矣○正義曰順性卽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
德謂湯武反身也[illegible]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
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
容缺之常也[illegible][illegible]行之足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
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干
祿[illegible]行二[illegible][illegible]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
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
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
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卽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
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
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
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托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十五

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己於千古之上有以岔
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餂之人邪
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豪芒則學
道之人不能保其竊饜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
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疏 堯舜之盛湯武之隆
○正義曰史記太史
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
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注 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
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
言語得盡 疏 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
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
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邈遠也
文選思元賦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

臏貧今應劭注皆訓遊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爲遠葢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之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卽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狥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指阮氏元挍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巍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挍說文嵬部云魏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晉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俶眞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魏卽巍巍古或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魏然而已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魏魏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自不敢視也勿視者

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葢在他人則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注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疏注仞八至仞也○正義曰仞詳見前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樀方言云屋梠謂之欞郭璞注云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緜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櫋櫋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前後也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棟至檐用椽相比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逵於檐者名閱以其下垂故名榱矣榱之抵檐處爲榱題其下覆以瓦雨自此下霤故爲霤亦爲樀樀取於滴也今尙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椽言之爲榱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霤釋榱題也霤屬瓦故亦作甑廣雅釋宮云甍謂之甑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桷而動於甍則甍爲覆桷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甍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援桷甍動亦屋霤與榱題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旣以屋霤明榱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太之室阮氏元挍勘記云榱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榱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橝屋梠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饎爨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屋旅卽屋梠屋梠卽屋檐正榱頭之所在趙氏葢云屋旅數尺譌旅爲振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榱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

一筵注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僭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二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榱題三圍曾子大賢卽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徑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琥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養具食也饌
或從巽片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
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
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
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于
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
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
亦即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
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般樂飲酒驅騁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
般大詁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
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
般庚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
此與般樂之般
訓大者不同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
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
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
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
爲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亦見
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叙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
公四年左傳楚
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疏】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
亡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
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
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
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
芮溫身處山林巖崛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曰
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
也亦見淮南子人閒訓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
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疏】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

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貪頑
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
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
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
亡先德之恃
焉可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
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
可不由也【疏】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
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靜說文
水部云瀞無垢穢也瀞即淨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注】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疏】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柹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柹一名梬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梬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柹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蓋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梬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當尊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梬梬棗也似柹而小一曰楧拔梬即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　西苑萬善殿庭中會見其樹葉似柹而不似棗其實似柹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此樹接之便成柹古今注云楧棗實似柹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梬棗今之楧棗也楧與遵音相近楧飢遵字也內則芝栭賀氏曰芝木椹栭軟棗釋文云栭本又作檽檽者楧之誤○注曾子至美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曾子思念其父既殺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止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此爲之矣軒或爲胖宛或爲鬱說文肉部云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牒即聶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牒而切之然則聶

牒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絲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躁音近報之爲疾即躁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躁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謌云趙鬼食鴨鶵諸鬼盡著調鶵與謂韻正讀如躁鶵猶瀟瀟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鶵今則爲躁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亦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醢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箔筍菹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稱菹脾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胥亦爲齏是齏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齏則齏即膾之通稱蓋肉之牒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牒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齏以其皆爲牒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膾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齏皆用蔥薤醯醬和之今人以生鰕生蛼螯用酒酢椒薤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韭部云齏墜也墜齏也通俗文云淹韭曰齏淹薤曰墜蓋菹齏之暫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齏矣而肉之牒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醯酢芥薤和食之制蓋膾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逸炙者爲近火故云傅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鬱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瓠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鬱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

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注云此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此瓮連毛以墐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皽更入鼎鑊煑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皽之後入鑊煑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攷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火即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孟子曰膾炙哉**【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疏】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大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大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士以上諱祖非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祖庶

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也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爲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要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絶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飂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嬀爲

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紛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其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氏名篇經大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爲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蓁大費賜姓曰嬴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因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剏始夏之姓姒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

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賜姓之制蓋遵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爲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卽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卽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嬴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爲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

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卽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嬀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眞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卽以爲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厄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卽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比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

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覲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門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指妄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獧作狷

音義云獧丁音絹與狷同按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獧之爲狷猶捐之爲蠉又心部云懁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疏】注琴張至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鱣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

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顓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直以辟爲邪辟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皙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未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跳踔無常也跳或作踸楚辭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王逸注云踸踔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踸踔非常亦謂之踸踔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是

也文選東京賦魂異譎詭辭綜注云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疏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嘐嘐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嘐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玁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夷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攷也釋文引鄭氏注云攷成也向秀云攷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攷卽是攷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注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疏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云不汚曰潔不汚穢爲絜是汚穢爲不絜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汚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此不絜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獧也不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獧也爲獧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疏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嘐嘐以下皆論鄉原嘐嘐鄉原之嘐嘐也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眞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

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何何爲之爲張云于僞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閹爲宦豎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戌曰閹茂李巡注云閹蔽也趙氏讀閹爲奄于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疏**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云云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大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

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推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書子稱爲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眞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托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沈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潔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汙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

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疏**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驕驕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蕛也幽蕛莠一聲之轉

說文艸部以蔞次蒉蒉即爾雅釋草之孟狼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蒉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蒉狼尾草也蒉爲狼尾蔞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蔞之通借字也此不根不莠傳既以根爲童梁說文艸部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重文稂采即穗字爲不成秀之名蓋不病則莠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根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即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尙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淬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蔞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即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達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

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臯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即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貢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

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熱王逸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鼃聲應劭云紫間色鼃邪聲也按鼃與哇同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疏**注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辵部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

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舁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邪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疏**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疏】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卽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卽通變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猥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誠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無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閹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憲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猥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猥者反經則由猥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惡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卽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

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遂九篇世旣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尹旣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䴇索隱云仲虺二音䴇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䴇萊一音之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疏】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雒師謀云呂尙釣匡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

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行字如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蔑德秉文之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禹皐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虢叔泰顛閎夭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値聖人若伊尹呂望之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

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不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皐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援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會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蓋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一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巍巍皡皡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

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尚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托諸空言其辭遜其指婉式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為統也為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疏】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

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姪廷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終

孟子正義卷三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篇叙【疏】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篇叙亦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學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儷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叙而說者謂辭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政化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趙氏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疏】正義曰明名篇叙者爲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疏】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爲道即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疏】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疏】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疏】正義曰說文廾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所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疏】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

以告子論情性也【疏】正義曰：人性善，所以能孝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
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隱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為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為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

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臬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為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為在齊之日公孫丑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九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誣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為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為長，然探趙氏篇叙之恉，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譌，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義，詎眞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為此字數哉？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疏】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塡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琁機玉衡，以齊七政。琁機者何也？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是故琁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

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為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為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一目，故云聖以布曜。布曜者，即布此七曜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為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疑即以七篇為七曜，趙氏蓋本此。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疏】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个月，當有二百

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音義云當期音朞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訛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然繹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之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爲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囂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則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會子居武城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

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於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兌曰徑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云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不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減少於今本五百文章多少擬其大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疏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爲不必適等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

所法也疏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爲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爲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共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栝立德立言之程式也疏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尚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

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栝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也陶宏景注云栝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注云枸讀如鉤曲也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注云示讀爲寘檃栝矯煣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注云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尚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檃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磏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弧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任也書盤庚下篇尚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爲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括使就繩墨焉說文木

部云檃栝也栝檃也字從木故爲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栝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邅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檃栝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爲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爲檃括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爲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爲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爲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括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栝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叙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疏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尼顏師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俶真訓云浩浩瀚瀚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母仉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攷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攷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遊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盆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攷亦去季孫

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攷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

托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
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
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
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予讀孫
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
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
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
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
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
卷本末有疏其所釋非弟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
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
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
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
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
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
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
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
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
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
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

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踳駁徵引之陋略
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
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
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
遂有僞托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
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羲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
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聽之
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
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繫枘不入其難二也井
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書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
梁之事即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
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
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雖
招豚拆枝壁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
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門嬾姑嘍即呾
嘾爾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
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
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眞謬說也
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
氏之意爲可誦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

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賈娶婦
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
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
誤文譌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　本朝文治昌明通
儒備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
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
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
有書版本則參稽周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
一物以窮其窔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
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
會鱗爲饌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
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
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
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
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明顯矣於趙氏之
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
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攷
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
詳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
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

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菴鄞縣萬氏斯大字充
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鄒平
馬氏驌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
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
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
氏永字愼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
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
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
字屺瞻寶應王氏懋竑字予中臨川李氏紱字巨來
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
祖望字紹衣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
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
曲阜孔氏廣森字撝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
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弨
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
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
錢氏塘字岳原嘉善謝氏墉字金圃鎭洋畢氏沅字
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
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
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

字燭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蔥世傳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為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為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為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弟為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孫授易詩校字